# 民國叢書

第三編

·44·

文化·教育·體育類

公牘通論

徐望之著

公牘學史

許同莘著

上海書店

# 公牘學史

許同莘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88274)

公牘學史 附牘髓 一冊

定價國幣玖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許同莘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 楊序

唐宋以來。人才出於二途。曰郎曹。曰幕職。尙書六部。受百司之會要。以周知萬民之利害。而施諸政令。節鎭諸使。布政令於萬民。覼其便不便告於上。而弛張損益之。尙書六部之事。分掌於郎曹。節鎭諸使之事。分掌於幕職。其講求也悉。其體驗也親。以故非常卓犖幹濟之才。恆出於其間。同邑許孝廉溯伊。爲靜山京卿之猶子。濡染家學。才藻冠時。早歲入張文襄公幕府。參與機宜文字。旋官譯曹。君出入內外。明於當世之務。又習聞名公鉅卿之議論。郎曹幕職之選。君實兼之。余與君家締交數十年。讀君詩文清剛雋上。始以君爲文人。及覯君所爲論牘之書。㧗析條流。苞綜鉅細。言公牘而推本於經史源流。學術正變。宏裁精識。並世罕儔。余始媿向者識君之淺也。君之言曰。政事學術不可分。微言大義。學也。胥吏之所傳習。亦學也。學不知擇術而政壞。故言牘必自辨學始。又曰。治牘如治史然。學以樹本。識以燭理。才以應務。故善爲公牘者。必具三長。又曰。吾生平游名山大川。引覽前人陳迹。而知故書之不可盡信。夫山川有形者也。考之不審。訛謬相承。而莫之察也。況於政事變遷。文字得失。析之於毫釐。叩之於冥漠。而謂其言之果可信乎、余平日持論。往往與君相合。竊以爲公牘之學。世但視爲刀筆筐篋俗吏之所爲。不知關繫國計民生利害者。至深且鉅。詞以明潔爲主。意以精密爲歸。拙者爲之。則膚泛而不切事情。曼衍而不知體要。文人學士。鄙爲末務。或終身未涉其藩。簿書之吏。雖習文法。而罕明其理。是書出。而後人知政事文章爲一貫。用以究古今之流變。觀政學之會通。豈徒抱牘操觚者奉爲程式而已哉。至其刺取前人之說。與今世風尙或有異同。要不歧於所嚮。君子立言。非爲一時而已。君不以余爲不文。屬爲之序。余學識譾陋。視君百不逮一。而生平履涉。與君略同。讀君之書。深服其用心之苦。致力之勤。而信其書之必傳於後也。故樂得而道之如此。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君之爲此書也。其有雞鳴風雨之思乎。年世愚弟楊壽枏序。

# 自序一

歲己亥。同莘始游武昌。從會稽施先生治法家言於督署。是時距曾胡諸公之歿三四十年。幕中諸先生時時稱其文章。道其軼事。而督部張文襄公視草嚴。掾吏兢兢。無或敢一字苟者。旣而服官京曹。伯父靜山先生賡以言事詣闕下。伯父嘗受知閻文介公丁文誠公。從容語當日事。深宵侍坐。不知其倦也。己酉冬。始輯文襄遺書。發篋而盡讀之。得具知治事之要。嘗以爲前人論詩文以逮儷體楹聯。皆有撰述。而公牘無之。欲裒所聞見爲一書。曰公牘叢話。多事卒卒未能也。比歲來天津。邦人君子有政事學術研究之會。不自揆度。取向所聞於父師及覽觀所得者。條舉而詳說之。名曰公牘詮義。以質會中諸君子。雖挂一漏萬。然於諸君子會通政學之意。庶有合焉。屬稿甫竟。體例多未安者。流變辟命二篇。論古今因革之故。他日當別爲一帙。許同莘記。

# 自序二

曩者不佞爲論牘之書。剌取前人章奏文移與夫決事而交鄰者。推究其異同得失之故。曰公牘詮義。覽者以爲有益於治事。未之非也。然其書草創。疏漏牴牾。往往而有。旣已爲之。不忍終棄。乃增損改定。析以爲二編。其論源流者曰牘史。論指要者曰牘髓。然後其書稍稍可觀。序曰。文無古今。無正變。歸致於實用一也。書契肇興。前民利用。三代制作。六經刪述。皆以垂教扶世。不爲空文。是故古無公牘之名也。別公牘於文章。後世學術之敝爲之也。漢之章句。六朝之玄言。唐宋之明經帖括。明淸之制義。舉一世之士。相率爲支離杳眇迂闊之辭。試之行事而輒敗。則流俗非笑之。懲其失者。或才疏意廣。慮患不深。則以爲純盜虛聲。材廓落而無用。何則。用非所學。學而不知通變故也。君子知其然也。學以裕之。識以濟之。才以應之。其爲言也。盡而不煩。直而不絞。密察而不苛。疏通而不雜。猶懼其言之而無當也。平心以處之。積誠以赴之。猶懼其言之而無益也。迎機以導之。罕譬以喻之。夫是以膏澤下於民而忠信格於上。生民以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撥亂世而返之於治者。君子之志也。直道不易行。而枉道不可以爲治。則其爲言也益難。是故直言之而不可。則爲巽言。爲諷諫。夫豈不知容嘿之便於私計哉。誠以求濟於世。而有所不得已也。及賤丈夫爲之。貌中庸而言模稜。害中於隱微而不之覺。有狷狂者起而矯之。危言駭論。刺譏當世。則朋黨之說作。其禍極於破國亡家而不可救。悲夫。吾求其故而思衷之於先正。則取前人之言比而觀之。以爲前世立言之君子。其爲道不同。要之必以明學術達事理爲本。於是探其本源。窮其流失。著於篇。世有知言者。以吾書爲可信。推其說而廣之。以吾言爲未盡。別申一說以正之。均所望也。若夫明程式。應時用。則有時賢之書在。不具論云。

# 凡例

一是編之作。將以溝通政事學術。公牘文章。凡所取材。不拘一格。要以發明此義爲主。

一人才兼政事文學之長者。一代不過數人。是編論文而及其人。並及其時勢。以見文之風氣。世之理亂。胥以人才爲樞紐。其旁見側出以爲文之佐證者。不在斯例。

一公牘之文。出於學術。學術積於平時。而致用始於仕進。故是編於學者致力之基。進取之路。言之較詳。觀其所出。得失自見。

一是編引前人之說。取之奏議書牘者。十之八九。意在以公牘之言。明治牘之法。取則不遠。言近易知。觸類引申。俟之讀者。

一是編取便讀者。故以筆談詩話之體爲之。議論事實。錯綜成文。其脈絡則前後相承。以期一貫。

一文書程式。非此編所注重。惟徵引諸書。自史傳別集。以逮碑版文字。多取其格式完備者。每卷之末。間及考證。有猝不可解者。並詳說之。

一外交辭令。爲文書之一種。此體自昔所尙。今日尤要。故別爲二卷。附於編末。

# 總目

# 目錄

# 牘髓目次

## 卷一　內編



## 卷二　外編

# 公牘學史

## 卷一

### 上古三代

公牘之起也。自生民知治其羣始也。民之初生。其臥徐徐。其覺于于。飢則求食。飽則棄餘。當此之時。無所謂生令政教也。有睿知者出。爲之君長焉。爲之號令焉。有君長。有號令。則非口舌語言。可以徧喻而盡曉也。於是文字生焉。文字者。古人所以爲臨民治事之具者也。

易繫辭。八卦以象告。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伏羲畫卦立象。卽又告之始也。近人華石斧釋卦爲圭。羲教鉤沉云。卦名謂之象。蓋因燧皇固有之名物圖畫制成一能完全達意之象。以行其政。以教其民。所以卦名多爲合文。且有二三字者。八卦之卦字當作圭。圭。瑞玉也。爲行政至要之符信。刻木結繩之制。起自燧人。而用玉代木。取其堅而經久。大事則用之。羲皇創圭制。象卽刻之圭上之文。一事用一圭。八圭實爲八種之政教。累世因革。所謂改步改玉也。又云。卦畫自卦畫。卦象自卦象。截然兩事。卦象既爲圭瑑。在羲皇時各圭所瑑各事。爲施行政教之具。奉行既久。習而不察。又以文字變遷。先後各異。遂將行政之信符。視爲承襲禮器。甚至固有之圭名。亦以用變加卜爲卦。在三代時羲象之譌誤已如此。無怪後世視圭卦爲二事也。又云。史記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虎符。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今所見古璋。其上有兆瑑。瑑作㸚形。卽所謂爻。所謂契也。華氏此論。發前人所未發。其釋㸚爲爻。釋爻爲契。乃契字之確解。易大象言政

教不言吉凶。則卦象必非空文。八卦以象告。錯綜爲六十四卦以盡情僞。而治民之具在於是矣。雷介庵（學淇）云。易者明用之書也。故象爻之言用者綦詳。凡天經地義。民彝物理。以及神奇譎變。不可窮詰。不可思議之情狀。無一不具於此。古聖神之全體大用。所以輔世牖民者。亦無一不具於此（介庵經說）。此與華氏之說。可以互證。

說文用字下云。可施行也。从卜从中。从卜从中者旣卜其吉。又得其中。然則兆吉而理失中。猶不可行也。凡政令可施行者。必得事理之中。伏羲畫卦。變化錯綜。本諸時中之義。作書契者合卜中兩字以成文。一用字也。而揭全經之旨。此文周演易以前之微言大義也。

由結繩以至書契。蓋歷時甚久。其間必別有記事之法。說文有丰韧栔三字。叔重釋之曰。丰。艸蔡也。讀若介。韧。巧韧也。栔。刻也。朱駿聲曰。上古未有書契。列齒於竹木以記事。｜象竹木。三象齒形。韧疑即契字之古文。字亦作㓞。詩。爰契我龜。以契爲之。按丰韧栔三字。意義相承。結繩以後。書契以前。有此一種似字非字之法以記事。造立書契。則其進於文明者也。今時出土之甲骨文。正類於是。玩詩爰契我龜辭。則周初尚有此法。甲骨之文。刻畫入細。以刀刻骨而作此形。即契法也。艸蔡者。蔡爲草名。以說文之例求之。丰艸二字當連讀。言丰艸即蔡草也。蔡蓋蓍草之屬。草之堅韌者。楚辭蓍蔡並稱。未刻竹木之先。刻此草以記事。雖不如竹木之經久。其視結繩之易於敗壞者。固有進矣。此法上承圭玉。下啓甲骨。乃一段重要史料。後人名大龜曰蔡。則本義之引申。自丰丰二字不見經典。而古義晦矣。

古人創造文字。本以致用。非尙空文。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造立書契。所以決斷萬事（說本孔穎達正義）。張懷瓘書斷亦云。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契者。決斷萬事。故知書契之興。爲百官治事而作。其後流衍而爲學術文章。詩歌辭賦。則固前民之所不及料也。愼子曰。書契。所以立公信也。立公信句。其義甚精。旣公且信。可以立國於天地間矣。

上古決事之文。其例若何。今不可見。六韜虎韜篇。有神農之禁。周書王會篇有伊尹四方之令。其書晚出。難可依據。惟漢書賈誼傳。誼上疏策治安。引黃帝語。有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義取當機立斷。不失其時。與決斷之義合。所謂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也。語見洪範孔疏高五王傳。召平曰。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道家祖述黃帝。其言必有所本。漢初僞書尚少。賈召二氏所引。當是上古傳誦之辭。黃帝治事精神。卽此已見。

漢書胡建傳。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建斬之。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李卽理。李法。謂治獄之法也。此黃帝法令之僅存者。亦以決斷爲義。

禮記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物字之義。古訓作事。名字之義。古訓作字。正名百物者。正百事之文字。因事之實。無所加損。而著之於文字。謂之正名。黃帝以前。蓋名實淆亂。文無定義。民無定向。黃帝因事立名。因文見義。有此事卽有此名。無可移易。直書其事。而名義以定。故曰明民。孫希旦曰。百物之名定。則民之視聽不惑。故俗定事成。財用給足(禮記正義)。黃帝之治天下。非清淨無爲者也。史記五帝本紀。言黃帝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然則立綱陳紀。其道多端。而正名爲之始。倉頡之造書契。在黃帝時。造書契者。非造字之謂。謂就已有之字而整齊別異之。故造字不必始於倉頡。而字義則自倉頡而始正。倉頡之正字。卽黃帝之正名也。漢人言清淨無爲之治。託於黃老。老子貴清淨。黃帝何嘗以清淨爲治哉。(揚雄說疊字。以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故其字从晶从宜。說文疊字。引用其說。此古治獄之法也。)

漢書藝文志。孔甲盤盂二十九篇。田蚡傳。學孔甲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爲法戒也。黃帝之時。書法戒之辭於盤盂。是上古鑴刻金文。意在警惕身心。不以稱述功德。欲其經久不褢。故不刻於牘而刻於盤盂之中。

書契者。刻木爲之。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鄭康成注周易釋書契二字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據此。則上古決事之辭。刻之於木。猶後世之書於簡牘

也。

書契之用。由官府而及於人民。周官。司市之職。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之職。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鄭康成注云。質劑者。謂兩書一札而別之。此卽今之合同也。民間日用。以書契爲最要。契字沿用至今。人人習知習見。此上古文書行用至今之最廣者。

刻木爲契。其法甚拙。人事日繁。治理日密。刻字於木。不足以應無窮之用。而中古無造筆造紙之法。故易之以爲簡牘。杜預春秋左傳序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孔穎達左傳正義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盡者。乃書於策。曰公信。曰簡牘。此爲公牘二字之濫觴。古人但云簡牘。不云公牘者。後世私人筆札。亦謂之牘。故加公字以別之。古人治事。有公而無私。凡書於牘者。其事皆公事。其言皆公言。言牘則公字之義已具。不待言也。

簡牘爲官府治事之文。亦諸子百家發源之所自。凡事物之始。制作之原。沿革變遷之故。惟世典其職者。父兄之所詔告。僚吏之所研求。耳聞目見。具有本末。乃能推衍引申。旁通曲暢。若夫白屋之士。編戶之氓。足不入官府之門。目不覩圖籍之守。卽偶得傳鈔之本。殘編斷簡。能有幾何。故孔子慨杞宋文獻之無徵。孟子歎周室祿籍之已去。而孔子一生。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問官於郯子。所踵門請業者。大率世官典職之人。而孟子之所師資。則又孔門傳授之緒餘也。惟其如是。故九流之學。皆出於王官之守。此猶今人辦地方事務。必向衙署考查成案。修郡邑志書。必向官府調閱舊卷也。

章實齋曰。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治教未分云者。教民之道。卽寓於治民之中。當時之政教號令。卽後世所謂大經大法也。秦始皇焚詩書百家語。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以吏爲師。與古義本不相背。特爲吏者不復習詩書百家語。而惟法令之是務。遂爲世詬病耳。自政教分離。而

後政事與學術判然爲二。自學術日疎。而公牘與文章又判然爲二。至目此爲俗吏。爲刀筆。一爲文人學士。卽不屑研究及此。而治書定簿之流。亦往往藉口於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不復自求深造。嗚呼。此吏道之所以猥雜歟。

戴記有言。治人之道。莫急於禮。上古治人之道。非於簡牘之外。別有所謂禮者在也。簡牘治事之言。後人守之勿失。而禮之名以起。禮非一時所創。上古雖文字簡質。而在上者發號施令。寥寥數語。皆有精意存乎其間。孔子不云乎。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策者。典册也。積簡牘以爲典册。國家經制。具在於此。於是禮文遂燦然大備。古人之言禮。卽後人之言法。古人之言法。則後人之言律也。禮之爲用。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親疏之辨。同異之別。其用寓於節文度數。至於決嫌疑。明是非。而其義精矣。

禮書自儀禮外。原文已亡。大小戴所記。祇後儒誦習之言。不能據此以徵當時簡牘之體。其爲原文而可據者。則非禮家之言。而爲史官之記。史官所記者。則尙書今文是已。劉歆七略曰。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也。以決斷說書。乃探原之論。其文義之猝不可曉者。則當以爾雅釋之。漢書藝文志序。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古文者。孟堅所見之古文尙書。而伏生所傳之今文也。凡古文之不可解者。以爾雅訓詁讀之。則無不可曉。古文者。古代之通俗文字也。

書有六體。曰典。謨。訓。誥。誓。命。六經之中。惟書爲古史記言。乃後世公牘之體之所自出。今本尙書。自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外。皆出晉人僞託。其僞者不必論。伏生二十九篇。虞書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其體兼備後世之實錄實訓政要時政記諸類。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其書經緯分明。可以後世史表旁行斜上之例譜之。洛誥顧命諸篇。合記事記言爲一體。呂刑則後世之律例。酒誥梓材則家人父子之言。其例近於後世之家訓。今論公牘之體。無煩博引。姑就伏生書之文字簡短詁訓易曉者。略舉數篇。稍加詮釋如下。

## 夏書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鄭康成曰。六事之人者。變六卿言。軍吏已下及士卒也。)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鄭康成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絕其命。(勦、說文作劋。劋。絕也。廣雅釋言曰。劋。天也。)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政。汝不恭命。(鄭康成曰。攻。猶治也。孔穎達曰。言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摯虞曰。古者帝王出征伐。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甘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孥。史記夏本記作奴。廣雅曰。戮辱也。)

右為夏初誓師之辭。後世出師告天。登壇誓衆。以及飛書馳檄之文。皆屬於此類。首二句史臣記事。威侮五行二句。申有扈之罪。恭行天罰句。申明出師之意。以下則皆申軍紀以誓衆。文止數十言。而包舉無遺。古書簡要如是。此篇書序以為夏后啓所作。而墨子明鬼篇引此文作禹誓。故後儒有疑為夏禹所作者。

商誓湯誓

王曰。格(史記殷本紀作來)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爾雅釋詁。台。我也。)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正夏。(史記。正。作政。無夏字。廣雅釋言。害。割也。孫星衍曰。言舍我嗇事而為害民之政者。桀時重斂。民無蓄藏也。)予維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史記。夏罪作有罪。如台作奈何。)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史記遏作止。割作奪。協作和。孫星衍曰。止衆力。即上文舍嗇事也。奪其收斂。則害於耕作。弗協者。言多怨言。)曰。時(史記作是)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鄭康成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

攸赦。

右爲商初誓師之辭。廿誓祇七十八字。而此篇至一百四十四字。廿誓數有扈之罪。祇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二語。此則反復其辭。可見文字由漸而繁。然數桀之罪。皆述民庶怨憤口氣。以見伐夏救民。出於萬不得已。無所利於其間。湯之於桀。固未以惡聲相加也。末以反言作結。凡誓衆之辭多如此。今時文告。輒云。如敢故違。定行依法嚴懲。決不寬貸。其例本此。

周書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爾雅釋言。稱。舉也。）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釋名。索。素也。詩毛傳。素。空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聽。昏棄厥肆祀弗答。（史記周本紀。作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鄭康成曰。肆。祭名。答。問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鄭康成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夫子勗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鄭康成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勗哉夫子。尚桓桓。（爾雅釋訓。桓桓。威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爾雅釋詁。於。往也。）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史記作不禦克犇。鄭康成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以爲周之役也。）勗哉夫子。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

右爲周初誓師之辭。又較湯誓爲繁。夏桀虐政淫荒。變於妹喜。而湯不直斥其事。武王伐紂。乃首數紂用婦言。可見商周風俗。於此已有厚薄之分。史臣先敍軍容之盛。後述武王申嚴號令。至再至三。較湯誓氣象規

檄亦異。自此以後。歷代起義之師。皆有傳檄之文。隋祖君彥爲李密討煬帝檄。數其十罪。至云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古人忠厚之意。於是盡矣。

有國有家者。廢興存亡。自有確乎不易之理。而當時之事。則當局者固各有是非。啓伐有扈。後人但知有扈爲無道之國而已。而淮南子齊俗訓云。昔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據此則有扈之君。亦明成祖之流亞。其興師伐啓。安知無誓衆之辭。湯武之事。在商周之臣子。以爲應天順人。自桀紂觀之。則固叛逆之臣也。使桀紂督師聲討。方且詞嚴義正。筆挾風霜。然千載以後。不傳有扈桀紂之文者。有扈昧於天與人歸之義。桀紂湛於酣歌恆舞之中。果有其辭。亦用爲後人唾棄。固不足登之簡册也。（夏字古音讀戶。今吳音猶然。有扈有夏。皆一音也。疑有扈即有夏。故淮南作有扈氏。當時啓兄稱兵。以有夏氏之名。號召天下。事敗以後。夏史改夏爲扈。又削去氏字耳。）

東周以降。王室衰微。其文告之辭。義正而詞婉。以視開國之初。閎深肅括者。迥不侔矣。而列國載書盟誓。陳義宣風。乃堂堂正正。別爲一格。茲以載書盟誓之辭。入辭命類。而錄王朝文告一首於此。以覘世變。

周敬王使大夫如晉請城成周命（左氏昭公二十三年傳）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杜預曰。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杜預曰。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弛。猶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杜預曰。庸。功也。先王之顯。以爲大功。）

右爲東周極亂之時文告之辭。自武王滅殷以後。歷二百五十七年而有犬戎之難。平王東遷。又二百三十五年而王子朝與子猛爭立。京師喋血。典籍蕩然。敬王賴諸侯之力。即位于流離顛沛之餘。欲謀繕完保聚。而請諸侯興徒役以築王城。晉爲盟主。又伯叔之國。故遣使致王命于晉侯。此在成周盛時。王畿之民。自有力役之征。發夫徵役。刻期可舉。即有資於諸侯之助。朝命一下。誰敢抗者。而敬王此命。乃委婉謙謹若此。則時勢爲之也。曰復二文之業。曰固盟主。昭令名。曰伯父有榮施。皆歆動晉侯之詞。意爲自保。而其言若爲晉侯設策。此立言之妙。

虞書。象以典刑。又曰。方施象形惟明。象形。謂畫象而不施刑。孫淵如曰。今文之義。直以五帝時象刑爲畫象。而無肉刑大辟之法。其說出自先秦子書。太平御覽引愼子云。有虞氏之誅。以蒙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非屨當刖。以艾韠當宮。有衣無領當大辟。荀子正義篇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非對屨。殺赭而不純。北堂書鈔引尚書大傳。其說略同愼子。此先秦所傳之言。漢人多用其義。漢書文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新序節士篇。引書旁施象刑惟明。下云及禹不能。是言肉刑始於夏也。五刑大辟。興自苗民。大傳云。苗民用刑而興犯漸。禹因不能廢而制其中。其自夏刑三千條。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皋陶制肉刑大辟。不于唐虞之世而于禹時。蓋時變使然。漢武梁祠畫象云。夏禹退爲肉刑。班固詠史詩云。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漢人爲今文之學者。其說俱如是。按夏刑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者。罪止於劓。而刼掠攘奪者其罪至死。則夏刑君輕而民重。猶有唐虞禪讓遺意。迄秦漢而此義亡矣。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蓋即禮記之辯言亂政。周制此條死罪。而夏刑止於黥面。則夏周之士風學術。醇漓不同。義各有當。觀者可以推古人立法之意。

夏商之法。不可得而詳已。周制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則周官三百六十屬之職掌。必兼有夏商之制在。士師之職掌士之八成。賈公彥疏曰。凡言成者。皆舊有成事品式。後人依而行之。此八成皆是獄官斷事成式。案此

卽今所謂成案也。周公之時。開國草創。成案有限。此所謂成專品式者。必兼殷代言之。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周公所視爲不合者。蓋卽三王相承之法。而不適於當時者也。舉例明之。唐虞三載考績。至三考而後黜陟以明。是不稱職之人。猶得竊祿於三年之內。而爲黜陟之所不及。周制則不然。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遞積而總爲三年之考。何其密也。周官職掌。其文曰稽。曰察。曰糾。曰詰。曰禁。曰誅。曰警戒。何其嚴也。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又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一命以上。受祿於朝。則盡職是其本分。乃猶一再申警若是。吾以是知成周之盛。不能無闒冗疲玩之徒。濫廁其間。稽察考核。周公之不得已。而非以不肖待人也。

謂周初風俗淳厚。亦不盡然。以刑獄言之。以肺石達民情。而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必先立於肺石三日。惟納束矢鈞金者。不在此例。束矢鈞金。猶今之先繳保證金。然後受理也。貧民力不足以辦此。謂宜隨到隨訊。以免拖延。而必待之三日以後者。人情好逸而惡勞。立三日而不去。則其困苦已甚。苟非確有寃誣。必不出此。周公之爲此法。必當時有健訟之人。遇事生風。如後世之闖准不闖審者。若一一爲之受理。不勝其煩。且適墮其術中。故不得已而立爲限制。又如布憲之職。凡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攘獄。謂有罪而官司追攝。抗不受命。遏訟。謂人欲見訟而阻遏之。則拒捕抗官。恃勢凌人。皆當日習見之事。又如約劑之法。司盟掌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謂副本也。當時簡牘繁重。必甚不便。而不得不然者。詐僞萌生。獄訟多有。故立法以爲之防。嗚呼。民之徇其私而思軼於範圍也久矣。立一法則一弊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盟誓將以遏亂也。而適以長亂。此周公所不及料也。(訝士之職。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鄭注。亂獄。謂君臣宣淫。成康之世。何至有此。蓋周公監前代諸侯有此事。故豫爲之防。)

秋官掌囚。凡殺其親者焚之。鄭注。親。緦麻以內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王昭禹曰。焚之者不存其形。按此後世所謂剉骨揚灰也。爻辭亦周公所作。蓋自古相承。有此重典。以懲惡逆之人。周公演易引之。制

官禮時遂仍而不廢。此亦古制之存於周者。

約劑之法。不僅施之於聽訟也。治神人。和上下。凡君民之間所以互相維繫者。莫不有約劑之義在。秋官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神約謂郊社羣望之祀。凡上之所命。則諸侯守之勿失。民約謂征稅遷移解讎息訟之類。地約。謂經界所至及授田之類。功約謂爵賞。器約謂器服度數。逾格許其服用者。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此非民間相授受而亦謂之約者。行慶施惠。國家所以旌有功。王者操此權以馭羣下。謂之公器則可。謂之私恩則不可。無故而予之。無故而奪之。皆理之所不許。有約束之義焉。訓誥之辭。依據典章。申明法制。皆所以示國家大信。則亦約而已矣。書之宗彝。可以告祖宗。書之丹圖。可以示天下。丹圖卽丹書。謂册籍也。王者與其臣民共此國家。分有尊卑而義別無懸隔。故剖符立劵。彼此共之。苟有逾越。則爲背禮。君臣上下。皆約劑中之一人。非在上者可以縱恣於約劑之外也。是故好惡同民。謂之我后。殘賊仁義。謂之獨夫。是故懸法象魏。布諸四方，無論爲法律。爲文辭。其原皆出於約劑。約劑之名可變。而其義則不可易。約劑之別名曰傅別。曰別劵。又謂之判書。見周禮士師注。而通謂之書契。小宰之職。聽取予以書契。鄭康成曰。書契謂出予入受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受辭。皆曰契。書契之名。蓋文書之可以爲證據者皆屬之。其文書之總稱。則謂之官書。宰夫八職。其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鄭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後世稱文書曰官文書。始此。

書康誥。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疏曰。外事。以獄事正於州牧之官。汝當布陳刑法。司牧其衆。衞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按此可與周官士師八成句互相發明。唐律斷罪無正條。則用比附加減之法。唐之比附加減。乃就唐律引伸。此則用前代成案以爲比附。又寬於唐律矣。

左氏文公十八年傳太史克曰。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竊則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

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按未竊盜器。謂侵盜國用。後世所謂典守自盜也。九刑之目不詳。蓋皆奸惡之尤者。故峻法以防之。乃穆王時。呂侯爲司寇。作呂刑。呂刑疏曰。此經變周用夏。改重從輕。周公聖人。相時制法。刑罰太重。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治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以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雖減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刑罰世輕世重。爲此故也。按呂刑減輕之法。非指贓吏而言。孔疏泛論得失。亦就大體立論。呂刑之文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雖權變是適。齊之以不齊。至其倫要所在。有截然不可紊者。

馬端臨曰。周禮者。三代之法也。其事雖似繁。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故姦弊無由生。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守令者。率三歲而更。封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靜。猶或庶幾。稍涉繁苛。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設施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輿人謗之。三年而後誦之。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以子產之賢者。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知情僞。究得失。周制之在當時。亦未盡隳也。然稍欲更張。則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歷以歲月。然後謗讟者轉而爲謳歌耳。是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後。周官義疏總辨云。周官之法。委曲繁密。管夷吾治齊。一變而爲簡節疏目。而有識者以爲得周官之遺意。

周官。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鄭注。若今尚書入省事。陸德明釋文。諸侯凡有事書奏白於王。內史讀示王。漢法奏事讀之。故舉以況之也。按四方書奏必以簡牘。其册籍繁重。王不能一一覽觀。故內史讀之。漢人讀奏事。則進奏者自讀之。與諸侯奏事異。鄭注舉以爲況。非也。周時以讀文書爲恆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歲首月吉皆讀法。所讀者教治政令之法也。政令雖有頒布明文。而民未必盡曉。故親民之官讀之。總緣古

無印書之術。不能人手一編耳。

晉書劉寔傳。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著崇讓論以矯之。曰。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咎繇。使益爲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季世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

## 春秋戰國

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仕者雖不世官。而世其祿秩。則典章文物之守。猶在世家。堂構相承。蓋未替也。東周以降。公室有世卿。而士大夫不能保其世祿。則官師之守。世業綿延者僅矣。左氏采列國史記以爲內外傳。自卿大夫以至一命之士。有能述舊聞爾國故者。必廣記而備言之。由今以觀。固賴其人之博物多聞。俾古事存什一於千百。然使當時在位者。人人皆習故事。皆讀故書。亦何須一二人繁徵博引若是。以是知春秋之世。卿大夫空疏者多。博洽者少。故其賢者能敦詩說禮而鮮能考獻徵文。良由世官之守既亡。簡策繁難。傳習不易。韓起如魯。觀書於太史氏。而始見易象與魯春秋。見聞之隘可想。孔門講習。從博學於文入手。乃救時之要義。致用之先務也。

春秋極亂之世。而中國猶能支持至二百數十年之久者。賴前後有列國人才而已。列國人才。得所藉手。本所學以轉移時勢者。不過數人。其尤著者。管仲子產而已。管子書今存者七十六篇。其書眞僞參半。惟牧民乘馬輕重諸篇。見於太史公書。其言具有本末。又封禪篇言古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管仲不惟負濟時之才。其稽古之勤。蓋不可及。若子產者。閎覽多聞。一時無兩。左傳記其徵朝之對。作壇之對。以至釋汾神之祀。拒玉環之請。皆源源本本。如朝章國故。遺聞軼事。脫口而出。用以折衝尊俎。宏濟艱難。嗚呼。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不然哉。吾爲此論。非謂秉國鈞者當以博聞強記見長。特春秋而下。政學分離。功業不能及遠。其大病類由於根柢淺薄。平時無切實功夫。故發此義。以明政事必由於學術。學術必要於通博。若夫經生呫嗶之論。華士不根之談。抱高頭講章。拾他人餘唾。而乃侈陳大略。自命經綸。其始自欺。其終誤國。非所語於此也。

管子書無簡牘之辭。其大略則可於輕重篇覘之。桓公之令。卽管仲之謀也。

管子輕重篇

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沸水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成鹽三萬六千鍾。桓公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農事且起。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衞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

桓公問曰。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惟籍於號令爲可耳。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窌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按困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窌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窌之數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境上無患。令曰。罷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墁塇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重粟之價。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然。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價。

右輕重之令三。皆損益均平之事。謀之甚深。而行之無迹。國操輕重之柄。而人民有槃利之資。此之謂陰王。此之謂霸業。

禮記雜記下。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其所與遊二句。孔疏以爲管仲爲此盜人之辟。言此盜交遊邪辟之人。故犯法爲盜。其人才性可用。管仲之文。經典惟傳此二語。故擢人才。不以陷於邪家辟而棄之。亦權道也。

管仲之學。非專以權謀治國者。以權謀治國。管仲之不得已也。牧民篇開宗明義。以禮義廉恥爲四維。而爲之說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四維之中。以恥字爲尤要。其言精矣。又曰。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不偷取一世。不欺其民。此王道而非霸術。立論最純。然事業設施。則異於是。輕重令之糴監。得金。獻金出籍。是偷取一世也。發師籍農以知困窮之數。既知其數而又罷兵歸農。是欺其民也。故孔子以爲器小。

左傳記子產爲政。有定識。有定力。不襲故常而能扶危濟變。魯襄公三十年。子產始秉國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而請田。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皙與子南爭室。子產數子南之罪而逐之。謂其不畏威。不聽政。不尊貴。不事長。不養親。既而子皙謀亂。又數其罪而戮之。自是當國二十年。內抑巨室。外抗強鄰。其措詞壹以循法守禮爲主。子產蓋深於禮學而能神明運用者。禮之可以定內亂。振國勢。輯邦交。自子產用之而始見。左傳詳其事實而不著其文辭。吾意子產之文。必閎深肅括。審勢揆情。而不拘於一成之法。此觀於治子南子皙之獄而可知。自子產亡而此意微矣。宜孔子之聞而出涕也。

孔子之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言治之事也。孔子論政之言多矣。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曰若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孔子言爲政之道。以正己正人名正言順爲先務。即黃帝正名之精義。與正名相反者。謂之亂名、亂名者殺。見於王制。爲其惑民聽而淆國是也。政之本在於禮。禮之用。時爲大。故孔子之道主於時中。時者。通變宜民。因時損益。然必立定根本。而後可以言時。孔子論人。有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權亦時中之一事。孔子非不能行權。而孔子絕不肯爲。陳恆弒其君。孔子朝服而請討。宋儒以爲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孔子可先發兵而後請於哀公。如宋儒之言。是責孔子以不能行權。孔子可先發得國之兵而後入告乎。義之所不可行。即時之所不

許。惟守正而不行權。乃所以爲孔子。

孔子宰中都。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凡此者皆納民於軌物之中。子產之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此物此志也。子路問衞政所先。孔子曰。必欲正名乎。孔子之言正名。其大義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節目則禮樂政刑。無所不包。爲政必先正名。乃孔門微言大義。自名法之言出。託於先民。而辯言亂政。於是大義乖。微言絕矣。（孔子簡牘之辭傳於後者。惟夾谷盟辭二句。其收效亦以正名之故。說見下辭命篇。）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魯國之卿。正書於其君。其式如此。季氏乘君出境之時。發兵取卞。名之不正甚矣。然詭辭以告。則猶不敢公然逆命。昭公五年傳。舍中軍。卑公室也。以書告叔孫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不數年而季氏之跋扈至此。履霜堅冰至。豈不然哉。國語記取卞事略同。使公冶句。國語作季冶逐追而予之璽書。文意較明。韋注。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按璽字從土不從玉。其從玉者。秦漢以後之名也。文書出疆長途易於損壞。故書於簡牘而以璽封之。於君稱敢告。於同僚稱敢告。唐人稱謹牒故牒。蓋本於此。

定哀之時。周禮之在魯者僅矣。而文字猶存典則。韓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言宋公之子。明其先爲宋之公族。言弗甫何孫。明其爲宗子。言魯。明其爲宋人而適於此。一語而周制具焉。由此以推。則當日魯之卿大夫。其授官必有命辭。其辭必稱道其先人。所謂食舊德之名氏者也。周禮。侯國卿大夫皆命於天子。魯侯不請命於王朝。此周末王綱不振之故。又當別論。

班孟堅藝文志序。言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非也。名家之言出於禮。法家之言出於名。名家之言。明是非。別同異。其說與儒家相出入。而宗旨與儒家適殊。儒家之言。親親而尊賢。仁民而愛物。有等差。有先後。是之謂正名。名家首推墨子。而墨子以兼愛尙同爲主。則禮之大本已失。晉魯勝注墨辯。其序

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後（序見晉書隱逸傳）。是刑名之言。出於墨子也。刑從名出。故曰刑名。藝文志列惠子公孫龍子於法家。乃沿其流。非溯其源。淮南子曰。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泰族訓）。淮南之言。可謂明於得失之故矣。蒼頡造書契。孔子作春秋。皆正名之事。及墨者爲之。則務爲堅白同異之辯以勝人。此孟堅所以有鉤鈲析亂之歎也。非孟子辭而闢之。則析言亂名。而禮爲亂首矣。

方望溪曰。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既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立。所以宰制萬物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於戰國。至秦有天下。遂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古禮之大爲之防也。漢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而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自是天下安於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爲何物矣（望溪文集書史記禮書序後）。

春秋之季。王室衰微。列國亦分崩離析。而吳越崛起東南。一時號令。踔厲風發。勾踐徇軍誓衆。尤純乎霸氣。良由偏方僻處。無王官世守之傳。范蠡文種之流。本非學問中人。遭時艱苦。以功名自奮。遂於殷質周文之外。別開境界。國語言句踐說於國人。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其辭具在。茲錄於左。

越王勾踐誓國人辭

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醫守之。（韋昭曰。免。免乳也。公醫。乳醫也。）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韋昭曰。當室適子也。禮。爲嫡子喪三年。）三年釋其政。支子死。

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韋昭曰。宦。仕也。仕其子。）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韋昭曰。禮之於廟。告先君也。）

戰國縱橫之辯。波譎雲詭。異軍特起。以視定哀之世。較然別矣。然短長之言。不盡施於簡牘。故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强秦者。其文醇厚。猶有左國之遺。至商君變法。以刑名之言。施於國本。則慘刻少恩。千載後讀之。猶覺不寒而慄。勾踐之誓國人。有其綜覈。無其肅殺。秦之與越。風馬牛不相及也。而戾氣感應。衍而餘烈。不待秦政燒詩書百家語。而文武方策。固已掃地而無餘矣。

商鞅變法令（史記商君列傳）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右商君變法令。蓋史公刪節之以入本傳。故上下文語氣。與文告不類。然其大恉必是商君原文。故嚴鐵橋輯三代文殿於周末。

商鞅變法。其意有公而無私。雖以此殺身而不之悔。故其書猶能成一家之言。（史記。商君列傳。鞅築冀闕。宮隱。冀闕。即魏闕。冀。記也。記列教令。首於此門闕。鞅之變法。必布告於人民。猶有象魏懸書之意。）至蘇秦爲合從之謀。以取卿相之尊。官成而歎。以爲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不可忽。則況而愈下矣。然其分金贍族。無德不報。猶有豪俠之風。及張儀出而人品愈卑。儀貧時。從楚相飲。楚相亡璧。執而笞之。及貴顯於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張儀此檄。純乎恩怨之私。卑鄙無恥。於斯而極。此孟子所謂賤丈夫者也。

蘇秦上秦惠王書。後有韻語。曰。言語相結。天下爲一。合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甲兵愈起。辨言偉服。戰功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云散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愁與聊爲韻。服與息爲韻。皆古音也。後此則荀卿在趙。以書謝春申君。書之後綴賦一段。亦稱佹詩。其辭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莊諧雜出。遂開文字之變。

春秋時簡牘。蓋猶以古文書之。魯史因諸侯簡策以爲春秋。孔子修春秋。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春秋古文。是簡策所書皆古文也。吳愙齋以鐘鼎文證篆籀而多相同。知大篆與古文無甚差異。至戰國而漸不同文。篆籀而外。有參用隸體者。水經注云。人有發古冢。其棺前和題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墓。惟三字是古文。餘皆隸字。盧文弨序隸韻。據此以證自周以來。隸已與篆並行。不可歸咎於程邈。是周室東遷以前。齊已篆隸並用。則戰國時可知。杜光庭辨隸書所起云。隸書之興。興於周代。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以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杜氏之說。與水經注相同。文字異形。至戰國而益甚耳。

# 卷二

## 秦

文字專制。三代之所無也。專制而及於文字。則自秦始。古者上下自稱皆曰朕。大夫見於國君。則國君拜其辱。秦法皇帝自稱曰朕。群臣上書曰昧死。尊君抑臣。堂廉隔絕。其失一。古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秦刻石之辭曰。常治無極。輿舟不傾。災害絕息。永偃戎兵。以朽索為天維。以覆舟為衽席。其失二。詩人忠愛。託之詠歌。壽考萬年。子孫千億。善頌善禱。若斯而已。嬴氏刻石。頌德紀功。逃教化則延及無窮。矜武威則振動四極。侈詞夸心。窮高極廣。其失三。孤寡不穀。謙尊而光。其曰予聖。淪胥以敗。秦刻石之辭曰。皇帝躬聖。聖法初興。承順聖意。祇誦聖烈。周青臣之頌曰。陛下神靈明聖。傳之萬世。諛言日至。居之不疑。其失四。（大禹謨。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此晉人偽撰。古無此語。）凡此四失。歷代相循。爰迄近世。仍而不革。嗚呼。民之與國。臣之與君。相視如胡越。而漠然無與於己。覆亡相屬。以至於今者。秦人之罪也。

秦有天下。三十餘年。而前此數千年之典章文物。掃地以盡。其樞紐在李斯一人。李斯者。年少時為郡小吏。既而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以為詬莫大於卑賤。悲莫甚於窮困。西說秦王。用其計謀。竟并天下（史記李斯列傳）。李斯從學於荀卿而恥居貧賤。非能得荀卿之學也。託於荀卿以洗小吏之恥而已。既以計謀自結於秦王。則不得不排異己以固祿位。於是因周青臣有事不師古之諫。而悍然請除文學詩書百家語。

### 李斯請除文學詩書百家議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乃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幷有天下。辨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

李斯所以惡夫詩書百家語者。爲異己者之有所挾持也。文學亦自詩書百家出。則幷文學之書而去之。於是天下無復讀書之人矣。文學詩書百家廢而乃明法度。定律令。則所謂法度律令者。惟取其便於一人。而人民之疾苦利害。非所問矣。便於一人者。自私自利之謂也。自私自利之極。則何事不可爲。故胡亥可以殺扶蘇。趙高可以賊二世。

除詩書百家語。其立論猶能強詞奪理。至李斯上二世書。則公然以蔽聰塞明爲請。措詞愈謬。操術愈卑。其言曰。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樂之虞廢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惡。立其所欲。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然後可謂能以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本傳）。顚倒是非。一至於此。與指鹿爲馬何異。（荀子臣道篇。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短。李斯之於二世。蓋用此術。荀卿之說。阿諛以取容。李斯濟之以慘刻。則荀卿之所不及料也。）

史記樂書。鄭晉興起。流沔沈佚。二世尤以爲娛。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放棄詩書。作俑者誰乎。其自相矛盾人若是。

任法以馭下。而謂下惟吾法之是從。不可得也。董仲舒曰。秦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

貪狠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造僞飾詐。趣利無恥。申韓之學。綜覈名實。至秦則師申韓而不貴實。然則並申韓之精意而失之。以此爲治。雖衡石程書。庸有濟乎。

所惡於秦法者。爲其深刻也。然秦時擇吏之法。則有可取者。漢書蕭何傳。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何爲掾時尚在始皇之季年。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蓋其時擇吏之一事也。王先謙曰。索隱引韋昭云。有文理不傷害。訓文爲有文理是也。訓毋害爲無傷害非也。漢律有無害都吏。猶今言公平吏。又本傳言。何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此卽後世行取之法。而秦時已有之。又韓信傳。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沈欽韓曰。管子小匡篇。鄉長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能士無伍。莊子達生篇。孫休賓於鄉里。逐於州部。韓非問田篇。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楚策。汗明曰。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此戰國以來選舉之法。信以無行。故不得推擇也。按秦法雖變古。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戰國人才。亦不專取之於養士。秦之用人。明法而兼采文行。又寄其權於守令。使推擇之。是立法亦有深意。惟家貧而不得推擇。則必有行賄以應選擇者。秦法之敝以此。

李斯初入秦時。有逐客之令。斯上書言其不可。層層設喩。語特雋妙。其後鄒陽枚乘之徒。上書祖之。聯珠之體所由昉也。太史公稱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文章政事。畫然兩途。蓋始於此。

文選卷三十七表上。李善注。表者。明也。標也。言標表事序。明白以曉主上。三王已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總有四品。謝恩曰章。陳事曰表。劾驗政事曰奏。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駮。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據此。則章表奏駮皆始於秦。而史文祇存奏駮兩體。其稱上書。蓋卽表也。

周時鍾鼎文字。凡王曰惟王某月等辭句。不提行亦不空格。君臣一體。不以直書爲嫌。此古義也。秦權拓本稱皇帝制詔。二世詔稱始皇帝亦然。惟琅邪刻石。二世詔書。及李斯等奏文。始皇帝成功盛德制曰可皆提行。此後世頌聖之體。自暴秦創爲此制。而後世變本加厲。且以文字失檢爲大不敬矣。

許愼說文解敍。秦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隸體不始於

秦。說見上卷。特秦時始有隸書之名耳。秦時不獨用隸書以應戍役。且用草書以赴急。蔡邕云。秦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按草書解散隸體爲之。是隸書遠在草書以前。而秦時已行草法。文字之變。可云劇矣。

漢之初興。猶襲秦法。而其文氣象寬博。與秦人迥殊。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孝惠繼統。除挾書律。省法令妨吏民者。訓辭深厚。不待文景而後見也。迄於孝武。潤色鴻業。廣厲學官。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卽位之元年。詔郡國舉賢良方正。丞相衞綰請罷所舉賢良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者。後人以罷黜百家爲孝武病。不知孝武所罷者。申商韓非蘇張之言。非盡罷百家之言也。是歲公孫弘以賢良徵爲博士。因武帝詔禮官勸學興禮。而上書請置博士弟子。令郡國舉文學之士。詣太常受業。補文學掌固。其補官者必通一藝以上。於是選舉之法以興。學者致用之途。亦異於上古矣。（方望溪曰。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弘之興儒術也。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爲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爲藝。以多誦爲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汙。禮義亡。而所號爲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卽弘所請之辭也。）

### 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議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

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

右公孫弘議一篇。首引制詔。次述古昔。次陳所見。次議獎勵之法。史記漢書儒林傳序。俱載此篇。以此舉開一代風氣也。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云云。此與公孫弘議相表裏。

舉五經博士狀（武帝建元五年）

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右漢人薦舉博士狀式。魏晉人之行狀。卽本於此。其文多以四字爲句。此今人所謂考語也。

史傳載章奏。或節采精要語。或直錄全篇。無兼及上下文格式者。史例然也。惟史記三王世家及淮南厲王傳。具詳其式。而世家錄奏疏六篇。此外不著一字。於史傳爲變例。今以敍次先後考之。大司馬去病以三月乙亥奏請定皇子位。制下御史。丞相御史卽於次日丙子覆奏。請如去病議。立皇子爲諸侯王。制令更議。以列侯家之。越二日戊寅。丞相御史覆奏。仍執前議。不許。四月癸未。丞相御史復申前請。留中不下。丙申。又疏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地圖。制可其議。其翼日。奏吉日。進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制詔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此事之本末曲末如此。蓋卽漢時掌固所藏之全文。猶今時之檔案也。原文

與數千言。茲不備錄。錄霍去病疏。以存其式。

霍去病請立皇子奏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三王世家。即以章奏制詔之辭爲正文。其贊曰。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皇。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采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褚少孫欲此外別求所謂世家。而終不可得。不知史公即以此爲世家。未嘗別有撰述也。東坡表忠觀碑。直敍趙抃奏疏。不復更著一字。其例本此。史記此篇之末。有封三王策文。漢書武帝紀是年初作誥。故賜策仿訓誥爲之。前人言三策皆武帝自製。其文摹擬訓誥。非漢時通行之式也。

漢書魏相傳。相奏曰。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云云。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此漢初章奏之式。謁者。以堯舜禹湯爲名。高帝侮嫚儒生之辭也。魏相所見書。蓋後世宮中則例之類。

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蕭曹起家刀筆吏。魏相少爲卒史。（元帝時郡置五經百石卒史。魏相爲卒史在孝武初。知非五經卒史也。）丙吉少爲獄吏。皆非有經世之才。惟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則能識時宜。而規模亦狹。不能開學術風氣也。開漢人學術風氣者。不在蕭曹丙魏而在楚元王。元王。高帝之弟。少受學於浮邱伯。浮邱者。荀卿門人也。及封國於楚。韋孟爲之傅。韋孟習魯詩。元王之子郢。又與韋孟俱卒學於申公。元

王有詩傳。五世至向。而以經術冠於當世。韋孟至五世孫賢。世傳詩學。賢稱鄒魯大儒。然則嬴秦焚書而詩禮不絕者。實自漢之宗室倡之。韋賢之子玄成為宰相。上奏議郡國勿修太上皇廟。議勿修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其文識力堅定。不隨時俗。若劉向之諫起昌陵。言外家封事。原本經術。深切著明。其為洪範五行傳論列女傳新序說苑諸書。皆以陳得失。寓勸戒。不直陳時政而託於故事以為規諫。比於韋孟諫詩如驂之靳。論西漢文章骨幹。宜在於是。漢人惟明於此義。故文章與政事不分。其著書述事。如前此之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後此之桓譚新論王符潛夫論。大率有為而作。即懲一而勸百。如長楊羽獵之辭賦。猶有諷諫之遺焉。嗚呼。言豈一端而已。明於斯義者。可以讀漢人經國之文。

章奏移檄。皆公牘也。漢人移文。莫著於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博士不肯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學官。檄文莫著於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歆書譏五經博士之陋。有云。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漢書劉歆傳)。武帝之設五經博士。欲其講議洽聞。而博士既設以後。乃因陋就寡。煩言瑣碎。至為劉歆所詆。讀書而不曉事。漢之博士不得辭其責矣。漢廷議以三家列於學官。由今言之。祇是增設額缺。添授科目。劉歆奉詔就商。苟以委婉出之。宜無不可者。何至措詞峻厲若是。古文尚書因不立學官而亡。與其謂諸儒偏執。毋寧謂為劉歆所誤。其後賈逵奏立左氏學。責劉歆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詆挫諸儒。遂為重讎。乃確論也。劉歆為劉向之子。以貴公子而居禁近。此書措詞倨傲。與乃父之忠誠悃款。絕不相同。凡厲於色者。必荏於內。則歆之作偽書。事新莽。覥然為之。無足怪已。相如諭蜀。蜀之父老。疲於鑿山通道。而猶責以不能教誨子弟。更非由衷之言。劉歆之移。相如之檄。皆不可以為法。

西漢人治事之文。大別有二。一為通經之文。一為明法之文。韋玄成劉向之章奏。通經之文也。薛宣朱博

之移檄。明法之文也。移檄見於漢書薛宣朱博傳。移檄之外。有教有牒。其體略同。各錄一首於此。

薛宣移書櫟陽令

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薛宣下賊曹掾教

蓋禮貴和人。道尙通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斯亦可矣。（薛宣傳。至日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宜出教云云。以上薛宣傳。）

薛宣手自牒書封與櫟陽令楊湛（顏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

朱博檄姑幕令

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以上朱博傳）。

薛宣朱博。皆不能以功名終。漢書傳贊。譏其苛察失名。不師道德。以爲器誠有極。則明法之吏。固有不足以登三事者。非宰相之不當明法。乃明法而不通經之不可以爲宰相也。本傳備著兩人移檄之文云。薛宣朱博。皆起家佐史。宜所居皆有條教可記。漢書諸傳不拘一格。魏相以奉行故事著。則存其謁者舉四時所服奏。韋孟以陳詩著。則存其諫詩。薛宣以條教著。則存其條教。故讀之而可想見其精神面目。漢公卿起家佐史者。不止宣博兩人。而他傳鮮此例者。其文不傳。或雖傳而其事不足書也。後世史官。載高文典册。連篇累牘。而此等文字。概從屏削。失史意矣。

漢儒以春秋決獄。禹貢行河。洪範弭災。月令占異。後人美其通經致用。固已。而經生之不習吏事。則亦爲當世詬病。王充論衡云。論者多謂儒生不及文吏。儒生淺短。文吏深長。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妄矣。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夫儒生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文吏理煩。儒生不能當劇。官不及其身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者之不習。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其高志妙操之人。意疏不密。奏記言事。觸諱犯忌。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明經學。深知古今。一家章句。義理略具。超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徇今不顧古。競進不案禮。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大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儒生能爲文吏之學。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爲難。故東海相宗叔犀。廣召幽隱。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也（程材篇）。王充生於東漢初年。其著論衡。在明章之際。正東都設學造士之時。而當時風氣。重文吏而輕儒生若是。蓋大亂之後。典章缺失。儒生新進。知古而不知今。不得不恃文吏以理煩治劇。文吏之才不可少。而文吏之學又不足語於文章志節。則惟有培養而激厲之。其激厲之道。則薦舉孝廉是已。東漢人才。培養於光武孝明。而收效則在明章以後。自明章而下。文吏而通諸經明家法者甚衆。國學博士弟子而外。諸儒家居教授。著籍弟子常數千百人。不必以專門名家。而仕郡縣爲曹掾者。多能自樹聲迹。故建初以下之文吏。盛於建武永平。以經生亦出於其間。而辟舉之途廣也。

郡國舉孝廉。良法也。而明帝初年。樊儵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儒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後漢書樊儵傳）。順帝初。左雄爲尙書令。疏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練其虛實。以觀異效。若有茂才異行。不拘年齒。於是陳蕃李膺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范蔚宗曰。古者諸侯貢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士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漢初。

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遺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竊名僞服。請謁紛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稱爲得人（左雄傳）。左雄此法。開後世科舉之途。西漢之策賢良而得董仲舒。東漢之課孝廉牋奏而得陳蕃李膺。（陳蕃李膺皆由郡吏而舉孝廉。故知所試爲牋奏。）皆千古科名冠冕。先乎此者。胡廣舉孝廉。試章奏爲天下第一。蓋取其練達故事。若論風裁識鑒。廣不足當第一之目也。廣傳載[illegible]議兩篇。一阿附梁貴人。一駁左雄此議。其識解視陳蕃李膺有霄壤之別。經生文吏判爲兩途者。漢自立十四經博士。弟子各守師說。故各以師法試之。然自此以後。漸流於支離破碎。（試家法者。凡博士及甲乙試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策。引文明者爲高說。惟論語但通章句不以射策。見後漢書徐防傳。其法與唐宋明經帖括同。蓋取其記誦章句而已。）惟明經而不爲章句者。超出儕輩。其入仕以後。類能有所建明。政事之與文學。至是而有分離之勢矣。東漢文章氣節之士。起於掾吏者多。即經學如許叔重。亦以郡吏而舉孝廉。然則以經術爲文章、必佐以明習吏事。不習吏事而言經學。習吏事而不明經。皆不足以圖深規遠也。

論東漢公牘之文。當取其有關風教者。伏湛爲平原太守。倉卒兵起。天下驚擾。湛獨晏然教授不廢。移書屬縣。不得相侵陵。天生蒸民。爲立君。非久亂也。且養老育幼。以侍眞主（伏湛傳）。鄭玄教授於鄉。孔融在北海。告高密縣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黃公謁者僕射鄭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稱爲通德門（鄭玄傳）。此二事者、一在建武之初。一在中平之末。鉅儒名德。顯晦異而物望同。孔文舉負天下重名。傾倒於鄭君若此。所以主持風教者至矣。

東漢循良之治。由於守令之妙選掾佐。史書記經明行修之士應州郡辟舉者。項背相望。如王堂爲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人。故能化淸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

駁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王堂傳）。又如孔融爲北海相。下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邴原爲計佐（三國志邴原傳注）。計職之選而用公卿之才。大丈夫掃除天下。固當自攬轡登車始矣。

東漢守令多循良。而亦有虛名無實。其條教似是而非者。如曹褒爲圉令。他郡盜徒五人入界。吏捕得之。褒敕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曹褒傳）。昏墨賊殺爲皋陶之刑。明見左傳。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爲其因交游陷累。人實可用。明見禮記。曹褒不審本末而以概之凡爲盜者。無識甚矣。又如法雄爲南郡太守。郡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治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法雄傳）。虎狼之性。非仁恩可格。法雄不務除害而欲以德化之。直同兒戲。應劭風俗通義。已正其失。范史言是後虎患稍息。人以獲安。未可信也。又如歐陽歙爲汝南太守。請郅惲爲功曹。十月饗飲。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治。其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惲前曰。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罔上害人。怨匿竝作。明府以惡爲善。惲敢再拜奉觥。歙曰。實歙罪也。請奉觥。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郅惲傳）。歐陽歙在儒林傳。政稱異迹。此教文義炳然。無郅惲之言。誰復燭其僞者。然則文教不足恃。而異迹不足信也。孔融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施行（三國志崔琰傳注）。教令議論過高。不切事實。自孔文舉即犯此病。左雄論吏治之敝。其疏曰。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萌。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監司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祖喪不得去官。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則虛僞之端絕。循理之吏。得成善化（左雄傳）。觀左雄此

疏。則東漢之守相長吏。及鄉部親民官有虛誕而獲譽者。是故漢之吏治。以崇尚經術而醇。亦以緣飾經術而僞。僞非經術之害也。利祿之途所在。託於美名。以此爲捷徑爾。

學術之純疵。視乎上之所向。設學官。試師法。其迹也。吏民之窺其微者。則有在矣。光武中興。自以名應圖讖。功成治定。篤信讖記之言。於是張純議辟雍明堂而引七經讖明堂圖。曹褒議封禪而引尚書琁璣鈐河圖括地象。受詔條正禮制。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賈逵請立左氏傳。而謂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惟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惟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以上皆見本傳）。此三人者。漢之名儒。而不惜曲學以申其說。自是以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張衡傳）。及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海濱九郡（法雄傳）。建康元年。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寇郡縣。殺略吏民。鳳衣絳衣。帶黑綬。自稱無上將軍。勉黃衣。帶玉印。自稱皇帝。皆用兵累年而始定（滕撫傳）。時距建武之季。不過五六十年。而妖賊已接踵而起。及乎末造。張角自稱黃天。以部帥三十六方。著黃巾同日反叛。曹操乘之。遂移漢祚。豈非讖記之言階之厲哉。

郡縣之天下。不可以封建之法治之。左昭六年傳。鄭人鑄刑書。叔向遺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注。臨事制刑。不豫設法。疏曰。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代遷。其民非復己有。懦弱則爲殿負。强猛則爲稱職。且彌城闊遠。戶口滋多。豪橫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故漢世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違衆用己。至有積骸滿穽。流血丹野。若復任其殺伐。任其縱貪。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衆以令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遭世制宜。謂此道也。引經折獄。可以偶一爲之。立國自有畫一之規。孔疏釋經。申論及此。其言良允。

漢律。學僮年十七以上。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八體試之。歲終試於郡。郡守移於太史。並課最者。乃得爲尚書省御史蘭史書令史。史書令史者。若今之書

記官。其秩二百石。又謂之給事。則今所稱辦事員也。吏民上書。字或不正。則令史舉劾之。光武詔書。令丞相察吏。凡下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有司奏罪名。並正舉者(續漢志補注引漢官儀)。吳傑曰。漢時奏牘。皆當用史書。嚴延年傳稱其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貢禹傳。亦言郡國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王尊傳。司隸遣假佐。蘇林謂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則外之郡國。內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備制奏(兩漢書刊誤補遺)。史書。謂史籀之書。即大篆也。其時於文字雅俗之別。精嚴若是。在今日雖專門名家。容有未逮。而漢之與儀書吏能之。其審正文字之功。蓋不在表章六籍以下。然立法如是。事實則未必然。馬援傳注。援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漢印宜無謬誤。而篆法錯出。有如此者。許愼說文解字敍云。尉律。試學僮。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今雖有尉律。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止句也。其迷誤不倫。豈不悖哉。當時廷尉說律。以不達小學。至於逞臆武斷。則下此者可知。又云。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明教化於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許君太息痛恨於秦之改篆爲隸。滅絕古文。蓋均見文字不正之害。必至名不正。言不順。而政治之原。不能合於道術。余見今之治文書者務趨簡便。至於改易文字。名實乖違(如穀作谷。竊作窃之類)。其始奴隸賤役爲之。寖假而書吏爲之。寖假而號稱士大夫者亦復爲之。習爲因循苟且。乃知文字不正。其害不小。故說文之作。理羣類。解謬誤。將以爲萬事根本。匪僅供經生佔畢之具而已。說文之書成。而許君之子沖上書進之。漢人以私家所述自進於上者。此爲僅見。其書載說文卷末全文具存。即吏民上書之式也。(光緒元年。國子監司業汪鳴鑾奏請以漢南閣祭酒許愼從祀文廟。有云漢人說經喜用讖緯。雖大儒猶或不免。惟說文一書。不雜讖緯家言。解性情二字獨主性善之說。與孟子董仲舒之言相表裏。)

許沖上書進說文解字孝經古文說

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為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想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蚰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齎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譖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鄭康成注經引漢律。許叔重說文字。亦引漢律。漢儒言古文古義。往往以今事證之。故有義據深通之目。謂義理考據精深貫通也。漢人之學。論其末流則支離破碎。論其大體則古今不偏廢。言古義則證以今制。言今事則證以古義。凡章奏移檄皆然。故其文樸茂淵懿。卽文吏耳濡目染。造語亦有合於詁訓者。此非可以倉卒取辦。康成未受學馬融之先。為鄉嗇夫。嗇夫之職。掌聽訟。收賦稅。蓋注經之功。實得力於練習故事。然則學人留心簿籍。正可為講學著書之助。六朝以後人鄙為塵俗。不屑措意。何哉。

欲考東漢時章奏文移之式。當於漢碑拓本中求之。曲阜聖廟。有元嘉三年奏置百石卒史碑。一碑之中。各體具備。洪氏隸釋有樊毅請復華山下民租田口算碑。文中引屬吏甞語。以上達於尚書。亦備二體。並錄於下。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學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爲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爵。今□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

制曰可。

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　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

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脩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通。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

司空府

洪氏隸釋曰。碑載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掌廟中禮器。魯相乙瑛書言之於朝。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奏於上。詔魯相選年四十以上通一經者爲之。時瑛已滿秩去。後相平復以其事上於朝。此一碑之中。凡

有三式。三公奏於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國。二也。郡國上朝廷。三也。

盧弁題跋曰。每見近日文移奏牘。一事必再三繁複。至於連篇累紙而不休。竊怪何不省簡。乃浪費筆墨如此。今觀此碑。乃知漢時其體便爾。按此例自前漢時已然。觀史記三王世家奏疏第二篇可知。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碑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上公府書。漢制王國相置長史一人。猶郡守之有丞也。卞爲魯屬縣。故守長得上行長史事。其云守者。未正授之名也。書首相長史並列。其後祇相一人署名。蓋漢時公牘之例然也。前稱司徒司空府。後祇稱司空府。當時必有故事。今不可考。

古碑具公文三種。最長者文祇二百餘字。可謂簡矣。卒史百石。其秩甚卑。而試以嚴氏春秋。選其經通高第。事親至孝。東漢用人之重經術如此。

## 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狀

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故。魯不修太室。春秋作譏。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雪。纖潤宿麥。惠滋黎庶。臣即日以詔書齋祠。雪未消澤。時日清和。神歆民喜。誠與朝勞神日昃廣被四表覆載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不幸甚。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讜又書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常當充肥。用穀藁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飢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

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算。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

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

尚書

掾臣條。屬臣淮。書佐臣謀。

弘農太守上祠西嶽乞縣賦發差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算狀

右弘農太守上尚書狀。掾屬書佐皆具名稱臣。末行弘農太守上云云一行。或是立碑時所增。此今時所謂摘由也。此碑詞義典雅。語簡而明。漢人公牘。此爲上品。

史記蕭何傳。贊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注。刀筆，謂主書。主書。若今言書記官也。三國時。薛綜條列吳事。曰。胡中意性調美。心識解暢。有刀筆才。閑於時事。是刀筆之才。正自不易。後人解刀筆爲刑名。本義失矣。

漢制。皇帝下書戒敕刺史太守曰敕。則敕爲制詔之名。而兩漢書中。如韋賢敕子弘自免。太常。丙吉數敕乳母。韓延壽敕功曹議罰。王尊數敕功曹。召敕廄長。朱博敕告吏民。趙廣漢敕獄吏。趙子賤敕吏殺李固二子。李膺敕門下簡通賓客。法雄敕子眞助求人材。行文用字。不相避也。陶謙上書獻帝。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敕兵護送。葉奕包曰。敕字上下通用。不止用於朝廷也。沿至魏晉。用者漸少。而孟康之預勅督郵。國淵之勅功曹。何曾勅記室之勿報。周訪勅將士不得妄動。猶或見之。自南北朝而後。臣下不敢用此字矣（金石錄補續跋）。

蔡邕獨斷曰。漢制羣臣上書之式有四。曰章。曰奏。曰表。曰駁議。其初承秦法發端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謂之需頭。光武因而不改。其結束處曰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則又踵秦法而愈甚者。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所請者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言姓。章曰報聞。公卿以下至吏民。尚書左丞奏聞。報可。表文報已奏如書。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戇異議。其非駁議。不言議異。其合於上意者。制曰。某官某甲議可。羣臣上書。朝臣曰稽首

頓首。非朝臣曰頓首再拜。

王充論衡曰。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按諸州刺史上列卿府。亦曰敢言之。見後漢書朱儁傳章懷注引蔡質典職儀。

漢制下官言事於上曰奏記。其文兩漢書多載之。其式見後漢書朱儁傳。陶謙等奏記於儁。其發端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琊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泰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幕府云云。服鄭皆無官守而列名者。其事為勤王討賊而發。大義所在。不限官職。猶今之聯名公呈也。亦有稱奏記為牋者。崔駰傳。竇憲辟駰為掾。駰前後奏記數十上。崔集有與竇憲牋。其發端曰。主簿崔駰言云云。即奏記之辭也。上官下書於所屬。亦有稱記者。鍾離意傳。意為郡督郵。有亭長受人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宋均傳。均為上蔡令。府下記。案民喪葬不得侈長。均不肯施行。章懷注曰。記。文符也。記之為用。通於上下。漢書外戚傳。稱皇帝手詔為詔記。王先謙云。詔記與詔書有別。後世謂之手記。出於上手。故曰詔記。按詔記又謂之手迹。後漢書循吏傳序。光武以手迹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是手詔即手記。手記即手札。凡稱記者。皆書札之類也。

漢人稱詔書。曰詔板。凡百官除授。由府具板。經上覽乃下。其不經尚書而由中下者曰尺一。尺一者。板長一尺一寸。蓋取其簡便而非定制。猶唐之墨敕斜封也。又書牘亦曰尺一。見漢書匈奴傳。此皆以方板為之。其用木簡者為檄。用竹簡者為符。檄長或云尺二。或云二尺。亦有稱長檄者。安帝紀。民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勅所屬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鄉。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強。章懷注曰。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以長牒為驗。是檄有長短之別。又下符發兵。亦曰尺一。而尺一非符之定式。說文。符。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則符亦有長短之別。

獄訟書供招之言曰辭。自周已然。漢書外戚傳。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媼。雜考問鄉里知識者。皆言王媼。其下錄王媼之辭。又錄從者師遂之辭。即今所謂口供也。罪人呈訴之詞曰狀。其自具供辭則曰自劾。見後漢書度

尙傳。卽六朝所謂列辟也。漢人甚重決事之文。陳寵傳。寵爲司徒府辭曹。掌天下獄訟。撰辭訟比七卷。應劭傳。劭撰具廷尉板令決事比例。晉書志。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是其書甚具。而後世無傳。漢人判牘。有平署。有畫諾。李膺傳。膺遭黨事。當考實。案經三府。太尉陳蕃不肯平署。章懷注曰。平署。猶連署也。然則署者。簽名於牘上。署名者不止一人。故曰連署。黨錮傳。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但畫諾。惠士奇曰。諾。猶今施行。然則畫諾者。若今言畫行矣。又文書除授。而具章者缺其官號。以待長官之手書。亦曰署。劉熙釋名。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者官號也。

今人言書只曰尺牘。漢人語也。史記倉公傳贊。緹縈通尺牘。漢書韓信傳。發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顏注。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短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

今人稱章程。有普徧之義。漢人則專指工程格式而言。詩閟宮毛傳。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疏云。漢書稱高祖使張蒼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章程之事。按毛傳以章程釋作字。故孔疏舉漢制以明之。今俗稱工匠曰作。如木作石作之類。其源蓋本於此。

漢文書或用板。或用簡。或用縑帛。或用紙。隨宜爲之。用板者。如前條引光武手迹一札十行是也。用簡者。如下文引車騎將軍幕府文書是也。板簡皆限於尺寸。用縑帛則長短不拘。李恂傳。恂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此必以縑素寫之。故可以多至百餘卷。王隱晉書。王隱答華恆曰。古之數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名幡紙。此以絹而冒紙名。實縑帛也。服虔通俗文。方絮曰紙。史記。淮陰侯傳漂母注。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後人以漂爲造紙。卽莊子之洴澼絖也。漢書外戚傳。客持詔記與武。武發篋中。有赫蹏書。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西漢詔記已有用薄紙者。說文。紙。絮也。蔡倫造紙。據宦者列傳在和帝元興元年。而說文以永光十二年成書。尙在其先。已解說紙字之義。是造紙不始於蔡倫。公文書用紙。亦不始於東漢也。其紙質厚薄不一。後漢書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紙。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赫蹏爲薄小紙。牋記紙

可以寫書。是正反而皆可用。則厚紙也。

古代文書刻木中分以爲信。至春秋列國始有印。說詳上卷璽書條。莊子。爲之符璽以信之。是符印並用也。戰國時范雎歸相印。蘇秦佩六國相印。則印璽之用。非獨示信。兼以章身。至秦而以璽印爲文字之一體。然印文必鈐於封泥。以木簡不可以鈐印也。漢制凡除授必刻新印。而舊印許前任官攜之以行。故印文雖同。新舊或異。秦刻石羣臣上奏不書姓。蓋古法也。漢制仍之。後漢書鮑昱傳。故事通官文書不當姓。又當司徒露布。注引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校尉。謂司隸校尉也。書名而不書姓者。公卿校尉諸將。祿秩已崇。人主宜無不知之。非爲郡縣之吏。與堂廉隔絕。必具姓名也。露布不限於軍事。後人以露布爲羽檄之專名者非。

漢文書盛之以囊。東觀漢記。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裏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漢書丙吉傳。吉馭吏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是上書用青囊。邊郡言急事用赤白囊。以布色別事之緩急。素裏者。蓋謂其裏用白布。則囊有表裏兩層。內用白布。外用青布。後世之稱夾袋。亦其類矣。

東觀餘論。記宣和中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甕。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惟鄧隲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梁師成得之以入石。其文曰。

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馬四十匹。驢二百頭。給內侍。

右漢時上郡得車騎將軍文書而發兵之文也。車騎幕府。宜有人才。且發兵大事。起草自必以掾屬爲之。故語簡而明。屬國都尉。則奉檄轉行而已。急急。若今言速速。如律令者。漢律令行車蓋有程限。不得違誤。五字爲漢牘常用語。道家本張陵。陵。漢人。故符籙亦襲用此語。又渭南文集跋蘭亭敍樂毅論。言政和中關中發地。得竹簡。皆東漢討羌書檄。字作章草。好事者爭取。而樞密王獨多獲之。此與宣和中所得。殆是一事。特

傳聞異詞耳。

英人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其記新疆行程。爲漢樓蘭。于闐諸國地。所至發掘漢晉時堡壘亭障遺址。得簡牘甚夥。據其記述。則牘以木兩片合之。上方下削。其一較長而刳其一面。令微窪。而邊隆起成綫。當窪處木理光滑。以書文字。其一較短。以覆於文字之上。納入綫中。其背隆起。兩片相合。外束以繩。此兩片之上端皆有孔。下端皆有橫槽。穿孔以繩。束而下引。至於槽。橫結爲十字。嵌入槽中。則兩片合一。如匣然。蓋古所謂函牘者如是。凡文字長片書之不盡者。續書於短片之裏。結束既固。填槽以泥。鈐印其上。是爲封泥。非破印劃繩。兩片不能開也。惟如是故文字無洩漏。簡牘無破損。其年月最前者。爲漢武帝太始三年。次則新莽僞號。其文曰新始建國地皇元年十月乙未。地皇元年。王莽篡國之第十五年也。既以地皇爲年號。又冠以始建國之名。則始建國三字。非年號也。又次則晉武帝泰始五年。斯氏據此以證太始地皇泰始之年。皆用兵於西域。其說甚確。泰始一簡。得於樓蘭故墟。同時所得。其簡或以竹片爲之。亦有用紙者。蓋用紙之法。晉初尚未遍於西域。故紙與竹木雜出。其用木者。文字每有重書之痕。此必尋常文牘。不須存案。故削舊書新。耗節物力。又斯氏得漢人習急就章。及削牘臨摹隸書之迹。斷其爲屯田吏士無事時習書所用。考古之法。至今日而愈密。斯氏書有譯本。可以爲乙部之助。

漢人條教。有刻石者。漢書召信臣傳。守南陽。行視水泉。開通溝瀆。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後漢書王景傳。景遷廬江太守。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驅率吏民。修起蕪廢。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於鄉亭。廬江傳其文辭。銘石刻誓。後世之立案刻石也。著於鄉亭。後世之分貼四鄉榜文也。

# 卷三

## 魏晉六朝

東漢文章風俗之美。至建安而一變。曹操之初起也。令郡國各修文學。令河北免一年租賦。重豪強兼幷之法。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令整齊冀州風俗。滌瑕蕩垢。其言美矣。及定冀北。下荆州。出令曰。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何得以霸。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務。吾得而用之。被褐懷玉。而與盜嫂受金。等量齊觀。明揚仄陋。而有盜嫂受金之人。比肩並進。即就文義而論。成何等語。又曰。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顧亭林云。孟德既有冀州。崇奬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日知錄卷十三）。觀於亭林之言。而知魏晉以後。詔誥奏記之文。多辭采而乏骨幹。不能復返於東京之盛者。皆曹操一人階之厲也。（劉裕受禪詔。其犯鄉論淸議。貪汙淫盜。一皆蕩滌。蕭道成蕭衍受禪詔亦如之。皆曹操故智也。）

曹操文權奇自喜。有睥睨一世之概。辟蔣濟爲丞相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相府用一掾屬耳。而引舜舉臯陶故事。可謂儗不於倫。杜襲以博聞彊識。用爲侍中。操自漢中還。當選留府長史。鎭守長安。主者所選皆不當。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此則以

詞賦爲簡牘。然語自爲永。至其下令自明本志。自述對妻妾語。謂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則任遂不拘。流風所衍。劉伶阮籍之徒。自茲起矣。

曹操用人。敗壞風氣。固已。然要職則必以負物望者處之。荀彧陳羣。負一時盛名。皆典東西曹掾。先後爲尚書令。陳壽評云。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史載荀陳文字。純正可法。荀彧田疇讓官議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爲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陳羣薦管寧疏云。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淸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卽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文化。兩人議論。皆以出處有益風化爲詞。補偏救弊。賴有此耳。（毛玠傳。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

陳羣在尚書。制九品中正之法。遂開六朝門閥之風。九品中正者。郡置中正一人。品第人才之優劣。別爲九等。州置大中正以覈核之。上於司徒。司徒覆核。然後任用。晉書衛瓘傳。瓘疏曰。魏氏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淸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遺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其弊不細。宋書恩倖傳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趙甌北云。九品中正之法。魏晉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蓋當時執權者卽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顧其門戶。固不肯變法。且習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視爲固然而無可如何也。又云。六朝最重世族。以士庶之別。爲貴賤之分。而所謂高門大族者。不過雍容令僕。裙屐相高。求如王導謝安之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次則如王弘王曇首褚淵王儉等。與時推遷。爲興朝佐命。以自保其

家世。雖市朝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以是爲世家大族。迥異於庶姓而已（廿二史劄記）。此言門閥之敝。深切著明。魏晉人高自位置。於貴而簡傲。故其初尙簡要淸通。其流則淸談廢務。浮文妨要。今試取其文之品隲人才者論之。（柯維騏曰。東都士大夫名節相高。至江左遂變而爲恬曠。何則。懲於黨錮之禍也。）

山濤舉崔諒等可補吏部郎啓

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淸俗又難測。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穢雜也。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藝文類聚四十八）。

又

侍中尙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淮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正少華。可以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尙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閣帖）。

右山公啓事之詞也。吏部郎非但正己。當能正人。可謂卓然名論。王導爲丞相。下教轉陳眈謝鷟二人官。其文云。丹陽從事陳眈。器局閎正。可轉主簿。吳興從事謝鷟。才幹正直。可轉西曹（太平御覽二百六十五）。亦取其能正己正人。世說賞譽篇云。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淸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尙書。晉人論吏部尙書之職。以簡要淸通爲貴。文學篇云。王丞相過江。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王導當南渡倥偬之日。惟務淸談。而世稱名相者。以任人爲治。而己惟總其大體。此亦淸通簡要之說也。

王僧虔請用謝憲督運啓

臣僧虔啓。南臺御史謝憲。乃堪驅使。臣門義舊。親是所悉。統內新故雜米數十萬斛。實須督切。憲今請假在此。臣欲折以統攝。庶得速辦。其頗經督運。已有前效。謹以啓聞。伏願聽許。謹啓。

王僧虔爲王琰乞郡啓

太子舍人王琰(原文缺十五字)牒。在職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一郡。謹牒。七月二十四日僧虔啓。

南齊書王僧虔傳。僧虔爲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夐奏。僧虔前涖吳興。多有謬命。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虔與弟子四百四十八人。其用人猥雜若是。右啓二首。一則以其義舊。一則因其家貧。不論人才優劣。貿焉薦舉。又語氣若有挾而求。無復謙退之意。王氏門風。於是衰矣。

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節錄)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維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皂。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遣理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梁書王暕傳)。

王暕。儉之子。史稱其既居選曹。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衆頗謂爲刻薄。則非公輔器可知。被薦時年僅二十一歲。乃盛加稱許如此。王謝子弟入仕之始卽躋清塗。故王暕年二十一已爲秘書丞。宋書孝義傳云。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秘著。謂秘書丞著作郎也。梁武帝表曰。甲族以二十登仕。寒門以過立試史。蓋所以弘奬風流。希向後進。過立。謂過三十歲也。二十登仕。正謂此輩。其云。神清氣茂。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是淸談也。入手泛頌聖明。如云。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全與本題無涉。是浮文也。齊梁間駢偶之體盛行。挹之無窮。按之無實。其時公牘文辭。大率如此。臺閣重臣。旣以

此自命風流。獎率僚屬。則內外百司之弛縱可知。故寒人佞倖。遂得乘間而入參機要。趙甌北云。宋齊梁陳。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宜力勤。便於驅策。不覺倚之爲心膂。於是戴法興巢尚之等。委任隆密。阮佃夫王道隆等。權侔人主。器小易盈。不知大體。招權納賄。不復顧惜名檢。至陳末施文慶沈客卿用事。自取身榮。不存國計。附軍臨江。猶曰。此常事。邊臣足以當之。不復警備。以致亡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害可勝道哉（廿二史札記卷八）。魏鄭公論陳之所以亡。以爲不崇教議之本。但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僞之風。無救亂亡之禍。斯言信矣。（薦士而詳其年歲與字。亦前此所無。宋書陸徽傳。徽爲廣州刺史。薦別駕從事朱萬嗣。言年五十三。字少豫。行稱私庭。能著官政。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云云。殆當時格式如是。）

門第重則婚姻之選必嚴。故六朝人以婚宦失類爲恥。陳書儒林傳。王元規。太原晉陽人。年十二。郡士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可苟安異壤。輒婚非類。元規年十二而能爲此語。乃門風濡染之徵也。然亦有貪重利而犯淸議者。王源以女嫁富陽滿氏。受錢五萬。沈約劾之。節錄其文於下。

### 沈約奏彈王源文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德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雕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厮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淸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而託姻結好。惟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

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同符。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隕西朝。胤嗣殄歿。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茲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王滿連姻之事。在後世視之。祇是家門私德。老成人方以攻訐爲戒。六朝人乃視爲辱親蔑祖。登之白簡。流品之別。可謂嚴矣。此文駢散並行。昭明選入總集。蓋取其植義堅卓。無齊梁浮靡之音。所謂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源官郡丞。銓選當用黃紙。故曰官品應黃紙。今彈劾其人。則當用白簡。故曰奉白簡以聞。）

謂魏晉人重流品者。就銓選言之。若牧守禮賢下士。則固不拘此例。王肅爲廣平太守。下教問張臻家。其文云。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曉。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題顯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魏書管寧傳注）。唐彬爲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叔獻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晉書本傳）。二人以風教自任。其文詞義並美。劉宋以後。無人復議九品中正之失。而牧守則有式廬旌門者。蔡興宗爲會稽太守。下教曰。秩年之貺。著自

國書。餘貲之典。有聞甲令。況高柴竊者。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耆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耋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宋書孝義傳）。興宗人品。爲當時之最。宜其超出流俗若是。

魏晉人好言人物雅俗。而評鑑人才之謂也。文選任彥昇爲王僧孺表注。引孫綽子語。曰。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眞僞。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人物二字。當作如此解。又爲范尚書表注亦引孫綽子語曰。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斯可謂之雅俗矣。題帖分明。當是以小紙黏於人名之下而爲之品目。故每月可以更其品題。其以清濁爲雅俗。則六朝人語也。

魏晉六朝。以浮文相尚。而士大夫講求禮學。專門特多。南史儒林傳中人講三禮者居其半。其所著書曰某經義某經疏。即所本講習之語。杜君卿作通典。采魏晉人議禮之文。數義並陳。咸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魏晉人議禮之言。即魏晉人致用之文也。導其先路者。王肅袁準高堂隆。至賀循而議論醇深。不與前人立異。其識微又出王肅之上。錄禮議二首於此。

賀循父在爲出母服議

父在爲母厭尊。故屈而從期。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既降。義無再厭故也。父在爲母。既已杖矣。若父在母去。宜重降者。則宜在不杖條。今在杖條。明不再降。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通典卷八十九）。

父在而母卒。子爲母服齊縗期年。出妻卒。其子爲出母服亦齊縗期年。周制本如此。循議蓋以人疑喪母與喪出母無別。故申明禮意。以明子無絕母之義。古人重喪禮。皆講習於平時。唐宋以後諱言凶禮。誦習者罕矣。（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在。賀循議諡之曰孝。殺身成仁。即孝之大者。此議極精。）

袁準內表不可婚議

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

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爲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返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旣可乎（通典卷六十）。

內表。猶今言中表也。中表不可以爲婚。此說至今日而愈明。袁準之議。以爲中表親於同姓。而辨國語之非。明其所以然之故。凡議禮貴通。貴得前人精意而不拘拘於故書成說。以上兩議。皆不背於古而可通於今者。

沈堯曰。六朝人禮學極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門閥。雖異於古之宗法。然尙與古不甚相遠。史傳中所載多精粹之言。至明則士大夫皆出草野。議論與古絕不相似（落帆樓文集）。沈氏此言。具有特識。後人習聞竹林放曠之說。遂以概當時習俗。此耳食之談耳。南朝宰相。王導謝安而外。首推王儉。亦深於禮學者。南齊書禮志。采其議論數十篇。爲治事之文者。苟肯講求及此。其識力必加人一等。

謂六朝文多儷體者。就蕭沈徐庾發言之。若當時章奏移檄。謂爲字句整齊則有之。謂概用駢偶則非也。齊劉善明爲淮南宜城二郡太守陳時事云。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宜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郡州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淸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土所出。惟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南齊書本傳）。此奏無對語。亦無胼義。而仍不失齊梁本色。

劉勰論文。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自一至五。古今文字之所同也。麗而不淫。六朝文之所獨也。情深文直。風清體約。事信文麗。兼此六者。可謂翩翩書記矣。

劉氏又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總述篇）。阮文達論文體。以爲六朝至唐有文與筆之分。文達之子福。引劉氏此語。以證文筆之說。謂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直言無文采者爲筆。然陸機文賦。於詩賦碑誄箴銘頌論奏說十者。統謂之文。論說與奏。皆非有韻之辭也。惟六朝掌記室參軍之職者。每以擅長辭筆見稱。晉書樂廣傳云。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因取次比之。便成名筆。時人咸云。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顏延之於宋文帝前論諸子才能。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宋書顏延之傳云。子竣。爲世祖南中郎將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宋書任昉傳云。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據此則表奏書檄之屬。皆謂之筆。不謂之文。蓋敍事達旨。施於實用。與文人之冥心孤往。騁祕抽研。各不相涉。故有能爲表奏書檄而不能賦詩爲文者。亦有詩文造詣極深而不能勝記室參軍之任者。流風遞扇。界若鴻溝。後世遂有一爲文人便無足觀之說。而才具幹練又擅公牘之長者。謂之有手筆（此語至今猶然）。不知文質相宜。義無二致。古人登高能賦。作器能銘。出疆能對。何嘗囿於一藝。局於一事。兩漢之盛。人才輩出。猶能華實兼該。自建安黃初以後。學術空疏。陳琳阮瑀應瑒之倫。徒以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末流遞嬗。況而愈下。文章之與公牘。判然爲二。文章之體日靡。公牘之體日卑。魚豢典略儒林傳序云。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黃初時。朝貴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已（魏志王肅傳注）。由是言之。則文人不易得。善筆札者尤

不易得。梁元帝論筆。謂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慧。筆端而已（金樓子立言篇）。誠確論也。王粲傳注。引典略曰。粲才旣高。辨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名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奏議之文。雖鍾繇王朗。亦不能措手。亦傾之至矣。

魏晉六朝。書記之選特重。其職亦無所不賅。宋孔覬辭署記室牋云。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昔之學優藝富。猶尙斯難。況覬能薄質魯。亦何容易。（劉禎雜詩。職事相煩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領書。回回目昏亂。建安七子。後人第賞其從容文讌。不知其事煩若此。）又云。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思。加性情勤密者。覬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秘記。秉筆文閨（宋書本傳）。此言稱職之難也。其所箋文書。則見於文心雕龍。書記篇云。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劵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辭令法制。簿籍符契之目。歷代皆有之。牒則自古相承之名。狀。謂履歷事實之册。六朝人謂之行狀。列。謂訴訟之辭。見前條沈約彈文。關刺移三者。諸司互相行文用之。見唐書百官志。劉氏釋云。關。閉也。出入由戶。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刺者。達也。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又云。劵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亦稱啓。見前文引王僧虔爲王琰乞郡啓。刺之爲用。蓋與後世咨文相類。宋書禮志。何承天奏云。尙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制。參詳宜下二學禮官議公主所服輕重云云。是時承天爲御史中丞。尙書行文於御史臺用刺。是其例也。疏。謂疏記其事。非漢人書疏之疏。故劉氏以小劵短書釋之。方術占試。一藝之專名。其用不廣。譜。簿。錄三者。爲門第流品之根據。六朝譜牒。掌於官。譜與簿錄之文見三國志注世說新語注。辭。謂人民陳請之辭。見下文。諺。蓋取其通俗。劉彥和所謂廛路淺言。有實無華者也。

宋書禮志。元嘉二十六年。皇太子監國。有司奏定儀注。具錄行文之式。雖一朝之制。而宋氏上承兩晉。

下啓齊梁。可以推見歷朝程式。其時百司文牘。蓋亦略同。所異者稱謂而已。照錄於後。並就可知者爲說以明之。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議以爲宜如是諾奉行。某年月日某曹上。

右牋儀準於啓事。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及尚書官署。

牋者。啓告上官之辭也。漢人諱啓字。謂之奏記。魏晉則稱牋記。劉勰云。晉來盛啓。用兼表奏。此與近代牋字之義不同。關門下位尚書官署者。此牋經門下省尚書省以達於皇太子。此文必經此途。故謂之關。近代行文曰關會。其遺意也。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某事云云。求告報如所稱。詳檢相應。今聽如所上處事諾。明詳旨申勤。依承不得有違。符到奉行。

年月日起尚書某曹。

一　右符儀

符者。告令之辭。其發端書某官某。某官之下。其姓名必親書之。故謂之押署。古人文書。署名在上不在下。其字當作楷書。唐韋陟署名。涉字如五朶雲。時人效之。謂之郇公五雲體。元人書押。故作似字非字之形。近代謂之花押。失其義矣。

南齊書蕭穎冑傳。載穎冑及夏侯詳移檄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之辭。其發端云。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冑。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此備書兩人官職。今所謂全銜也。(官職之下。具書姓名。今所見宋以前人文移多如是。近代書姓而不書名。於姓下空一格。此非本文必應如是。乃起草者敬其長官。不敢直書其名。而書手繕寫時因之。其空格處。應本官自書其名。不知何時有人疏漏。不自押署。遂爲成例。此於文義爲不通。時移事異。欲考此人之名而不可得。無謂甚矣。詳檢相應。若今言查核相符。相應二字。連上文爲句。後代以相應屬下讀。意義全失。)

某曹關太常甲乙。啓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相應。請聽如所

上事諾。別符申攝奉行。謹關。

年月日

右關事儀。準於黃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尙書衆官署。

此與上太常符相應。上爲太常行尙書某曹之辭。此爲尙書某曹行太常之辭。其體有尊卑之別。故收束處太常曰符到。尙書曹曰謹關。太常甲乙。指太常某官言。其下爲啓辭。又其下尙書曹主者署名。令字未詳其義。某甲上言某事。敍他處來文也。請臺告報如所稱。乃敍他處來文而爲收束語。故下文曰詳檢相應。明來文所言與法令相符。若今言查核相符也。相應二字。當連上文爲句。既相符則請如所言允准。故曰請聽如所上事諾。此全是例案文字。年月日一行之前。書關門下位。猶近代言中某官台前。年月日之後。尙書曹衆官署名。

某曹關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其州刺史丙丁解牒。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尙書某甲參議。以爲所論如法令。報聽如所上請。爲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門下位及尙書署。如上儀。

此尙書曹上行門下省尙書省文書之式。王甲李乙。假設姓名以代之。解爲文書之一種。義見前條引文心雕龍書記篇。牒者。自下而上之義。某州刺史丙丁解牒。猶近代言某府知府某某申陳也。臺者。本官自稱之辭。非元明人所謂憲臺也。宋書禮志。元嘉二十三年。何承天奏勁顧雅等。自稱曰臺。是時正皇太子監國。故不稱臣而稱臺。若今言本部本院矣。此式與前條略同。惟敍來文之下。述尙書曹某人核議意見耳。

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牒。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州府緣案允値請臺告報。

年月日尙書令某甲上

建康宮

令日下司徒令報聽如某所上某官攝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朔日甲子尙書令某甲下無令稱僕射。

司徒承書從事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此尙書令據某曹關文。而上牋記於監國。故上建康宮。監國處斷訖。則下司徒行之。其發端曰。某月某日下司徒。所謂令日也。其文曰。聽如某所上。猶言准如某官所議也。尙書令宜而行之。其收束處文曰。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則當循例之語。猶言依例辦理。迅速轉行。卽漢人急急如律令之意。言千里者。極言其速。非一日行程必限千里也。年月日之下。不書某日。而書干支。故必以朔日某甲子表明之。乃王言之體。司徒承書從事。列於年月日之左。所以著承辦此事之人。

某曹關。某事云云。令如是。請爲令書如右。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如是。某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內出下外儀。

此爲監國下令言某事。而尙書令或尙書僕射。命某曹行於某官。其文曰。某下所屬奉行。猶今言該部卽轉行所屬遵辦。令出於內。下於外。故曰自內出下外。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爲某官如故事

右令書板文準於詔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尙書下云云奉行如故事

右以準尙書勅儀　起某官

右並白紙書凡內外應關牋之事一。準此爲儀。其經宮臣者依臣禮。

右監國下令。除授百官。而侍御史受之以達於尙書。尙書奉令下行之式。書前某官者。先書其人前所居之官。而下文書新除之官也。此式略如近代之委劄。而其文甚簡。蓋古時以方板書之。故曰板文。六朝時雖用白紙。猶仍板文之名。故節鎮除所屬官。謂之板授。皇太子監國。用人循板授之例。不直稱勅授。示有別也。宋書劉爽傳。爽竊造法物。號征北將軍。送所造輿物詣江陵。版義宣及臧質等並起。征北府戶曹版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版到奉行。劉爽舉動狂悖。史載其辭以爲笑談。然於此可見版文之式。

觀以上諸例。知六朝官文書之式。與漢時絕異。其層次轉折。卻與近代文牘相類。所異者詞句而已。以此知六朝爲古今文變遷之樞紐。自來論文。不及於此。文字運會所關。何可以吏牘陳言一概抹殺耶。

此外人有文書一種。名之曰籤。文心雕龍云。議政未定。故短牒治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纖密者也(書記篇)。籤非今簽注之簽。沈亮爲南陽太守。郡界有古時石堨。蕪廢歲久。亮籤世祖修治之。文見宋書自序。亦非短篇。蓋後世說帖之類。

南史蔡興宗傳。蔡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尙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尙書行選皆節鎮辟用異。時出權宜。故用黃紙札。選部有札始於此。

牒爲官府與官紳通用之詞。陳書儒林傳。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二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至月末除靈。內外即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六朝稱門者。大抵官府承啓之人。與漢人稱門生故吏者迥異。故主人行部。則門生負胡牀以從。陳二兒以縣令門生而亦用牒。則非純乎公牘也。

元明以來。以咨文爲平行公牘。此體自三國時即有之。咨字作諮。其或略如書札。不以爲官文書也。吳

志。諸葛瑾有容貌思度。於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諮訪。又別諮瑾。權有諮諸葛瑾書。其文近於辯論。與諮訪異。故梅鼎祚采入書記洞詮。徐孝穆集有與智顗書。末云。尋事諮展。此不申心。又云。謹不多諮。此不委諮。北齊書。陸士佩遺陽斐書云。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詳其文義。殆如近代書札之用啓字。淳化閣帖唐太宗書。太宗爲秦王時。與羣臣書。其末曰諮。登極後所書者。其末曰勅。歸田錄云。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劄子不書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唐學士舊規也。學士院宋以處詞臣。百司申中書省用狀而翰林獨用咨者。地望清華。不以常例拘之。然溫公揭榜於私第客坐。戒來客勿言身計。其下云。光再拜啓白。則宋人猶以咨作啓字用。

六朝文書以四字爲句。官府用之。人民陳請於官亦用之。其式亦沿漢魏之舊。三國志韋昭傳注。積忤孫皓。收付獄。因獄吏上辭。冀以求免云云。會稽邵氏家傳。吳主皓時。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故。誕被收。無以自明。邵疇爲誕功曹。詣吏自列。云事由於己。非府君罪。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云云。誕得免。昭所上者。爲囚上獄吏之辭。疇所上者。爲郡吏上朝廷之辭。二人皆居官職。猶可云與凡民異。若宋書孝義傳。徐耕因天旱。詣縣陳辭。孫棘傳。孫薩應充戍。坐違期付獄。兄棘詣郡。乞以身代。薩又辭列免。則皆人民呈狀矣。兩辭皆斐然可誦。其文如左。

徐耕詣縣陳辭

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饉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瑣。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飡。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

孫蕤詣郡列辭

門戶不達。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蕤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蕤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

陳列之辭。類多俚俗。此蓋辭之美者。故史傳存之。劉彥和釋辭字之義。謂古端之文。通己於人。以子產有辭爲例。非也。其首尾必有通例之語。史臣節去耳。周氏通。冥載陶弘景請兩列辭。其發端云。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辭。末云。共中至誠。稽顙謹請。謹辭。另一行云。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詣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此列辭之式。

謝表中旁注中謝二字。唐宋人集多有之。此六朝語也。文選。羊叔子讓開府表。夙夜戰慄。以榮爲憂。此二句下。旁書中謝二字。注引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誠惶誠恐。頓首死罪。唐宋人本此。

秦時上書曰昧死言。以秦法至重。上書易於得罪也。漢人因之。上書曰死罪。則名實乖矣。晉人書問亦曰死罪。侯鯖錄云。閣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病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病。不得輒行尺牘。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按違令之罪。律止於杖。謂之死罪者。過甚其辭。謙不中禮。是之謂乎。

六朝教會。發端用具位二字。此起草者省略之詞。其原文當書某官某職。如文選宣德皇后令梁王文。其發端曰。宣德皇后。敬問具位。注。言梁王。故曰具。是也。又有用綱紀二字者。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注。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

府州遣吏入都陳事。則有典籤之官。南史呂文顯傳。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敍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掌之。宋末權寄彌重。遞互還都。時主輒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明帝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按典籤之職。重於

劉宋。然隋時相府亦有之。北史蕭泰傳。泰子寶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此卽記室之類也。

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傳。疏引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此今之擡行也。

鮑明遠集論國制啓。臣聞尺之量錦。工者裁之。袤丈之木。繩墨在焉。事無巨細。非法不行。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多殊革。大綱可依。愚謂宜令掌固。利而撰之。上著朝典藩邦之度。下撰國訓繁簡之宜。傍酌州府寬猛之中。章程久具。永爲恆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此亦儀制令式之書。而史志藝文。無著錄者。

# 南北朝

拓拔魏起自朔方。其初禮俗純朴。刑禁疏簡。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魏書刑罰志)。蓋純乎游牧之俗也。昭成稱帝。始置百官。分掌衆職。而條教之闕。史闕無聞。道武奄有中原。始建都邑。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徵盧玄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魏書儒林傳序)。明元太武。和輯內外。周旋險夷。苞桑之基。於斯而固。其時預參謀議。政事籌策。莫之顧頏者。則崔浩也。魏書浩傳。載其上五寅元歷表一首。自述學力之勤。文義質實。錄之如左。

崔浩上五寅元歷表

太宗卽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尙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歷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眞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歷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眞。宜改誤歷。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思省察。以臣歷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

右表明白淺顯。造歷爲國家大事。此等文字。設使江左諸臣爲之。揚厲鋪張。正不知費幾許筆墨。而浩表乃不加雕飾若此。可見魏初風氣之樸。及孝武遷都洛陽。制作軌度。悉慕華風。加以賅涉百家。富贍才藻。口授文筆。手撰詔書。北學魯鈍之風。於是一變。然文體猶視南人爲質。孝文紀太和八年詔求直言極諫。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太和以後。章表之體。大率駢散兼用。故魏書刑罰志。太和十二年以前諸臣奏議。與正始

以後。其體裁然不同。然文筆。則說理透達。已開唐人之先。如樊遜升中紀號對云。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刑罰寬猛對云。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便謂化鳧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此二篇曲折如志。切中事理。陸宣公奏議。雅於此體爲近。江左至梁陳之際。倘輕險而肆淫聲（北齊書儒林傳序）。覘此遠不如矣。

南人簡要。得其淸通。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南北朝經學之分也。章表之文。亦頗類此。魏張普惠上疏。爲任城王澄辨誣。衆論百官進級濡滯。其詞泛引羣經。議論愈多。本意愈晦。李彪上封事。陳時政應改者七條。歷引周易尙書孝經左傳史記漢書及魏晉故事。雖詞旨顯明。而繁冗已甚。漢文如劉向封事賈誼治安疏。其文所以可貴者。以劉向深於經術。賈誼明於治體。稱述故事。實能道其所以然。非漫然徵引也。從而效之。謬矣。

六朝重禮學。重門第。北朝亦然。惟六朝承魏晉人談玄之後。一切縱弛。而北朝則用法峻急。故其文章。於議郊祀喪服之外。言愼刑恤獄者最多。此異於南朝者。崔鴻奏請孕婦停刑疏云。伏聞當刑元瑜妾李。加之屠割。妖惑煽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貳。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崔鴻奏獄成許家人陳訴議云。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綰而疑有姦欺。不直於法。及訴冤枉者。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以痛誣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彊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鞫。既爲公正。豈疑於私。如謂規不測之澤。抑絕訟端。則枉滯之徒。終無申理。前疏見魏書崔光傳。後議見刑罰志。持論平恕。皆仁人之言。崔氏北朝冠冕。其當官守正。議論侃侃。無愧故家舊族。光族弟亮。爲吏部尙書。創停

年格。爲後人所病。亮有答劉景安書。具言其不得已。略云。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今日之選。專歸一人。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人至多。官員至少。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本傳）。中正之法。始於軍中倉卒。停年之格。始於勳人入選。古人以用兵爲戒。豈不然哉。讀史至此。爲之三歎。

魏書竇瑗傳。瑗上疏論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瑗以爲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父死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實所不取。乞付評議。語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劬勞。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引經難之。事遂停寢。魏判詞傳於今者祇此。元魏時母后之權特重。律令母殺父而子無絕母之義。必有所爲而言。君義此判。語多迴護。史備錄竇瑗兩議。又列瑗於良吏。乃微辭也。

北史楊津傳云。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津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幷絹俱獲。此文造語甚質。知魏人文告。不尚浮華。又非奏議比也。

周書韓褒傳。褒涉歷經史。深沈有遠略。大統初。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盜賊。褒密訪所爲也。而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諸被署者皆首伏。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

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因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悉首。許以自新。宇文周治尙峻急。牓文恩威並用。而風霜之氣。流露行間。乃北朝本色文字。

魏書孝義長孫慮傳。母因飲酒。父呵叱之。誤擊至死。縣處以重坐。慮列辭曰。父母紛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尙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謂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此事與孫隆以弟代兄相類。列辭句法亦同。知南北訴狀。皆依此體。源賀傳有許周列辭。稱爲牒狀。則許周假稱職位。與州官並行。是當時民官無罪而陳辭於州者。稱牒不稱列。

右舉四條。皆北朝治獄故事。其一爲判。其二爲教。其三爲牓文。其四爲列辭。余論歷代公牘文字。志傳而外。兼取材於石刻。爲其上石必依原本。可考當時格式故也。惟北朝碑版雖多。迄無錄官文書者。造像之記。銘墓之文。盈千累百。竟無可采。隋唐典制。損益周齊。而探討源流。書闕有間。是篇據史推見一二。僅得其凡。未可以爲定論也。

又有不著文字僅以片言決斷者。謂之口判。北史城陽王長壽傳。子鸞。鸞子徽。爲河内太守。淸整有時譽。汾晉之人多來投訴。願得口判。非管轄所及。則不能以公文書行之。而又不便拒絕。故有口判之說。

六朝人論文。有文筆之分。北朝亦如之。魏書祖瑩傳。瑩以文章見重。常謂人云。文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偸竊他人以爲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無有製裁之體。又溫子昇傳。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淸婉。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北齊書邢邵傳。邵雅有才思。文筆典麗。既贍且速。於時袁翻祖瑩。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麗。深共嫉之。晩年尤

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來訓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切賅洽。又李廣傳。廣博涉羣書。有才思文翰之美。南臺文奏。多其辭也。有文筆十卷。又劉逖傳。逖專精讀書。游宴之中。卷不離手。所制詩賦雜文文筆三十卷。南北朝文人何限。而彙文筆之長者。只此數人。魏收譏祖瑩不能均調玉石。李百藥稱邢邵藻思華麗。是筆札須彙音韻文藻之美也。

以駢偶為公牘。欲運實於虛。曲折盡意。其事大難。不藉學者為之。上不足以奉宣德意。下不足以通達民隱。行之既久。其勢不得不變。故宇文泰用周綽之說。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辭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云云。

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周書蘇綽傳）。然時非唐虞。人非稷契。而都俞吁咈。拜手颺言。其異於優孟衣冠者幾何。故當時雖有此令。其體迄不能改。惟恭帝元年。魏史柳虯執簡書於朝。責宇文泰負文皇付託之意。奏令盧辯作誥諭公卿。其辭與大誥略同。然則貌襲神非。適為篡逆之資而已。

蘇綽復古典謨訓誥之議。亦有所本。晉書夏侯湛傳。湛為昆弟誥。其文曰。惟我皇祖滕公。左右漢祖云云。滕公。夏侯嬰也。其文詰屈聱牙。湛之為此。施於兄弟。蘇綽乃欲施之於有政。則辭者能有幾人。然此誥雖不能行。而所為條式計帳。則向施之實用。周書本傳云。綽為行臺御史。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拜左丞。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又為六條詔書。一曰先治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皆不得居官。又云。斲彫為樸。變奢從儉。風化既被。下肅上尊。則綽之復古。固能因時而制宜者。其時與蘇綽同心輔政者。則有盧辯。綽既卒。辯依周禮建六官。撰次朝儀。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周書蘇綽盧

辯傳）。此唐六典之先聲也。綽之子威。爲民部尚書。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隋書郎茂傳）。此承父風而迂謬特甚者。

顏之推歷仕南北。任職參軍。判署文書。其家訓曰。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文章篇）。文章不能違俗。當指應用者言。不然。名山事業。何須徇俗。顏氏此論。極不以體裁浮豔爲然。而望改革體裁於盛才重望者。此惟三百年後之韓昌黎始足當之。蘇綽虛辯。未足語此。

書牘之有押字。其來久矣。韓非子。田嬰具押券。此押字之最先者。亭林日知錄。有押字一條。考證甚詳。云。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眞學士手迹下名。答報書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按此即今之代署姓名）。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魏書。崔玄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北齊書。厙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異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於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祇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押字於檄移。又一條云。三國志。少帝紀。注。司馬文王鎮許昌。帝謀殺之。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爲押。已見於三國時矣。

署押之字。三國時謂之行押。王僧虔品書錄云。鍾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正書。二曰章程。謂對書。三曰行押。謂行書相間。梁庾元威論書云。宋宗炳出九體書。謂繆篆書。簡奏書。牋表書。弔記書。行押書。檄書。篆書。半草書。全草書也。魏書崔元伯傳。元伯善草隸。行押之文。爲世模楷。據此則今之署名。古稱行

押。而行押始於鈒縧。爾時以草法相尙。雖章奏亦得用之。惟署名必以行楷。所謂行書相間也。

漢時皆一官一印。罷官則上其印綬。或攜之以行。無交印之說也。官印移交。自劉宋始。南史孔琳之傳。琳之爲西閣祭酒。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帝王不疑於傳璽。人臣何嫌於卽印。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非因循舊貫簡易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琳之此議。史不言施行與否。然自此以後。除官刻印之事罕見。今人所得古印。亦鮮有劉宋以下者。蓋煩費無益。不得不改也。

晉時牘紙皆用黃色。後代承之。其後乃參以白紙。而黃紙惟用於章奏。淵鑒類函。引桓玄僞事。古無紙。故用簡。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王隱晉書。劉卞爲四品吏。訪問推一鹿車黃紙。令下寫書。卞辭訪問。劉卞非爲人寫黃紙也。崔鴻前燕錄。慕容儁二年。廣義將軍岷山公黃紙上表。儁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宜便爾。自今但可白紙稱疏。是黃紙惟上表用之。而牋疏用白紙矣。宋時則惟詔敕以黃紙書之。宋史。錢惟演嘗語人曰。吾平生所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蓋未嘗歷中書也。近代國家有大典禮上表用黃紙。道士青詞亦如之。此古制之僅存者。

左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注。以丹書其罪。孔穎達疏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按春秋之丹書。蓋以赤色書罪人姓名。猶後世之用硃筆也。北魏之赤籍。則以赤紙書之。法與古異。然由此知魏之案牘皆用卷軸。且紙色不一。可廣異聞。

# 卷四

## 隋

隋有天下。三十餘年。而文體屢變。開皇中。李諤論屬士崇尚文辭之敝。曰。魏之三祖尚文辭。世俗以此相尚。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章日煩。其政日亂。文帝深納其言。禁斷文華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倣效。綴緝小文。名之曰策與。不以指實為本。而以虛浮為貴（以上據唐會要左補闕薛謙光疏）。蓋三十年間風氣之變遷不恆。要之虛浮勝於典實。不能救末流之敝也。

隋之儒者。推劉焯劉炫二人。其經學兼綜南北。所製諸經義疏。為賈孔之疏所自出。劉焯教授於鄉。自經學而外。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劉炫遍直三省。不得官。自陳於內史。其自狀云。

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二劉學術。皆力矯空疏之弊。劉炫不第。長於說經而已。其為公家孳效而見絀矣。

公私文翰。未嘗假手於人。此非經生不習吏事之所能也。（宇文泰時。劉炫為瀛州刺史戶曹從事。以吏幹稱。其擅長於公牘。蓋由於此。）然牛弘奏請求天下遺書。而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儐賞而去。則人品卑劣。殊不足取。

史載劉炫與牛弘論吏治得失。可考見隋時吏事。其言云。弘嘗問炫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獘。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悉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劉炫傳）。省官二語。古今吏治名言。後世文簿浩繁。老吏抱案。至死不能盡悉。無怪吏愈多而事愈不治也。

隋文創業之初。超擢奇雋。厚賞諸儒。強學博問之士。靡不畢至。陸法言文字聲韻之學。何妥蘇夔太常雅樂之制。咸能精思冥契。卓然成家。逮其暮年。精華耗竭。尊尚刑名。何妥奏曰。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范威漏刻。十年不成。趙翊尺構。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于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轔轢太史。莫不用其短冗。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以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隋書儒林傳）。蓋自此以後。學術萌芽而旋摧。百家寡效而見絀矣。

北史柳彧傳。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彧歷尚書虞部民田二侍郎。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隋時判牘。其式若此。

隋書百官志。論宋齊梁陳之制。大抵略同。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與江左稍殊。周置六官。隋依漢魏。其文書之式。諸王言曰令。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教。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主國。其文書表疏儀式，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羣官皆言告。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有所陳曰皆上疏。其公文曰言事。按隋承周制。而廢六官

之名。其文書之式。則史所載者皆梁武時定制。是隋之典制。兼綜南北之遺。當時牋奏之文。大率崇實黜華。以理勝。不以辭勝。隋書文學傳序云。洛陽江左。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觀此知當時文告之辭。重氣質。便時用。蓋所因襲者。北學之貞剛。而非南音之浮靡也。科舉既興。人尚策學。則唐初類書之作。所由昉矣。

# 唐

李唐創業之初。其文兼清綺貞剛之體。秦王討平東夏。海內無事。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及卽位。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更日宿直。內觀政要。太宗謂房玄齡曰。爲人大須學問。朕往爲羣兒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四海安靜。身處殿堂。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牆面。蒞事惟煩。不徒言也。又。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卽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又。下書李大亮曰。公事之閒。宜觀典籍。荀悅陳紀。敍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今以賜卿。宜加尋閱。太宗此言。可謂知本矣。按諸事實。則不盡然。於時撰述。注經修史而外。文選學號切於時用。孔穎達五經義訓。以馬嘉運駁議。未卽施行。晉史宣武本紀陸機王羲之傳。則太宗親製論贊。有江左餘風。其他勅撰之書。如文館詞林。文思博要。瑤山玉彩。皆選學一類也。太宗文武兼資。論唐人文體。當自太宗詔令始。

武德三年。太宗爲秦王。討王世充。有告少林寺僧文。今刻石寺中。其辭曰。

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候大將軍使持涼州都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此二字秦王親押)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比者天下喪亂。萬方乏主。世界傾淪。三乘道絕。遂使閻浮蕩覆。戎馬載馳。神州糜沸。羣魔競起。我國家膺圖受籙。護持正綿。馭象飛輪。光臨大寶。故能德通黎首。化闡緇林。旣沐來蘇之恩。俱承彼岸之惠。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逆天常。窺覬法境。肆行悖業。今仁風遠扇。慧炬照臨。開八正之塗。復九寓之跡。法師等並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克建嘉猷。同歸福地。擒彼兇孽。廓茲淨土。奉順輸忠之効。方著闕庭。證果修眞之道。更宏像觀。聞以欣上。不可思議。供養優賞。理殊恆數。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各安舊業。永保休祐。故遣上柱國德廣

郡開國公安遠。往彼指宣所懷。可令一二首領立功者來此相見。不復多悉。

少林寺僧能深明大勢。嚮應義師。嘉許之宜也。然獎勵之詞。自有分寸。亦何須浪費筆墨乃爾。又賞文館學士敎云。

昔楚國尊賢。崇道光於申穆。梁邦接士。楷德重於鄒枚。咸以著範前修。垂芳後烈。厥惟非薄。多謝古人。高山仰止。能無景慕。是以芳蘭始被。深思冠蓋之游。丹桂初叢。庶延髦俊之士。既而揚苗蓋寡。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從遷。終愧嚶嚶之友。所冀通規正訓。輔其闕如。故側席無倦於齊庭。開筵有待於燕館。屬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道元。天策倉曹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薛元敬顏相如。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太學助教蓋文達。諮議典籤蘇勗等。或背淮而至千里。或適趙以欣三見。或能垂裾邸第。委質藩維。引禮度而成典則。暢文辭而詠風雅。優游幕府。是用嘉焉。宜令幷以本官兼文館學士。

王府開館。延攬人才。其事異於闢門籲俊。故敎令措辭亦殊。太宗此舉。爲古今佳話。惜文字不稱。至即位以後。詔誥之辭。醇雅可誦。而亦有傷於彫琢者。如貞觀十一年。詔禁王公以下至於黎庶。不得厚葬。其辭曰。

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眞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世貽則。乃備於棺槨。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德者。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秦穆。明君也。橐泉無邱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也。洎乎闔閭違禮。珠玉爲鳧雁。始皇無度。水銀爲江海。季孫擅魯。斂以璵璠。桓魋專宋。葬以石槨。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黃腸再開。同暴骸於中夜。詳思斯事。豈不悲哉。由此觀之。奢侈者可以爲戒。節儉者可以爲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

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勳戚之家。多流通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爲奉終。以高墳爲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輀冥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尙。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敎義。無益泉壤。爲害既深。宜爲懲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勳戚家。仍錄奏聞。

此詔義正而詞腴。王言如是。則章奏之文。風尙可知矣。當時奏議。求如魏徵之能近取譬。博約連類。馬周之舉要刪蕪。會文切理。殆不多得。太宗定制。封建親賢。李百藥奏論駁世封事。歷舉前代封建之失。其略曰。

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册名帝錄。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尙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尙存。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爲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多所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湛羿促之災。既罹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

蟲蠹。嶠陵之師。雙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

此奏凡數千言。其精要語不過如是。而貞觀政要。載其全篇。以今觀之。直六朝人一篇史論耳。王義方於殿廷劾李義府。直聲震天下。其彈文云。金風屆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義。方鳴鳳朝陽。亦作此語。

東坡論文章。以為自東漢之衰。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是說也。匪獨為文章而發也。唐承南北朝之敝。一代官文書。氣格卑靡。雖貞觀開元之盛。以視東漢經術之飾吏治。終有遜色。獨昌黎上規姚姒。下逮莊騷。不獨文章雄視百代。即奏狀之文。亦復謹嚴渾厚。以一語而抵人千百。茲先徵之於貞觀開元公牘之文。而後論昌黎本集。

房謀杜斷。不以文字見長。史傳於房玄齡僅載其諫伐高麗疏一篇。於杜如晦則但稱其參謀帷幄。軍國多事。剖斷如流。并無文字可見。玄齡諫疏。非不愛深而慮遠也。然疏中稱太宗功德。極意鋪張。如云。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論文字資末之法。著此數語。亦已足矣。其下又云。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辭掩班馬。文鋒既振。則管磬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蘤競發云云。如是者數百言。諫用兵而侈陳聖德。幾於揚湯止沸。然則謂道喪文敝歷貞觀之盛輔以房杜而不能救者。非刻論也。

舊唐書姚崇傳。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崇奏曰。蟲既解畏人。易為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為患更深。崇大怒。牒報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

卒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飢饉。將何自安。幸勿遲迴。自召悔恡。宋璟傳載表奏三篇。奏皇子封邑云。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犬牙。彼何足云。於斯爲盛。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中。典有常度。論王皎墳制云。夫儉德之共。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誡。厚葬實君子所非。今之所載。預作紀綱。情既無窮。故爲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欲化洽寰區。垂光竹素。年老乞罷表云。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用慙他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傳俛從政。倉廩不言。實懷覆載之德。冀竭涓埃之效。今積羸成憊。沉錮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惟隕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祿。此與姚元之牒。皆以駢語爲文。二公風裁峻整。猶自拘於俗尚。則張燕公稱大手筆。而首建封禪之議。導逸豫之心。更無論矣。故論制誥章表於開元之世。華詞漸少。而氣格猶卑。然則謂歷開元之盛。補以姚宋而不能救者。又非刻論也。

平淮西碑。昌黎集中第一文字也。集有進碑文表一首。妥貼排奡。別開生面。茲據東雅堂本錄之。

韓愈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爲愧爲恐。經旬累月。不敢措手。（中謝）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淸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幷美具。號以爲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事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伏惟唐聖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瑕疵。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

事。今詞學之英。所在厤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慚羞戰怖之至。

昌黎論文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右表一氣轉折而字字鍾鍊。所謂氣盛言宜也。表文之末。別本有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謹言句。蓋自正月十四日奉勑。歷兩月餘始文成上進。想見落筆之先。用兵始末。全局在胸。命意遣辭。經營慘淡。不知費幾許心血。文中聞命震駭經旬涉月不敢措手等語。非飾詞也。碑成而爲此表則信筆揮灑。其意祇自謙不盡文章能事。而造語無一猶人。其稱中謝者。本文當作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刻本以其爲循例語。故略之。說見王伯厚詞學指南。

平淮西碑論平淮蔡之功。以爲惟斷乃成。而此議昌黎已發於數年之前。集有論淮西事宜狀。以爲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茲錄其首段於下。

韓愈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埸之上。日相攻刦。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

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兩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尅。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以下原文列平賊事宜五條文多不錄）。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唐制近臣上書言事用表。亦用狀。表辭多文。狀辭多質。韓文如諫迎佛骨表潮州謝上表諸篇。皆可諷誦。此狀與論變鹽法事宜狀黃家賊事宜狀諸篇。則誦之不能上口。本集列於卷末。蓋以表之與狀。爲體不同。存之集中。所以見入告之猷。置之集末。又以啟爲文之體。狀之爲體。蓋純乎官文書也。而此篇筆力詳論。皆絕恆蹊。試以較唐人奏狀。高下自見。

昌黎鹽法事宜狀。駁張平叔所奏變法條件。言利弊最爲透澈。黃家賊事宜狀。則言措置方略。二篇文多不錄。錄薦樊宗師狀一首。此進於宰相者。

韓愈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右文類漢人舉五經博士狀。其云議論平正。遇物平恕。於此見昌黎論人宗旨。乃通達治體之語。

昌黎集於表狀而外。幷錄牒文。此後人以公牘入集之例也。擇錄一首。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國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

注。多循資敍。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尙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此元和十五年昌黎爲國子祭酒時牒上吏部之文。注家以爲奏疏者誤。云上日者。若今言到任之日也。

韓柳皆以古文鳴。皆嘗爲州刺史。子厚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退之刺袁州。檢責州界內得奴婢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及爲國子祭酒。又奏狀申言此事。云。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旣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尙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此則兩人政蹟。大略相同。至子厚駁復讎議。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可復讎之說。以斷兩下相殺。退之則不然。其復讎議云。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此專殺。無以禁止。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日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酌其宜而處之。則法律無失其指矣。退之此議不執一偏。實勝公羊之說。蓋子厚少踐清階。雖一爲藍田尉。而更事日淺。退之少經患難。及登第。累辟節度推官。又爲法曹參軍。於律意精微。人情變幻。知之甚審。故論事之文。透闢精到。異於子厚。士大夫學術文章。必如此方爲有體有用。後人尊韓文爲泰山北斗。而此節鮮所注意。故表而出之。

韓柳文章並稱。論公牘之文。則柳非韓比矣。退之論黃家賊事宜狀。具言賊情及用兵之策。子厚集中。亦有邕管黃家賊事宜狀。但云。並已退散。各歸洞穴。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猾之謀。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此尋常粉飾語。然猶可謂退之策賊於事前。子厚言賊於退後。事勢有不同也。集中又

有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通篇皆用駢語。跳梁小醜。而爲傳檄聲討之辭。總緞前此風氣。盛推燕許手筆。就宋諸公。尙不能救。子厚承文章之極敝。遂未能脫此範圍耳。

昌黎文章雖重於時。而唐人風尙。迄未之改。李德裕言其祖自天寶後。不於私家置文選。惡其祖尙浮華。不振藝實（舊唐書武宗紀）。又文宗嘗謂侍臣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 [illegible]（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於斯。此中唐以後風氣也。

昌黎以前爲論事之文者。於劉晏有取焉。舊唐書本傳。言凡所經歷。必究利病之由。與元載書云。浮於淮泗。達於汴。入於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賜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跡。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使僕湔洗瑕穢。率罄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堤。冥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云云。又云。累年已來。事缺名毀。聖慈含容。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此書有擔當。有血性。而魄力才具。又足以副之。其文字甚與近代左李諸人相類。古今幹濟之才。大抵如是。彼浮言滿紙者。直井底蛙耳。全唐文有奏禁隔斷練湖狀。其文密栗。與此略同。惜下半有闕佚處。

劉晏奏禁隔斷練湖狀

東都河南江淮等道轉運使檢校戶部尙書御史大夫劉晏狀

得刺史韋損丹陽耆壽等狀。上件湖案圖經週迴四十里。比彼丹徒百姓築堤。橫截一十四里。開瀆口洩水。取湖下地作田。其湖未被隔斷已前。每至春夏。雨水漲滿。側近百姓。引溉田苗。官河水乾淺。又得湖水灌注。租庸轉運及商旅往來。免用牛牽。若霖雨氾濫。即開瀆洩水。直流入江。自彼築堤已來。湖中地窄。無處貯水。橫堤壅礙。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八九千頃。常被淹沒。稍遇亢陽。近湖田苗。無水溉灌（此句以下原文有訛脫）。所利一百一十五頃田。損三縣百姓之地。今

巳依舊漲不爲湖。官河又得通流。邑人免憂旱淹。奏聞。中書門下。牒浙西觀察使與韋損。勿使更令修築。致有妨奪。永泰元年四月十九日。

古今稱善理財者。必推劉晏。劉晏理財之術無他。灼知天下物產豐耗貴賤之數。酌劑而轉輸之。取其羨餘。以補不足。不惜厚祿。不用吏胥。不以絲毫入己。如是而已。史言晏爲計相。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賤之憂。凡所任使。多選後進有幹能者（舊唐書本傳）。王荊公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荊公均輸之法。卽劉晏理財之術也。攬天下食貨重輕之權於掌握。能神明而運用之。則爲利至鉅。不然。其敗立見。故自來理財者不肯輕於嘗試。荊公以一書生。行不習之法。而欲儌倖於不可必得之利。庸有濟乎。唐自劉晏以後。掌國計者。雖欲步武成規。才力皆有不逮。惟杜佑判度支。史稱其掌計治。民物便而濟。則脚踏實地。將是一種學問矣。

杜佑蚤歲爲淮南節度書記。因劉秩開元中所爲政典。廣其條目。爲二百卷。號曰通典。凡三十年而成。李翰序之曰。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問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舉而措之。如指諸掌。近代學士撰集御覽藝文玉燭之類。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比於通典。非其倫也。舊唐書杜佑傳曰。佑性敦厚強力。尤精吏職。爲政宏易。不尙嚴察。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燈下讀書。孜孜不怠。通典爲古今言政事者第一有用之書。其書創稾於淮南節度幕中。積三十年。羣書涉歷吏事經驗而後成此鉅製。三十年中。幹辦公事。寧有從容閒適之時。他人處此。方且廢書不讀。杜佑乃銖積寸累。以成此編。其得力祇一勤字。本傳有進書表。述著書之由。歉然不以自足。較劉晏文字氣象廣狹。又自不同。是故成就遠者。必不

愈於近功。學問深者。必不偏於才氣。劉晏未易學也。學劉晏不得而爲王荊公。不如學杜君卿之爲有益而無害也。

唐人重門第。嚴流品。猶六朝也。特所重惟婚姻門戶。而仕宦則以科目進。凡文章風氣。有勢位者倡之。捷於影響。唐人既以科目進身。則文體隨科舉程文而變。乃必然之理。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言。進士科起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而已。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試雜文明經塡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祖習既深。本競爲務。以毀譽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勝於當代。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者。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樸。懷禮讓。豈可得乎。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薦之於州。刺史試其所通之學。送名於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詔下左右丞諸司御史給舍同議。議者多與綰同。詔孝廉與舊舉並行。元和中。李肇撰國史補。論其得失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故爭名常爲時所弊。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其中有十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遺山張睢陽出焉。劉闢元脩出焉。按唐制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六科。秀才選最嚴。貞觀以後卽停。明法書算則備一格。惟明經進士行之最久。明經試以塡帖。進士試雜文及策。塡帖者就所習之經。舉一二句。問下句爲何語。或令舉人名地名。如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姓名對。則對云。七人爲某某。謹對。其不誤者。考官卽謂之通。不能對則否。其法與今時私塾之挑背經書。學校之問答題相類。所謂明經者如是。文則須華實兼舉。策則須義理愜當。故進士一科。得人最多。名臣如宋璟陸贄裴度。皆起家進士。然此科歲貢常八九百人（文獻通考）。而通才千不得一。則其效亦可覩矣。

舊唐書賈曾傳。曾子至。爲尙書左丞。時楊綰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至議曰。夏之政尙忠。殷之政尙敬。周之政尙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也。由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宜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不能贊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試

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意。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惟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賛揚其本。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不以遠者大者。是誘導之差也。買至此議。以楊綰請改科舉爲是。而其文造語膚泛。類舉場墨卷。買至負當時文名。下筆乃爾。則舉業漸染爲之也。杜子美以救房綰獲罪。時稱庾詞。由今以觀。但迂闊耳。前人言子美文不如詩。而所爲論巴蜀安危表滅殘寇形勢圖狀。又不如三大禮賦。病亦坐此。

唐人以詩賦取士。後世病之。雖然。事未可一概論也。深於詩者。必篤於性情。明於物理。宋人以經義取士。以義理論。經義勝矣。而士大夫相與爭勝於義理。其失也是己而非人。黨同而伐異。詩學則不然。其失也華而不實。流蕩而忘返。夫水火之爭。與輕薄之習。其誤國家事。輕重固有間矣。唐詩人政績著者。無如元次山白樂天。次山爲道州刺史。作舂陵行。又有奏免科率狀。舂陵行序云。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賦巳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司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舊地。故曰舂陵行。奏免科率狀。與詩意略同。乃此詩注脚也。讀之可以知詩文一貫。

元結奏免科率狀

當州准勅及租庸等使徵率錢物。都計一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

一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貫九百文嶺南西原賊未破州巳前

三千九百七貫九百文賊退後徵率

以前件如前。臣自到州。見租庸等諸使文牒。令徵前件錢物送納。臣當州被西原賊屠陷。賊停留一月餘日。焚燒糧儲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驅殺牛馬老少。一州幾盡。賊散後百姓歸復。十不存一。資產皆無。人心嗷嗷。未有安者。若依諸使期限。臣恐坐見亂亡。今來未敢徵率。伏待進止。又嶺南諸州寇盜未盡。

匪州是嶺北界。守捉處多。若臣州不安。則湖南皆亂。伏望天恩。自州未破以前。百姓久負租稅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雜物一切放免。自州破以後。除正租正庸。及准格式合進奉徵納者。請據見在戶徵送。其餘科率。並請放免。容其見在百姓產業稍成。逃亡歸復。似可存活。即請依常例處分。伏願陛下以臣所奏下議有司。苟若臣所見愚僻。不合時政。干亂紀度。事涉虛妄。忝官尸祿。欺上罔下。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謹錄奏聞。

右狀與昌黎論淮西事狀。其式稍殊。以前件如前句。韓文在後。此文在前。宋人奏狀。與此式相類。

宋牧仲序白香山詩集云。詩者。載道之文言。若止嘲風雪。弄花草。則於六義盡去矣。白公立身本末。無不合乎道。特餘事作詩人耳。爲左拾遺時。史載其諫草不一。皆人所難言。嘗與元稹書。略云。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則公之立言載道爲何如。按舊唐書本傳。自言諷諭詩爲兼濟之志。閑適詩爲獨善之義。其自述諷諭詩意略云。僕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副憂勤。次以塞言責。下復以吾平生之志。據此則諷諭詩之作。將以補啓奏之遺。諷諭之詩。即諫書也。諷諭詩杏爲梁一首。刺居處之僭。句云。君不見馬家宅。尙猶存。宅門題作奉誠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牆圍大屋。史載詔贖魏徵宅事。其議發於樂天。計敏夫唐詩紀事。則備載其文。蓋既有諫書。又有面奏。又爲詩以彰主德。而不居啓沃之名。可謂立言得體矣。

白居易請贖魏徵宅奏

今日奉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來者。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合加優恤。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願明勑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帝深然之。其後有司以爲詩題試進士。）

益都李文淵曰。唐詩於本朝事無所忌諱。猶變雅之遺。忠厚如宋。而蘇子瞻猶以詩下獄。至白樂天樂府諷

時政。遂召入翰林。唐詩所以不可及者。豈獨字句之工哉（潛研堂集李靜叔傳）。

宋曹彥約曰。論唐朝取士。名爲科舉。實采譽望。其不由科舉進者。又有藩鎮辟召。或以白丁命官。或自下僚遷擢。考其平素。取其行實。故爲士者知自愛重。其始也。莫不學爲有用之才。其出也。莫不重於所舉。及其久於幕府。習熟事機。一旦爲顯官。在內則論思獻納。在外則仗鉞守邊。無施不可（昌谷集經幄管見）。此言辟召一途之能得人也。唐會要。開成三年。中書門下奏。宰相帶平章事出鎮。奏請朝官及刺史佐幕。前後更五人。有遷轉停罷。或須奏替。任更奏來。如辟用他官。不奏亦得。會昌五年勅諸道所奏幕府及州縣官。近日多鄉貢進士奏請。此事已曾釐革。不合因循。且無出身何名入仕。今後不得更許如此。蓋晚唐幕府。因人猥濫。其始不拘資格許其不奏。其繼乃限以資格。非有出身者不得用。則其途隘矣。

## 唐詩紀事

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流弊也。士子豪氣罵吻。遊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巖傑柳堂平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者。以見當時爭取譽於文士。此蓋外重內輕之弊歟。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此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第之失。至挾方鎮。劫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唐詩紀事卷五十八）。唐選法內重外輕。而郎曹之職。遷轉甚滯。故文人多就藩鎮辟舉。其矯矯風節者。則有如戴大中掌書記於太原。以正言被斥。爲潮陽尉。其不拘行檢者。則有如韋莊依王建於西川。建僭位號。以莊爲平章事。時人傳其掌書記時。一縣宰乘時擾民。莊爲建草牒云。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其拙劣若此。

唐人以牋啓爲上行文之一。文人掌記者。率以此體見長。李石鎮江陵辟崔鉉爲戎倅。一日告去。旣入京華。俄升翰苑。秉鈞衡。石辟李隲爲掌記。馳牋賀鉉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契獎。屢接清言。幸曾辱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鄰邸。喜溢轅門。豈惟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隲之詞也。此體盛

格不高。而亦不俗。宋四六之前。此已開其端矣。

唐人集中多判詞。其文率用駢偶。蓋程試之文也。唐貢舉有明法之科。考以四事。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凡判試士問目。試判兩道。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爲通。粗知綱例未究指歸者爲不通。唐以律令爲取士之一途。以判牘爲銓吏之一事。其法未嘗不善。惟判詞之式。必用四六。實無大益。余嘗論唐人以書判取人。而書法不合於六書。判詞不切於事理。蓋簪花美女。龍筋鳳髓。言藝事則有餘。語根柢則不足。此昌黎論新法學官。所以必加研試也。

開元天寶中。趙匡爲舉選議舉人條例。其言曰。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又曰。試策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又曰。判者。斷決百事。眞爲吏所切。觀其判。才可知矣。有司曰。其有效官公清。且有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見褒升。無乃闕於事實乎。對曰。苟能如此。最爲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全唐文三百五十五）。明經進士出身者。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有能政者。又短於詞判。舉業之不切實用。能吏之不善文詞。自唐已然。判詞本不易爲。唐人又飾以文藻。悃愊無華者。其見絀固宜。新舊唐書。均無決事之辭。惟大唐新語。載楊防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下所司理之。防判曰。父弒隋主。子訴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敍。時人深賞之。又范攄雲溪友議載顏眞卿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山妻厭其饘臛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云云。江左數十年。莫有敢妻棄其夫者。案語云云。卽判辭也。文錄下。

顏眞卿案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旣虛。豈遵黃

卷。朱叟之妻必主。事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儆貶。僥倖者多矣。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

唐六典。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勅册令教符。（六典注。天子曰制。曰敕。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曰符。）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牋啓辭牒。（表上於天子。其近臣亦爲狀。牋——啓於皇太子。然於其長亦爲之。非公文所書。九品以上皆曰牒。庶人曰辭。）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曰關移刺。（關。謂關通其事。刺謂刺舉之。移。謂移其事於他司。移則通判之官皆連署。）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訖。皆書其上端。記其年月日納諸庫。凡施行公文應印者。監印之官。考其事目無或差謬。然後印之。必書於歷。每月終納諸庫。此於勘核儲藏之法。最爲完密。自來官文書。主者但審事理而不措意於典守。此可以爲法者也。

勘核儲藏而外。又有漏洩稽緩之罰。唐六典。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按典故起草進書。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唐律。漏洩大事應密者。絞。非大事應密者徒一年半。漏泄於蕃國使者加一等。官文書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以上諸律令。當是漢魏以下遞有損益。唐人著之於典。遂流傳至今耳。

上文錄秦王告少林寺教。原碑此文之下。附錄王府記室諮大行臺尚書省洛州二牒。其式如下。

少林寺柏谷塢莊碑

少林寺　賜地肆拾頃　賜水碾壹具

教。前件地及碾。寺廢之日。國司取以置莊。寺今既立。宜並還寺。

武德八年二月十五日兼記室參軍臨淄侯房玄齡宣

兼主簿元道白奉

教如右謹付外奉行謹諮

武德八年二月十五日

二月十六日錄事郭君信受

錄事參軍事師仁付田曹

依諮

右武德八年賜還少林寺莊田水碾教。參軍房玄齡宣教。主簿元道白奉行。錄事郭君信受教。錄事師仁以此教付田曹施行。依諮二字。碑文作行腎。蓋主者於公文批示之辭也。旣付田曹。則下牒於少林寺。其文如下。

陝東道大行臺尚書省　牒少林寺。

牒。今得東省秦王府牒稱。奉　教連寫如右。此已准教下洛州。並牒秦府留後國司准　教。牒至准教。故牒

武德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令史胥威幹牒

主事

膳部郎中判屯田君允。

司戶牒少林寺　賜地肆拾頃　水碾壹具

牒。上件地及碾。被符。奉教。前件地及碾。寺廢之日。國司取以置莊。寺今旣立。地等宜並還寺者。以狀錄牒任。卽准　教。故牒。

武德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史張德威

尉權判丞張開

右尚書省得秦王府諮而下牒於少林寺。寺僧旣得賜田。誤以賜田與口分田相同。遂以口分田注於官籍。旣而知其有誤。貞觀六年牒請改正。而事隔數年。官不悉其本末。遂層層窮究。以問答之辭牒於上官。得覆准從實改正。其文如下。

少林寺今得牒稱。上件地往因寺莊䲙城歸國。有大殊勳。據格合得良田一百頃。去武德八年二月。蒙敕賜寺前件地。爲常住僧田。供養僧衆。計勳仍少六十頃。至九年。爲都維那故惠義不閑　敕意。妄注賜地爲口分田。僧寺知此非理。每欲諮改。今既有　敕普令改正。請依籍次附爲賜田者。又問僧彥等。既云䲙城有勳。准格合得賜田。當時因何不早陳論。䲙城之時。頭首是誰。復誰委知得。款稱。但少林及柏谷莊去武德四年四月䲙城歸國。其時即蒙賞物千段。准格合得者。未被酬賚之閒。至五年。以寺居僞地莊。總被廢省。僧徒還俗。各從徭役。於後以有䲙城之功。不伏減省。上表申訴。至七年七月蒙別　敕少林寺聽依舊置立。至八年二月。又蒙別　敕少林寺賜地肆拾頃。水碾碓一具。前寺廢之日。國司取以置莊。寺今既立。地等並宜還寺。其　教　敕案今並在府縣。少林若無功勳。即是當同廢限。以有勳勳。別　敕更聽存立其地。既張頃數。恩　敕還僧。尋省事原。豈非賜田。不早改正。只是僧等不閑憲法。今謹量審。始與申論。其䲙城僧曇宗志操惠瑒等。餘僧合寺爲從。僧等不願官爵。唯求出家。行道報國。若論少林功勳。與武牢不殊。武牢勳賞合地一百頃。自餘合賞物及闕地數。不敢重論。其地肆拾頃。特　敕還寺。既蒙此賚。請爲賜田。乞附籍泛正。又准格以論。未蒙敍賞。但以出家之人。不求榮利。少亦爲足。其䲙城之時。是誰知委者。僞轘州司馬趙孝宰。僞羅州縣令劉翁重。及李昌運王少逸等。並具委者。依問僧彥。孝宰等所在。款稱。其人屬游仙鄉。任饒州弋。揚縣令。無身。劉翁重住在偃師縣。李昌運王少逸等二人。屬當縣。見在者。依狀牒偃師勘問翁重。得報稱。依追劉重勘問。得報稱。少林寺去武德四年四月內。衆僧等䲙轘州歸國是實。當䲙城之時。重見在城所悉者。又追李昌運等。問得款與翁重牒狀扶同者。又問僧彥等。既稱少林僧爲歸國有功勳。未知寺僧得何官。款稱。僧等去武德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䲙城歸國。其月三十日。即蒙　敕書慰勞。敕書今並見在。又至武德八年二月。奉　敕還僧地肆拾頃。　敕書今並見在。當時即授僧等官職。但僧等只願出家。行道禮拜。仰報國　恩。不取官位。其寺僧曇宗蒙授大將軍。趙孝宰蒙授上開府。李昌運蒙授儀同。身並見在者。並追在手　敕　教及還僧地符等。勘驗有實者。少林僧等先在世充僞地。寺經廢省。爲其

有功。稱柏谷塢功績可嘉。道俗俱蒙官賞。特　敕依舊置立其寺。寺即蒙立。還地不計俗數。足明賞田非惑。今以狀牒帳次。准　敕從實改正。不得因茲浪有出沒。故牒。

貞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丞萬壽　佐董師　史吉海

右蓋洛州司戶因寺僧請改正田籍而牒上官。於上官允准後轉牒少林寺之文。金石萃編題爲少林寺賜田敕者誤。其文凡分數段。自發端至附爲賜田者句。敍寺僧牒請之辭。其下又問僧彥至誰委知得句。敍本官推問之語。其下曰款稱者。敍寺僧供辭。猶六朝之言列稱也。寺僧具言原因。而引趙孝宰劉重爲證。本官依其所述。而問證人所在。僧寺胃趙孝宰已身故。惟劉重等尚存。因據所言。詢之偃師縣。得覆傳訊劉重。謂寺僧所言不誤。又追問李昌運等。所言亦同。又問寺僧曾否因功得官。寺僧具言有敕書可證。則令將敕來等件呈驗。知其不誤。自款云云至勘驗有實者句。其層次曲折如此。凡一段之末。均以者字勒住。猶今之言等情等語也。自此以下。本官陳述意見而牒於上官。故曰以狀牒帳次。猶近代言呈報某衙門也。其上官爲何人。則不可知矣。既得上官報可。則牒寺僧而告以不得浪有出沒。若今言不得稍有出入也。此牒皆當時通俗語。然文極簡括。意極精核。可見唐初吏事不苟。其字一作壹。四十作肆拾。乃公文故繁其筆畫。以防增改。莊作疟。因作囙。切作功。徭役作傜役。皆俗字。惟廢作癈。閒作閑。現在作見在。合於六書。然則唐人官文書。作字雅俗雜用矣。

公牘有批始於唐。自唐以前。惟用於書問答復而已。批者。答復之謂。說文。批。反手擊之也。引申爲返還之義。張彥遠法書要錄。有王羲之敬倫帖。其文曰。九月三日。羲之報。敬倫遮諸人。去晦祥禪。情以酸隔。念卿傷切諸人。豈可堪處。奈何。奈何。反書不既。羲之批。敬倫者。王劭之字。劭。導之子也。遮者。羲之族人。羲之別有阿遮帖。則小字也。米芾書史。王獻之曰寒帖。後有兩行。謝安批。安於獻之爲丈人行。故不以爲慢。凡批答必在原文之末批其後而反之。是反手之義也。其勢逆而非順。故犯顏敢諫。謂之批鱗。唐給事中之

職。凡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之。謂之塗歸。李藩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勑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批勑耶（樓鑰攻媿集進三朝故事）。下僚對於上官符牒。亦可批而返之。李肇國史補。貞元中。度支欲斫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小樹。先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東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唯用資行者。抑亦曾蔭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柢。須存一代之規。況神堯入關。先植此樹。元宗幸嶽。見立豐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舊址。事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縱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狀。牒上度支使。仍具奏聞。遂罷。造尋入臺。此篇審其文義。蓋既具牒上申。又於文內批百餘言。以縣尉而敢言若是。亦難能矣。又宰相對於節鎮。審其牘後。亦謂之批。通鑑考異。安祿山討奚契丹。兵敗。節度使張守珪械送京師。宰相張九齡批曰。穰苴出征。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此則後來批牘之濫觴。其文蓋進奏於御前。而非返還於本官也。

上下行文之別。唐人謂上行曰言上。謂下行曰行下。唐律。應言上而不言上。及不應言上而言上。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應行下而不行下。及不應行下而行下者。各杖六十。疏議曰。不應言上者。依律令及格式。不遣言上而輒言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者。謂州管縣。都督管州。州縣事須上省。皆須就申所管州官。應行下者。謂應出符移關牒刺而不出行下。

今人稱判稿曰畫稿。此語始於唐。唐律。諸公文有本案事直而代官司署者。杖八十。疏議曰。公文。謂在官文書。依令授五品以上畫可。六品以下畫聞。按畫可畫聞。通謂之判署。可字在秦漢時惟制詔用之。至唐則五品以上官亦用之。

公文擡行之式。唐制不如後代之嚴。唐六典。昊天。后土。天神。地祇。上帝。天帝廟號。祧皇。祖妣。皇考。皇妣。先帝。先后。皇帝。天子。陛下。至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平出宗廟社稷。山陵。乘輿。車駕。制書。勑旨。聖化。天恩。闕廷。朝廷之類。幷闕字。宗廟中。陵中。待制。舉陵廟名爲官。如此

之類。皆不闕字。按平出今人謂之平擡。唐人以平出爲尊崇。無三擡雙單擡之說。稱宗廟社稷。僅闕一字。後世虛文日繁。避忌日密。甚無謂也。皇祖皇考。古時君民通用。宋人猶如是。故瀧岡阡表稱皇考崇公。元時始以皇字專屬之皇帝。民間木主有書皇考者。焚其主。罪其子孫（見元典章）。於是皇字之義。尊無二上矣。

唐人書記文書格式者。有翰林學士院舊規。直齋書錄解題翰林學士院舊規一卷。唐學士楊鉅撰。雜記院中事列及文書格式。鉅。宰相收之子。其爲學士。在昭宗時。

唐人有記文書格式者。直齋書錄解題。翰林學士舊規一卷。

唐學士楊鉅撰。雜記院中事列及文書格式。鉅。宰相收之子也。

唐人多工書法。公牘刻石者。結體亦多工整。以當日講求書學也。顏元孫干祿字書。以四聲隸字。每字分正俗通三體。以爲文書章表之用。故曰干祿。書判字體亦分正俗。其辨別可謂謹嚴。然傳至宋初。而說文一書。猶傳寫譌謬。蓋所講求者。偏旁點畫。非六書源流也。

唐制科有手筆俊拔之目。許景先席豫皆中是科。見唐書本傳。

稱文書牋啓之作曰應用文。此語始於唐。直齋書錄解題。令狐公表奏十卷。唐宰相令狐楚撰。楚長於應用。嘗以授李商隱。

今人稱通問之書曰八行。乃唐人語也。白樂天酬牛相公見寄詩。手札八行書一篇。無由相見但依然。韓偓安貧詩。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唐人之言八行猶漢人之言尺一。李襲吉爲晉王與朱溫書。山長水闊。難追二國之歡。雁逝魚沉。久絕八行之賜。則兩國致書。亦稱八行矣。又。書函之封面。自署其姓而不名。韓昌黎寄皇甫湜詩云。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是自書皇甫而不書皇甫湜也。又有用官文書封函者。盧仝詩云。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是私信用官封。唐人亦有之。其用絹者。蓋取其堅固耳。

五代之文。沿唐人餘波。士大夫生丁亂世。救死之不暇。其靦顏而有位於朝者。苟安旦夕而已。舊五代史孫隲傳。光啓中。中原多難。文章之士。縮影竄跡不自顯。魏博從事公乘億死。章表牋疏。淹積兼月。不能發一字。隲微有辭筆。或以隲爲言。即署本職。累遷至兵部尙書。後卒以小過格殺於前墀。五代史補。鄭準能爲文。長於箋奏。成汭鎭荆州。辟爲推官。楊行密睨汭初學記一部。準謂汭曰。初學記訓童之書爾。以此爲睨。非相輕之甚耶。宜書責讓。汭不納。準自歎曰。見輕敵國。足彰幕府無人。遂請辭職。汭怒其去。殺之於途。此二人者。皆微有筆札之才。而不能自保其身者也。敬翔之於朱溫。李襲吉之於李克用。則委任始終。然翔能屛唐家鴟梟之蘇循父子。而不能救白馬衣冠之禍。自謂朱氏老奴。其人殆不足道。惟襲吉文章舉行。吾無間然。傳稱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又稱其在幕府十五年。視事之暇。惟讀書業文。手不釋卷。性恬於榮利。獎誘後進。不以己能格物。參決府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有士大夫風概。五代何時。而有此人。後賢身世遭際如襲吉者。當以爲法。今錄其文一首。

李襲吉答晉王咨問（全唐文八百五十）

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何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良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讒慝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詐。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於率閭閻。定間架。增麴蘗。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切。

襲吉爲晉王答梁祖書。詞采斐然。此篇質率言之。內外之辭。固宜有別。亦以克用非深於文義。必如此方

明白易曉耳。後唐時牛希濟爲表章論。其略曰。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尙簡要。質勝於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時君易爲省覽。夫聰明睿聖之主。非能一一奧學深文。研窮古訓。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旁詢左右。倘或改易文意。以是爲非。逆鱗發怒。略不爲難。故杜甫奏房琯。朝廷以爲虔詞。禮曰。臣事君不援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詞。蔓引數幅。尙或棄之。況萬乘之主。萬幾之大。焉有三復之理。稱願復師於古。但眞於理。何以幽僻文煩爲也。觀於此論。則當時有以幽僻之詞入表疏者。通鑑紀周高祖卽位。詔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對以聞。咸宜直書。勿事辭藻。蓋知所先務矣。

薛史記幕府人才。曰。自廣明大亂之後。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荊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李襲吉傳）。此數人者。其文字不盡傳。羅隱有湘南應用集。三卷有著錄於宋史藝文志。其自序云。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明年。隱得衡陽縣主簿。冬十月乞歸。阻風於洞庭湖草間。湘南文書。十不一二。蓋以失落於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爲三卷。而畢牒祠祭者亦與焉。又。孟蜀世家。李昊仕蜀五十年。自知祥領蜀。凡章奏書牘。皆出昊手。有集二十卷。目爲樞機應用集。裒應用之文爲一集。始於是。

經書有雕版。始於馮道。此舉開北宋右文之治。其功不可沒也。歐史以長樂老敍一文。極力詆之。長樂者。馮氏郡望也。新唐書馮宿傳。宿婺洲東陽人。而馮宿碑云冀州長樂人。五代承唐人之裔。自稱郡望。不足爲異。宋初王溥作自問詩。述平生踐歷。王易簡退居華陰。構一鳴堂二品樓。此亦馮道之流亞。而宋史置於文臣列傳之首。史豈有定論哉。蘇子由歷代論。於馮道有恕辭。謂士生五代。棄之而去。與自經溝瀆何異。此平允之言。馮道刻書之事。惜無公牘可證。附記於此。

五代時判辭之式與唐人同。全唐文載後唐張希崇郭氏義子與親子爭財判。其辭云。父在已離。母死不在。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敎。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

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據此則迄於五季。此體未變。蓋至是而極矣。南唐文牘亦然。江南野史。徐省躬傳。省躬宜永新令。郡有殺人者。行及知見。其人竄逐。婦自經。省躬械繫郡吏。仍致辭於上曰。一夫抱恨。六月降霜。一婦吞聲。三年大旱。本爲教人。卻致殺人。請加明罰。由是抵罪。南唐文物。一循中原之舊。此其一節。

五代之事。無足言者。惟周世宗在位六年。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皆可施於後世。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陝西西安有顯得二年停廢寺院牒文。卽其事也。此五代時牒文之一種。錄之於下。

永興軍牒

中書門下　牒永興軍

永興軍中除見有勅額已存留寺院外

勅通勘到在城應管無勅額□有名額及近置寺院共計伍拾肆處。內肆拾壹□□應停廢外。餘有壹拾叁處無勅額。從來□□院建置年深。准宣分□到候指揮事。

開元寺　勝果寺　太□尼院　西臺尼院　□□禪院　□王護國禪院　資聖禪院　清涼建福禪院　經塔院

上□院

已□壹拾□□宜令依舊□□

□□院　泗州院　文殊院

□□□並令准牒停廢

牒奉

勅宜令各依前項指揮牒至准

勅故牒

顯德二年七月三十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押

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王

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 卷五

## 宋（金附）

趙宋之開國也。其先非積德累仁有商周忠厚之基也。又非戰勝攻取有漢唐締造之艱也。唾手而得天下。子孫安享其成者數百年。此其開創之初。必有深入人心而確乎不可拔者。王船山之論宋祖也。曰。宋祖起行間。涉下位。儒術尚淺。異學不亂。其心怵於天命之不恆。感於民勞之已極。其所爲厚柴氏。禮降王。行賑貸。禁淫刑。增俸祿。尚儒素者。一監於毒民侮士之習。心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未嘗汲汲然求利以興。求病以去。貿愚氓之愉快於一時。以不恤其久遠。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導。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責於人。而天下繇紛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即安。無他。其有善也。皆因心者也。惟心之緒。引之而愈長。惟心之忱。出之而不妄。是以垂及百年而餘芳未歇（宋論卷一）。因心之說。可以概宋儒學案。而其端自藝祖啓之。惟心之不汲汲於求利也。故不尚邊功。與民休息。而邊患亦伏於此。惟心之不汲汲於近名也。故士大夫蒸爲風俗。衍而爲濂洛關閩之學。而文章之崇實黜華。亦本於此。

前代帝王言家法者。莫如宋室。哲宗時呂大防在經筵。讀寶訓。至祖宗家法。因推廣以進。曰。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五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本朝臣下有

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宋史呂大防傳）。大防隨事納諫。特啓沃之一端。若以此自足。謂可應無窮之事變。則言之太易。宋君臣好言家法。及身處危疑。往往遲回僨事。其病由於講理道而不明時勢。家法非不當講也。謂家法修整。而此外一切不講。便可以致太平。則遼夏金元。接踵而起。宋之天下。治之固不若是其易易也。

宋史范質傳。太祖受命。加質兼侍中。罷參知樞密。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賜茶。唐及五代。其制猶存。及質等憚帝英睿。請每事具劄子進呈。由是奏御寖多。始廢坐論之禮。三公坐而論道。古之制也。惟坐論故可以從容盡言。而獻可替否。不存形迹。自質等請改坐論爲劄奏。而空論多。國是淆矣。

學問至五代而荒矣。士大夫擅文章之美者。已如鳳毛麟角。求其被服儒素。博涉多聞。蓋未之有也。王朴竇儀。起於燕趙。粗有涉歷。而講習未精。惟江南西蜀。保境自守。兵戎之所不及。學者得以從容諷籀。翫味道腴。逮入新朝。遂傳絕業。宋太宗雅意文學。優禮儒臣。編輯刊印之書。若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册府元龜以及撫刻流傳之淳化閣帖。皆爲後人津逮。而徐鉉之校定說文解字。其最著者也。宋本說文。附奏狀敕書牒文。其辭沿駢偶之遺。而意賅言簡。體格稍異於唐人矣。

徐鉉等進校定說文解字奏

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等伏奉

聖旨。校定許愼說文解字一部。伏以振發人文。興崇古道。考遺編於魯壁。緝蠹簡於羽陵。載穆

皇風。允符

昌運。伏維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凝神繫表。降鑒機先。聖靡不通。思無不及。以爲經籍旣正。憲章具明。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究文字之義。眷玆譌俗。深惻

皇慈。爰命討論。以垂程式。將懲宿弊。宜屬通儒。臣等實媿謏聞。猥承乏使。徒窮懵學。豈副
宸謨。塵瀆
冕旒。冰炭交集。其書十五卷。以編秩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共三十卷。謹詣
東上閤門進
上。謹進。

雍熙三年十一月　日　翰林書學臣王惟臣葛湍等狀進

奉直郎守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臣句中正

銀靑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

中書門下　　牒徐鉉等

新校定說文解字

牒。奉
敕。許愼說文。起於東漢。歷代傳寫。譌謬實多。六書之蹤。無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漸恐失其原
流。爰命儒學之臣。共詳篆籀之跡。右散騎侍郎徐鉉等。深明舊史。多識前言。果能商榷是非。補正闕
漏。書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鐫。用廣流布。自我朝之垂範。俾永世以作程。其書宜付史館仍令
國子監雕爲印版。依九經書例。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兼委徐鉉等點檢書寫。無令差錯。致誤後人。牒
至。準
敕。故牒。

雍熙三年十一月　日牒

給事中參知政事辛仲甫

給事中參知政事呂蒙正

中書侍郎兼工部尙書平章事李　昉

呂東萊編皇宋文鑑。錄宋初奏疏甚少。以宋初古文未振也。就所采錄。猶見一斑。趙普請班師疏云。臣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淹更。已及初夏。尙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又云。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士田。耕桑半失。玆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鼷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田錫論邊事疏云。動靜之機。不可妄舉。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部釋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乘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審固封守。勿尙小功。許通互市。素還蕃口。撫而還之。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天聖明道之間。宋興六十餘年矣。王禹偁應詔言事云。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臣愚以爲官敕疆吏。致書虜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以上諸疏。詞氣皆紆徐中節。不能振文字之衰。其議論務在和平持重。貌似老成。意則消沮。士大夫文章如是。狡虜固有以窺其微矣。

仁宗時稱名臣曰韓范富歐陽。范文正少年時。文體猶未盡變。故集中文字尙與宋初相類。及爲陝西安撫司。舉歐陽修爲掌書記。其奏狀載於本集。體視宋初已殊。自此以後。風氣日開。韓富諸公論事之文。亦異於前人矣。

范仲淹舉歐陽修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要職。充前件職任。卽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師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僞。皆須廣按人以訪問。復無暇可爲。而或奏議上府。軍事叢委。情須可達。辭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修不可。文學才能。爲衆所伏。往者緣臣之罪。有黷聖聰。蓋

本人素好議論。聞於縉紳。只如臣爲諫官之初。杜衍任中書之日。修皆曾移書臣等緘默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譏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臣切於集事。不敢避嫌。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經略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

范文正初知開封。以論建都事。與宰相呂夷簡不合。又爲四論以獻。譏切時政。夷簡謂其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以此謫官。歐陽文忠貽書司諫高若訥。責其不論救。遂貶夷陵令。文忠狀中謂實非朋黨者。指此事也。蘇子由歐公神道碑云。范文正公斥守饒州。公爲書責諫官。坐貶夷陵令。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范歐二公文字。皆光明磊落。於此可以見之。建都之事。文正議遷洛陽。實根本至計。汴之不可都。宋太祖已見及之。（王賓上皇帝書。太祖太宗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爲難。則決策居汴。太祖歎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於京師。而供給仰於東南也。書見雪山集。）呂文靖亦名臣。其論建都事。欲以大名爲陪都。與文正之議相類。而意氣之爭。終不能泯。國事壞於無形。此可慨也。

四庫提要云。宋朝變駢偶爲古文。自柳開始。又云。宋之古文。柳開與穆修爲倡。開之學及身而止。修則一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宋之文章。於期極盛。又引邵伯溫聞見後錄云。錢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尹洙作記。修文千餘言。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簡。又稱修早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洙。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別集類五）。按歐集年譜。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年祇二十餘。尹歐二人年輩不相若。少年文字。不能與前輩比。邵氏之言。不足以爲定論。惟歐文論事。確有冗長之處。茲節錄河北奉使奏草一首。可見其凡。

歐陽修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

明殿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稱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狼。號爲犬戎。欺弱畏強。雖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 阨、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築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 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鄰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況勢均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強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時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原文以下論契丹情勢凡五百餘言茲不錄）。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擧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擧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以下節去原文一段）。臣愚以朝廷不以此事爲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冶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吏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事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囚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謬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舉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自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之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誠。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此篇大旨。以爲險不可失。虜不足懼。而後患不可不防。特歐公以古文筆法爲之。抑揚頓挫以取勢。遂不覺詞繁至此。試取韓集論淮西事宜狀相較。其體格適不侔矣。拆毀籬屋。爭釋湯則。爲此事正文。而著筆甚輕。驟讀之幾於不覺。李剛主論北宋邊事。極不滿於韓范諸公。於歐陽永叔。亦譏其不知兵事（見閱史郄視卷三）。非苛論也。歐公神道碑。公在兵府。與曾魯公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國籍。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蓋前此兵府政府諸人幷國籍而不措意。歐公更事漸多。始創爲之。則遺事之敗壞久矣。欲振國威。必修邊備。欲修邊備。必裕度支。故王荊公遂得以周官制用之說進。

制置三司條例。荊公行新法入手第一事也。臨川集有制置三司條例議。錄其大概。

王安石制置條例議

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不得。臣等以爲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

熙寧新法。右二百二十餘言。足以盡之。荊公之意。欲移用六路財賦作爲成本。流通市易。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而官收其利以供國用。此與今之銀行兼營借貸公債倉庫諸業者。正復相同。特此爲商業銀行之事。而國家銀行所不肯兼營者。荊公則欲以官吏主之。且以新進不更事之人司之。宜其有害無利而公私俱困也。自此以後。朝局水火。元氣摧殘。而靖康之禍作矣。然就文而論。刀割水洗。無一閒字雜句。臨川集又有茶商十二說。其體亦然。宋人此等文字。即近人之說帖節略。以簡要明通爲貴。臨川文本以簡潔勝。此尤可爲公牘之

法。

李穆堂爲荆公年譜。力雪其誣。近人表章荆公者皆宗之。余謂宋史於熙寧新法。元豐官制。亦存公論。其利多而害少者。職官食貨諸志。俱著其實。兵志載保甲之法。尤可爲荆公吐氣。特元祐諸人傳中。備載其人奏疏。一若新法無一可取者。則偏見耳。新法之害。有必不可掩者。如改貸糧法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爲靑苗。皆令民出息。其一端也。劉摯乞復錢禁疏云。錢幣所以御萬物。通有無。而調盈虛。鼓鑄之權。一制於公上。而下不得私之。其發散交易。流布運用。雖積於公。或藏於民。轉徙出入之不常。而要皆爲縣官之物。使不出於中國境土。是以銷毀之奸。散泄之弊。不可以無禁。曩時著令。銅錢出中國界者。錢及一貫。其罪抵死。立重賞以告捕。而居停資給。與夫官吏之失檢察者。皆罪有差。今熙寧制删去此條。而徒開沿邊有每貫稅之之令。使四方不勞而獲中國之利以爲利。三邊之所漏。海舶之所運。日積一日。臣恐竭吾貨財。窮吾工力。不足以給之。而區區算稅之得失。權其輕重。何啻相萬哉(忠肅集)。張方平諫禁私錢疏云。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蓋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如此則逐州置鑪。每鑪增數。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宋史食貨志)。劉張二人之說。與近代論貨幣原理相符。此不能爲荆公曲解矣。

宋人熟邊事者。嘗求之幕職中。而宋幕職官隨府主爲進退。張浚都督江淮。請以羅宗約爲幹辦公事。浚入相。賓客例出幕府。以宗約知和州(汪應辰羅宗約墓志見文定集)。乾道中。陸游與劉戒之同在宣撫使幕中。時同舍十四五人。及宣撫使召還。而十餘人者皆散去。見放翁劉戒之東歸詩跋。是幕職之官無久任者。惟游師雄嘗管勾幕府機宜文字。前後甚久。張舜民極推重之。見畫墁錄游公墓志。又。李復久居兵間。嫻習戎事。其奏議切中時弊。所著曰潏水集。著錄四庫書目。集中如乞置弓箭子堡乞能造戰車乞開黃河中灘諸疏。皆切實不浮。而於蔡京用邢恕議謀造黃河戰艦一事。上疏極言其不可。語尤切至。洪容齋記其事於隨筆之中。其風節亦不可及。書經傳說彙纂采此篇以證積石至龍門黃河形勢。今錄其文於此。

李復乞罷造船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邢恕奏。乞下熙河路轉運使打造三百料及五百料[illegible]五百隻。將造成船於黃河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奉聖旨。專委臣監督催促打造。限一年了當。臣，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本路見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荊湖南北淮浙兩浙劄刷和雇。又。釘線物料並非本路所出。昨造蘭州浮橋。皆自別路應副。非惟工匠物料全無。臣觀邢恕所奏請。不止於道聽塗說。亦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匠物料並備。亦須數年。其聲勢夏國必已詳知。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若只是柎木。經此亦須摸散。然間有浮者。船既破散。一沉無有。卽浮過此峻流。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流水淺。灘磧不勝舟載。說若可行。自會州之東。便是生界。兩岸皆是敵境。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五百船共該馬二千五百匹一萬人。兼糧糗草料器械衣物盡在舟中。縱使在河不爲敵人所取。雖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豈止謂秦無人矣。臣今未敢便依指揮擘畫。乞差刷工匠應副物料。伏乞再下邢恕。令詳具如何措置的有萬全之策。朝廷詳酌實見可行。再降聖旨。造亦未晚。臣愚見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不敢緘默。須至奏聞。伏候勅旨。

四庫提要云。濡水集論揚雄不知道。識在北宋諸儒上。論井田兵制不可復識在南宋諸儒上。其奏議亦多指陳利弊。不失爲有用之言。館臣於復推崇甚至。以復之明習邊事。而鬱不得伸。而憎於利害如邢恕者。乃曲從所請。邊事敗壞。不待問矣。

宋幕職官。名稱不一。屬節度使者曰掌書記。曰簽書。判官廳公事。屬防禦團練使者曰軍事推官判官。屬觀察使者曰觀察支使。其職掌則裨贊郡政。總理文移。斟酌可否。以白於其長而罷行之。員數多寡。視郡小大及職務之煩簡（宋史職官志）。其人雖居此職。仍帶本官。可以循資遷轉。宋制官與職分。官以敍階資。職以

分治內外之事。掌書記則職也。亦曰差遣。故任用必須奏請。

太宗實錄。太平興國九年六月。詔曰。朕恤念烝民。憂勤庶政。每令詢訪。以導鬱湮。苟規益之有聞。豈卑高之是間。應天下幕職州縣官。俱負吏才。咸通時務。其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並許於本州附傳置以聞。幕職官可以上書言事。所以待之者甚重。然其成就不如漢唐。李恕谷曰。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唐仕者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時有之。劉貢父言。唐時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取人之道猶廣。宋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舉以資格。限以舉主。迄明季則絕無此矣。非科目無以得官。非銓曹無以授職。內外官難以獨理。則延請幕賓。然非宿登仕版。則雖極知其才能。亦不能振拔以收其用（閱史郄視）。宋之幕職所以不如漢唐者。非獨限制之嚴。亦且造士之法。不如前人。國家所求於人才者如此。則空疏寡效。固其宜也。

王船山曰。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於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於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又曰。大臣進位宰執。而條列時政以陳言。自呂夷簡始。其後韓范富馬諸君子。出統六師。入參三事。皆於受事之初。例有條奏。聞之曰。天下無道。言有枝葉。以此知諸公失大臣之道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以言者。始進之士非言無以達其忱。觀其引伸。知其所學。觀其蘊藉。知其所養。非必言之可行也。至於既簡在位。則以功而明試之。非以言爲自效之資也。況乎一人之識。以察一理。尙慮其義不精。而害且伏於其隱。乃搦管經營。旁搜雜引。舉君德民情兵農禮樂水火工虞無涯之得失。窮盡之於數尺之章疏。問之心而不能自信。按之他日而已知其不然。不作之口。莫知其咎。亦孔之醜矣。又曰。天子不愼於聽言而無恆鑑。大臣不自秉國成而獎浮薄。一彼一此。以氣勢爲榮枯。斯其所以爲宋之季世而已矣。讀其書。言不可勝求也。閱其名。美不可勝傳也。卽而察之。外彊而中枯。靜而診之。脈浮而筋緩。起伏相代。得失相參。契丹脅之。而竭力以奉金繒。元昊乘之。而兵將血於原野。當時之效。亦可睹矣。又曰。諫之有專官。自蕭梁始。而唐因之。

隸於門下省。聽治於宰相。以封駁爭論之權。授之諫官。而宰相得以持其大。唐之制猶善也。宋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曰。使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自仁宗之爲此制也。宰執與臺諫分爲敵壘。臺諫持宰執之短長。以鷙擊爲風采。廷叱大臣以辱朝廷。宰執亦持臺諫之短長。假主威以快其報復。或竄或死。辱當世之士。季世之天下。言愈長。爭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 。封疆愈危。則惟政府諫垣不相下之勢激之也（宋論）。論事之言。未有多於宋人者。後人就宋人之言。以論其人之是非。事之得失。未可以爲知言也。船山太息於大臣進位宰執。而汲汲於條陳時政。不自計其言之可行不可行。而臺諫乃得從而繩之。此論深中宋人病痛。其論諫官之弊。則懲於明季黨人之禍。有爲而發。要之。此制利多害少。不然。大盜移國。而寒蟬噤聲。天地爲無生氣矣。韓元吉與任信孺書云。包孝肅公在仁祖朝。最爲勁正敢言 。其奏議明白簡易。一無虛詞。其論事則曰。伏見某日指揮某事。有不可行而已。其彈奏則曰。伏見某人授某官。不堪此職而已。如人家立語於父兄之前。雍容閑暇。眞可爲臺諫之法（南澗甲乙稾）。爲臺諫者能如是。何至爲世詬病哉。

高宗時。右正言鄧肅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淸。未嘗旁搜遠引。以稽賞罰。自時厥後。羣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宋史鄧肅傳）。自來華夷短長之故。論者多以文書繁簡爲言。宋之不敵遼金。此其一端也。

宋科舉取士之法有三。詩賦也。策問也。經義也。船山論策問之弊。甚於詩賦。經義取士。則明經而經以晦。脅經而經以褻。末流之所必趨。糾之以法而法愈以錮人之心。其言允矣。吾以爲科舉取士之弊。經義尤甚於詩賦。非惡夫經義也。惡夫習經義者之昧於論事。苛於繩人。敗壞國家事而不悟也。宋人如劉貢父畢仲游說。持論亦然。貢父有貢舉議。仲游有理會科場奏狀。皆見本集。其大意則科舉之法不必改。而學校造士之法。不可不講。仲游并請罷博士。使傳道於諸生。而不以之考試。此則於科舉學校之外。別置師儒。專責傳經講學。其中機括甚微。自元豐熙寧以後。迄於靖康之季。科舉學校之法。議論紛紜。皆無補於國事。然師儒講

學者。孫明復胡安定倡之於前。程明道伊川兄弟繼之於後。其收效乃遠在太學三舍以上。今不論科舉學校之得失。而論講學家見於事業之究竟。

宋賢講學。期於明體達用。黃百家言。程明道上神宗治平十事。觀其文采。似乎不足。案其時勢。悉中肯綮(宋元學案)。此書論公牘。非論學派。然明體達用。藉公牘而始見。二程集中。自奏劄外。別無文牘。朱子大全集。則有政蹟八卷。皆公牘之文也。宋人以公牘入集。無多於此書者。宋學至朱氏而集大成。今言公牘。亦以朱學爲關鍵。以下就見於政蹟者論之。

後人目道學爲迂腐。此淺見之言也。晦翁年二十四。初任同安主簿兼學職。諄諄以率勵生徒興勸講學爲首務。考滿罷歸。家居者二十年。至五十歲。起知南康軍。初下車即延訪民間利病。五日一詣學宮。爲諸生講學。屬邑秋旱失收。措置奏減稅租。開場濟糶。所活丁口以百萬計。再差提舉浙東。亦如南康時。而條陳荒政。用心尤苦。按歷七郡。官吏憚其風采。有不留意荒政。不恤民病者。按劾無少貸(朱子大全集政蹟引述)。綜晦翁政蹟。大要如此。其公牘之文。區畫詳盡。凡事之先後緩急。以及此事將來之利害。他人所不措意者。靡不殫心謀慮而以至誠出之。晦翁自言。生平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欲驗正心誠意之實。則全集中救荒一端。其最著者矣。節錄數篇於下。

勸諭救荒

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檢計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船。日近出糶。況兌借諸色錢。往外州循環收糴。準備賑濟。況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晚必有存恤指揮。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下項。(此於申請未准之前。先爲區處。其云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乃極有擔當之言。如所請不准。亦必盡力振濟。或一再力爭。不避煩瀆。蓋可知也。)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往失所。甚者横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

字。便無人爲主。一向狼籍至今。遺跡尚有存者。詢問來歷。令人痛心。況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搶此往彼。等是饑餓。有何所益。今勸人戶。各且安心著業。車戽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段頃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濟米斛。不可容易流移。別致後悔。（此條勸災民勿流移他處。後世地方官辦振。惟恐災民之不去其鄉。以人少則籌振易也。晦庵處處爲災民籌計。勸以流離之害。盡力目前。是其實心爲民處。）

（一）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此條勸田主存恤佃戶。恍以流移。則田土拋荒。其害仍田主自受之。乃兼爲田主着想也。）

（一）今勸上戶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廣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升斗。日逐細民告糴。即與應副。則不惟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饑餓之患。而上戶之保全亦多。其糴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施行保明申奏推賞。其餘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塡還。不足官（以下刊本漫患有缺字。前兩條祇言貧民。此則非貧民而患米貴者。亦勸富民減價平糶。範圍更廣。）

（一）今勸貧民下戶。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戶。今當此凶荒。又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告糴。或乞賒借生穀舉米。如妄行鬧索。鼓衆作鬧。至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行決配遠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遣。（前數條振恤貧民。此條保護富民。蓋如此則富戶之心安。可以勸令出粟。他方雖有饑民不至生變。乃救荒要著也。）

（一）早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旱田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賑濟有時而窮。旱田雖無收穫。仍令種麥資接濟。則自無青黃不接之患。此條令貧民自盡其力。不必專恃富戶。兼防游惰生事。）

右朱子知南康軍救荒事宜四條。最爲切實。本集此件之下。又有曉諭逃移民戶榜文。反復申言逃移民戶受害之甚。此外如乞減稅錢。乞除豁經總制錢。乞申明閉糴指揮。（謂上游歲熟。請指揮開禁。不得閉糴也。）約束賣庫不許關閉。關防上戶用濕惡糙米。申提舉司借未付人戶築陂塘。借官司米穀充種子布種。如此之類。

凡數十件。及任滿受代。又具奏云。本軍諸縣。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偸安。不爲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去而戀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蒂。愁難亡聊。深可憐憫。請賜前奏直賜蠲放云云。蓋在南康任二年。精力用於救荒勸農者大半。去任之日。又爲勸農文以告邑之父兄子弟。其詞懇摯。申說平日教諭軍民之要。則平日舉行荒政之外。倘有教民之事。標本兼施。實有實際。非空談心性也。此文修詞雅潔。而淺顯易曉。告諭之文。可以爲式。

勸農文

當職昨爲本軍民間農事滅裂。累嘗出榜。反復勸諭。自從去歲以來。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聽信。方欲從事於深耕疾耘之務。以冀一飽。而當職不德。刑政失中。侵迫陰陽。招致旱虐。使吾父兄子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永思闕咎。愧負何言。倘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此荒歉之中。種麥耕田。及時盡力。不爲輕去墳墓之計。而又賴天之靈。宗社之福。雨雪應候。土潤泉通。麥既了期。稻又可種。嗣歲之功。似已有可觀者。而當職亦幸免於罪戾。且將受代而歸矣。今以中春之月。祗舉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以告將別。父兄其強食自愛。謹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救恤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前此勸諭之云者。而勿爲飲博遊惰爭鬬論訟一切非理違法之事。以陷於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其年前舊榜。及星子知縣王文林耕田種桑法。今亦再行給散。並此勸諭。各宜體悉。淳熙八年二月。

南康政績。教養而外。則修復白鹿洞書院其一事也。本集有白鹿洞牒洞學榜招舉人入白鹿咨目。牒文先述書院沿革。言書院係唐李賓客渤隱居。舊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本。爲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十百人。望賜九經

書。使之肄習。紹從其請云云。次述興復之由。言後經兵亂。屋宇不存。到任之初。即嘗詢訪。未見的實。近因按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四面山水清邃。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眞羣居講學遯迹著書之所。因慨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名賢古迹。又崇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咨目云。國家以科舉取士。非以經義詩賦策論爲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修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又云。山林閒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可否須報。一牓一咨。其振興文教誘掖後進之心。躍然紙上。然其語爲學士大夫言之。非純乎公牘文字也。洞學牓則欲垂諸久遠。防弊周至。全是官文書格式。而收束處曰事屬不便。各請知悉。不似今人用定千未便其各懍遵等語句。此宋時官民不甚隔絕之證。錄之如下。

洞學牓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元係唐朝太子賓客李公遺跡。經歷五代。號爲國庠。及至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官書。咸平年又蒙眞宗皇帝重加修葺。中間廢壞。殆且百年。今者本軍鼎新建立。教養生徒。漸有倫緒。又承本路諸司及四方賢士大夫發到文籍收藏。應副學者看讀。以至山林田土。亦已標簽界至。措置撥買。規模一新。可垂久遠。已具事狀奏聞。乞賜敕額去訖。竊慮向後諸色等人。不知上件事理。輒有毀壞。以至偸盜文籍，侵占田土●及過往之人。妄有騷擾。事屬不便。須至曉示者。右出牓白鹿洞書院張挂。各請知悉。淳熙八年閏三月日榜。

晦翁之學。得力於李延平●王伯厚云。延平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白鹿之教。講學修身。即延平論治之先務也。（晦翁守南康。日課諸生講書。事無巨細。悉以委簽判王子美。見樓鑰攻媿集。其講學而政事不廢者。由於幕職得人。精勤如晦翁。亦不能兼顧也。）

自南康移浙東。凡救荒恤民之法。具見於政績四五兩卷。其施行於當時而取法於後世者。厥惟社倉一事●

第四卷有社倉事目十四條。又附錄尚書戶部覆奏之文。據部疏所錄晦翁原奏。（朱子本集。凡奏劄引據他處公文祇節敘大概。無全錄原文者。戶部此疏則錄朱子全文。一字不易。甚至并全銜書之。既錄原文。又引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其引令文並用夾行小注。可知前人公牘本有節敘全錄兩體。然全錄則文字繁多。閱者易於厭倦。固不如節敘之爲愈也。）有云。如有鄉士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戶部覆奏亦云。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行。仰本鄉士居或寄居官員有行誼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是當時立法。一聽民間自便。官不干預。亦不抑勒。戶部覆奏既上。有旨依看詳施行。（原文云。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勑。如有牒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浙東路得戶部所下符。（原文云。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勑命指揮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遂有勸立社倉之榜。

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名千能）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戶王迪功（名壽水）衢州龍游縣袁承節（名起予）等。又乞各出本家米倉。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申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婣任恤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悉。九年六月八日。

右與上文洞學榜格式相同。諸葛千能張宗文等不直書其名而書其官。（宋制有官有職。修職郎。其官也。嘉興主簿。其官也。）宋時上官行文於所屬之例如此。若行文於屬吏本人。則並不注其名。如白鹿洞牒文稱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是也。後世統屬之分太嚴。上官於所屬面稱則直曰爾汝。行文則直書姓名。皆失寅恭之

義。此必應改革者。

公牘文字。北宋已繁於唐人。而南宋人又繁於北宋。蓋平時講學明理。不厭其詳。及臨民從政。遂習焉而不知變。此其失也。然亦有甚簡明者。如晦翁知南康軍中免移軍治狀是。

中免移軍治狀

準安撫轉運使衙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新差知袁州曹大夫奏。乞將南康移治湖口縣。撥隸彭澤縣及都昌縣。依舊成三邑。却將星子建昌縣撥隸江州事。除已移牒諸司。從長相度經久可行利便。修寫同銜檢狀連書施行外。牒軍詳此。從長相度。有無利害。具狀供申。所準前項使牒指揮。本軍檢會昨淳熙三年內。準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牒。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戶部申。準都省批下白劄子。乞將南康軍建昌縣隸江州。而復以江州湖口縣隸南康軍或建昌縣。若還隸隆興府事。牒本軍契勘建昌縣湖口縣坐落去處。并各縣抵本軍水陸界分。地里遠近。相度經久。可行利便。具狀供申。本軍已行取會逐縣。具利害回報。及場畫地圖。送簽廳集衆官會議。合依建昌縣士民比建昌水陸地界至江州皆遠。至南康皆近。陳乞仍隸舊屬。本軍爲便事理。保明具申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照會施行去訖。今又準上項指揮。本軍今相度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右狀敍此事前後公文始末。曲折最多。準安撫使牒。一也。安撫使準尚書省劄子。二也。尚書省據知袁州曹大夫奏（大夫者稱其官）。三也。此議發於曹大夫。而尚書省據以行安撫使。安撫使據以行南康軍。皆敍事由。不錄全文。及南康軍準牒以後。以此案已準安撫使牒。查明具復在前。而前所準安撫使之牒。安撫使所準者。尚書省之劄子。四也。尚書省所準者。戶部之申文。五也。戶部所準者。都省批下之白劄子。六也。當時南康軍準牒以後。其辦理之次第。則首令逐縣回報。並畫地圖。七也。回報以後。集衆官會議。八也。衆官之議。謂應照建昌縣士民陳請仍舊爲便。九也。南康軍據逐縣之回報。衆官之會議。士民之陳請。以申復安撫使。十也。由一至三。爲此次來文之次序。由四至九。爲前此辦理經過之次序。若使今人爲之。備錄先後原文。非數千言不可。而此件乃簡明如此。可以爲法。其下列舉於民有害於官無利者四項。則公文之常式。最後

陳述己意。謂如前所陳。以議者之言。便行改制。是舍近就遠。去易就難。與其所陳事理。正相違背。至於移動一軍。城壁官舍。倉庫營寨。所費浩瀚。度須數萬緡。而起造一縣民居屋舍。及占奪其地使之蕩析流離。不得安其生業。尤非細事。而議者率爾言之。儘同兒戲。不知今日民力凋敝。如何計置得上件錢物。給此支用。而勞民動衆。爲此有害無利之舉。徒然紛紛文移。動搖物議。使一境軍民。日夕憂遑。極爲非便云云。則稱心而談。明白透徹。絕不以尙書省牒文。有所瞻顧。乃晦翁本色也。

晦翁象山。講學之旨不同。而爲學必以辨義利。明是非爲本。則無以異。夫所貴乎學問者。爲其可以利濟斯民也。象山知荊門軍。荊門素無城壁。象山以爲四戰之地。遂議築之。二旬而畢。自是民無邊憂。本集有請築城劄子一首。節錄於後。

陸九淵與廟堂乞城劄子（節錄）

某僭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荊門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荊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荊門之腹。由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尙多有之。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荊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素無城壁。累政欲修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某竊謂郡無城郭。使在內地。尙且不可。況其在邊。平居形勢不立。扃鑰不固。無以保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邱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某去冬妄意聞於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趁冬土堅密。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會計用甎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尙多。目今見已包城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以此計之。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錢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

爲敝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

張太岳云。自象山陸先生守是州。倡明道學。以易其舊俗。又積貯築城。爲守禦之備。荆門遂爲重鎭（荆門州題名記）。按荆門築城之事。象山以前。屢有議及之者。而皆不果。象山毅然爲之。兩旬而畢。此知行合一之效。陸氏本金谿大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歲遷子弟。分任家事。象山自言生平得力處始於任家事時。語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之謂也。

象山論政事之言。明白切至。一掃宋人迂緩之弊。茲擇錄數條於此。與辛幼安書云。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囹圄。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斂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制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誠爲大善。今郡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其所從出。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有優狹。循良之吏。雖在利源狹處。寧嘗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去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最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與蘇宰書云。爲守宰者。不可託儒科政拙。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爲姦亂。所當深思精考。覈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簿書盡齊明白。吏無所容姦。良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與黃監書云。舉行社倉。莫若爲平糴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糴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振恤。平糴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爲長利。以輔社倉之所不及。又兩盡善矣。知荆門時。與羅春伯書云。是間素號簡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問。吏輩亦肅肅就職。然簿書所當整頓。廨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修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眞所謂心獨苦耳。與薛象先書云。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

錢役錢等。令民戶分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爲鐵錢地分。民戶艱得銅錢爲苦。官或出銅錢以具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胥雖收其贏。故民以重困。其一是坊場買名錢。須納銀買名。人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開與倉囊乃可。納銅銀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蠲罷之。制事以義。乃當然耳。與張元善書云。某在此未常以姑息從事。猾吏奸民爲柔良害者。屢繩治之。單辭虛僞。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頃刻之間。有姦露辭屈伏罪而去者。訟爭之少。盜賊之衰。殆亦以此。與張監書云。此間平時爲害之盜。今盡捕獲。能爲盜之人。與尋常停盜之家。皆已密籍在此。苟有盜。亦不容不獲也。與豐叔賈書云。近以商稅虧累之甚。遂自料理。頗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爲者。始至。即修煙火保伍。盜賊之少。多賴其力。義勇之外。煙火隊今亦可恃。象山平生。講學之日爲多。及知荊門踰年。竟卒於任所。宋史本傳不著其講學之說。而敍荊門政績特詳。乃史官特筆。余讀象山學案。專發明尊德性功夫。晚年事業。非所措意。苟如是。則流弊所及。眞墜入狂禪矣。故申此義以補之。（詆象山者。謂其尊德性而不主道問學。非也。象山非不讀書者。嘗舉論語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二語以爲反證。可知爲學必先讀書。第不苦讀耳。其言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久將自明。其異於晦翁者。如是而已。）

與朱陸並峙而以所學見之事功者。永嘉之學也。永嘉學派。傳於二程門人袁溉。溉之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弈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永嘉薛徽言既受業於胡瑗。其子季宣。又問學於袁溉。是爲薛艮齋。艮齋以傳陳止齋傅良。其學主於禮樂兵農。而歸於主敬集義。止齋爲薛公行狀。言公之學。涖事唯謹。宅心唯本。坐必危然。立必嶷然。視聽不側欹。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米。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采獲。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宋史陳傅良傳言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四庫書目止齋集提要云。傅良之學。以通知成敗。諳練掌故爲長。不專於坐談心性。集中多切於實用之文。而密栗堅峭。自然高雅。無南渡末流冗沓腐濫之氣。艮齋官終奉議郎。權發遣常州。止齋官終寶謨閣待制。知泉州。其本集並載奏狀劄子榜諭之文。擇錄二篇於下。

薛季宣與王樞密劄子（節錄）

淮堧之地。當施羅落。江流海道。合置水軍。昨海山陽合肥之謀。規模既已略盡。江海之備。則殊未聞。其間間道所行。我之素不講者。天長可以入維揚。淸流可以向六合。肥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徑。與武昌之近新息。秭歸之比商於。買塹三關。直趨荆鄂。子午南達梁洋。洮岷東近威茂。前人用兵所經。斥候又當明遠。忽而不備。則鄧艾江油之事。不可便謂無之。衝要雖有重兵之屯。堅城之守。中無民力。乏糧械之資。則亦未可謂之萬全。人情苟安。不知爲備之說。欲爲守禦。固當力施行之。言議悠悠。何益於事。至如用兵一事。起於喜事之臣。竊嘗論以孫子始計之書。蓋未知其可也。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變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而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戾而帥驕卒。不可謂將。將士不相安習。不可謂法。於斯五者。曾莫之計。又不可謂之知也。虜能包藏隱忍。以成鳴鏑之事。未可以無能視之。捕盜之軍。歸附之帥。又安知非彼之謀。前虜方易主時。我以全師臨制其後。尙無尺寸之效。則今未易圖也。方今兵力既弱。財力空匱。所恃以戰者。不過三衙御前之衆。舊人既以乘盡。江南白丁。未可望以持久。所仰以濟者。不過常平錢米。應在虛數。州縣蕭然。間之甚多。求實無有。振濟已自不給。必將上誤軍計。以此用衆。其能濟乎。兵交於前。人困於後。安知盧循之盜。寄奴霸先之將、不又起於蕭牆之內。事至而悔。將何及哉。樞密忠誠體國。願垂深念。惟以仁義綱紀爲本。備邊之計。幸勿爲浮議搖動。至於用兵。則請留待十年之後。必以機會而舉。人才既富。彝倫既敍。虜之世世淫暴。必將有顧利之功矣。

陳傅良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節錄）

照會當職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后（原文此下列律文敕文十餘條茲不錄）。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慈孝。父子有恩。故有供養有缺。及違法敎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婦相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有相容隱不相告之法。欲汝交通。鄰里無爭。故有不得告訐及相救助之法。欲汝守己。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卻爲衆害。故有停藏開櫃誘略之法。

迺至鬬毆姦盜。每事有條。意在禁汝爲非。勸汝爲善。當職今節取數項。保父子。夫婦。房族。鄰里。要切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公事最稀。若更遵從。不致違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得力之家。遣子弟從師就學。興起門戶。其餘勤謹農桑。愛惜錢穀。祭享翁祖。看守墳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爲樂土。至如猺人實同省地。久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軍縣備科。或公人下鄉恐嚇。保社復相追擾。或覧寄等案兜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凡有枉害。並仰披陳。至於當職。自有過差。諸縣不能體恤。倘以看覧未欲與詞。但希審簡相投。或因寄居學職。過廳見諭。庶幾通知。從汝之便。

永嘉之學。鉅細并包。大處著眼。小處下手。故能顛撲不破。如薛艮齋劄子。云。凡處天下之事。不當心有所主。惟處身於利害之外。乃知利害之實。賊使言利害者畢陳所見。則利害之情無餘蘊矣（朝辭劄子三）。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士議之。碌碌鄙夫。心存得失。而以貪功喜事自獻其身者。要何足以知此（與虞丞相劄子）。不正於始。後將遲之。昧者不圖。而奔波於軍旅甲兵之間。期會簿書之際。此固政之紀綱。國之大事。語其先後。非所急也。天下切務。不過數節。自非君臣同德。將何由濟（與王樞密劄子）。此等議論。皆從大處落墨。又論營田云。大者宿兵絕徼。多爲營田。所以省饋運之勞。而勸士卒之情也。然而古之調卒。蓋取諸農。且戰且耕。猶易爲力。今之營田異於古。強士以所不能。棄之而不復教。耕者猶不足自贍。何有於一軍。廢戰而贍之耕。非其理矣。一營田之卒。一人墾地。約二十畝。歲得穀六十碩。其奉錢月三貫。米七斗五升。歲計錢三十六貫。米九碩。而衣賜不與。管轄官役。大約什量一人。請奉或十倍於兵。則足二十兵營田二頃。得穀歲六百碩。費錢七百二十貫。米一百八十碩。而衣賜不與。牛種農器不在焉。營田莊寨。在軍遠者數百里。以馬運穀。騎士從之。往復數程。負穀二碩。校之中值。爲錢一千。人馬往返。其費相若。營田之在諸邑。類皆奪民膏腴。州縣無得誰何。或有水源。營田皆擅其利。民田灌溉。非復可得。放水則決之民田之中。民以其田歸之。爲之佃戶。非唯可庇賦役。始可保有其田。又無良之人。一爲佃戶。橫行於鄉。復有竄名佃

戶。以避追須。盜賊寄迹其間。州縣不敢問（上宣諭論淮東事宜）。此論營田一事。而利弊透澈若此。止齋文亦然。內引劄子云。人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爲職事。徒貴之以爵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爲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爲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汙。恩寵盛而操履闕。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爲庸人。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止齋之意。非以敬禮大臣爲養其聲望。而以無賢不肖一切覆護爲損其操履。此論似奇而正。及其條舉得失。引徵故事。則元元本本。有老吏所不如者。如乞蠲放身丁錢劄子。先引眞宗實錄。次述歷朝蠲免地方年月。後乃加以論斷。此等文字。眞可謂入粗入細。晦翁門人。詆爲功利之學。乃懲其末流。而未究其本源也。

晦翁門人如黃榦之知漢陽軍。李燔之幹辦江西運司公事。黃灝之知德化縣。皆盡力於荒政（見宋史道學傳）。蓋平時講授。其論政必以此爲要務。而社倉一事。尤爲後人之所稱道。然社倉之法。不善行之。則滋累亦甚。宋史黃震傳云。震通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爲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爲熹之法。不敢議。震曰。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救其弊也。況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之息。約非凶歲不貸。而貸者不取息（儒林傳八）。黃震字東發。紫陽再傳弟子。有黃氏日鈔一百卷。其在官時所爲文牘。具在其中。名曰公移。其言社倉利弊者不一。錄申省狀一首於此。此宋末公文之式。

黃震更革社倉事宜申省狀

照對本軍昨因嘉熙庚子之歉。康知軍初倣朱文公法剏置社倉。春貸秋斂。以惠百姓。景定二年。曾準戶部樁留。不貸不斂者五十。至咸淳二年。當知軍廬歲久毀壞。始申朝省。再行貸斂。且與免息一年。咸淳三年。陳提舉行部知。社倉法壞日久。專委兩通判任責。而知軍時提其綱。本軍方當討理未定之初。又與免息一年。夫社倉之設。正以爲民。當五年不貸之時。宜人情之久鬱。及兩年免息之日。宜人情之甚慰。及今驗

之人情。乃有大不然者。凡兩縣十四鄉之民。無不相率赴愬。乞免貸斂。至謂雖不取息。亦須增納。必罷社倉。方獲無事。某等不勝驚怪。極意考覈。乃知借貸之息輕。而水旱之備豫。法固未有善於文公之社倉者也。職掌之人非。而變通之法疎。弊亦未有甚於本軍之社倉者也。蓋康知軍救民之心。雖卽朱文公救民之心。而窘於力之不迨。局於勢之難行。未得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其要有二。變而通之正在後之人耳。文公以五夫一區之地而得建寧大府六百斛之粟。故不必取息增多。但使願貸者出息十二。備耗而已。康知軍以小壘荒歲一時之力。而欲廣爲千里將來無窮之惠。故志在日久增多。必使盡數均貸。且令計息。未足。縣官不許批書。於是奉行者不符其願貸。類追迫而使之貸矣。是窘於力之不逮。未能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一也。文公與劉如愚自相率而救其鄉之人。正不係官府倡率使然之事。故不至於出納輕重。康知軍正因巨室倍稱取息官無補民事而又害之。爲之官者。因循苟祿。不自申明。以求賢能。或朝廷隔遠而不及知。州郡避嫌而不欲言。其爲民害。何時而已。廣德一軍。舊止一縣。與浙西之江陰。事同一體。江陰有守無倅。本軍有守有倅矣。而又晚剏添倅。某初受此闕。亦竊意江東一路之極處。必有事會須分勞者。及某到官。且有舊來正倅廳牙契一司。因晚剏添倅廳。而分以屬之。是異於聖人官事不攝之戒矣。若止優游竊祿。所媿猶不過素餐。亦未至於甚病民也。惟是置一司存。不惟添一行官吏廩祿。亦且增無限日生費用。窮夫小民。略有遞廬托處。猶且百費隨生。況以倅廳爲名者乎。本廳費用既如網解道人。如諸司綴匣。如迎新送ㄥ。地里口劵。國忌行香之有五更燈燭。院子茶酒。司之有逐日油炭與夫筆墨紙札邸報承受。茶湯廚傳過客須索。凡費不可悉數。而考其費用之所仰。僅有契紙分數紙。每紙五十文。月可積三五貫。官會其餘取給。乃分引日。盤縣吏使之以白撰公事錢供給。名曰辦什物錢。竊謂此雖名不及民。而害民莫此爲甚矣。蓋凡官司之錢。無一不出於民。明取於民者。是謂科斂。其害猶小。不明取於民而取之吏者。是爲推剝。其害極大。每見縣吏之錢。全出於推獄之手。拷掠人肌膚。破壞人家業。然後僅得之。分文以上。皆是冤痛。此正官司所當時時禁戢。安有爲官反與日月分贓。豈惟分之。是又倡之。使之藉爲話柄。肆行無忌。此何等弊例。而可襲之。況此廣德

斗斛。地瘠民貧。豈堪添此無端搉剝。是雖事有至急。官不可廢。以此供億。猶當改圖。況可藉以扶立晚創無用之員外官乎。某自到官以來。吏日呈例。望甑汗下。此事既決不可行。凡費又他無可出。拔本塞源。永絕後災。惟有申明經行省罷。將牙契一司併歸正倅。則官省事省。其爲利益。不但免取縣吏供億一事而已。欲望台慈察贅員之無益有損。防吏奸之挾官害民。備申朝省。乞檢照嘉泰間已經省罷指揮。將添差官判廳仍前省罷。永不再置。不勝本軍公私之幸。須至申者。

右申省狀上言更革社倉事宜。下請省罷廣德軍判官。本是兩事。而並爲一件。此分析之未審者。然其言深切著明。黃氏所爲公移皆如是。日抄所存。始於初任吳縣尉時。宋史本傳。言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寒死尉手。展至。不受勢家告。日抄有申使司狀言縣尉爲勢家索租。有十不可。請給板榜下本司。永不許干預理索。以致囚死人命云云。縣尉末秩也。而東發所以自見者如此。一命之官。何嘗不可以風節自厲乎。

永嘉之學。流傳雖不甚廣。而南宋士大夫。莅官治事。其綜核明練。有過於北宋者。讀王十朋周必大樓鑰諸人所爲碑版文字。稱道其人事業。可以知之。南渡以後。局促偏方。養兵之費不能減。而恤民之政又不能不舉。所賴以支持者。理財有道而已。史言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今江浙水利。按其遺迹。大率創於是時。故東南財賦。常居天下之半。次則莫如四川。建炎三年。趙開爲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凡諸色常賦外。歲增錢二千六十八萬緡。而茶不預。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無乏。一時賴之。淳熙中。蜀民苦科糴。李蘩總領四川財賦。宜宣變科糴爲官糴。貴賤視時。不使虧毫髮之價。出納視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條列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十三疏。卒如所言。斯綜覈名實之效也。理財而外。則講求製造。器甲精利。紹熙而後。品式益增。有突火槍回回礮。彙爲破礮之法。其人不必爲講學之人。而因時創作。其功實不可沒。至於行荒政。恤刑獄。乃建言與學校睦宗支者。其人視北宋爲尤多。宋□□爲洗冤錄。趙與㯿歐之。推究其極（見文山集）。蓋發於心。見於行事。洛閩講學之效。至此而大著正心誠意之說。當世所視爲迂闊者。崇

古君臣。乃聞而敬之。故賈似道幽元使郝經於揚州。至十五年。經移書辨論。始終無啓畔中國語。則講學之功。裨於國事。其致略可睹矣。陳同甫上孝宗書。譏儒者低頭拱手以談性命。爲忘君父之讎。豈知本之論乎。

閻百詩曰。宋元諸儒注四書。肯詳及地理者。僅見金仁山一人。仁山長於其學。故元載其一事。襄樊之師日急。宋坐視弗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敍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四書釋地）。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人服其精確（元史金履祥傳）。宋末邊患日亟。士大夫講求經國之略。尤切於南渡之初。非僅注書而已。仁山生當鼎革之際。未嘗入仕。其文不當以公牘論。著之以見宋元間講學之風如此。

宋人變駢偶爲古文。固已。然駢偶之文。上自制誥。下至牋啓。其用甚廣。未嘗廢也。豈惟善爲古文者能之。凡以文字進身者。殆無不能之。將材如宗留守。道學如朱晦翁。亦復兼工此體。宗澤乞回鑾表云。行在久留於別都。淸蹕未回於魏闕。逆胡尙熾。羣逆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似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屬車之輕動。遺表云。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尙遺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京闕。晦翁申建寧府謝改京秩狀云。語其勞最。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閒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隨羣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閒。皆緣急祿。語其學力。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內訟万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眞能驕富貴而輕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老優賢之禮。以熹愚昧。尙有以自知不稱。況公論有在。人謂斯何。在浙東除秦檜祠移文云。故相秦檜。歸自金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讎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奬天下佞諛偸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況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苟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厠英賢。何以爲訓。宋四六不

重典實。而遺詞婉曲。說理明通。如此等篇。亦何減宣公文字。

宋時百官除授能免。制誥皆用四六。其文之優劣。視學士當直者文筆而殊。亦有駢散兼行者。蔡忠惠集所爲制詞卽如是。外官考屬吏。則褒貶抑揚。多者數百言。少亦數十字。謂之考語。不似唐人以四字爲句也。黃庶臨淄尉考詞云。尉能捕盜。知不可免而不敢爲盜。亦去盜之一端也。山東大約號多盜。今臨淄獻一歲之狀。非責視他縣者纔數人而已。前件官蓋有助云。傅堯俞濟源縣主簿呂師民考詞云。古者三載考績。今則歲策之。非責吏事嚴切謹密者哉。前件官兩會其課。有勞無疵。亦可謂勤吏矣。可考中中。此二首載於宋文鑑。其辭膚廓。與制詞同。東萊采之。以備一格耳。敝精神於無用之間。甚無謂也。

宋人集中無判詞。史傳亦不之見。四庫全書法家類存目。有名公書判淸明集十七卷。提要稱其詞率以文采儷偶爲工。蓋當時之體如是。近歲商務印書館以日本所藏宋本印行。其書分類編改。選朱晦庵張南軒諸人判牘凡二十餘家。文皆散行。絕無儷語。是宋人判牘之體。與今人同。其以儷偶爲工者。惟科舉試判詞沿唐人成式耳。官司常行文牘。實不如是。提要以謂儷偶爲工當時之體者非也。其事皆戶婚田土之類。其辭則出於講求理學之人。四庫入之法家。亦誤。錄其一首於此。

蔡抗立繼當出家長判

立繼之法。必由所由。李氏既是家長。則立繼必由李氏。李氏之詞則曰。立劉恢繼嗣十餘年。而劉貲暗作據照謀奪。劉貲之詞。一則曰衆尊長立貲男明孫爲繼。二則曰李氏老病昏昧辱語。劉明孫之立。乃出於群黨之私計。而非出於李氏之本意明矣。本縣所申。未究底蘊。牒州簽廳詳詞結絕。申。

宋判詞間有用四六者。胡爌拾遺錄。眞西山爲江東轉運使。有民困於買雞之役。來訴公判云。招捕鵁鶄。芳水尙遺其使。歲貢蛤蚶。孫戩猶疏於朝。况爲州縣之官。乃恣口腹之役。此一事也。又有榜文而用四六者。蔡君謨戒弄潮文。斗牛之分。吳越之中。維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習俗。於以游觀。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夸。時或沉溺。精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

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盡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示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榜文以四字爲句者。近代謂之斗方告示。其體始見於歷朝風俗通義。至宋時則州守勸諭部民。附一用之。眞西山再守泉州。勸諭文云。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之始。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爲爾開說。凡爲人子。孝敬是先。其次友愛。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多少艱辛。妊娠將免。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攜持保抱。日望長成。如惜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報恩。人而不孝。烏雀不若云云。全文凡六百餘言。皆四字爲句。又泉州隆興勸農文。亦四言而用韻語。其一用五言韻語。雖名榜文。實歌謠也。

宋人有貼黃之式。乃唐人引黃遺意也。唐制。敕有更改者。以紙貼黃。其表章略舉事目。見於前封皮者。謂之引黃（正字通黃字注）。宋人奏狀。不用黃紙。惟正文意有未盡。或恐所奏不允而別具一幾以取進止者。則於狀尾粘黃紙附綴數語。謂之貼黃。葉夢得石林燕語。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而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宋人集中。貼黃之文甚多。其字數不限多寡。呂陶乞舉郡守狀。正文祇三百餘字。而貼黃五條。至五百餘字。視正文幾於倍之。其用於申狀者則謂之小貼子。如岳武穆申尚書省乞准招集兵馬扼禦金兵狀。其末有小貼子云。飛今來所管官兵。一面催發前赴新任。如蒙指允飛所乞。即乞速賜指揮。亦不敢仰干朝廷。別求添益軍馬。伏乞鈞照。此以乞添軍馬爲正文。而以不添軍馬爲退一步說法。是其例也。其奏狀之前。貼黃紙摘敘事由。在具官（謂具書官職也）之下。右謹具如前之上。亦謂之貼黃。即引黃也。近代人爲說帖。猶有以小紅紙條貼於封面具書事由者。即其遺意。今公文皆有摘由。而牘尾無粘簽之法。故論事賓主不分。又不能達未盡之意。追駁詰查復。延誤已多。若用宋人之式。可無此弊。

宋人劄子。下官於上官亦用之。其式則近代所用之稟帖也。在漢則謂之奏記。在六朝則謂之牋。正字通。

牘劄用以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劄子。王十朋集有劄簡各一卷。劄文通俗。而簡則雋永有味。是劄子以代公文之用。十朋官湖州時。有與趙安撫乞降版祀上虞帝舜廟劄子。其文曰。據上虞縣尉陳迪功劄子。本縣有帝舜廟一所。父老相傳。自置縣以來。即有此廟。兼縣有舜井象田百官等處古跡至多。而一方水旱疾苦。有請於廟。無不響應。合在祀典。欲望台慈詳酌。許令本縣每歲春秋備辦牢醴。從使府給降祝版。遣官致祭。少爲大功明德之報。本縣近已具狀申府。欲乞施行。此純爲公牘文字。縣尉稱陳迪功而不名。則宋人承轉之文。不直稱下官姓名也。

宋中書指揮百官亦用劄子。卻採編。唐時政事堂下書曰堂帖。宋時中書指揮事用劄子。劄子猶堂帖也。

宋人視爲尋常而後世甚重其式者。咨文是也。五代史記郭崇韜傳論曰。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徐無黨注。記事。若今學士院諮報。今士大夫間以文字相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記事。宋時之所謂諮報。當是以片紙略書數語。不具公式節文。劉貢父爲其兄原官行狀。云。韓絳奏國朝官制未定。請倣周禮唐六典著爲一書。天子召公與胡宿詳定。公與胡公詣政事堂。略條一二事諮丞相云云。此即簡帖之類也。其後京官外任者用之。非京秩而平行者亦用之。相沿日久。遂與移牒並重。凡事由簡而繁。其例類如是。

宋代公牘之體。右所舉者。可見其凡。其式則見於司馬溫公書儀。有表奏申牒四種。表式用於陳謝。茲不錄。錄奏陳牒三式於左。

奏狀式

某司自奏事 貼黃節
則具官 狀內事
某事 云云 若無事因者於
此便云右臣

右云云　列數事則云 右謹件如前　謹錄奏

聞謹奏　取旨者則云 伏候　敕旨

乞降付去處貼黃在 年月前

年月　日具位臣　姓名　有連書官即 依此列位　狀奏

右臣下及內外官司陳敍上聞者並用此式。在京臣僚及近臣自外奏事兼用劄子前不具官事。末云取　進止。用牓子者。惟不用年。不全幅。不封。餘同狀式。皆先具檢本司官畫日親書。付曹司爲案（本官自陳事者則自留其案）。

申狀式

某司　自申狀則具 官封姓名

某事云云　有事因則前具其事 無所因則便云右某

右云云　謹具狀申　如前列數事則云 右件狀如前云云　某司謹狀　取處分則云 伏候指揮

年　月　日具官封姓名　有連書官則 以次列銜　狀

右內外官司向所統屬並用此式。（尙書省司上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及臺省寺監上三省樞密院省內諸司並諸路諸州上省臺寺監並准此。）

牒式

某司牒　某司或某官

某事　云云

牒　云云　若前列數事則云　牒件如前云云　謹牒

年　月　日　牒

列位　三司首判之官一人押　樞密院則都承旨押

右門下中書尚書省以本省樞密院以本院事相移（並謂非被受者）及內外司非相管隸者相移並用此式諸司補牒亦同惟於年月日下書書令史名辭末云故牒官雖統攝而無狀例及縣於比州之類皆曰牒上（寺監於御史臺祕書殿中省准此）於所轄而無符帖例者則曰牒某司不闕字（尚書省於御史臺祕書殿中省及諸司於臺省寺監於諸路諸州亦准此其門下中書省樞祕院於省內諸司臺省寺監官司辭末云故牒尚書省於省內諸司准此）

右司馬温公書儀錄元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中書劄子。據詳定官制所修到公式令節文。温公此書。詳於冠婚喪祭。乃士大夫居家法式。官私文書應用至廣。爲士大夫者。苟非平日習之有素。則臨事張皇無所措手。故温公備載其節文。與冠婚喪祭並重。若曰。此朝章國故。不可不知爾。宋景文（祁）爲治戒。則云。奏議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温公所以教子弟者。公文之式。景文所以教諸子者。奏議箋記之文。令式易誤。故不可不知。牒奏難工。故不必勉強。二說並行不悖。

雲麓漫鈔言宋初公狀之制。前具官。別行敍事。後云牒件狀如前。謹狀。至宣和以後。前具官。別行稍低。敍事訖。後別作一行。稍高。云。右謹具申聞。謹狀。又云。古尺牘之制。某頓首。或再拜。或啓。唐人始置

爲狀。末云。謹奉謝。不宣。謹狀。或云。謹上狀。不宣。謹狀。月日某官姓名狀。北夢瑣言云。唐盧光啓受知租庸使張濬。濬出征幷汾。盧爲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唐末以來。禮書慶賀。爲啓一幅。前不具銜。又一幅通時暄。一幅不審邇履頌祝加餐。此二幅每幅六行。共三幅。至宣政間。則啓前具銜爲一封。又以上二幅六行者同爲公啓。別疊七幅爲一封。秦忠獻當國。有投以劄子者。前云頓首再拜。而後加右謹具申呈月日具官姓名。劄子多至十餘幅。平處則去申字。慶元三年。嚴疊楮之禁。祇用三幅。後又紙許用一幅。殊爲簡便。按以上二條言狀有公私之別。其私狀疊至十幅。蓋卽近代紅白稟帖之濫觴也。

近代部文其發端每冠以某司案呈。此宋時程式也。宋制尚書六部。其下各有分司。司之下分案。宋人之言司案。猶今言某司某科也。宋鹽鐵度支戶部三司。職事最繁。鹽鐵分七案。度支分八案。戶部分八案。其制蓋始於唐。劉禹錫判度支鹽鐵案。見主客圖考。李石用韓益判度支案。見唐書李石傳。楊收判度支案。遷長安令。見楊收傳。其時部文言某司某案者。明此事由某案主辦。所以專責成。後世有司而無案。而司字之下。猶繫案字。失其義矣。（蘇子由論時政之弊。謂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分甲胄案以爲軍器監。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利權一分。用財無藝。蓋駢枝之職也。）

宋人文書。凡本官自稱曰當職。卽本職也。此語亦有所本。周禮天官。治官之屬。太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賈公彥疏曰。有府兼有史。以當職事繁也。有史而無府。以當職事少。得史卽足故也。有府無史。以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也。宋人自稱當職。後世則自稱該職。淸時藩臬詳督撫文。自稱曰本司。惟勘報刑名之案。自稱該司。州縣詳兩司文。亦自稱曰該某。是該字作當字解。近代變而爲稱人之辭。自古無此語也。

公文結銜。有姓無名。亦自宋人始。金石苑摹刻大中祥符四年勑賜中江縣輔國寺牒。其官銜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尙書左丞參知政事馮。兵部尙書平章政事王。據宰輔表。知爲趙安仁馮極王旦。其下列有觀察推官李。節度推官曹。祕書丞通判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劉。則不知何人矣。又長安城外終南山之麓。有宋太乙宮故址。摹刻宣和七年牒。行書字徑二寸許。牒尾結銜。尙書省屬官皆具姓。而押字其下。簽書草率。宰相則具姓而無

押。至太師魯國公。則幷姓而缺之。太師魯國公。卽蔡京也。大中祥符之時。値國家全盛。其行文疏率乃爾。蔡京之目無成憲。偃蹇不臣。此事亦其見端。元官具姓而不署名。其行押似字非字。今人謂之元押。蓋卽脫胎於宋眞西山集。言楊慈湖在著作廷。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者。此謂書問不用行押之體。行押似字非字。本不可入書問中也。

宋公文署名草率。而奏劄則有親書之者。賈直孺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豫章詩話。阜陵謂胡忠簡曰。朕侍太上於德壽宮。治盤書畫。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書眞本。辭意精切。筆法老蒼。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之所批抹汙者。朕啓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此因重其人幷重其書。而秦檜之敢於悍然批抹。其罪又浮於蔡京矣。

杜範爲相。八十日而卒。程公許草飾終制詞。有云。如聞遺息之僅存。頗欲有言而已澀。雖數字欲傾而若辨。想九京忠愛之未忘。範居相位時。疾病已亟。猶手書所欲言者以進。若在後世。鮮不屬人代書矣。

宋初州郡。至有不識字者。汪應辰答張侍郎書。國初承五代殺伐之餘。州郡多付之武夫。有不識字畫而以僕從代書判者（文定集）。此猶可云時當草創也。歐陽修貶官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見張舜民畫墁集與石司理書）。則承平之際。州郡不必爲武夫而顚倒乖謬亦有若是者矣。

宋刑律脫胎於漢唐。向有甚害於義者。趙彥衞曰。刑統皆漢唐舊文。法家之五經也。當國初嘗修之。頗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時指揮。如奴婢不得與齊民伍。有奴婢賤人類同畜產之語。及五代私酒犯者處死之類。不可爲訓。皆當删去（雲麓漫鈔）。按奴婢賤人二語。非刑律正文。蓋唐律疏議中有此語。所以別良賤也。良賤之別。至清季修律而删去始盡。蓋相沿二千餘年矣。

宋丁度撰禮部韻略。末附貢舉條式一卷。歐陽德隆校正押韻釋疑。每字以下。註宋代場屋磨勘韻字之案牘。尤爲賅備（四庫書目提要）。蓋科場文字拘束。至是而嚴。而所注意者。惟在音韻。甚無謂也。

宋史輿服志有檄牌。以金字青字紅字別其遲速。金字牌日行四百里。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軍期急速則用之。岳武穆受詔班師。一日而奉金字牌十二。非因詔書而牌用金字也。驛遞有牌始於唐。唐制以銀牌發驛遣使。亦見宋史輿服志。周禮。職幣。凡幣辨其物。奠其錄。以書揭之。疏云。各爲一牌。書之書恶價數多少謂之揭。此牌字別爲一義。猶今之銀行逐日懸牌定價也。若唐宋之牌。則周禮符節之類耳。

民間書狀之式則見於李元弼作邑自箴。有人戶陳狀公人家狀二種。

人戶陳狀式

某鄉某村。耆長某人。耆分第幾等人戶。姓某。見住處。至縣衙幾里（如係官戶即云係某人官戶）。所論人係某鄉村居住。至縣衙幾里。

右某年若干。在身有無疾蔭（婦人即云有無娠孕及有無疾蔭）。今爲某事。伏乞縣司施行。謹狀。

年月日姓某押狀

公人家狀式

某人鄉貫係第幾等戶

三代（逐代開說並年甲　母在亦具年甲）

某年幾在身有無疾患。別有無籍蔭親戚。

一親兄弟幾人（某作甚業　如一人已上各開說）

一妻某氏係某氏女

一男幾人（亦依兄弟開說）

一女幾人（長嫁某人已次亦開說）

一某於某年月日投充某役。或投充手分。某年月日行甚案實。及若干月日替罷。見行甚案。

一有無功過

一祖父母父母曾未遷葬

右所供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深罪。不詞。謹狀。

年　月　日

前一式爲人民詞訟之狀。後一式爲庶人在官者之履歷。謂之狀者。若近代言遞親供也。

作邑自箴凡十卷。言牧令應措意者甚具。其論公牘云。簿書須用一樣好紙。擇能書人眞楷書面。又云。通知條法。大字楷書。牓要鬧處曉告民庶。鄉村粉壁。如法謄寫。里堠粉壁及牓示。耆長常切照管。不得稍有損壞。又云。寫狀鈔書舖戶。狀鈔中緊切處。不得揩改。應係狀鈔之類。並要眞楷書寫。將給去木硯子。分明印於年月前。其狀內干錢穀數目。並闕打年月日。並作大字（閒一作壹之類）。簿書用好紙。鈔寫要眞楷大字。宋時州縣公牘。卽此一端。今人遠不如矣。

宋時雕版之法盛行。遂有褒文告之辭刊刻流傳者。宋子京爲張忠定（詠）行狀。述其益州治績。云。每吏牘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決。人皆厭伏。罰既值罪。案無虛情。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爲誡民集。鏤墨傳布。宋史王素傳。素知成都。爲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曰。王公異斷。崔與之傳。與之爲廣西提刑。瓊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又刻傳其懲貪十論。爲嶺海便民榜。記其事而論次之。則不必爲原文。蓋小說之類也。又。范應鈴傳。應鈴知崇仁縣。明約束。信期會。聽訟發擿如神。負者心服。眞德秀扁其堂曰對越。謂通判撫州蘄州。知吉州。提點廣西刑獄。斷訟語四十九卷。曰對越集。此以判詞爲一集。殆出手訂。不然。豈任案牘。他人安得而備錄之。應鈴入仕。在黃東發之前。南宋風氣。視此等文字漸重。豈非半壁偏安。非盡心民事。無以支措危局乎。

附遼金

遼金之事。可徵者少矣。元遺山曰。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

史。其間多可紀之事。泰和中。修遼史。書成。有南遷之變。簡册散失。世復不見。正大初。九朝實錄已具正書。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耶律貞墓志）。又曰。衛紹王時。貢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泰和中。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竟不知其牙帳所在（雷希顏墓志）。遼金紀載既少。當時居官者又不知講求。適成其爲異族而已矣。

金源文物。盛於大定明昌之間。然其殘忍性成。用法慘酷。士大夫雖微過。往往杖決。賈鉉傳云。鉉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上書言。親民之官。任情立威。甚者以鐵刃置杖端。往往致死。上干和氣。願下州郡。申明舊章。內庭勘斷。亦依已定程式。是舊時本無此罰。而州郡官可以任意殺人。卽內廷亦不依法勘斷。故其禍起蕭牆。變生骨肉。戾氣所鍾。歷九主一百餘年而不能改也。

劉祁論金末風俗有云。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率無恢復之謀。臨事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盜賊。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能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言當改革。目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軟熟無鋒鋩易制者。蒙古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閑中。因循苟且。竟至亡國。所謂宰執者。指高汝礪完顏奴申而言。此固金廷之親貴。其主所與共安危休戚者也。

金源文章則不能出宋人範圍。元遺山趙閑閑墓志云。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占厚祿。若不汨於利祿。不溺於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惟閑閑公一人。又云。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遺山文集）。閑閑爲金之學者。自刪定滏水集十二卷不錄文移。惟德運圖說載其甲狀一者。亦宋人體格也。

趙秉文德運議

右秉文議。除與編修王仲元相同外。竊詳聖朝之興。併滅遼宋。俘宋二主。遷其寶器。宋爲已滅。章宗皇帝宸斷。以土繼火。已得中當。宜不可越宋而遠繼唐。以此看詳。止爲土德。是爲相應。須至申者。貞祐

二年二月日翰林直學士中大夫趙秉文狀。

四庫書目提要。德運圖說一卷。金貞祐二年尚書省集議之案牘也。金初用金德。色尚白。泰和二年。更用土德。至是更令所司集議。言應爲土德者四人。應爲金德者十四人。迄無定論而罷。秉文主用土德。即四人中之一人也。

右爲金申狀之式。其下行之文曰劄。曰牒。亦與宋制相同。金石粹編有牒文數通。茲錄其一。

眞淸觀牒

尚書禮部

據登州棲霞縣第一都太虛觀邱處機狀告。同懷州修武縣劉志敏狀告。伏爲懷州修武縣七賢鄉馬坊村。有道庵一所。自來別無名額。於東平府納米請買到日字號空名觀額一道。乞書塡爲眞淸觀者。

牒。奉

勅。可特賜眞淸觀。牒至准

勅。故牒。

大安元年五月　日令史王貝主事霍昌言

奉直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權員外趙

朝請大夫禮部員外郎納蘭

中憲大夫禮部郞中兼國子監丞王

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兼禮部侍郎同修國史提點司提門士張

皇弟開府儀同三司判禮部尚書韓王

粹編又載大定十六年莊嚴寺牒與此略同。按金史大定十八年。禁民間無得創興寺觀。此牒則以納米之故。而給空名觀額。勅賜觀名。其政令之反覆如此。趙秉文猶侈談德運。以土繼火。何哉。邱處機即元之長春眞

人。其名已見於此。

金牘刻石而存於金者。惟牒最多。洪容齋曰。唐世符帖。存者絕少。宋牒視唐倍蓰。金牒又多於宋。宋時寺院由守臣陳請。方得賜額。金則納錢百貫。便可得之。視之益輕。而體數亦替矣。故大定一朝。敕牒獨多（葉德輝語石）。右牒一種。即此類也。

# 卷六

## 元

公牘文字。至於元人而極其變。元人入主中夏。蒙古色目人與漢人雜處。軍民官長。參用蒙古及西番部落之人。其時中原士大夫。旣漸染於金源之俗。而東南學者。承國破家亡之後。抑鬱佗傺。無所發抒。則一於詩文洩之。詩文而外。又託爲傳奇雜劇。以悲歡離合之詞。寫厄塞無聊之意。其文曼衍恣肆。不可羈勒。影響旣廣。遂及於公牘文字。雖然。元之諸帝及蒙古人柄國政者。於漢文漢學。固未能悉心研究也。凡人本性未漓。方寸靈明。無所錮蔽。則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因其向善之機。而利導之。濬發之。則源泉沛然。可以利濟天下。故耶律楚材許衡邱處機諸人。能以一言而感動人主。行之不疑。然其植基不固。雖有良法美意。無異精神以貫徹始終。則不旋踵而棄若土苴。復其茫昧渾沌之本性。故元之興亡倏忽。出於常軌。其設施之迹。具於元典章一書。可覆按也。

自宋以上溯隋唐。旁逮金源。其官文書體裁變遷之故。皆有源流可見。惟元代則不然。其言之純粹者。高陳治道。凡前代所欲行而力有未逮者。不難兼營並舉。一蹴而幾。其言之鄙俚者。拖沓猥瑣。直小說之不如。又或一篇之中。雅俗雜出。全無倫次。其獨到處。則議論警闢。動魂驚心。故公牘至於元人。別開蹊徑。非可以尋行數墨論也。

元曲典章所載。皆公牘之文。略采數篇。可覘梗概。

### 中書省咨文一

至元十九年七月。福建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今月十五日。本臺官奏過。在先諸衙門奏事呵。御史臺一同聞奏。這般聖旨有來。在後俺根裏不處奏。他每奏了的後頭。分付與俺奏有來。今後依著在先體例。一處奏呵。怎生奉聖旨。這般是你的勾當。依著在先行。更說與各衙門者。欽此。於十七日就皇太子幹耳朵裏令。闊闊木納與不花啓奉令旨。依著聖旨行者。敬此。於二十日。又奉令旨。在先奏事呵。塔察兒有時節這般一處行來。如今依著在先聖旨行者。欽此。

右爲聖政第一條。乃開宗明義之詞也。大意謂各衙門奏事。須御史臺一同聞奏。前曾奉旨照准。其後各衙門並不照辦。於奏後知照御史臺。此後應仍照從前辦法。奉旨照准。並通知各衙門遵辦。並啓奉皇太子行帳令旨。依聖旨行。其辭鄙俚。幾不可解。元時詔令每如此。然亦有極得體者。如詔令第一卷載世祖登位詔。有云。先皇帝卽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終。至元改元詔云。於戲。否往泰來。迓績亨嘉之會。鼎新革故。正資輔弼之良。咨爾臣民。體予至意。此二詔倘在至元八年建國號曰大元以前。蓋皆漢人秉筆也。元史忙哥撒兒傳。忙哥撒兒卒。憲示詔諭其子。文仿典謨。直似蘇綽大誥。則譯蒙古文者潤色之。可決其非原文矣。

中書省咨文二

至元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中書省奏准事內一件。江南來的官員客旅軍人。並諸色人每就江南百姓人家的女孩兒。並無男兒底婦人。根脚底做媳婦來。將來却行瞞昧賣與諸人爲驅。不便當的一般。俺商量亦得將來的良人和下作驅賣賣。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照驗省論。諸人今後於江南求娶妻室。依例憑媒寫立婚書。無得朦朧娶嫁。如有將求到媳婦爲驅貨賣。隨卽改正。價錢沒官。賣主買主治罪（元典章十八）。

右亦中書省咨行省之文。先引原奏。次錄聖旨。又次指示辦法。至元間中書省文書。凡奉旨通行者。其體與此略同。當是從蒙文譯出。

有元一代之制。皆自世祖創之。其啓沃而順成之者。姚樞許衡也。姚樞服膺周程張朱之學。許衡從之錄程

宋所注書以歸。宋學之行於北方。自兩人始。世祖在潛邸。遣使召樞。詢及治道。樞為書數千言。首陳治平之要。是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班俸祿。定法律。審刑獄。設監司。明黜涉。閣徵斂。簡驛傳。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肅軍政。周匱乏。恤鰥寡。布屯田。通漕運。已債負。廣儲蓄。復常平。立平準。卻利便。杜告訐(元史姚樞傳)。及即位。召衡至。議事中書省。衡疏陳五事。六年。復召至。詔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自元定行省之制。明清因之。以迄於今。而行省丞相之外。復有行臺御史。行政與監察並峙。其法尤善。其教士以四書經史。乃至窮鄉僻壤。每五十家立一社。每社設學校。讀孝經小學論孟。其為法至光緒季年。定小學堂章程。猶踵而行之。魯齋之澤。被於百世矣。元史本傳言衡奏陳皆削革。惟陳政事疏一首尚存。茲節錄於下。

許衡議中書大事疏(元文類載此疏全文題曰時務五事)

臣自甲寅至今。凡八被詔旨。又日者面奉德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搖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使國家而居朔漠。則可無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為能步虧食之數者。誠得其法故也。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生相維。上安下順。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任者莫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紓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俯位略可平矣。三曰為君之難。處億兆之上。操予

務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未有得其正者。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其四曰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篤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取天下。守天下。各有其宜。審而後發。發無不中。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

後人病魯齋失身異族。殆未考出處本末。右疏言自甲寅至今。八被詔旨。是萬不得已而後就道。其事甚明。臨終遺令。勿立碑請謚墓石勿題官銜。可知其心事矣。魯齋遺書有辭提學狀一首。錄之以明此老本心。幷存中狀之式。

許衡辭免京兆提學狀

後學儒人許某。先於輝州承奉令旨遥來京兆。教授人家子弟。欽依外。今月初一日。續奉令旨。該廉宣撫保奏。令某充本府提學者。某自惟非才。不敢祇受。卽於宣撫相公及以次官員處告覆。至今未蒙允納。竊聞提學官。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某早年羈旅。學無淵源。於舉業功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取四方之譏。辱王府之命。不止爲罪於一身也。事有所係。義在必辭。伏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爲回奏施行。取鈞旨。

李治敬齋古今黈云世之勸人以學者。動必誘之以道德之精微。此可爲上性言之。非所以語中下者也。上性者常少。中下者常多。其誘之也非其所。則彼之昧者日愈惑。頑者日愈偷。是其所以益之者。乃所以損之也。又云。今人以不達權變者爲慕古。蓋謂古而不今也。余謂李氏此語。蓋以箴魯齋之失也。劉靜修亦云。近世士

大抵多以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眞有是也。亦非故爲是謙託而然也。蓋病夫便儇皎厲之去道甚遠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若曰。與其失於彼也。甯失於是。此其設心於義爲無所失也。靜修譏時人以椎魯自號。蓋即指魯齋而言。平心論之。道德之精微。誠不可以語諸人人。而自矯以近本實。處處脚踏實地。其拙處正不可及。蘇天爵耶律文正事略云。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趨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諫行言聽。力行而不顧。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賜矣。元承金源凋喪之後。加以政令相戾。趨向不同。耶律晉卿許魯齋諸人。奮起孤危。補苴罅漏。其功實不可及。故觀元人文牘之難。可以知諸賢補救之難。

元典章有各路守司朔望講學之制。以行政之官。兼講學之事。且朔望講議。月以爲常。此漢唐所未有。宋人居官講學。偶一爲之。非功令也。至元六年。定官司講學條款。是時魯齋方入中書議事。疑此議亦發於魯齋。其文如下。

講學條款

至元六年四月。中書省欽奉聖旨。定到條畫內一款。節該提刑按察司官所至之處。勸課農桑。問民疾苦。勉勵學校。宣明教化。若有利害。可以興除者。申臺呈省。欽此。除遵依外。切詳政有似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蓋學校者。風化之本。出治之源也。照得隨路雖有設立學官。其所在官司。例皆看同泛常。不爲用心勉勵。以致學校之設。有名無實。由是吏民往往不循禮法。輕犯憲章。深不副朝廷肅清風俗宣明教化之意。今移文各路。遍下所屬。如遇朔望日。長次以下正官。同首領官。率領僚屬吏員。俱詣文廟燒香。禮畢。從學官主善詣講堂同諸生並民家子弟願從學者。講議經史。更相授受。日就月將。教化可期。人才可冀。外據所在鄉村鎮店。選擇有德望學問可爲師長者。於百姓農隙之時。加以訓導。使長幼皆聞孝弟忠信廉恥之言。禮讓既行。風俗自厚。政清民化。止盜息奸不爲。

右中書省移文。視朱晦翁南康勸農。切實殆有過之。此外則各路儒學刻書亦爲盛舉。經史百家及宋以前人文集。刊印流傳。不待言矣。即年代甚近而其書卓然可傳者如馬貴與之文獻通考。胡身之之資治通鑑注。卷帙繁重。皆賴公家之力。得以刊行。凡元刻官書。其卷首類刻牒文。俾後代藏書家。藉此得以知版本源流。最爲良法。其文或用尋常格式。或用四六。頗不一例。錄尤雅者一篇於此。

浙西廉訪司刻靜修詩文牒

皇帝聖旨裏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僉事哈剌那海儒林牒。嘗謂國有名賢。幸遺言之未泯。職司風紀。惟見義則必爲。竊觀故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靜修先生劉因。負卓越之才。蘊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爲文務去乎陳言。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屨常滿。邱園之帛屢來。咸慮往而實歸。竟深居而簡出。雖立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千年。慨想高風。蓋已廉頑而立懦。訪求故稿。所當微顯而闡幽。考諸學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鋟梓以傳。況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今鈔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傳布。則上可以裨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爲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上項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以上施行。須至牒者。

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牒

右牒發端言皇帝聖旨裏。猶後世稱欽差欽命也。又有稱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者。猶後世詔誥稱奉天承運皇帝也。

元人立法。能盡心於民事。其法良意美者。如至元二十八年定勸農立社事理十五款。其略云。凡五十家立一社。令社衆舉年高通曉農事有兼丁者爲社長。不及五十家者與附近村分並爲一社。教諭各隨風土所宜。趁時農作。於地頭道邊各立牌。書寫某社長某人地段。仰社長時時往來點覷。獎勤懲惰。每丁歲須栽桑棗二十株。或附宅種地桑二十株。其地不宜栽桑者。各隨地土所宜。種榆柳等樹。亦及二十株。若欲種雜果者。每丁限種

十株。皆以生成爲定數。仍仰隨時布種苜蓿。初年不須刈割。次年收到種子。轉展分散廣種。非止喂養頭匹。亦可接濟飢年。隨路水利委本處正官一員。選知水利人員。一同相視。中間別無違礙。許民量力開引。如民力不能者。申覆上司。差提舉河渠官相驗過。官司添力開挑。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幷鵝鴨之類。及栽種蓮藕雞頭菱角蒲葦等。以助衣食。如本主無力栽種。召人依例種佃。無致廢歇無用。本社內遇有病患凶喪之家。不能種蒔者。仰令社衆各備糧飯器具。幷力耕種鋤治。收刈俱要依時辦集。其養蠶者亦如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幷鋤外。據社衆使用牛隻。各有倒傷。亦仰照依鄉原例均助補買。每社立義倉。社長主之。如遇豐年。各家驗口數。每口留粟一斗。(按此謂每口出粟一斗。留於社倉。非家中祇留一斗。餘均入倉也。)若無粟。抵斗存留雜色物料。以備歉歲就給各人自行食用。官司幷不得拘檢借貸動支。經過軍馬。亦不得強行取要。如欲聚集收頓。或各家頓放。聽從民便。本社若有勤務農桑增置家產孝友之人。從社司保申官司。體究得實。申覆上司。量加優恤。若有不務本業。游手好閑。不遵父母兄長教令。兇徒黨惡之人。先從社長叮嚀教訓。如是不改。籍記姓名。候提點官到日。對社長審問是實。於門首大字粉壁書寫不務正業游惰兇惡等名稱。如本人知恥改過。從社長保明申官毀去粉壁。如是不改。但遇本社合著夫役。替民應當。候能自新。方許除籍。每社設立學校一所。擇通曉經書者爲學師。於農隙時分。各令子弟入學。先讀孝經小學。次及大學論孟經史。務要各知孝弟忠信。敦本抑末。若積久學問有成者。申覆上司照驗(元史食貨志元典章卷二十三)。以上節錄原文。其用意可謂剴切周至。然考其實際。則有大不然者。觀下文龍興路牒引張登仕呈可知。

### 龍興路設社長牒

大德三年四月初六日。江西廉訪司據龍興路牒。該奉行省劄付。准中書省咨。爲設立社長事。先據知事張登仕呈。近爲體覆災傷。到於各處。喚到社長人等。係婦人小兒。問得該吏稱說。自至元三十年。定立社長。經今五年。多有逃亡事故。爲是不曾申舉到官。未經補替。切詳設立社長。勸課農業。使民知務本。興舉學校。中明孝悌。使彝倫攸敍。糾斥兇頑。檢察非違。使風俗歸厚。皆非細務。今各處社長。多不見年高

諗砌通曉農事爲衆信服之人。大失原立社長初意。乞施行。得此。合牒可照依部省咨文內事理。將年高通曉農事之人。立設社長。並不得差占別管餘事一切。教本社人民務勤農業。不致惰廢。仍免本身雜役。毋得以前設立不行。並別行差占。致誤農事。將立定社長姓名牒司（元典章卷二十三）。

社長之職。據至元二十八年立社章程。非年高通曉農事者不可。而龍興路乃以婦人小兒爲之。其名實不符至此。然則勸農立社。定章雖善。皆具文耳。

元人立法道藝並重。如澤州知州王䛠呈禮部論醫刑二事云。爲世切務。推刑與醫。醫者司命於人。刑者弼教於世。惟人也以寒風暑濕爲其疾。以放辟邪侈陷於罪。疾須醫治。罪當刑斷。然而醫有明不明。刑有濫不濫。醫不明則不審血氣虛實而妄許藥餌。刑或濫則不詳咎惡輕重而妄加鞭扑。是故醫欲明須玩味前賢之經訓。刑不濫在講究本朝之典章。經訓精則許以爲醫。典章通則用之爲吏。今各路雖有醫師學。亦係有名無實。參詳莫若今後督責各處有司。廣設學校。爲醫師者。命良醫主之。講習素問難經仲景叔和脈訣之類。然亦須通四書。務要精通。不精通者。禁治不得行醫。吏員命明師主之。各處首領官公務畢。率習師吏貼書人等講習經史。先自小學四書及典章案式算術之類。須要精通。各處長官。時常提調。嚴加訓教。詞禮部議定程試太醫十科。曰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風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瘡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書禁科。又以教官不能訓誨。致無成功。令廉訪司官按臨之處。考其課業。審其成否。如有奉行不至。訓誨無成。學官提調官各治以罪（元典章三十二）。元人此舉。實開今日醫學之先。前此所未有也。

元人文牘有議論警闢者。如典章戶政門。邵武路申請禁乞養異姓子。其言沈痛。前代官文書。鮮能及此。錄其全文於左。

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福建行省據邵武路申。承准福建廉訪司分牒。體知得南方士民爲無子嗣。多養他子以爲義男。目即螟蛉。姓氏異同。昭穆當否。一切不論。人專私意。事不經久。及以致其間迷謬亂倫。失親傷化。無所不至。有養諸弟從孫爲子者。有不睦宗親。捨抛族人。而取他姓爲嗣者。有以妻子之弟姪爲子

者。又以後妻所攜前夫之子爲嗣者。又因妻外通。以姦夫之子爲嗣者。有由妻姦少男。養以爲子者。甚至有
棄其親子嫡孫。順從後妻。而別立義男者。有妻因夫亡。聽人鼓誘買囑以爲子者。有夫妻俱亡。而族人利其
貲產。爭願爲義子者。由是民間氏族失眞。宗盟亂敍。爭奪釁作。迭興詞訟。始謀貽患。終至破家。亦絕蒸
嘗。莫保邱隴。縱有異姓之子。能奉香火。然神不歆非類。甯得感通。有後名存。實爲絕嗣。人情至此。孰
不哀憐。切照舊例。諸人無子。聽養同宗昭穆相當者爲子。如無。聽養同姓。皆經本屬官司。告發給公據。
於各戶籍內一附一卜。養異姓子者。有罪。古人思患豫防。立法如此。存亡繼絕。可行無弊者。詳南人立
嗣。深恐漸將官司所抄戶籍。壞亂難鑿。又致改名過房。販賣良人者。得以藉口遂其奸計。如酌舊例。更定
教條。除在先已立者姑聽外。此後悉令依例布告遠近。一新汚俗。庶幾民習還淳。風革前弊。若不經官司。
致此多端。亂倫傷教。如不早圖禁止。非惟禍亂私族而已。悉爲此移准總司牒申奉行。御史臺劄付。該仰與
有司從長講究。行移合屬。就中行省定奪施行。奉此。令與本路總管府官一同講究得父子嗣續。人倫大本。
同宗繼紹。氣脈感通。非我族類。神不歆享。私立異姓。徒啓禍源。如前弊俗。理宜更革。庶可豫防廢亂戶
籍。滑息販賣人口。准上禁止爲便。牒可照驗。備申行省照詳施行。承此。照本路近據錄事司申解到司。以
掘祖墳人黃璽瑞。責得元係廣西道賓州人氏。本姓陳。隨姑陳氏嫁事。黃千一將仕。爲無嗣子。立璽瑞棺
嗣。於至元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妄以祖公黃百十三知府墳墓風水不利爲由。令與百七等將墳墓掘取訖。爲
內銀器等物。及將屍骸燎化。移於他處。却將元葬祖公墳墓山林。賣與官將仕爲主。罪犯招伏。審問無異。
看詳黃千一將仕無子。不能於近族擇有昭穆相當者立之。輒用其妻陳氏所攜異姓孫改名璽瑞。立而爲嗣。族
係既殊。情態少異。其間破賣田產。毀折室廬。俱未暇論。最是乃祖黃百十三知府歸土已三十多年。而黃璽
瑞乃敢盜發其墳。斧其棺。火其尸。盡取棺中原殯之物。至於墳塋庵宇悉以售之他人。若使黃璽瑞另行外。
實係黃氏宗黨之親。則知有祖宗骨肉。必不忍爲此滅絕天理之事。此立異姓子者之明驗也。乃知殃及九原。
其可哀也。除將黃璽瑞否果異姓若不准禁治。誠恐此風甚長。爲害滋甚。乞照詳事省府仰依上禁治施行。

異姓爲後。古人以爲覆宗絕嗣。垂戒著明。自漢呂后以他人子爲孝惠嗣。而宦官養子。史不絕書。至魏實充而立外孫爲後矣。至唐之藩鎭。五代之人主。而有義兒軍。五代史不得不立義兒傳矣。其始也起於悍后凶豎。其繼也濫於強藩驕將。宋元以後。民間從而效之。遂成敝俗。吾徵之往事。得之目驗。而知此事之必不可行。萬不得已。惟有立同姓而不同宗者。其說甚長。茲不備論。右牘痛切言之。窮其敝至於焚棺火尸。幷墳塋而鬻諸他人。爲此文者。意必深明穀梁傳莒人滅繒之說。吾采此篇。將以警世之蹈黃氏覆轍者。

列代史志載章奏不載文移。惟元史不然。河渠志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決溢。千里蒙害云云。省令都水監議。此廉訪司呈中書省文而省令都水監議其可否也。其下載省臣奏。又載部文。云。部照大德九年。黃河決徙。逼近汴梁。幾至浸沒。本處官司權宜開闢董孟口。分入巴河。以殺其勢。遂使正河水緩。幷趨支流。緣巴河舊隘。不足吞伏。明年。急遣蕭都水等閉塞。而其勢愈大。卒無成功。致連年爲害。南至歸德諸處。北至濟寧地方。至今不息。本部議黃河爲害。難同餘水。欲爲經久之計。非用通知古今水利之人。專任其事。終無補益。河南憲司所言詳悉。今都水監別無他見。止依舊例。議擬未當。如量設官。精選廉幹奉公深知地形水勢者。專任河防之職。往來巡視。以時疏塞。庶可除害。省準令都水分監官專治河患。任滿交代。此蓋都水監分呈工部。而工部行文中書省。以都水監議擬未當。而別設請如河南廉訪司所言別設專官。然其文冗漫。驟讀之幾不可曉。大抵元史載水利之議務求質實。章奏文移並采。賈魯河一條。錄歐陽玄至近河防記。言之尤悉。蜀堰一條。則據揭斯所製碑文。詳述形制。至今猶資其制。其文至繁冗。亦史志之一格。若在他史。則以數百言了之耳。又。文言天曆三年三月。懷慶路同知阿合馬言。沁水亦可溉田。中統間。王學士於太行山下沁口古蹟置分水渠口。開濬大河四道。歷溫泃入黃河。約五百餘里。渠成。名曰廣濟云云。原文之下。繫以懷慶路備申工部。牒都水監。回文本路。委官相視施行。此以浚治沁河。引水溉田。懷慶路申工部而以可行。遂牒都水監如懷慶路同知所請也。

元代法制。莫具於經世大典。其書久佚。幸元文類錄其敍例三卷。綱目具在。其體例略如會要。刪繁就

簡。件繁條分。與元典章之直錄公文者異。至順三年三月書成。歐陽玄等奉表奏進。其略曰。體會要之遺意。發掌故之舊章。物有象而事有恆。質爲本而文爲補。百數十年之治蹟。因大略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成帙。隨表以聞。表文祇數百言。如此鉅製。以簡潔之筆出之。可云得體。元牘之濫惡者。蓋亦多矣。胡祇遹論折獄云。一語抵官。十年不絕。兩家爭田。連村受禍。廢奪農時。破壞產業。視骨肉爲仇讎。化鄉里爲盜賊。以曲爲直。以非爲是。上至臺省。濁亂尤甚。官府風俗。敗壞至此。刀筆賤吏。猶以刻剝徵求斂聚貨殖爲忠勤。簿書期會爲急務。爲明敏。又云。軍籍民籍。點竄改抹。略不可遡。錢穀出入。總不照算。官不知法。吏不識字。身爲軍卒而不識弓矢。名隸工匠而無一器具。醫藥者不知方論。素無學術。很忍殺人。中選儒人。不經不史。不文不詩。不修身齊家。演滔無恥。行同市井。論精選縣令。曰。今縣令多非其材。省部不務精選。衆品秩卑下。州府驅委呼召。殊無禮貌。俊才多不屑爲。大半不識文墨。不通案牘。署衙簽名題日。落筆一出於文吏之手。事至物來。閉口不能裁斷。袖手不能指畫。顛倒錯謬。莫知其非。雖有縣令。與虛位同。寄子方郎書云。今日之政。已救其末。未究其本。事事皆然。如削去主案貼書。固爲善政。然而究不能去者。何也。勢使然也。果能減吏。當先削冗文。何謂冗文。叢脞僭越。瑣細繁疊。紛亂推延。不當申而申。不當下而下。不當受而受。不當問而問。不當疏駁而疏駁。不當勘當而勘當。已有定例。不當體覆而體覆。上下不相信。往復調虛文。凡係錢穀。雖一二貫文。例須申部。五申十餘申。一二歲未獲明降。一二百文之爭差。往復問答。費紙數千張。而終年不絕。軍民爭差。例當雙行。密院從則戶部不從。戶部從則密院不從。密院欲以民爲軍。戶部欲以軍爲民。文字逗遛。連年不決。事頭起於集部。餘事關於他部。六部不相關付。府州壓申。展轉推延。不得杜絕。其餘部分。類多如是。繁文若此。每房增添吏員。尚且不辦。又欲減削。其可得乎（紫山大全集）。元時京外官習俗敗壞至此。宜乎吏牘無人講求。沿及明代而疏謬百出也。

文章不絕於天地間。舉世習於傖野。必有一二人主持在下者。宋室之南渡也。中原士族。萃於兩浙。元有

天下。稍稍與民休息。而長淮以北。人物之盛。以視浙水東西。蓋未逮其什一也。浙東文獻之家。莫盛於四明。四明莫盛於袁氏。自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四明者皆館袁氏家（全祖望胡梅磵藏書窖記）。袁氏著聞者。於宋則禮部侍郎燮。於元則侍講學士稱。眞西山絜齋先生（燮）行狀云。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元史載表元傳云。宋季文章委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文學師表一代。皆從而受業。其學博而肆。其文淸深雅潔。東南以文學重一時者。表元一人而已。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有淸容居士集。其在集賢。編修國史。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中原文獻。賴以不墜。集有搜訪遺書狀。節錄於此。

袁桷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

猥以非才。備員史館。幾二十年。近復進直翰林。仍兼史職。苟度歲月。實爲罔功。伏覩先朝聖訓。屢命史臣纂修遼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係一統之後史官所成。若齊梁陳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壽南北史。房玄齡等晉書。或稱御譔。或著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數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備。至宋倣依唐世。爰設官局。以成唐書。是則先朝屢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中原諸老。家有其書。必能搜羅薈萃。以成信史。竊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獻公燮。當嘉定間。以禮部侍郎祕書監專修宋史。具有成書。曾祖太師樞密越公韶。爲祕書著作郎。遷祕書丞。同預史事。曾叔祖少甫正肅公甫。吏部尚書商。俱以尚書修譔實錄。譾薄弱息。獲際聖朝。以繼先躅。宋世九朝。雖有正史。一時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昔司馬遷班固。皆以父子相傳。遂能成書。劉知幾劉餗劉贊。咸以家世舊聞。譔成史通史例。輒不自揆。庸用條析。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雜書紀載。悉皆遺缺。亦當著其書目。以備采擇者（原文以下條列搜仿事宜文多不錄）。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文。亦嘗分彙雜書文集及本傳語錄。以次分別。不幸城西火災。舊書盡燬。然而家世舊聞。耳受目覩。猶能記憶。或者謂亡史不宜修。南方鄙儒。詎敢置論。年齒衰

遺。分宜歸老田里。曠官廢職。實爲罔功。而區區素蘊。亦蘄別白。以稱朝廷獎拔之厚。凡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訪。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一代之史。謹上翰林國史院。謹狀（清容居士集四十一）。

右清容文一首。淸深雅潔。於王深寧爲近。可知私淑之功。此體不足以概元人文牘。取其延宋牘一脈耳。與四明之學並峙於浙中者。爲金華之學。自黃幹。王柏。金履祥。許謙。黃溍。遞傳而至宋濂。遂開明初風氣矣。

元史美世祖立綱陳紀。用夏變夷。而以夷變夏者亦不少。服飾也。宗教也。官制之有達魯花赤。玉典赤。闊赤也。其彰明較著者也。僧格爲國師丹巴弟子。而爲尚書右丞相。冐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稽緩誤事。世祖遽遣人徧笞之。又笞監察御史四人。臺綱盡廢。此中主所不肯爲者。而世祖毅然爲之。吾故曰。植基不固。不旋踵而復其本性。以元之幅員廣大。高有高麗靺鞨。西盡黑海。南至越裳。既已建牙設治。使其經營開拓。澤以中國聲名文物之教。則豐功偉烈。宜可超軼萬古。然史志百官地理。於此等處惝怳無徵。此無他。漢人仕元者。極其學力所至。有濟世安民之效。而無長駕遠馭之規。彼蒙古諸藩。材武足以開邊。而識力不足以言經略。史於西北事缺而不載。無足怪也。元史朮赤傳云。朮赤者。太祖長子。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以故其地郡邑風俗。皆莫得而詳焉。至元二年。朮赤之子月卽列。遣使來求分地歲賜以賑給軍站云云。史官所記止於此。宗室世系表至月卽列之子札尼列而盡。計其時在至元間。然則世祖統一中夏之日。卽西北分崩離析之時。不及有所設施。固其宜矣。至元十三年。議改曆法。遣官四遠測景。東至高麗。南至瓊崖。西至成都。北至和林。又自上都南五千里。若東平。陽城。鄂吉等州。各遣官測驗（元文類楊桓太史院銘）。其行政所及之處不過如此。文人碑傳之作。則惟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能詳西北兵事。然元人記述雖疏。而西人則言之綦詳。哈爾濱中東鐵路圖書館。藏俄文書記元代西域事者。卷帙浩富。江寧范明甫（緒良）深於俄文。篤學嗜古。余曩在濱江。明甫欲取其書之尤要者。譯爲華文。明甫口譯

而余筆述。余亟贊成之。方發凡起例。而事變作矣。追念前事。輒爲惘然。

明初有吉安人權衡者。撰庚申外史。其言曰。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脚。其餘圖大政爲相者。皆根脚人也。居糾彈之責者。又根脚人也。莅百官之長者。亦根脚人也。而凡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俱不得與其政事。所謂根脚人者。徒生長富貴。臠羶擁毳。素無學問。坐廊廟。據樞軸。以進天下無籍之徒。是安得而不敗哉。根脚人。蒙古色目人之稱也。色目人者。蒙古本族以外之各色人。陶宗儀輟耕錄列色目人。有哈剌魯。欽察。唐兀。阿速。禿八。康里。畏吾兀。回回。乃蠻歹。乞牛。迷兒等。凡三十一種。清制殿試策問王代履歷曰三代脚色。蓋本於此。明選法。凡赴吏部呈遞履歷。曰備供歷任脚色。脚色即履歷也。見明會典。

元代行省之長。以蒙古人爲之。漢人南人爲之貳。元史世祖紀。至元元年。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爲定制。十五年以江南事繁行省官未有知書者。命崔斌至揚州行省。張守智至潭州行省。又崔彬傳世祖嘗時尙書留夢炎謝元昌等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人通文墨者。乃命彬爲江淮行省左丞。左丞非長官也。行省之長曰丞相。亦名達魯花赤。不習文事而貴倨無比。董文用傳。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曰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文用爲濟邸舊臣。又家世貴顯。故得徑行其志。行省如是。行臺亦然。成宗本紀。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始參以色目及漢人。漢人雖得爲廉訪使。而銓選之序。乃居最後。文宗時始置漢人南人各一人。與蒙古畏兀河西回回並用。則五之一耳。漢人。謂先取金地之人。南人。謂後取宋地之人也。程思廉傳。思廉家東勝州。同知洪州。累遷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成宗即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舊法。決事成有議劄。權歸曹吏。思廉自判牘尾。某當某罪。吏皆束手。自判牘尾。不過略書數行。指示辦法耳。而史以爲美談。則爲按察使而不能判牘者多矣。各路府州縣。其長官皆曰達魯花赤。亦蒙古人爲之。（達魯花赤。譯言掌印辦事長官也。清制軍機處領班章京曰答拉密。蓋達魯花赤之音轉。）其文書視草。則屬之漢人南人。爲達魯花赤者。鈐押而已。（至元七年敕諸路達魯花赤子弟蔭敍充散府諸州達魯花赤。其散府諸州子

弟充散府諸縣達魯花赤。諸縣子弟充巡檢。）

漢人南人登進之階。其狹若是。而考試之格。又嚴於蒙古色目人。仁宗皇慶三年。始行科舉之法。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第二場時務策。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四六古體參用。第三場經史時務策。經用朱氏章句。兼試一經。用古注疏。其應試科目。繁簡不同若是。然既號明經。則兼通朱註古注疏。乃其本分。又。其法雖下第者。猶授教授學正書院山長。此亦寒士出身之一途。因進取難而致力專。則立法亦未為失也。貢士之外。又有貢吏之法。至元十九年定制。諸歲貢吏以性行純謹儒吏兼通者為上。才識明敏吏事熟閑者次之。二十三年。又定各道按察司於書吏內貢二名。儒人一名。必諳吏事。吏人一名。必知經史。書吏應貢而必通經史。可以為後世法。然元之書吏。俸給極薄。其稍通文學者。為善不足而為惡有餘。慈溪趙偕為縣令。陳文照作治縣權宜十一條。有云。今縣房司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廉。各房貼書。全無俸祿以代其耕。不得不行詐狥私。以為生計。宜訪求忠直之士。以為耳目。又云。聽言信行。古人所戒。今庶人在官者。無厚祿以代耕。不得不外假公論。內懷私欲。以為生計。宜置一簿。勤察其言行而書之。以資去取（宋元學案）。此言防書吏作弊之法。論似正而實疏。為縣令者。苟不為之別籌生計。又安能以一人耳目。窮若輩百出之伎倆哉。

以上論元人文牘優劣之故。其精神面目。則前舉數篇。足以概之。其程式則依品級而定。詳見典章吏部門。茲錄兩條於後。

一。品從行移等事。至元五年十一月。中書吏禮部據河南府路申總管府官坐次行移乞明降事。照得下項舊例。呈奉都堂鈞旨。送吏禮部准擬。行下合屬照會施行。奉此。省部開坐各座次行移體例如後。並據各路所申文解年月日後暨逐官階銜。多有不分品從高低。一般平頭。殊失上下體例。仰依奉省部內處分坐去事理施行。內一款。照得諸外路官司不相統攝。應行移者。品同往復平牒。正從同。三品於四品五品並今故牒。六品以下皆指揮回報者。四品牒上。五品牒呈上。六品以下並申。其四品於五品往復平牒。於六品七品今故

牒。八品以下指揮回報者。六品牒呈上。七品以下並申。五品於六品以下今故牒回報者。六品牒上。七品牒呈（七品司縣）並申。八品以下並申。六品於七品牒上。平牒於八品今故牒回報者。八品牒上九品牒呈上。七品及八品於九品往復平牒。七品於九品今故牒回報者牒上。卽佐官。當思有應行移往復者。並比類品從。職雖卑近。並今故牒應申並咨。一。執政官外任不書名。至元七年十月。尙書禮部會驗舊例。內外官司行移親王宰相。不致姓。執政官署姓。解亦不書名。實古禮尊賢貴德之義。照得懷孟路總管楊少中。曾任參知政事。係前職執政官見申部文解書名。似或於禮未宜。有無照依舊例止署姓不書名。爲此呈奉尙書省劄付准呈。仍就便移關各部。及遍行合屬照會施行。

行移之文。平行者或稱咨。上文所引中書省咨福建行省之文是也。臺省之與行臺行省。本屬一體。故行文用咨不用牒。元時稱咨者。不必公文。余見元建安刻揚子法言。其目錄之後有刻書人啓事。曰本宅謹咨。則今之書店廣告耳。而亦稱咨。

申文亦稱詳文。前引邵武路申文。其末有乞照詳等語。卽詳文也。紫山集有丁糧地糧詳文一首。辭煩不錄。以上所舉行移申狀之文。明以後官文書。類此者十之七八。元諸帝不長於漢文。詔旨用俗語。此猶可說。明代諭旨批答之辭。亦從而效之。則不可解矣。又宋制下官對於上官。自稱其名。元人則翰林有自稱卑職者。宋制稱上官直曰某官。或稱鈞慈。元之行臺御史。則稱憲臺。以臺諫司風憲之職也。自明以後。積習相沿。於是無職不卑。無臺不憲。上驕下諂。有由來矣。

# 卷七

## 明

明祖削平羣雄。廓清區夏。宜乎聲明文物。繼軌漢唐。而開國制度。乃循元人之舊。不惟無以過元人也。并元人之精意而失之。元制兼容并包。元牘亦不拘一格。至明祖則師心自用。而又峻法以繩其下。故明牘之視元。由縱而歛。由雜而純。能歛而純。善矣。而其敝空疏無實。空疏而不知自返。遂流於叫囂猖狂。而國事隨之。蓋歷代文章公牘之敝。及國家受士大夫之害。無過於明人者。

洪武二年。頒教士之法於州縣。立碑學宮。凡士子文須醇實典雅。三年。詔曰。前元依官設科。彼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今朕統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欲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實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此詔出王禕手見王文忠公集)。明初設科舉。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者。深得造就人才之意。明史選舉志云。天下既定。擇年少舉人貢生入國學讀書。命於諸司先習吏事。謂之歷事監生。取其尤英敏者。入文華武英堂說書。謂之小秀才。其才學優贍聰明俊偉之士。使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謂之老秀才。此意尤善。乃不數年而謂後生少年不能以所學見諸行事。遂罷科舉。是不知練習吏事。非旦夕可期。自來人才致用。雖博通古今者。亦必更事十年二十年。乃能胸有主宰。措施悉當。明祖責後生少年以所學不能致用。遂并取士之法而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也。

洪武十五年。復設科舉。十七年。太祖與劉基定科舉程文之式。專取四子書及易詩書春秋禮記五經命題。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明史選舉志）。自此以後。舉天下人才銷磨於八股之中。不博古。不通今。講道德而不知經濟。明之初年。文章承虞集黃溍諸人之後。王禕。宋濂。方孝孺。皆以文雄。至洪武十七年。宋王二人已卒。方正學猶未大用。在朝諸臣。無復耆儒宿學。劉誠意工詩而不雄於文。其創爲此體。蓋出太祖獨斷授者。立法之意。非不冀學者兼通六藝。而不意科舉進身者。遂束書而不觀也。

明太祖克金華。得許存仁。擢爲國子博士。吳元年。擢祭酒垂十年告歸。存仁者。許謙子也。明史附見宋訥傳。不言其教士之法。惟高忠憲崇正學闢異端疏言及之。其略曰。太祖高皇帝首立太學。拜許存仁。以司教化。存仁爲先儒許謙子。承朱熹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嚮風矣（高子遺書）。許文懿得金仁山之傳。其學甚博。存仁教士。疑其未盡家學之傳。玩承命爲教語。則教學範圍。定於明祖。宗學朱可也。宗朱學而五經四書以外。一概不讀。不得謂之朱學也。

洪武初。科舉用四書五經義。雖以程朱爲主。猶因元制兼用古注疏。永樂十二年。詔翰林學士胡廣等輯五經四書大全。其明年書成。頒行天下。自是歷二百餘年。學者讀書應舉。以能讀大全爲極軌。而經書之中。又以四書大全爲主。四庫提要云。四書大全。成祖頒行天下。尊爲取士之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爲重。故五經率皆廢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煙海。皆是編爲之濫觴。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盡變。又云。五經大全。二百餘年以此取士。有明儒者之經學。其初之不敢放軼者由於此。其後之不免固陋者亦由於此（提要卷三十六）。顧亭林云。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義亡。又云。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又云。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萬歷以後坊刻程試之文進士所作曰十八房稿）。此皆論明人之不重讀書也。亭林又云。永樂二十二年。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

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者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以上引亭林語皆見日知錄）。古事不通。道理不明。說盡當時病痛。有明三百年之社稷。非亡於流寇外患。而亡於士大夫。士大夫之所以不能辭亡國之責者。其病根卽在於此。

明人爲公牘。制義之變體也。其初科舉之文。雖異於宋經義之用講義體。而格式尙不甚拘。彙以老師宿儒。流風未壹。故宣德正統以前。文章氣體雖卑。猶有馳騁自得之妙。及成化以後。八股行之已久。出身科甲者。先入爲主。陳言俗調。搖筆卽來。文章高者沉酣講章。下者浸淫程墨。而公牘之體變矣。

明祖父子。天性雄猜。臣下建言。或焚草以避禍。故明初人專集傳於今者。詩多而文少。文集又多序記之屬。而少論事之言。史傳所載。亦非全文。宣正以後。政尙寬大。集部始多章奏。王文成海忠介諸集。采輯漸及於公文。至萬曆以後而流於宂濫矣。今就所見諸家文集。錄其一二。而推論其得失。

洪武初。宋訥繼許存仁爲國子祭酒。上守邊策略。明史本傳載之而非全篇。惟西隱文稿原文俱存。茲錄於左。

宋訥守邊策略

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不論。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卒荒。若欲窮追遠擊。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爲聖子神孫萬世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兵實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以法。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策畫區處。概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充國哉。陛下宜選其有智謀勇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照法分屯。所領衞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應。首尾相顧。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良法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

哉。

元人北遁朔漠。兵力猶強。宋訥此議。發於洪武十年以後。時寇患未已。明祖方規擣蕩之計。而訥乃謂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此書生議論耳。趙充國以四萬騎備邊。與金城屯田之策。截然兩事。漢書甚明。訥并爲一談。亦誤。宋訥以講學名。非有經世之略。其言疏闊。不足怪也。

明初奏議見於史傳者。以解縉爲最。洪武時。縉上封事萬言。明史載奏議全篇者絕少。惟此篇備載其文。茲節錄於下。

解縉封事(節錄)

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豈非太平制作。今六經殘缺。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删改。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一經。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所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易置寺閹。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土木之工勿起。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當

朋姦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瞀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囂悍之夫。闒亢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臣下乏忠良也。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姦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密也。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買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上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授田均田。並行常平義倉。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驗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

右疏惟太平制作一條。不免迂疏。餘皆切中時弊。明初章奏。似此者鮮矣。

正統間。瓊山邱文莊以文名。其舉鄉會試。皆以論策擅場。非束縛於制藝者。嘗以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旁采經傳子史有裨於治國平天下者。分門類輯。附以己意。曰大學衍義補。本集第一篇。卽進奏之文也。

邱濬進大學衍義補奏(節錄)

臣竊見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道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采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

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德秀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伏念臣濬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非古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伏惟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於淸閒之暇。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意也。

右疏議論博大。氣象充昌。與其書相稱。瓊山章奏。類能持大體。防未然。如嚴禁人宮自犯奏。淸昧爽視朝奏。乞免李與死彭程成邊奏。論極透澈。而語極和平。非他人所及。

成化弘治間。三原王端毅。(恕)以道德經濟爲時名臣。文集而外。有奏議若干卷。其後嗣刻之。今陝西尙有傳本。明人刻奏議蓋始於此。其文精切不浮。憂深思遠。爲明人奏議之最。文多不錄。錄其與人書一首。

王恕與人書(王端毅公集)

今天下一統。四海一家。如金甌之完全無缺。非若唐有藩鎭之叛亂。宋有南北之分裂也。誠能以仁義道德爲城池。以居此器。以紀綱法度爲甲兵。以守此器。使人不得而窺瞰之。物不得而搏擊之。可千萬年。爲國家所有。若乃置之通衢之中。而無所以居守之者。而或得以窺瞰而搏擊之。欲常爲國家所有得乎。僕近觀左右所爲。有若置斯器於通衢而不之顧也。

成弘爲明極盛之時。端毅此書。乃有類於賈生太息流涕。若逆料異日有韃靼建州之事者。何慮患之深也。後來惟楊一淸究心邊事。明史載建議修邊一疏可相頡頏。端毅年至九十餘。九十歲時其子承禋爲父作生祠。王

氏餘慶集有壽像記生祠記。逾禮已甚。亦見明人之不學。不知端毅何以不禁止之。其後題寓祠。接踵而起。魏閹生祠。至徧天下。有由來矣。

明史儒林邵寶傳云。學以洛閩為的。博綜羣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曰日格子。邵文莊博綜羣籍。乃不隨風氣者。所著容春堂集。有崇祀先儒陳澔狀。澔有禮記集說。為明代國學教士之書。澔父大猷為黃榦門人。則陳氏固朱學嫡派。而文莊之所翫習。亦不出功令範圍也。

邵寶擬祀先儒狀

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邵　　題

為建言崇祀先儒事。竊照先儒陳澔。係江西南康府都昌縣人。自其祖父世治禮經。至澔尤力探索。深有所得。嘗著集說一書。傳在學者。我

太宗文皇帝纂修大全。特取其書與程頤朱熹蔡沈胡安國易書春秋傳義頒布天下。

列聖相承。至我

皇上經筵進講。及教人取士。亦皆用之。若斯人者。可謂有功於聖經矣。顧以隱處山林。名迹湮晦。未蒙異典。然鄉邦後進。景仰風聲。如承指授。片言單詞。互相傳錄。所居之地。山名學堂。至今稱之。本縣官吏師生耆老人等。旣以鄉賢羣祠於學。又別建祠堂一所。專奉澔主。其德行道誼。孚被於人。卽是可見。竊聞成化年間。節該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建議。謂澔釋經之功。雖未敢擬程朱。亦可以夾胡蔡。欲比何休賈逵范甯杜預等例。請從祀先聖廟庭。臣愚竊謂論澔釋經。如學士劉定之之言。品藻已當。參之鄉評。又如前所云者。伏維

聖明在上。中和建極。制作方興。朝野儒紳。考究理學。仰裨　　盛治者。在在有之。秩澔之祀。其於獎勵所係甚大。如蒙

皇上俯從臣言。特　　勅禮部轉行府縣。卽令建祠堂。賜以春秋二祭。定其祝號品式。以時舉行。庶於

聖明表章采擇之意。愈有光輝。而後學亦知所興起矣。緣係建言崇祀先儒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文莊以成化二十年舉進士第。出李西涯之門。其督學江西。在弘治七年以後。是時明文體格。猶未盡變。士大夫講學專主紫陽。然文莊嘗言吾願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又可知是時已有僞託道學之名。弋取聲譽者。文莊欲表章先儒。興起後學。蓋以矯時俗之敝也。

王漁洋論文。謂宣德以後。弘治以前。其文和平易直。得古人修辭立誠之旨（跋葉文莊公集）。和平易直之言。不足以聳動俗人耳目也。於是李夢陽何景明之徒出。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嘉靖時。李攀龍王世貞輩奉以爲宗。文主秦漢。詩規盛唐（明史文苑傳序）。李何李王之詩文。其視古人若何。前人已有言論。吾言公牘。欲求四人之文而不可得。所見惟陳子壯昭代經濟言載李夢陽應詔上書一首。王世貞備虜疏一首。李書議論精警。類宋人之萬言書。王疏則廣廓無當。其論備邊糜費。欲宣大兩鎮。封建強藩。令自爲守。仿唐季西川故事。果如其說。則肘腋之間。無端樹一藩鎮。禍更烈於邊釁矣。書生倡爲高論。讀死書而不知時務有如此者。掃而空之。則有王陽明良知之說。

陽明之學。從陸象山入。故生平與程朱立異。明史儒林傳云。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陳東塾先生言。陽明之學。所以能風靡一世者。以講學而可以不讀書。若言讀書。則人不來（此據東塾未刊稿）。按陳白沙講學以終，陽明則功業彪炳。全書載公移之文特多。茲錄二篇。亦陽明學案精神也。

王守仁褒陸氏子孫文（王文成全書卷十七）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孟子之正傳。爲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聖

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繳（正德十五年二月）。

王守仁南贛鄉約（全書卷十七節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斯民蓋嘗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日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斯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右王文成公牘二篇。前篇推崇象山。可以知姚江學派之所自來。後篇言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即良知之說也。陽明教人不重讀書。而其文饒有書味。蓋陽明早歲爲詞章之學。具有根柢故也。自時厥後。門弟子遞相傳習。雖以古文名家如唐荊川者。一聞良知說。閉戶兀坐。匝月忘寢（明史唐順之傳）。所選唐宋人文。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茅鹿門繼之。八大家文鈔。其書盛行海內（明史茅坤傳）。唐茅二人言古文。惟取唐宋八家。猶胡廣等之輯四書五經大全。陽明之服膺象山學說也。（注八家文之目自明初朱右創之。右爲文不矯語秦漢。惟以唐宋爲宗。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文爲八集見四庫提要。）明人爲古文而能讀書者。惟歸熙甫一人。史言其爲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震川集中有爲順德通判時告示九縣之文。則以古文而爲公移者。熙甫嘗云。士大夫不可以不知文。能知文而復能知學古。上焉者識性命之精。次亦達於治亂之

迹。以通當世之故而施於爲政。文如熙甫。克踐斯言。

歸有光九縣告示（震川別集卷九）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俵。方遭水患。所在浸沒。收成已無何可望。而官限迫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遍於村落之間。爲民父母。不能振貸之。而尙忍分外毫髮有傷於民乎。見今令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批解寺　本職但閱簿驗數而已。其判者即便發落。不留時刻。百姓人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其解俵之外。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於幫貼之外。指官科斂。兼之商民習慣。以爲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無籍之徒。反因此以攙利。不能不過爲之防也。爲此仰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騙詐。即時赴府首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寬縱。該縣亦宜體本職痌念小民之情。爲此示衆知悉。

歸熙甫集中。又有乞外中文。節錄一段於此。職近者被命改除。即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矣。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之君子。去其國而言存。可以爲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政存。可以爲遺愛。而後謂之不能忘其所使。今職於此蔑如也。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爲執事白之（別集卷九）。熙甫公牘之文。與所爲古文相似。非制藝名家所及。然黃梨洲序明文案。尙病其闌入時文境界。嗚呼。難言之矣。

海忠介爲明代第一直臣。其文明白痛快。又不可以常理繩之。嘉靖間。官戶部主事。上治安疏。發端即云。臣海瑞謹奏爲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爲不稱。（明史本傳作欲稱。其任語意全失。此據本集。）又云。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批鱗冒死之言。一至於此。自古未聞。及官南京吏部侍郎。禁革積弊。出示許民控告。則云。如若仍前被害。可自放膽來告。做百姓不可做刁頑不聽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軟弱聽人打聽人殺而不言的百姓。百姓不言自苦。苦何日止。其搏擊豪強又如此。史言忠介惡貪吏。上書言貪吏刻

輕。因叚太祖法剝皮事。忠介一生孤行己意。置生死於度外。其心如靑天白日。其言則藥之有朴硝麻黃也。錄其知淳安時揭帖。以存一格。

海瑞稟巡按都御史鄢懋卿揭帖（節錄）

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瑞謹稟。伏讀臺下劄付。云。凡有益於鹽政者。我三司幷府運州縣等官具帖詳報。又云。素性簡樸。不喜承迎。凡飲食供帳。俱宜儉樸爲尙。毋得過爲華侈。靡費里甲。又云。方今民窮財盡。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務宜體亮。諄諄然不一而止。仰知臺下爲民爲國。言出由衷。非虛設也。第今時風俗。喜諛惡直。今時居官人。利害得喪動其心。因一人疑千百人。樂於爲諛。不樂於爲直。臺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聽者。皆云。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金花金段一道。湯一進。下程則山禽野獸人不能致者備焉。供張極華麗。雖溺器亦銀爲之。與臺下頒行條約大悖戾。夫都院出理鹽政。我祖宗以來未之有。亦希闊事也。事出希闊。則疾苦者望車駕而赴訴。貪酷者望車駕而改心。百姓得希闊之遇焉可也。乃今府縣恐以不周致罪。極意買辦。里甲憚於出財。怨口嗷嗷。百姓不沾希闊之恩。反苦希闊之費。是毋乃官屬承奉臺下。樂爲諛。不樂爲直。誤認臺下之心歟。鹽法通滯。卑職知其端。未知其悉。不敢妄爲之說。獨此一事。耳聞目見。嘗私謂縱使臺下一不收受。然物既買辦。必有花消。里甲咨怨。誰則當之。官屬以今時俗例度臺下。竊恐臺下尤者。官屬利貢諛。不利執守禮法。事不及知而悔無及也。害有甚於鹽法之滯者。是以敢竭區區。爲臺下誦之。爲此具稟。

鄢懋卿。嚴嵩黨也。是時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盡握天下利權。聲勢煊赫。忠介因此去官。此揭語卒眞。視巡按直如兒戲。知縣七品官耳。而爲此言。可謂先立乎其大矣。

忠介生平以必爲聖賢不爲鄉愿自勵。其致力入手處。曰。聖賢教人。只欲人識其眞心。忠介不附和陽明。而其說與陽明相似。其論朱陸之辨。謂朱子篤信大學格致之說。欲讀盡天下之書。議盡天下之事。天下書可得而盡讀之乎。事可得而盡議之乎。陸子以求放心先立其大爲教。猶有得之（本集朱陸論）。忠介讀書不主於

博。故能言義理而不能運用辭采。其招撫逃民告示云。爲爾等籌之。泣碩鼠而適樂國。爰得我直矣。萬一不測。賦杕杜者。呼昆弟而不見恤。歌采葛者。依婚姻而不見收。空鄉百年夜室。致使櫟童躑躅其上。此時懸想故都。寧無脊令之歎乎。歲時伏臘。寧無故舊之思乎。迨至回首山陽。荒煙野蔓。走燐飛螢。種種淒其。寧無廬墓之悲乎。雖云人心去漢。孔明扶之不足。若本縣與爾百姓。不啻子父視之也。此直是一比盡生制藝。插入人心去漢二句。尤爲不倫。空疏之極。其敝固必至此。（按行文知縣用劄付。是劄爲下行之文。與宋時中書指揮事用劄子者略同。第改劄子曰劄付耳。）

萬曆以後。王學盛行。然有不隨風氣者。呂叔簡先生是也。呂氏呻吟語。流傳至今。幾於家有其書。身後諸子裒所爲公文刻之。曰實政錄。實政錄之中。風憲約一種最著。其篇首冠以通行府州之文。茲錄於下。

呂坤風憲約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呂。爲申明職掌。以肅吏治。以奠民生事。照得本司憲臣風紀。吏治民生。皆有專責。顧民生之未奠有六。追呼苦於太濫。問斷苦於太淹。擬罪苦於太密。追贓苦於太刻。拘禁苦於太易。隸卒苦於太縱。此六者皆提刑事也。吏治之不肅亦有六。虛文日盛而實政亡。厚道日隆而公法廢。人事日精而民務疎。頹靡日甚而振舉難。懵昧常多而精明少。爲家念重而爲國輕。此六者皆按察事也。本司履任數月。本無意於科條。邇來審聽諸獄。觀察羣吏。賢者常半。質美而意向不般。志確而才識不逮者。亦常半。下焉者不盡無也。賢者嫌於自賢。既不肯以所得告友邦。友邦亦自賢也。而不得聞賢者之告。則當告者莫若余。余豈容終隱默哉。昔余爲令兩邑。才短而心實苦。其告百執事者。誠非所能。亦得之折肱。願與同志者共之耳。意激切而語直戇。褊急自慚。然明罰勅法。責在當司。倘不厭煩屑而一涉盼。一沈思。油然下齊澤。以潤蒼赤。卽有深慽於余。余固甘之矣。仰府州掌印官。卽將發下書册通行所屬正佐首領官員一體遵行。勿得視爲文具。抄案依准呈來（實政錄卷七）。

右呂叔簡按察山西申明風憲之文。賢者用心。更無可議。惟以文字言之。則仍是制義格調。如云。下焉者

不盡無也。友邦亦且賢也。余豈容終嘿默哉。卽有深憾於余。余固甘之矣。此等句法。非制義而何。又實政錄有愼刑獄文。中一段云。嗚呼。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縱不逞以爲良民憂。然曰致刑。曰明愼。曰明罰。曰無敢折獄。皆愼也。曰緩死。曰赦過。曰不留獄。曰欽恤。曰事失。皆仁也。有司者司民之命。假令不得正命而死。民奈爾何。祇恐天道有知。怨魂不滅。勢旣在我。則死於識見之誤。死於失察。死於漫不經心。與故殺者一間耳。世稱提刑爲人代閻羅。而我未嘗不兢兢焉。況守令爲蒼生父母。可弗愼乎。此一段亦甚類制義文字。明史本傳載其陳天下安危疏。言自古率亂之民有四。曰無耶之民。曰無行之民。曰邪說之民。曰不軌之民。其下痛切發揮。語語精警。然行文仍是制義格律。學問正大如先生。而下等猶有此病。遑論其他。

明季東林黨禍。自高忠憲劾御史崔呈秀始。東林講學。非有意於主持淸議也。其宗旨惟在矯陽明良知之說。顧端文與管東溟書云。陽明先生中興聖學。最爲有功。至其事業。其節義。其文章。皆卓朗俊偉。赫然足以名世。端文於陽明推崇如此。可知非攻擊陽明之爲人。其異於陽明者。陽明謂性無善無惡。顧高諸公謂性有善無惡而已。東林講學會約。每年一大會。每年一小會。開會之日。於道南祠謁聖。禮畢。入講堂。以齒序坐。推一人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各虛懷以聽(顧端文公遺書)。是東林講學。絕不涉及時事。周櫟園書東林書院印後云。黨禍之起。由於高忠憲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人。旣而楊漣左光斗交章劾璫。益信其言爲不虛。而東林黨禍偏天下矣。此疏見高子遺書。所繫於國事甚大。茲錄於下。

高攀龍劾貪汙御史疏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列聖之明旨。皇上之申飭。蓋諄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巡按淮陽御史崔呈秀者。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婾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御史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淸。一至濁。涇渭較然。臣不別白爲陛下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考核。無何。河南

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謝文錦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奉旨回道訖。既二旬而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陽間。所見淮陽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每名得賄千金輒放。不肯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一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過付何人。至於舉劾夫眞。貪酷漏網。則有兩淮同知程天爵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監臣樊尙憬。按法劉大綬。且臚其贓私入告矣。則又有霍邱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笑人臣之負國。又自負也。受國家榮寵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蹈於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畏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播山撼岳之威。秖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墦間龔斷之賤。且冒居觸邪指佞之官。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皇上敕下吏部議處施行。

右疏於呈秀罪狀。摘發無遺。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在忠憲亦不料後日之禍至於此烈。嚴元照書顧端文公鄉試墨卷手蹟後。乾隆乙卯。弔無錫嵇文恭公之喪。見端文族孫晴沙先生。就叩端文軼事。先生爲言端文疾作。高忠憲公日侍疾。端文臨終。執忠憲手。字謂忠憲曰。存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忠憲狀端文。未載斯語。忠憲與黃東里書云。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疆之恩。不宜爲亂賊脫罪。蓋當時有議其嫉惡之嚴者。故忠憲云然。高邑趙忠毅公（南星）爲忠憲之師。是時官吏部尙書。議呈秀罪。當遣戍。呈秀遂諂事魏閹。而黨禍以作。忠毅平日有與傅按臺書云。始而進言。惟恐其不直不盡。今乃悔其太直太盡。此語未知何指。要之巨璫秉鈞。而諸賢執法。已爲危道。使諸賢懼城狐社鼠之害。明是非而不爲太直太盡之言。其禍當不至此。

東林躓而復社興。復社者。以文會友。非有意於主持淸議也。而其後以留都防亂揭。幾釀白馬河津之變。復社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用擯。僉曰。諾。觀盟約之辭。宜無預於國事。而崇禎十年。蘇州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歸咎於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蘇州推官周之夔。復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不結。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等疏白其事。始準注銷。至福王時而諸生顧杲等具留都防亂揭。聲阮大鋮諸人誤國之罪。大鋮日思報復。云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盡殺主盟者（朱錫鬯靜志居詩話）。以文字而通聲氣。其禍至於此極。可爲炯戒。

明史藝文志行移繁減體式一卷。原注。洪武中以元季官府文移紛冗。詔廷臣減繁。著爲定式。余繼登典故記聞。洪武時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論時務。累萬餘言。太祖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纔五百餘言。因歎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定爲建言格式。頒示中外。使言者陳得失無煩文。嘉靖時。左都御史胡世寧言。書曰。辭尙體要。律曰。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不許虛飾煩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删煩就簡。故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删削。惟聽吏全具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者。乞申敕內外諸司。凡事當奏題者。務照弘治以前舊規。删去煩文。務從簡要。不許全錄往來文移。而部院議覆者。亦必撮其要語。使無贅詞。又無失事。庶幾少便省覽。世宗深然其言。令諸司章奏不許煩詞。第宜明白。開陳要旨。庶易省閱。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言。近來章奏。日趨浮汎。鋪綴連牘。徒煩聖覽。且言多意晦。端緒難尋。翻可竄匿事情。支調假飾。請令內外諸司。凡有章奏。務在直陳其事。意盡而止。不得仍前鋪綴。違者。聽該部科官參治。穆宗曰。近來章奏。信多浮詞。且語涉肆慢。甚非奏對之體。所司通行嚴禁。違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以上見典故記聞卷三卷十七卷十八）。明之章奏。在嘉靖時有全錄往來文移者。可謂繁矣。嘉隆兩代。一再申禁。務從簡要。宜可革除此弊。而實際則不盡然。萬曆間。李化龍將兵二十餘萬平播州楊。

王文成平猺後第一功也。平播全書敍功疏。臚陳將士戰功。凡六萬餘言。有云夫天下非小弱也。九州四海兵非脆。糧非乏也。向賊逆形未著。皇上不忍遽觀之兵。曰。吾且舞干。吾且解網。姑俟其悔過。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乃不謂兇人之性不移也。始天怒赫然斷在必勦。夫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況此么麼小醜乎。又云。三戰而三克之。賊力竭矣。不亡何待。又云。高折枝以一書生請自將士漢兵以往。此固已雄偉不常矣。馬孔英至。則文武相得。如樂之和。自是日日約各路攻圍。有應有不應。甚或以相誹訾。而折枝不顧也。又云。此則失之武人。得之文吏。蓋運籌者之苦心乎。又云。夫淮蔡之平。直須一斷。何況其廟謨詳審。一若此哉。臣故曰。非諸文武之功也。而皇上之功也。乃皇上不自以爲功。直推功於臣下。且命臣等將諸臣功次從公敍錄。臣卽心知非諸文武之功。亦何敢不遵明旨而量爲品敍云云。其下分敍文武功績。人各繫以駢語。累數千言。自來章奏文字之多。至萬言書而已極。從未有冗長至此者。時去隆慶時嚴禁章奏浮辭僅二十餘年。而變本加厲。其繁且什百於舊。此功雖不磨。此疏則不可爲法矣。

盧督忠烈象昇。巡撫鄖陽。有靖寇綏民告示。發端云。照得本院以撫治爲職者也。循名責實。卽在安常處順之日。且將不自暇逸以負地方。況鄖何地也。今何時也。又募軍屯田議云。照得有人有土有財。此經世之至理也。目今民弱財盡。寇盜縱橫。封疆之事。難言之矣。況乎鄖屬破殘。人煙斷絕。欲招兵而無民可招。欲設兵而無餉可措。然則千里殘疆。竟成棄土乎。又立寨并村文云。照得守土者。民也。剿賊者。兵也。與兵民爲難勢不兩立者。賊也。然必民之數多於兵。兵之數多於賊。而後戰守足恃。蕩平可期。今天下遍地是賊矣。到處用兵矣。而民相繼死於兵。究之兵亦賊也。民亦不得不爲賊也（撫鄖公牘）。孫北海（承澤）爲開封知府。判訪犯錢文科案云。審得錢糧之欺隱。莫甚於屯。弊蠹之叢滋。莫大於衙。錢文科。衙蠹也。其人僞而辯。黠而多機。單款纍纍。如餘未扣抵正徵。則得銀二百兩矣。解准先期給散。則得銀八十兩矣。以至重名之陶玄眞等則有騙。退役之劉宇則有騙。接帖之聽事吏則有騙。或三錢。或七錢。或銀簪耳挖。何莫非本犯婪取之實也（資治新書）。此爲明季公牘之文。蓋終明之世。積習不改。漢唐宋之季。爲從事掌書記者。頗有後勁之觀。

而明季則殊不爾。嗚呼。言武備則赤手空拳。言文事則陳言俗調。徒以孤忠自矢。竭蹶支撐。可哀也已。

明之末造。學者好爲駢儷之文。有施之奏疏者。有施之文牘者。其見於奏疏者。觀明史啓禎間諸人列傳可覘一斑。見於文牘者如陳臥子龍以崇禎十年擢進士第。選授紹興推官。題報巡歷所至事。其文云。審得白羊坳爲谿鹿入吉之間道。阻山踞險。惟藉偏師扼要。一旅當關。即臥鼓囊弓之日。未許逍遙。況柙牢窟穴之時。詎容兒戲。是以原設兵八十名。去年九月。新添兵二百二十名。上臺之計慮深遠矣。陳一豸職司統領。自應加意申嚴。乃受各兵餽銀一錢。濫容老弱至一百二十七名之多。雖非本院親臨委官查點。其虛冒安從問乎。方今賊氛未靖。武備全單。可守而不守。固屬兵虛。乃有兵而無兵。實繇將玩。不厚責將。何以來兵。坐贓擬徒。乃其本律。又云。審得南贛坐營砌勛。質同縮蝟。技遜奮螳。無臨戎裹革之雄風。鮮託詣闕請纓之壯志。比題授贛營。則當死先登。滅此朝食。事煩再計。乃提兵數閱月。糜費不下數千兩。顧縮朒不前。逾日始至。而賊已收合餘燼。遁瑞金而四逸矣。惜哉。鷹挂網而旋飛。鼠入囊而復出。避銳擊惰。全籌罔效於先幾。玩寇貽殃。聞戾弭深於後至。律以賊寇滋蔓。不即發兵策應。治荒荷戈。戎行庶有警乎。臥子所處何時。乃爲此儷白妃青之語。可爲怪事。（明史左懋第傳。懋第爲戶科給事中。疏屢見。詔停刑。懋第請馬上速傳。勸餉罷徵亦請馬上速行。馬上。謂驛遞也。此文以俗語入文。）明人批判。亦以八股筆法爲之。房山縣有崇禎六年莊田民田分水碑。記涉訟始末及上官批語。有云。照地之多寡以定水數。則楊得其六。駱得其四。楊亦可以相忘於駱矣。駱延良強項啓釁。楊喜違斷寒濤。均杖宜也。續批云。楊喜苦告不休。其有隱情乎。速原詳並一干人犯解院面審之。速速。寥寥數語。而壘卷氣味溢於紙上。又有摹仿公穀文法者。資治新書載江寧知府陳問廣判搆盜焚劫案云。誅韓二者何。首禍也。曷言乎首禍。云云。此等不古不今文字。無以名之。要之斯文末運而已。

東坡送人序云。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枷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聽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東坡之所謂俗學者。王氏三經新義也。明賢正志完氣。吾人

敬之重之。而東坡所謂道聽明廣聞見。吾人於明賢。終不敢苟爲附和。夫正志完氣而聞見不廣。則其害中於家國。豈止王氏經義變秀才爲學究而已。

明人制義。代聖賢立言。陳義似高。而託體實陋。爲此體者。必象前人之聲音笑貌而出之。是俳優之類也。焦理堂論歷代文章因革。有唐詩而有宋詞。有宋詞而有元曲。有元曲而有明之八股文。明之八股。與元曲不相類也。然元人雜劇。代古人登場搬演。明人八股。不惟代聖賢立言。亦爲侵人辯士曲傳口吻。謂其體格相沿。誰曰不宜。嗟夫。科目進身而操術若此。乃欲敷陳治理。論道經邦。亦異於古所云矣。

陸王之學。後人比之於洪水猛獸。此過激之言也。陸王知行合一。其治事精神。實不可及。明人積習在爭意氣。分門戶。其病根在於自視太高。責人太苛。論事太刻。一言蔽之曰。不明事理。夫不明事理。則八股之流毒也。爲陸王之學者如是。爲顧高之學者亦無不如是。八股之文。如剝蕉抽繭。非造語精刻。不能動人。明人惟深於此道。於是爭議禮。爭奪情。爭紅丸梃擊。務以深刻之筆繩人。受者無以自容。則激怒而以惡聲相報。及其朋黨勢成。各爭門戶。而國事遂不可爲矣。明史鄒元標傳。天啓二年元標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江秉謙傳。秉謙疏訟熊廷弼之冤。以爲議者以一人私情。沒天下公論。專壞朝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汪文輝傳。隆慶五年疏陳四事專責言官。一曰傾陷。二曰紛更。三曰苛刻。四曰求勝。史贊謂其深切時弊。(原文云顚倒是非。熒惑聖聰。是爲傾陷。條奏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相詬病。或搜抉小疵。指爲大憝。極言醜詆。使決引去。是爲苛刻。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卽憤然不平。是爲求勝。)嗟乎。明之前事已矣。八股之害。前後歷五百年。迄於今時移勢異。而士大夫論人論事。積習未變。如彼川流。誠不知其所屆也。

趙忠毅云。文自兩漢而上。代高於一代。兩漢而下。代卑於一代。至時文無卑矣。遞相鈔襲。而青紫可得。以爲學在於是。往往驕矜鄙陋。此關於士風甚大。文體之壞不必言(味檗齋集兩漢書選序)。時文之害。

明人固已言之。當時議者。欲罷時文三十年。以爲庶幾太平。惜乎其無及也。

北宋時。言者以士子不閱經史子集而專意於時文。不專閱舊來典實之文。而專意近日虛浮之文。乞令監學官精擇經義詞賦論策各若干篇。許之版行。以爲程式。詔依劄付監。彭龜年疏論其不可。謂雖名救弊。而敝自此始（北堂集）。蓋不刻時文。則士子猶不能廢經史子集而不觀。時文有刻本。則讀時文而羣書皆廢矣。明時文刻本。汗牛充棟。此文之所以敝也。

明初定制。臣民具疏上於朝廷者爲奏本。東宮者爲啓本。皆細字。後以在京諸司奏本不便 。凡公事用題本。其制比奏啓小而字稍大。嘉靖八年。奏准本式遵照大明律後附寫尺寸。參以近年適中式樣。題本每幅六行。一行二十格。抬頭二字。平行十八字。頭行衙門官銜姓名疏密俱作一行書寫。不限字數。年月下疏密同。若有連名。挨次俱照六行書寫。奏本每幅六行。一行二十四字。抬頭二字。平行寫二十二字。頭行衙門官銜。或士儒吏典軍民竈匠籍貫姓名。疏密俱作一行書寫。不限字數。右謹奏聞四字。右字平行。謹字奏字各隔二字。開字過幅第一行抬頭。計紙字左右。謹奏前一行。與謹字平行差小（大明會典卷七十六）。明人之所謂奏本。區民通用之。猶漢人之上書言事也。後則以奏本專屬於臣工。而人民不得用矣。洪武間定式如下。

奏本式

某衙門某官臣姓某等謹奏爲某事備事由云云今將原發事由照行事理備細開坐謹具奏聞某事云云緣由畢前件事理擬議依某律科斷施行某事云云緣由畢前件云云伏候　勅旨（以上某字起至某字止計字若干紙幾張）右謹奏聞洪武某　年月日某衙門某官臣姓某某

題本式

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謹題爲某事備事由云云謹題請旨如不用請旨止用謹具題知餘同

其各衙門行移之文。曰照會。曰咨呈。曰平咨。曰劄付。曰呈狀。曰申狀。曰平關。曰牒呈。曰平牒。曰牒上。曰故牒。曰下帖。其式如下。

照會式

某軍都督府為某事云云合行照會可照驗施行須至照會者

照會
某部

洪武某年月日照會（印）

左都督押・同知都督押　僉都督押
右都督押　同知都督押　僉都督押

六部照會各布政使司文移同

咨呈式

某部為某事云云合行咨呈伏請照驗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
某軍都督府

洪武某年月日（印）

尚書姓名押
侍郎姓名押

各布政使司咨呈六部文移同

平咨式

某部為某事云云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
某都指揮使司

洪武某年月日（印）

咨尚書押
侍郎押
侍郎押

各布政司咨各處文移同

劄付式

某軍都督府為某事云云合下仰照驗云云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某衛指揮司准此

洪武某年月日劄付（印）

左都督押　僉都督押
右都督押　同知都督押

六部劄付各衙門文移同

呈狀式

某衞親軍指揮使司經歷司。承奉本衞某文。爲某事。云云奉此。合行具呈。伏乞照驗施行。須至呈者

右　呈
某軍都督　洪武印　某事　年月日　經歷姓名
　　　　　　　　　　　　　　　　知事姓名

應天府太常寺欽天監太醫院翰林院光祿寺太僕寺呈部文移同

申狀式

某府爲某事。云云合行申覆。伏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右　申
某處承宣布政使司　洪武印　某事　年月日知府姓名同知
　　　　　　　　　　　　　　　　　　通判姓名推官姓名

直隸府州申六部在外府州申都司應天府申五軍都督府各縣申府州等衙門文移同

平關式

某衞親軍指揮使司爲某事云云合行移關請照驗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某衞指揮使司　洪武印　某事　年月日　關指揮

使押

同知押　僉事押
同知押　僉事押

各府各州各縣平關各衙門文移同

牒呈式

某府爲某事云云合行牒呈伏請照驗施行須至牒呈者

右　牒　呈　洪武印　年　月　日　知府姓名押

某處提刑按察司　某事

同知姓名押　推官姓名押

通判姓名押

應天府牒呈都司布政司各府牒呈十衛指揮使按察司牒呈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文移同

平牒式

某府長史司爲某事云云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須至牒者

右牒　洪武印　年　月　日牒　長史押

某府　某事

牒上式

某處守禦千戶所爲某事云云合行牒上請照驗施行須至牒者

右牒上　洪武印　年　月　日　牒　正千戶押

某　府　某事　副千戶押

副千戶押

故牒式

某衛指揮使司爲某事云云合行故牒可照牒施行須至故牒者

右故牒　洪武印　年　月　日　牒指揮使押

某　府　某事　同知押　僉事押

同知押　僉事押

下帖式

某府爲某事云云合下仰照驗云云須至帖者　右下某縣准此

洪武印
某事　年月日　帖　知府押　同知押　推官押
　　　　　　　　　　　　　通判押

右式皆洪武閒所定。載萬曆本大明會典卷七十六。今所見明人文移。亦有不依此式者。蓋其後遞有變遷。每唐宋人之言故牒。猶明人之言合行移牒。今於故牒上加合行二字。則疊牀架屋矣。官文書辭句。歷代相沿。每有此病。

奏本題本之外。又有揭帖。陳眉公聞見錄。累朝以來。凡有密奏及奉諭登答者。皆稱爲揭帖。其制視諸司題式。差狹而短。字如指大。以文淵閣印封緘進御。左右近侍。莫能窺也。諸凡軍國機要朝廷大政。上意之所欲出而事理未安。政體之所宜行而睿衷未發。諸司待命而未報。言官力諍而難回者。閣臣從中調劑。就事贊維。其妙用全在一揭。然揭亦不敢數數輕進。每進揭。主上輒動色。謂左右云。閣下揭帖至矣。其重如此。自江陵之後。建言者多。朝廷厭其激聒。時處一二人。而閣臣務欲暴白心跡。不論是非。輒上揭申救。而主上亦不復省矣。如陳氏所言。則揭帖惟閣臣乃得用之。而海忠介知淳安時。乃有稟巡按揭帖。文見前條。至明季又爲露簡公啓之用。蓋揭帖之變體也。（明史吳麟徵傳。麟徵言路口揭。謂諸君子宜化洽治之意。毋落奸人穀中。此公啓也。）

劄付及下帖之文。杜清獻集卷首載之。弘治十四年。台州府行黃巖縣帖云。各州府爲尊禮先賢以敦治化事。承奉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承准禮部以字一千四百九十五號勘合。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迷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於禮科抄出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台州府黃巖縣給由知縣黃印奏。臣伏覩大明律內。凡忠臣烈士先聖先賢墳墓。不許於上樵采耕種云云。此篇可見公文各種之式。知府接布政司劄付曰承奉。

布政司接禮部文曰承准。禮部據祠祭司呈曰案呈。祠祭司稱本部曰該本部。知縣爲例行公事。可以上奏。其權猶重。知縣黃印者。印非人名。杜集此件錄自黃巖縣署檔案。書手缺其名以示敬耳。

明制。各部行文於各布政司。其發端必云據某司某呈。布政使司行文於各府亦然。南陽諸葛武侯祠有嘉靖七年刻石。文曰。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乞賜祀典題額以昭忠藎事。禮部准勘合科付。承准禮部正字三千五百九十三號勘合前事。祠祭司案呈云。仰付該司頒行河南布政司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轉行。備辦祭祀。於每年春秋仲月就遣本府官致祭施行。是布政司行文。亦據各房具稾。故書吏之權特重。清制無此例。而督撫衙門之公文。皆發各房擬稾。由各房具簿呈核。書吏得以上下其手。亦爲此也。

官文書紙式。史書無能言其詳者。惟余繼登典故紀聞。紀明初式令。言之甚悉。此軼聞也。照錄於下。

明洪武間文移紙式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爲一等。四尺爲一等。三尺爲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爲一等。二尺爲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品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開國之初。物力充牣。故紙幅寬長如此。然此制亦必有所受。大抵明以前官文書用紙皆堅好。反覆可用。今所見宋元版書。其紙背或爲簿帳。莫子偲言。宋紹興本集古韻文三卷。紙背是開禧元年黃州諸官致黃州教授書狀。古人文移案牘。用紙皆精好。事後尙可他用。蘇子美監進奏院。以鬻故紙祀神宴客得罪。可見宋文書故紙。未嘗輕棄。吾鄉錢子泉著版本通義。歷數宋元明印本用公文書紙者。得十餘種。其別有刺狀。有收糧册。有戶口册。此皆官刻之書。化無用爲有用者也。余見光緒間朝鮮國王咨禮部文。其式如殿試策卷。而寬長過之。當是沿明制而未變者。近代官物濫惡。部院公文。率以毛太紙書之。軍機處奉旨字寄督撫。其紙滿方尺

者絕少。字迹尤劣。蓋直屬公用物。皆繇拉承辦。若輩利析秋毫。而領班章京不察。故紙筆行沽若是。此雖末節。可以覘時會之盛衰。物力之豐耗。故附論之。



# 清

有清公牘之式。仍明制。而精神骨幹。逈不相同。順治六年。封邱李嵩陽爲江南提學。頒中飭教條。曰務孝友。曰愼交游。曰勵廉恥。其文曰。自明季競尙風流。高言簡脫。樂就嵇阮之放軼。迂視道學之準繩。戕天性。薄行檢。骨肉之間。媮薄已甚。澆漓禍國。般鑒匪遙。近聞少年惡習。聚族呼儔。流連陸博之場。馳騁倡優之巷。以非笑異己爲樂。以擊斷鄉曲爲能。致揖讓不行於里閭。老成或受其詬詐。殺機所釀。召寇召賊。深可痛懲。甚至結書吏爲兄弟。聯傭保爲宗親。淸夜全迷。斯文掃地。興言及此。尙不自艾而尤人乎。本院爲朝廷重名器。爲諸士護體統。有一如此。定以劣論。張安茂爲兩浙提學。亦有訓士之文。曰崇經學。曰斥排偶。曰禁社選。其言曰。六經爲聖人治世之書。學庸語孟。宣六經以爲言者也。今世制義。又代學庸以爲言。日取本源討論之。惟恐莫究。況能舍源而竟其委乎。乃二三豎子。一經未遂。畢其小慧。以掇拾而致科名。遂使舉世捷徑相徇。嘲淹貫爲無當。何怪乎以雜竊奸雄之氣。行於學庸語孟之文也。明季倡效六朝。識者早知不振。奈何鴻都初闢。旭日方升。歷經部科糾正。仍有奏魍魅之響於白晝光天者。以致名山風雨。隨筆抄塡。磐澤良懷。逢篇點綴。臭腐滿牘。談者欲嘔。本院鉛槧在手。暫用申韓之律。驅此蕪蔓。明代相傳。止有墨牘。房書之刻。起自嘉隆。是時文章之權歸於上。故風氣一而好尙同也。迨禎朝社刻紛爭。人標赤幟。作者有南轅北轍之異。倣者懷三頭六臂之思。去歲奉內院題參。痛懲奢肆。而梨棗之災未已。玆合移會下江。嚴行曉諭。除先朝五十大家明文合選文定文待等書。有裨文教。許坊間重刻廣布外。其餘一概不准存留。如依舊抗違。遴

有提究。書買一體論罪。以上二篇。見李笠翁資治新書。其書專采公牘之文。上自王陽明文太青諸人。近逮周櫟園王漁洋施愚山輩。分門別類。而加以評隲。（文太青。名翔鳳。陝西人。官東萊知縣。見陝西通志。此書錄其公牘數十篇。）中有漁洋爲揚州推官時判牘五首。皆本集所不載。愚山判詞三首。其一判節婦逼嫁案。辭曰。張氏以未字之女。聞夫故而守貞。此人情之最難者。本縣且敬之畏之。不敢以尋常節婦相待。舅姑之恩斯勤斯。所以曲成其志者。當無所不至。奈何勸加詬詈。每以遣嫁爲詞。節有餘而孝不足。豈其然乎。此婦人偏愛少子。慮其有守必有繼。不若逐婦以杜立嗣之源。令少子獨承其業耳。前案已定。孰敢更張。此判措詞得體。造語亦佳。時去晚明未遠。而氣象如是。言爲心聲。有以覘向治之幾矣。

有清崛起遼東。入主中夏。其視元人無以異也。而開國規模。則元人非其比也。入關之初。網羅遺逸。務在收拾人心。其時士大夫有神州陸沉之痛。知事勢之不可爲。而又不甘沒世無稱。則潛心於性命經濟之學。著書立說。守先待後。明人講學。所以分門戶。爭意氣者。皆有所爲而爲之。至易代之際則不然。既無用世之心。自無徇俗之論。凡所爲孜孜矻矻者。求所以安心立命而已。其天資卓絕。立身行己。確乎不可拔者。北則有孫夏峯。刁蒙吉。顏習齋。南則有顧亭林。黃梨洲。萬充宗季野兄弟。其先不過一二人倡之。而風聲所樹。學者景從。一代文章學術。所以卓越前代者。實基於是。公牘之文。受文章學術之影響。而勝於前代者。亦由於是。

有清一代學術。略分爲漢學宋學兩家。夏峯。蒙吉。宋學之先聲也。亭林。梨洲。漢學之先聲也。夏峯之學。主於慎獨。始以象山陽明爲宗。晚更和通朱子之說。著理學宗傳。蒙吉之學。以慎言行爲要。以程朱爲宗。尤篤好高忠憲之書。著斯文正統及辨道錄。其師友於二人之間。而見之功業者。則魏敏果也（寒松堂集有庸言一卷。於慎獨之旨。體會最眞。如云。士大夫背人耳語。必非正言。識者不可得而聞。亦可得而料矣。余立朝十四年。幸未蹈此。又云。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眞學問。方能臨大事不亂。愚嘗驗之。又與夏峯書云。樞有三關。循途而過焉。第一關違禽獸不遠。第二關悅不若己。第三關言行不相顧。平日策勉如此。其律己之

殿可見。第中奏議。所言皆經國濟民之大者。衡錄一篇於下。

魏象樞陳教化根本疏

巡視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

題。爲教化係

國家根本之圖。謹陳愚見。以佐

大政事。臣家居時。曾抄讀

上諭。謂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爲務。而以教化爲先。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臣讀未竟。而知

皇上欲教化之大行矣。竊思朝廷之教化。安能家諭而戶曉。惟共分

朝廷之教化以爲教化。自能端本以澄源。是在滿漢諸臣之爲父兄者。家自爲教。身自爲教也。何也。滿漢諸臣。與國家休戚相關。其子弟或進士舉人。或貢監官廕。以及世襲之冑裔。一命之職官。約略計之。幾半天下。較之民間愚子弟。更爲緊要。如父兄孝則子弟必孝。父兄忠則子弟必忠。父兄廉則子弟必不貪。父兄仁則子弟必不暴。蓋父兄居家居官。子弟習聞習見。如標然。標正則影正。標邪則影邪。此之謂身教。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又安望子弟之道行於

國家邪。夫以四海之大。八旗之廣。賢父兄賢子弟固不乏人。儻父兄所爲不正。子弟視爲榜樣。尤而效之。或馳情於聲色。或薰心於貨利。或旁惑於異端邪說。或深溺於驕奢奔競。如近日所謂打馬弔鬥混江之類。尤壞人心。此避人之事。非父兄其誰察之者。設異日以不肖之子弟。作不肖之臣子。

國家竟不獲人才之用。是子弟之負

朝廷。實父兄之負

朝廷也。

滿漢大臣子弟。薰心貨利。驕奢奔競。此敝迄未造而極。據敏果此本。則其端已肇於入關之初。敏果陳正本清源之法。欲廣印勸善要言。令父兄先讀之。與子弟日講一條。則尊王之論耳。國家大政等字句皆擡行。明人奏疏。謹嚴猶不至此。蓋文字避忌之例。又緊於前代矣。

顏習齋之學。其先從程朱入。又師事孫夏峯。最後悟大學格物之物。即周禮之三物。尚書之三事。於是講求禮樂兵農之事。以為修齊治平。必由於此。而力詆格物致知之說。傳其業者為李恕谷。而王崑繩為平書以張之。其自序云。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非盡棄其舊而別為規。不可以為治。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準今酌古。變而通之。平書之言曰。非術不足以成仁。非權不足以成義。以權術行仁義而不為迂闊。以仁義用權術而不任威刑。恕谷訂平書之失。以為權術之正者。即仁義也。不可曰以權術行仁義也。王李二人論治道。喜用權術。有意與程朱立異。故為顏李之學者。智略可喜。流弊亦多。恕谷有與人書云。近聞為習齋致用之學者。或用之於家產。或用之於排解。少不迂闊。而已流於雜霸矣。此必然之勢。其學派流傳不遠。非無因也。恕谷官止通州學正。未嘗為親民之吏。故集中自請旌節孝一呈外。別無公牘之文。惟佐治富平。有別縣令楊慎修贈言。論及治牘之法。其言云。凡出一言。必有所為。不得突如其來。不得茫無頭緒。不得雜亂不清。不得有首無尾。敍事之言。須有扼要。有平鋪。有收結。有輕重繁簡。令人聽之瞭然。觀此數語。可以得其大凡矣。

受業於孫夏峯而身體力行。見於事業者。湯文正也。文正官贛南道時。有檄雩都縣文云。黃洛村何善山兩先生。理學文章。得姚江心傳。雩都為講學之地。語錄文集。版籍必有存者。今正學湮晦。士習乖謬。正當表章眞儒。以獎勵後進。文正撫蘇公牘。余已采入牘髓之中。此篇論及學派。與陽明之褒崇陸氏子孫。其事相類。表章學術之外。則纂修方志。令各屬舉博通典故精於史裁者。敦禮延請。其翻刻舊志。必擇善書者謄寫精工。務要顏歐字體。校正無訛。當時刻書。注重版本校勘。雖理學家亦喜為之。於此可見。

康熙間。聖祖以理學眞偽論試詞臣。諭之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即理學

之眞者也（彭定求蘇州重修于淸端公祠碑）。于淸端以淸正受主知。稱爲古今第一廉吏。吳人以淸端與湯文正並稱。有淸湯于靑菜之目。身後刻政書八卷。其中七卷皆爲公牘。而知合州時。査采楠木一篇。語語痛切。其文錄後。

于成龍詳四川巡撫査采楠木文

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巡撫四川都察院張憲牌。案照査楠一事。屢奉
嚴旨。隨卽通行各屬遍査具報去後。事關
欽工。本院不得不親往誌載產楠之馬湖永寧一帶。躬率彼地各官兵役。直抵深山遠箐。確査大材楠木。以
資國用。除具疏
題明擇吉起馬外。合先行委。爲此仰州官吏査照牌內事理。卽束裝星馳前往彭水武隆二縣。會同該縣文武各官。率領兵役嚮導。確査涵檜白馬江口及近酉陽一帶山箐。併南川縣金佛山馬嘴等箐。堪充樑棟大材楠木。逐一開列圍圓丈尺。計其臨江道里遠近。馳赴遵桐。回報本院。以憑親臨彼地覆行査看。酌估需用錢糧。
題報施行。該州査明一處。卽詳細具稟。封入檄筒。飛遞駐節處所投閱。仍減從彙程前去。不許多帶人役。滋擾地方。若奉行不善。有誤
欽工。法在必行。非比他事可恕。如著勤勞。本院定當特薦。仍先將起程日期報明。等因。成龍捧讀憲諭。凜遵減從。止帶書吏二名。快皁二名。門子一名前往。合併報明外。第今歲災眚迭見。天變異常。邸報不絕。正恐懼修省之日。夫何恬不知怪。大興土木。勞民傷財。驚擾遐方。
廟堂之上。曾無一朝陽鳴鳳。此成龍之所大懼也。蜀川素產楠木。列朝已有成案。第今日之蜀川。非昔時全盛可比。田地荒蕪。烟火絕滅。賦役戶口。載在由單。歷歷可數。卽有一二孑遺。驚魂未定。尙望安輯撫育之不遑。忽遭此大役。誰爲採辦。誰爲牽運。哀此殘黎。勢必官與民偕斃。從此流民裹足。居民

驚散。可惜蜀川財賦之鄉。此成龍拊心太息。不禁痛哭流涕者也。成龍職屬下吏。凜承皇上嚴諭。踧踖無地。星夜就道。躬入深箐。確查無遺。用以仰副憲命。然不覺有切身之慮焉。成龍由粵西來任。路經楚黔。目覩大箐之中。雲樹參天。日光不到。即夏秋之交。尚有冷氣逼人。當此寒冬栗冽。竟成冰穴。大樹之中。林箐叢密。藤蘿纏結。虎豹成羣。人跡罕至。必需夫斬伐開徑。爲容身之路。火炮刀鎗。防猛獸之奔逸。且蜀中居民。與他省不同。平日既乏皮襖。又無絮衣。驅此啼饑號寒之衆。修深山密箐之路。無衣無食。何以禦寒。必致冷凍顛仆。一慮也。倘有一二顛仆。四外居民。聞風奔竄。是工尚未舉而地方已爲騷動。二慮也。隆冬天氣。民徒無依。相聚爲奸。是目前所必無之事。亦古來所恆見之事。意外可虞。三慮也。成龍身肩重委。不敢不過爲顧慮。復思成龍入箐。必與本地文武官員同行。文官有衙役。或可令備斧頭鉤鐮。凡密箐無路之所。指揮砍伐。武官有兵丁。或可令備火炮鎗刀。以防猛獸。且大箐所在。四圍併無村舍。若朝入山而暮就舍。則奔走於茂林蔓草之域。往返耽延。必遲時日。何以報命。必須武官帶一二帳房。借抵深箐。日暮攢宿於箐中。庶無出入往返之遲誤。而功可刻期告竣。但成龍位微。衆屬同寅。勢在難行。伏祈憲臺迅諭武隆南川等處文官衙役備修路之具。武官兵丁帶防獸之器。仍攜帳房。爲露宿野處之備。是可不用民間一夫。而地方自安靜無驚。至於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憲臺封疆大臣。自有灼見。非成龍所敢輕議也。

四川采木之事。其年月在湯文正撫吳之前。康熙初。蜀承張獻忠亂後。合州領三縣。遺黎僅百餘人。正賦祇十四兩（見陳廷敬于清端公傳）。牧令以民間疾苦上聞。固其職分。右文入手即言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廟堂之上。曾無一朝陽鳴鳳。以一知州而發絕大議論。末以封疆大臣自有灼見。微辭規諷。非胸有定見。不計死生禍福者。不敢爲此語。此即眞理學也。

文淵閣書目。著錄當代之書。力祛漢宋門戶之見。然紀文達深於漢學。故提要於宋學家抉擇頗嚴。子部儒家類。著錄者僅王宏。陸世儀。周召。陸隴其。李光地。雷鋐六人。而於陸氏推崇最至。謂其在近儒中最

稱醇正。於朱子之學融會貫徹。非徒以口耳佔嗶爲事。按陸清獻三魚堂集。有宰靈壽時公文數篇。茲擇錄一首。

### 陸隴其申直隸學院文

爲申送講義事。照得士子學問。莫先於講明書理。文風卑下。皆由書理不明。士習不端。亦由書理太淺。卑職自蒞任以來。每於簿書之暇。到學命諸生講書。疑者闢之。舛者正之。一則欲端其舉業之根本。一則欲引入聖賢之門路。冀稍有補於學政。積有講義百餘篇。所見淺陋。未能盡發聖賢之精蘊。合行上呈憲覽。乞賜裁之。

右陸清獻宰靈壽時。以所撰講義申直隸學政之文。其教士之法。依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肆力經史。並重刊程氏日程分給諸生。其於八股之文。則惟選先正制義數十篇。名曰一隅集。指點其開闔虛實之法。使諸生略知門徑而已。集中有續申學院文。即言此事。茲不錄。

雍乾間。稱理學名臣者。推博野尹元孚。元孚篤信程朱。其論治謂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居官政績。具見於撫豫條教。最所究心者。爲設立分社一事。茲錄一篇於下。

### 尹會一考察州縣分社文

分社之舉。所以端士習。廣教化。法至善也。蓋士爲鄉里表率。苟讀書明理之人。尙不能遷善改過。恪遵禮法。凡厥庶民。無怪其放僻邪侈。陷於刑戮而不知矣。有牧民之責者。正宜勸學興賢。以昭訓俗型方之治。今本部院訪得上蔡縣並未實行立社之法。及詢之該處紳士。雖近在城中。身列義學者。亦茫然不知分社爲何事。乃知從前該縣詳覆之文。竟屬捏飾。夫立社考察功過。或按季。或按月。俱係地方官自行酌量。因地制宜。並非繁苦難行之事。無論教官職司乘鐸。是其專責。即有繁劇之州縣。亦非朝朝審事。日日比糧。則一歲之中。何難破數日工夫。面與士子講論勸規。以洗其俗吏之心。而盡其化導之實。乃並此不爲。倘得謂之留心吏治者乎。該司即將上蔡縣捏飾緣由。確查詳奪。併嚴飭各州縣查照。本部院歷次檄飭實力奉行。

毋得虛行故事。責成該管府州加意稽查。倘或有名無實。即將該地方官及儒學併該管府州詳揭。毋違。

豐亭豫大之象。至乾隆間而極矣。承平日久。上下習於弛縱。雖有良法美意。率以奉行故事了之。如右所舉上蔡縣令之不實行立社。其一事也。元孚劄記言敷教之道。以寬為主。其言云。敬敷五教在寬。寬即仁道。易所謂體人足以長人也。在人性為仁。在天道為元。元以長衆善。仁以統四端。凡居民上者。無不宜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而仁以育物。寬以得衆。至於義者。行仁之宜。而寬嚴有制。即所謂嚴也。豈可以嚴為寬之對乎。元孚居官行事。蓋不出此數語。始莅河南。有誥誡僚屬文。其略云。下車伊始。各官之賢否。雖未盡悉。兩河之吏治。略見一斑。大率文飾居多。廢弛不免。蕩檢踰閑者。亦有其人。本應劾奏。以肅官方。惟是綜核示威。本部院有所不忍。念自服官以來。凡遇僚友。一秉愚誠。共相勸勉。能改過者為君子。受盡言者為善人。惟期一路相安。不欲一家有哭。今特開誠誥誡。與諸君子力圖更新。郡守牧令。古所稱民之帥師也。願以存心愛物一言。時時內省。以勤謹和緩四字。拳拳服膺云云。不欲一家有哭。婦人之仁也。以勤謹和緩服膺。矛盾之說也。蓋自此以後。宋學家之迂緩不切事情。遂為人所詬痛。而國事亦日益敗壞矣。

亭林為學之要。曰行己有恥。博學於文。潘次耕日知錄序云。明人自少時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先生少負絕異之資。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亭林與人書。亦自謂此書之作。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亭林非無用世之志也。不仕新朝而著書終老。亭林之不得已也。崑山徐健庵立齋兄弟。亭林之所自出。健庵為文學侍從之臣。憺園集中。治事之文特少。惟用古錢議一篇。歷引前代之法。皆新舊錢並用。無毀古錢以鑄新錢者。其略云。自漢五銖以來。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惟王莽一行之。而滑時盡銷古錢。亦一大變。明天啓以來。廣鑄錢局。官吏工徒。無一不食其中。盡括古錢以充廢銅。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又一大變也。其時戶部議覆福建督撫奏閩省沿用古錢一疏。欲將一概古錢。悉行銷毀。違者以違旨論。賴健庵此議。古錢得以並行（此康熙二十五年事）。立齋為左都御史時。三藩初定。立齋疏請除三逆虐政。在粵東者

五。曰鹽埠。曰渡稅。曰總店。曰市舶。曰魚課。在閩中者四。曰鹽稅。曰報船。曰冒攙驛夫。曰牙行渡稅。在滇南者四。曰勳莊。曰圈田。曰礦廠。曰冗兵。疏入。下部議行。他所建議繫國計民生者。大率類是。健庵撰喪禮通考。修一統志。立齋監修明史。又請購遺書徵遺獻。弟兄學行。相爲師友。所建樹者略同。立齋內行修潔。苞苴不及其門。而健庵亦有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之語。爲後人傳誦。蓋其學得力於外家者最深。然則亭林之澤被於當世者。固已廣矣。

光緒十年。吾師陳弢庵先生官內閣學士。奏請以梨洲亭林從祀廟廷。其略曰。先儒黃宗羲顧炎武。皆以勝朝之遺獻。爲昭代之儒宗。宗義爲明都御史尊素之子。炎武爲明贊善紹芳之後。家傳忠孝。學有淵源。而生當明季。經術荒蕪。漢注唐疏。棄置不談。宗義倡之於前。炎武繼之於後。承學之士。始習羣經。且宗義傳劉宗周之教。矯良知之末派。以愼獨爲歸。炎武與李光地相知。辨陸王之幾微。以紫陽爲的。兩家之學。皆深入於宋儒。而又能抉許鄭之精。判賈孔之誤。初不以抱殘守缺爲止境。尤無考據家之流弊。大抵引天下爲己任。以聖賢爲我師。大則窺制作之源。小亦備見聞之助。以之附祀春秋。庶幾無慚崇報。吾師此疏。會通漢宋以立言。而當時竟爲部議所格。及光緒三十三年。御史趙啓霖又奏請以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三十四年。部議請旨准行。禮部疏云。王夫之等生當明季。鑒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根故訓之弊。毅然以窮經爲天下倡。而後德性問學尊道並行。臣等嘗謂我朝經學昌明。比蹤兩漢。實由東南之間。炎武宗義最爲大師。宗派流衍。徧於天下。夫之著書。行世較晚。而咸豐同治以來。中興名臣。大半奮迹衡湘。則亦未始非其鄉先生教澤之所留貽。該故儒等皆有闡明聖學傳授道統之功。而炎武尤醇乎其醇者。從祀文廟。於禮爲宜。黃顧之學。尊德性與道問學並行。至此而爲定論。二疏亦傳誦一時。前此講漢學者。蓋未之及也。

康雍間爲漢學者。如吳縣惠氏。寶應王氏。雖世業相仍。而當時樸學之風。猶未甚盛。經師宿儒。有老死牖下者。逮乾隆三十六年。四庫館開。博聞閎覽之士。逐日益夥。不獨著書立說。爭言考據。卽公牘之文。亦以博辨爲能者。四庫開館之初。由於采輯永樂大典。其首發此議者。朱竹君也。笥河文集。以請剟石經防求遺

書及此摺冠首。茲錄開館校書摺子於下。

朱筠請開館校書摺子

奏爲謹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惟載籍重於左史。目錄著於歷代。典至鉅也。制至詳也。我
皇上念典勤求。訪求遺書。不憚再三。凡在鼓篋懷槧之倫。莫不蒸蒸然思奮。勉獻一得。矧臣蒙
恩。職厠文學。敢竭見聞知識一二。爲我
皇上陳之。

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尙多有之。顧無
刻本。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餘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是宜首先購取。官抄其
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之闕。以備我
朝儲書之全。則著述有所原本矣。

一。中祕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臣伏思
西淸東閣所藏。無所不備。第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既可以廣中書。而中書亦用以校外書。請先
定
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後令各舉所未備者以獻。則藏庋日益廣矣。臣在翰林。常繙閱前明永樂大典。
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觀者。輒具在焉。臣請
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爲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

一。著錄校讎。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靑。唐宋集
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書目。其
書具有師法。臣請

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敍於本書首
卷。並以進
呈。恭俟
乙夜之披覽。臣伏查
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卽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
一。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陋闕。特作二略以補其失。歐陽修。趙
明誠。則錄金石。聶崇義。呂大臨。則錄圖譜。並爲考古者所依據。請
特命於收書之外。兼收圖譜一門。而凡直省所存鐘銘碑刻。悉宜拓取。一併彙送。校錄良便。
臣樗昧之見。是否可採。伏冀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右摺祇六百餘字。而開館校書之要。包舉無遺。措詞和平。看似絕不著力。而引古證今。句句精當。此之謂大手筆。章實齋朱先生墓志云。清興百四十年。昌運旣開。人文蔚起。極其能事。無論兩漢三唐。顧風會所趨。祈嚮斯別。偏畸異僞。錯出互峙。先生生雍正七年。自幼以長。國家適當弈葉重熙。專門名家。彙萃都下。先生世家京師。高挹俯瞰。富有日新。發爲文章。成其家言。以謂有意爲工。規矩法古。與夫勵心毀譽。希名後世。學人有一於斯。縱極精能。根底已淺。何取立言。以故有所述作。心嗣乎理。手諧於心。如不得已。懍乎所率承而布之。不可意爲加損。實齋爲笥河門人。故推崇甚至。笥河文字。不名一家。亦無所不具。右摺一通。可以見矣。

後於朱竹君。而以經學爲名臣者。阮文達其一也。揅經室集。有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自述平生致力次序。文曰。幼被治化。肄業諸經。校理注疏。綜覈經義。於諸本之異同。見相沿之舛誤。每多訂正。尙

未成書。乾隆五十六年。奉敕分校太學石經。曾以唐石經及各宋版悉心校勘。比之幼時所校。又加詳備。自後出任外省。復聚漢唐宋石刻。暨各宋元版本。選長於校經之士。詳加校勘。自唐以後。單疏分合之不同。明閩附音之有刪。皆使異同畢錄。得失彙明。成十三經注疏記三百十七卷。附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昔唐國子監博士陸德明。慮舊籍散失。撰經典釋文一書。凡漢晉以來各本之異同。師承之源委。莫不彙收並載。凡唐以前諸經舊本。賴以不墜。臣撰是書。竊仿其意。逾年校改方畢。敬裝十部。進呈御覽（二集卷八）。十三經注疏。能遍閱一過者。已尠其人。能讀注疏而校勘各本之異同者。則自沈廷芳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著錄於文淵閣書目外。殆絕無僅有。阮氏此書。今附刊於十三經注疏之後。承學之士。人手一編。有功於經籍者甚鉅。此摺寥寥二百餘言。與笥河開館校書摺。異曲同工。可知漢學家文字。文約指明。絕不矜奇炫異。後來考據家紛紜聚訟。皆一孔之見耳。

袁子才。孫淵如。爭考據得失。爲漢學家一重公案。然淵如考據之學。確能見之實用。非紙上空談也。其爲刑部郎中時。每有疑獄。輒依古義平讞行。所平反全活甚衆。及署山東按察使。七月而平反數十百獄。活死罪誣服者十餘人。此豈經生呫嗶所能企及者。蓋考據功深。則心思靜細。穿穴奥窔。推見隱微。治經之與治律。理自一貫。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漢學家之所長也。及其敝也。爭異同。爭意氣。無情恕理遣之適。有反脣相譏之嫌。若是者淵如集中文字。蓋有之矣。爭伏羲陵爭湯陵諸咨文是也。擇錄一首。以概其凡。

孫星衍咨覆河南布政司辨伏羲陵文（嘉慶三年四月）

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移咨河南等處承宣布政司吳。爲咨覆事。前本道訪得魚臺縣鳧山。有伏羲陵。在臬司任。移咨貴司。查陳州太昊陵。是否有古書傳碑碣可據去後。茲據署山東按察司荆。將貴司咨覆移送前來。原咨開。據陳州府淮甯縣等稱。路史所載伏羲陵。有云山陽。云南郡襄陽。云郡於宛邱。陳爲太皞之墟等語。本道考山陽卽指今魚臺之陵。南郡襄陽。因堯陵縣有古風城而誤。雖具元

和志及寰宇記。至都於宛邱之說。都陳不必葬陳。旣稱爲墟。墟者故國空城之謂。與葬字之義各別。是路史所說伏羲陵。仍在魚臺。而以襄陽陳州爲異說。不可以路史所言爲陳州之據。該府等又引府志書云。隋以前未知崇奉。唐貞觀四年。始禁民芻牧。因歷引周顯德。宋建隆。乾德。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明守陵葺廟之詔。不察此數代詔書。僅有崇奉先代陵寢之名。並未言各陵所在。且魚臺之陵。出晉皇甫謐世紀。及唐李吉甫十道圖。比之隋以前未經崇奉之陵。較有古據。至太昊陵訛在陳州。自宋政和始。及南渡巳後。魚臺地入於金。爲劉豫所據。諸儒耳目漸陋。不能遠考。又諱國讐之恥。遂移伏陵之祀於陳。洪武時祀典。多不足信。今國家更正東平州堯陵於濮州。東平之陵。亦係洪武以來祭告之處。祝文碑刻具存。與陳州同屬相沿之二事。可併案矣。咨內又引宋太祖詔。有太昊葬宛邱。在陳州之言。此爲馬端臨注語。方志誤入本文。史載詔書。無此詞也。咨內又稱八卦壇距伏羲陵二里。亦非後世謁壇爲陵。查宛邱八卦壇。當據陳州古迹。未必後人即以壇址爲陵。但有伏羲之迹。即妄移陵寢於此。亦如竟陵有古風城。遂誤爲南郡陵之比。貴司止據該府縣徵引方志相習之文。不加深究。恐非實據。本道竊意訪求古迹。當以書傳爲證。同在書傳。則以最古之文爲證。旣巳生於後世。豈知上古封樹之處。然春秋傳言。任宿須句顓臾風姓。實司太皞之祀。詩緯言。伏羲生於雷澤。唐宋地理書。稱承匡山女媧生處。考任國即是濟甯。雷澤即在魯北。承匡即西兗山。推此諸文。是知伏羲風姓葬處。應在濟上。不得遠至陳州明甚。陳州之陵。又無隋唐書傳。宋之碑碣。足奪魚臺之迹。本道無通章之責。但歷考書傳。姑爲此說。以待後人釐正祀典。先飭有司申禁樵牧。修葺祠廟。因貴司咨詢。特再移覆。並將伏羲陵考黏卷存案。希爲指正核覆。飭知陳州守施行。須至咨者。

隔省司道。文移往反。考據古迹。似此閒情逸致。殆罕其儔。河南布政司據淮寧縣呈覆。以爲陵在陳州。灝如歷引地志以駁其誤。而於魚臺之伏羲陵。但謂諸書所紀。年代較早。較有古據。不作必然之說。立論具有分寸。然其駁河南布政司來文。謂貴司止據該府縣徵引方志相習之文。不加深究。言外之意。一若來文含胡答覆。並不詳悉考求。府縣祇知徵引方志。藩司亦祇循例行文。然則藩司府縣。一邱之貉而已。此等語句。極易

令人誤會。不可謂非漢學家習氣。此必出自手筆。若幕友代撰。知其無此罅漏也。其時官河南布政司者。爲南康謝啓昆字蘊山。謝氏嘗著西魏書。學問博洽。姚惜抱極稱之。爲之作序。得淵如此文後又咨復辨難。見樹經堂遺文。

考據之外。又有今文古文之爭。春秋三傳。漢人以公羊穀梁爲今文。左氏爲古文。劉申受者。治公羊之學。而深於今文家言者也。官禮部時。武進買人張氏女。嫁於胥吏汪氏。汪本淫家。其姑使女逆客。不從。毆殺之。讞此獄者。謂有姑婦名分。而律文姑毆殺其婦無死罪。申受引經義以折其非。其文載於集中。蓋以經說而爲公牘者。節錄於左。

劉逢祿張貞女獄議（劉禮部集）

謹按書康誥。父不慈。子不祗。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不孝不慈。其律均浮於元惡大憝也。春秋之例。書殺大夫稱國。其有罪無罪。以葬別之。言有罪亦不得專殺。其罪貶絕也。殺世子母弟目君。其罪誅也。視專殺命卿加一等。白虎通德論曰。父殺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以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禮喪服。婦爲舅姑期。傳曰。從服也。蓋爲婦於舅姑。以人合者也。其情輕於父子。今以義論。汪爲彝倫之斁。不可逭也。以恩論。汪爲毒虐無告。不可逭也。縱淫以敗俗。自有應得之罪。況以淫故而戕其婦乎。魯哀姜以淫故。殺二嗣子。爲齊桓所誅。春秋譏之。朝廷用經以持法。似不宜徒執姑婦之分。使民棄禮而徼於律也。謹議。

刑賞爲時王之制。自有一朝法令。漢人議獄所以徵引經義者。其時法網猶疏。故以經義濟法令之窮。若姑殺子婦之罪。則乾隆間已有專條。不必遠徵經說也。乾隆三十七年定例。凡尊長故殺卑幼案內。如有與人通姦。因媳礙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者。俱照平人謀殺之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監候。五十六年定例。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如係親母。擬絞監候。繼母嗣母斬監候。姑因姦將媳致死滅

口者同。劉氏議此獄。在嘉慶初年。其時禮部司員。縱不明習律令。刑部不應無人。何至瞶瞶乃爾。頗疑劉氏此文。欲自附於引經決獄。而又知令例引經之不可。別於存稿自著數語。謂後讀望諭已有明文云云。以見所言符合。然就此獄而論。劉氏之言。亦未當也。康誥。父不慈。子不祗。謂其滅絕天常。故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刑茲無赦者。刑此不慈不祗之人。與白虎通人皆天生之義相反。康誥欲導人於父慈子孝。如白虎通之言。則必至於不慈不孝。白虎通之言。本與公羊相近。其謂人皆天所生。託父母氣以生云云。視父子如路人。立論已謬。更與此獄無涉。劉氏止欲申公羊之義。而不知此獄之不能比附。其子爲行述。既已具載此文。戴望爲行狀。又從而張之。經生迂謬之見。大率如是。自此以後。公羊之說日昌。逮乎末流。遂靡所底止矣。

魏默深爲李申耆傳。極詆漢學之無用。而推李氏史學之有功。其言云。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甚。蘇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孫氏。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高郵王氏。徽州戴氏。程氏。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視國初崑山常熟二顧及四明黃南雷萬季野全謝山諸公。皆擯爲史學。非經學。或謂宋學非漢學。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武進李申耆先生。生於其鄉。獨治通鑑通典通考之學。疏通知遠。不囿小道。不趨聲氣。年甫三十。而學大成。謂詁訓音聲爲經學。陋矣。謂經學卽漢學。尤陋矣。然詁訓音聲之不足以致用。則實有如魏氏所譏者。嘉道之際。內憂外患。相逼而來。道學性理之空言。經生考據之末務。胥不足以應變。深識遠慮之士。遂致力於歷史地理。上究三通。旁窮四裔。卓然成一家之學。自李申耆而外。魏默深何願船之倫。皆其人也。李蒓客日記言。魏默深知高郵。不能理事。終日著書。每聽獄訟。輒搔首不能語。往往至夜分。吏胥皆散去。乃罷。則經濟之學。正未易言。才難。不其然乎。

申耆知鳳臺縣事。莅任之始。親履縣境。辨其里俗之繁耗。地畝之廣袤肥瘠。山川之高下。河渠之通塞。堰牐之修廢。而次第振興之。在縣七年。建牐一。修牐四。開溝二。築壩九。由是民無水阨。歲以屢豐。又以其間輯邑志。凡民生利弊。所欲行欲革而時有不迫者。咸著於篇（薛子衡李養一先生行狀）。養一齋文集載其代懷遠令言水利書一篇。則所學見之實行者。節錄於下。

李兆洛代懷遠令孫仿山上孫制府言水利

懷遠依淮爲縣。境內諸水。皆入於淮。淮治則水患悉除。淮不治則水之入淮者。淮不能受。遂汎濫而爲患。至於洪澤滿。泗州沈。臨淮沒。而莫有治淮之策者。以黃河南徙。與淮爲敵也。邑境諸水現在情形。渦河最恬靜。先患淮水倒漾。淮漸歸槽。無需人力。洛河舊欠河被淹處所。倘與淮平。疏消須俟淮水消退以後。其餘今可以施功者。惟天河入淮處之禹村滯。肥河入淮處之沫河口。天河斜長四十餘里。漫淹處積水寬一二里至三四里不等。水深四五尺。而禹村岡北天河南岸。有水滯。倘作涓涓細流。於彼處築壩挑引河一道。長不過四里許。已接天河抵淮。引河成。俟淮水消盡。啓壩以洩天河之水。仍於口門築壩。以防長淮倒灌。其經費天河兩岸居民中下之戶。有丁壯者出夫。中戶以上。按畝出錢以給夫食及購料築壩等用。擇鄉人有才具者理其事。不經胥役之手。不出三月。可以集事。北肥水入縣境。行一百餘里。最爲綿遠。其源出宿州之龍山湖。入淮在鳳陽縣之沫河口。本年源頭亦不甚大。而自懷遠之大三岔以下至沫河口。五六十里之間。一望瀰漫者。以淤塞處人力不能挑挖故也。各處水面。寬窄不一。而肥河原身。寬不過十餘丈。外盡民田。鳳陽陶令。曾在朱家嘴集夫挑挖。乾淤未盡。已不能容足而止。人力既不能挑挖。而又無從改導以入淮。龍官主簿居慕曾。商陳蓄水刷淤之法。沫河口內土壩。此時堅築堵閉。而於蔣家陳岡家橋兩處。各築一欄河壩。留金門以起溜。雇集人夫船隻。於船尾曳揚泥車。船之兩旁。人執伐泥器具。往來梭織。務使乾淤活動。與稀淤攪成一片。俟淮水較所蓄之水低至五六尺。然後口內之壩與所築之壩同時並啓。乘建瓴之勢以排淤。無難通者。再於八塔集大三岔上下。各築壩一道。如前法。便可一律深通。居主簿係河員出身。其言似合事宜。如以爲可用。即飭主簿董其成。而工役畚挶之需。則各處守土之員是問。惟費約五千金。而沫河口以內。五六十里之間。六載不收。其民辛苦墊隘。難與謀遠。非請帑不爲功也。

右文平易通達。指陳利害。如在目前。凡議禮論政之言。最易蹈空。人執一說。是非利害。往往截然相反。惟郡國利病。山河形勢。確有事實可憑。非可憑空臆說。故講學而能游歷者。論事而得之目驗者。其言精

切不浮。此文語極平常。而言皆有物。論事之言。此爲正軌。

李申耆與方植之書云。嘗時讀書。甚不喜康成。於朱子亦時時腹誹。答屈侃甫書云。昌黎序記之作。遏其筆勢。小乖體裁。而隄防一壞。狂瀾乘之。不可復挽。學如鄭朱。文如昌黎。而申耆猶有所不滿。此偏見也。至曾文正則不然。歐陽生文集序。述姚惜抱語云。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聖哲畫象記所奉爲師資者。聖賢先儒三十二人。兼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亦本姚氏不可偏廢之說。文正之學。博大精深。遂開數十年來風氣。其公牘之文。亦復奄有衆長。非前此名臣循吏之所及也。

曾文正在翰苑時。即以轉移天下風氣爲己任。原才篇云。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庸琑琑者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又云。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今之君子之在勢者。每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其後督師立功。率以此意倡率文武僚吏。如督辦團練時批安福縣稟云。保甲之法。當切訪紳耆中之公正而肯任事者。令其認眞舉行。一二處行之有效。則他處皆取則矣。批甯遠縣稟云。地保牌甲之名。正人君子所不屑居者。茲改爲鄉約首事鄉約總理。庶冠帶禮樂之士。亦樂就之。督師安慶時。批三河練總潘令愷稟云。練總得一好人。則練長練丁皆成好人。批參將劉星熹稟云。營官有整飭率下之責。總不外勤廉二字。勤則營無廢丁。爲下所法。廉則己無所蓄。爲下所畏。批梅錦源稟云。天下滔滔皆沈迷於利字之中。惟賴文武大員有長人之責者。矢淸潔於屋漏幽獨之地。少取一分。則蘇一分之民困。督兩江時。批黃元齡稟云。人才以獎借而出。國器以歷練而成。願該令勉爲良才。儲爲大器。尤願與部曲互相警惕。亦以良才大器勗人。則暗中之所成就者不少矣。批李祥和稟云。諺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該提督務當督飭營官哨官什長。苦口訓導。一次

不聽。則再教之。三教之。若語言不甚通曉。多說幾徧。務期明了而後已。本部堂欲以湘軍之規模。開淮北之風氣。該兩營爲之倡導。先在孚其心志。次在教以規矩。總以耐煩爲要。久久自有效驗。批漢陽鎮稟云。鎮將貪者。滿營皆有廢弛之氣。廉者滿營皆有振興之象。貪者部下常有仇恨之心。廉者部下常有佩服之意。銀錢只有此數。上愈寬則下愈窘。上不苟取分文。則下皆畏而愛之。如此者集中凡數十條。所謂以己之所嚮而轉移習俗者也。

曾文正之學。兼賅漢宋而不泥於漢宋兩家之說。社倉之法。宋學家所稱爲法良意美者也。而文正以爲非爲政之大體。異姓爲後。漢學家所斤斤以爲不可者也。而文正以爲自幼撫養者不必歸宗。可知論事惟求其是。雖前賢之說。儘有不可從者。玆錄批牘兩則於後。

曾國藩批江南提督李朝斌呈請復姓歸宗

來牘具悉。貴軍門於始生之際。卽爲李氏撫養。艱難鞠育。至於成立。王氏本生父母。已隔絕不相聞問。事隔四十三年。直至今歲。始有呈請歸宗之議。來牘具稟。玆又批閱所鈔李氏族叔傳鉞等家信。其中所引典故。大半本於晉賀喬妻于氏表文。未必十分中禮。所述從前情事。王氏恩誼已斷。倘非過當之論。本部堂考核古禮。無與此案恰相脗合者。惟查古來名臣。如吳之朱然。本姓施氏。周逸本姓左氏。魏之陳矯。本姓劉氏。宋之葉夢鼎本姓陳氏。卽當代名族。如嘉興錢文端公之先本姓何氏。合肥李爵大臣之先。本姓許氏。其後皆未歸宗。必有權衡於至當者。乃不爲世所譏。本朝言禮之書。惟秦文恭公蕙田之五禮通考。最博且精。其所引金史張詩一案。詩本李氏子。育於張氏。閱三十年始知。初議歸宗。終以張氏無子。遂仍其舊。秦公稱張詩爲孝。今貴軍門王氏本生之父母。倘有衆兄弟承祀。而李氏撫養之父母。別無主後。正與張詩之事相類。權度禮意。貴軍門應爲李氏後。不必歸宗。毫無疑義。惟於李氏別爲一宗。於王氏不通婚姻。一以報鞠養之深恩。一以明族屬之大義。本部堂當奏明立案。以爲貴軍門家乘之緣起。至於王氏二老。以垂暮之年。目覩貴軍門身躋通顯。追念前事。媿而兼悔。自屬常情。禮不忘其所自生。貴軍門天性肫摯。必宜

曲盡敬養之禮。恩義周至。斯兩全之道也。

曾國藩批蘇松太道稟籌設上海普育事宜

據稟並另單均悉。上海普育堂之設。該道竭力經營。支持三年之久。樂善不倦。用心可嘉。惟此等乃鄉里好善者之所爲。非爲政者之大體。衣食分人。曾訓指爲小惠。乘輿濟人。孟子謂非政要。近世儒者王船山。於社倉義倉等事。皆反覆譏議。乍見似駭聽聞。深思乃有至理。本部堂雖不敢議及古法。而於以感應陰騭等編爲立教之首。以育嬰恤嫠等事爲立政之本。則未敢以爲然也。所請將垃圾局經費錢五百千文。改作普育堂經費。准每年照撥一半。以資接濟。該道與局董籌出入經久之法則善矣。

右復姓一條。歷引前人冒姓不歸宗之例。尙非義之精者。惟奏明立案爲李氏家葉之緣起。則有精意存於其間。古者有功德則賜姓。李軍門有功於國。於古禮可以受姓命氏。文正爲之奏明立案。別爲緣起。則雖姓李而與李氏宗族實不相蒙。以後海內姓李者。於隴西。趙郡諸望而外。多此一族而已。然此意猝難索解。故文正但告以於李氏別立一宗。於王氏不通婚姻。此合於時宜而不背於經義者也。普育堂無關大體。然意自可嘉。旣以正義告之。仍撥款接濟。令其籌經久之法。此之謂仁義兼盡。社倉之法不可行。胡文忠亦有此語。見本集中。

胡文忠之學。得於家訓。年譜云。公於書無所不讀。尤好宋五子書。司馬通鑑。龍門史記。班范前後漢書。曾文正箴言書院記云。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纂弟子箴言十四卷。自灑掃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彌不畢具。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小大董勸漸摩。徐底於成（曾文正文集）。箴言書院者。文忠本其先人之意。建書院以教鄉人者也。文忠致周志圃書云。先光祿公主持正學。身體力行。旁搜遠覽。博通天人。每課徒取士。必講求器識。上下古今之變。效法先儒。文忠之好讀宋五子書。卽主持正學身體力行也。好讀通鑑。史記。前後漢書。卽講求器識。上下古今之變也。其爲鄂撫時。與曾文正書云 天下惟左右近習不可不愼。左右近習無正人。卽良友直言亦不能進。昔年在黔。與黃心齋。魏將侯縱談。凡官自督撫司道。至於牧

令。均題歲奉千餘金或數百金。敦請道德忠鯁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慮之所不及。必如是而後德可修。名可保也。此文忠治事最得力處。故軍事倥傯之際。汲汲於求賢自輔。而閻文介以道德忠鯁。爲文忠敬服。於其去也。挽留至於再三。卽薰勸漸摩徐底於成之說也。

文忠馭將察吏。公牘與手札並行。而公牘亦懃懃懇懇。與手札無異。茲錄一篇於下。

## 胡林翼札霆營鮑副將喻都司文

軍旅之事。謹愼爲先。戰陣之方。講習爲上。蓋兵機至精。非虛心求教。不能領會。矧可是己而非人。兵機至活。非隨時謹密。不能防人。矧可粗心而大意。該副將奮勇敢戰。尙可不疑。惟果於執見。拙於料人。是其大病。卽如打仗最忌攻堅。凡城壘之堅者。自古並無攻法。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相抗。傷亡必多。銳氣先挫。且賊之善戰不如我。而其死守則過於我。以我之短。制彼之長。其可得乎。孫武有言曰。銳卒勿攻。夫銳卒猶不可攻。況角勝於堅城之下哉。知物之不可以力爭。莫若審勢而扼其要。知事之不可以勇鬬。莫若擇利而蹈其瑕。現今如都將軍。楊軍門。李方伯之用兵。可師可法。其稟求指示。虛心領受爲要。至營中長夫。均有定額。口糧所出。上關國帑。下竭民膏。其切實查點。不准虛冒。又行軍之際。務須紀律嚴明。隊伍齊整。方爲節制之師。如査有擾害百姓者。卽當按以軍法。呂蒙行師。不能以一笠寬其鄉人。嚴明之謂也。絳侯治兵。不能以先驅犯其堅壘。齊整之謂也。此後只准隨同馬隊學打行仗。不准蠻攻城壘。自損銳卒。刻下情形。總須候賊入境。審定事機。力籌全勝。兵者詭道。須知避銳而擊惰。兵者危事。須防不戢而自焚。本部院蒿目時艱。日夜兢惕。知攻堅之非策。惜軍士之多傷。爲此札仰該副將都司專精壹志。遵照辦理。如或怯於戰而勇於攻。師心自用。軍令具在。決不寬貸也。

右札雖論兵事。實有絕大學問。其引孫武之言。呂蒙周亞夫之事。則文忠熟於歷史。隨口而出。非有意於引經據典也。曾胡文牘。可爲後人師法者極多。當於別篇論之。粗發其凡於此。

道咸之間。黔中有賢吏三人。曰胡文忠。曰張太僕鍈。曰鹿忠節丕宗。三人者皆官知府。稱黔中三太守。

太僕督師平苗亂。轉戰有功。以勞卒於軍。忠節殉都勻之難。太僕爲文襄公之洞之父。忠節則文端公傳霖之父。而文端又文襄之姊壻也。太僕行事。見余所爲張文襄年譜。文襄隨太僕於任所。又受業於胡文忠。自言幼時過庭授學。多乾嘉老輩緒言。贈公購書數十廚。置諸子學舍。令於日課之外。聽以己意觀之。大率史部近代說經之書及朱子書爲多。故文襄之學。兼賅漢宋。而貫穿於史事。自曾胡以後。文章經濟卓然不朽者。必推文襄。其淵源所自如此。

張文襄督學四川。創尊經書院。有尊經書院記。其言曰。學術有門徑。學人無黨援。漢學學也。宋學亦學也。經濟詞章以下皆學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讀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漢學豈無所失。然宗之則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學人貫通。其論事理也貴心安。使者於兩家有所慕而無所黨。不惟漢宋兩家不偏廢。其餘一切學術亦不可廢。用漢學之師法。雖兼采諸儒之說。亦漢學也。守宋學之準繩。雖不談性理。亦宋學也。漢學師法。止於實事求是。宋學準繩。止於嚴辨義利。無深談也。文襄一生。學術政事之要。具在於此。臨終遺疏。自言生平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自勵。不樹黨援。卽學術不偏廢之說也。不殖生產。卽嚴辨義利之說也。

砥礪廉隅。杜絕餽遺。居官者大率勉強而行之。惟文襄則純任自然。絕無矯飾。督兩廣日。凡總督應得公費。一無所取。發善後局存儲。專款備用。其後建廣雅書院。開書局刊布經史。及因公開支不在戶部核銷之例者。悉取給於此。到任之初。屬吏猶循故事。以時餽送。文襄嚴令禁止。其文如下。

張之洞札各屬禁止餽送文

爲禁止餽送事。照得苞苴之風。粵省最熾。上行下效。吏治攸關。查本部堂遞年春秋二次例貢品物。向由各該府州縣及鹽運司領價承辦。歷來承辦之員。每於正貢件數之外。備有貢餘各品。內有應寬備帶京聽候奏事處挑加揀選者。亦有備係呈交本部堂及聲明係本署堂官公用者。本部堂服官所到。從不收受屬吏餽送禮物。至堂官卽係門丁之別名。本部堂向來於傳宣事件責成巡捕官。於公牘文件責成文案委員及各房書吏。從

未設有門稿籤稿等名目。向不令家丁經手公事。不准家丁私收門包。應即全數發還。此外如到任節壽查旗各項陋規禮物門包。以及各員稟辭到任。各屬餽送土宜。名目甚多。鹽務人員。亦間有前項情事。本部堂抵粵伊始。即經傳諭屬員。不得餽送禮物。其循舊致送者。當經隨時發還。並無一次收受。而各該員等沿訛襲謬。置若罔聞。卻者自卻。送者自送。以致隨時稽察。不勝其煩。逐件駁回。不勝其擾。足見廣東官場風氣惡劣。亟應嚴加禁斷。且聞粵省大小各衙門。送禮收禮。視為故常。毫不為怪。實足以滑吏治而害官箴。茲因發還貢餘一案。應再嚴札通飭。合就札飭。札到該府。即便遵照。並移行所屬。嗣後辦貢之員。在本部堂任內承辦者。不得更有呈送本部堂及堂官之件。其餘各種陋規禮物門包。悉行禁檔。敢有仍行饋送。定行參處不貸。如司道以下。有屬員餽送者。上司收受者。查出一併嚴參。

光緒十年法越之役。法兵踞雞籠入馬江。駸駸有北犯津沽之勢。文襄建議爭越南以振全局。分遣馮子材。王孝祺等率粵勇會廣西主客各軍。力戰破敵。保鎮南關。克文淵。諒山。長慶。觀音橋諸要隘。法不得逞。和議以成。事定後。會勘中越邊界。文襄博考載籍。參以志書檔案。以為沿邊之十萬大山。為馬伏波立銅柱處。今銅柱雖已無存。而此山必應劃於中國。以復漢界之舊。中旨不欲生事。但飭以會典及通志所載圖說為主。詳加斟酌。相機辦理。文襄因詳列舊界確證十條。具摺入奏。此以考據施於交涉者。節錄其文於左。

張之洞奏請辦認欽州老界摺

欽州接壤越南。有三都八峒。地方轄境甚廣。自廣西上思州沿邊之十萬大山起。歷分茅嶺。跨二丈河而下。南至銅址。漫漶不可復識。與桂之鎮南。滇之白馬。儼然設關戍守者不同。是以中越地勢。華離參錯。民夷雜處。有既入越界後。行數十里。復得華界者。有前後皆華界。中間斗入一綫名為越界者。有衙署基址。尚存華名。檔案可據者。有饒糧賦稅。輸繳本州。列名學冊者。有田宅廬墓全屬華人。並無越民者。固由越為屬藩 不甚考究。亦以邊地荒遠。地方官未能撫馭周密之故。今越歸法護。界務一定。邊防因之。欽州距廉瓊甚近。若水陸形勢險要。盡為他族逼處。則他年貽患。悔不可追。且華民數萬戶。廬墓數百年。紳

民老幼。泣訴環求。亦斷不能置之度外。迺譯法人所繪越南地圖。竟將欽州西南一帶劃入越境。若我於老界再不切實辨認。必至內地轉為侵占。臣自上年八月。卽委通判劉保林等與督辦欽廉防務提督馮子材所派都司陶烈武等密勘沿邊形勢。迭據五峒紳耆籲懇。復參稽志乘。調查檔案。並據該府州續稟各節。所言皆符。當於上年十二月奏請電飭勘界大臣鄧承修與法使勘辦辨論。並將草圖案據呈稟各件。咨送在案。嗣經添派知府尹恭保帶同繪圖人員前赴該峒邊界。重加履勘。徧考舊聞。續查案據。復飭隨同勘界督糧道王之春覆加研核。益得其詳。大抵中國老界可據之證。共有十端。皆係原本本朝官書。部案公牘刊本。本省府縣志。知州學官冊檔印契。越南國王印文。峒長世傳有印分單。正與前奉　諭旨以會典通志為主之意相符。實應全行辨明認還。方昭公允。謹繕列清單。恭呈御覽。應請飭下總理衙門暨勘界大臣鄧承修北洋大臣李鴻章。照圖證界址。與駐京法使暨勘界法使逐條勘論。務使舊界得以辨認收還。不致全行淪棄。海疆幸甚。邊氓幸甚。

所謂十證者。第一證分茅嶺為中國界。第二證三不要地為中國界。第三證十萬大山以南。循丈二河兩岸。南抵新安州。濱臨大海。皆為中國界。第四證新安州江口為中國界。第五證思輿水西岸潭下河檜六虎村一帶。皆為中國界。第六證古森港海口為中國界。第七證澌凛峒三歧江口為中國界。第八證硭街為中國界。第九證江平黃竹為中國界。第十證海面汱子龍齊梅嶺以南。至九頭山附近諸島皆為中國界。原文引據詳明。並於每條下注明出處。摺內尚有擬定界址四段。繪圖進呈。文襄為此事多方考證。極費苦心。開議以後。法使堅持不允。中旨慮蹈約而爭。必生枝節。屢電戒以勿執成見。而文襄仍申前議。其後卒有展拓。則以證據詳明。我立於不敗之地故也。

以上二事。一為嚴辨義利。一為實事求是。文襄平日不談性理。以為宋學惟在力行。亦不以宋學繩人。以為示之表率。必有上行而下效者。惟事無鉅細。必反覆考究。求其所以然之故。光緒季年。同華始入幕下。文襄每具草凡有關典制者。輒屬徧檢羣書。攝政王監國。令樞臣署名諭旨。文襄欲博考歷代署押之式。自碑板以

至唐人告身。搜羅略偏。而其式皆不相宜。然因此得知歷代故事。文襄嘗語掾屬云。汝輩請一名師。須具束脩數十百金。今爲我辦事。我所以教汝輩者。自問不讓名師。汝輩不惟無所費。且有所得。而汝輩不肯用心。何也。文襄平時所以激勵後進者甚切。故其言如此。

世八論張文襄。以調停新舊爲病。此未知當時實事也。文襄所調停者。孝欽母子之間。亦不始於戊戌以後。自光緒之初。論爲大行立嗣。論中官毆禁軍。皆揆度事理。措詞委婉。至其論學論政。則直抒己見。不爲苟同。故言經學則斥公羊。言洋務則非弭兵。言時政則采外國之長。而必以不背中國禮教爲主。自謂作按部就班之事。期銖積寸累之功。固未嘗爲調停之說也。及其晚年。忧中國舊學之日荒。文字之日敝。則兢兢於保存國粹。以爲不讀經史。不習文辭。則以後入仕途者。將求其稱職而不可得。故所定學堂章程。於文辭最爲注重。學務綱要云。必能爲中國各體文辭。然後能通經史古書。傳述聖人精理。文學既廢。則無人能操筆爲文。將來入官以後。奏議公牘。書札記事。將令何人爲之。行文既不能達旨。焉能畀以要職重任。此論既出。一時論者咸非笑之。然至今日而其言驗矣。

以上論有清一代公牘之文。與學術相表裏。而學術必有淵源。故推論之。以見凡事必有本末。又以見名臣循吏。其公牘自有精神面目。流露於字裏行間。不可概以爲官樣文章也。

前卷論明人文字之陋。由於制義。清制取士亦用八股文。而文字之敝。異於明代者何也。曰。清之士大夫。何嘗不以制義爲病。其言科舉之害。文字之荒。欲掃蕩而廓清之者衆矣。特一朝風氣。於專攻舉業而外。尚有提倡樸學之人。故受病雖深。而爲害猶淺。清之八股。非明人比。於功令程試之文。必以清眞雅正爲宗。戴褐夫云。舉業之文。號曰時文。其體不列於古文之中。而要其所以發明者。聖人之道。則亦不可不以古文之法爲之（汪武曹稿序）。姚惜抱云。余生平不敢輕視經義之文。嘗欲率天下而爲之。夫爲之者多。而後眞能以經義爲古文之才出其間（陶山四書義序）。賀松坡論一代八股之文。作者代興。角奇詫博。自羣經諸子之義蘊。歷代存亡之盛衰。文物典制。以及天地陰陽民物情僞。與夫人生遭際悲傷。悅豫哀感。激憤不平。無不於

制義發之（楚脩堂制義序）。由戴姚兩氏之言。則以古文爲時文。由賀氏之言。則以博極羣書爲時文。此其所以主持風氣者。固異於明人矣。雖然。能一變明代士大夫積習。而無黨同伐異之見者。其樞紐要不在是。

順治十三年。世祖諭羣臣曰。今人多結朋黨。究其結黨之意。不過互相攀援以求富貴耳。若然。是有損而無益也。朕常爲黨人思之。既恐黨類之不合。復恐聲名之不聞。與往來周旋之不至。又恐事發禍隨。被人舉首。戚戚若此。何若爲國效忠安享富貴之爲榮乎。又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分南北。朕近日處分各官。雖多南人。皆以事情論。爾等皆當仰體此意。凡有論列。須從國家起見。毋歧方隅。毋立門戶。毋洩己私忿。毋代人羅陷。毋以聞風輒告。毋以小過苛求。十六年諭吏部曰。明末羣臣。背公行私。黨同伐異。恣意揣摩。議論紛雜。一事旋行。輒謂出某人意見。一人見用。輒謂係某人汲引。一人被斥。輒謂係某人排擠。因而互相報復。攙亂國政。此等陋習。爲害不小。朕甚恨之。近來內外大小諸臣中。尚有仍蹈陋習。妄生意度者。今後各當洗滌肺腸。痛改前非。恪修職業（聖訓卷三）。聖祖冲齡踐祚。內外臣工。結黨之風復盛。及親政以後。屢申戒飭。十六年。諭大學士等曰。分立門戶。私植黨與。始而蠹國害政。終必禍及身家。歷觀前代。莫不皆然。在結納植黨者。形跡詭祕。人亦難於指摘。然背公營私。人必知之。凡論人議事間。必以異同爲是非。愛憎爲毀譽。公論難容。國法莫逭。百爾臣工。理宜痛戒。三十年。諭吏部曰。近見內外各官。間有彼此傾軋。伐異黨同。私怨交尋。牽連報復。或已所銜恨而反囑人糾參。陰爲主使。或意所欲言而 直指其事。巧陷術中。雖業已解職投閒。仍復吹求不止。株連逮於子弟。顛擠及於身家。朕總攬機務。已三十年。此等情態。知之甚悉。夫讒譖媢嫉之人。歷代皆有。而明末爲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誣排陷。迄無虛日。以致釀禍既久。上延國家。歷觀前史。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內外大小諸臣。應各端心術。盡蠲私怨。倘仍蹈前非。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交結朋黨之罪（聖訓卷四十四）。聖祖痛恨諸臣伐異黨同。至欲窮極根株。悉坐以朋黨之罪。諄誡叮嚀。可謂深切。而迫乎暮年。建儲未定。諸皇子各懷非分。廣通聲氣。樹立黨援。朋黨之憂。乃伏於蕭牆之內。世宗纂業。急於得人。許在廷諸臣舉同鄉同年門生親戚子弟。而朋黨之禁特嚴。雍正元年。諭滿

漢文武官員曰。朋黨最爲惡習。明季各立門戶。互相陷害。此風至今未息。惟我皇考至仁在宥。不戮一人。爾諸大臣不無立黨營私者。卽宗室中亦或有之。爾諸大臣有則痛改前非。無則永以爲戒。若仍怙惡不悛。朕雖欲力爲寬宥。豈可得乎。二年。御製朋黨論頒示羣臣。諭曰。朕用人而非其黨者嫉之。罰一人而是其黨者庇之。使榮辱不關於賞罰。則國法安在乎。嗣後朋黨之習。務宜盡除。不可陽奉陰違。以致欺君罔上。倘自干國法。萬不能寬（聖訓卷二十）。是時宗室王公營私植黨者。既已黜革有差。內外臣工遠嫌避禍。無復敢公然結黨者。而私愛竊歎。猶所不免。世宗欲幷此而絕之。故朋黨論中。抉摘其隱。其略曰。大小臣僚。不顧好惡之公。而徇其私慍。牢不可破。上用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汲引者也。於是乎遠之若浼。曰。吾避嫌也。不附勢也。爭懷妬心。交騰謗口。以媒孽之。必欲去之而後快。上去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中傷者也。親慍者爲之惋惜。疏遠者亦慰藉稱屈。卽素有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殷勤。欲借以釋憾而修好。求一人改過自新者無有也。於是乎其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廷之賞罰黜陟不足爲輕重。而專以黨人之咨嗟歎惜爲榮。以黨人之指摘詆訾爲辱。亂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惡以挽人主予奪之柄。朋黨之爲害。一至是哉。此論不惟以徇私汲引者爲朋黨。卽避嫌釋憾者。亦謂之朋黨。上之所以責備臣下者如是。則誰敢奮其筆舌。顯立異同。以自蹈不測之禍者。是故雍正十三年之間。章奏之文。兢兢業業。不敢作一越分語。蓋自是而風氣一變。雖然。凡所以爲朋黨者。爲有所利於其間也。苟唯利於己之是圖。則舐痔吮癰。何所不至。是故模稜兩可。苟合取容。務爲揣摩趨避圓滑工巧之辭。而國家之休戚。民生之困苦。初非所恤。高宗之世。重熙累洽。海內無事。而內憂外患。已伏其間。仁宗嗣服。振作而激勵之。尤深名法之言。明察刑獄。窮極毫芒。條例滋多。處分益密。內而部曹。外而牧令。非起家科目。卽以恩廕保舉得官。其於法令章程。非所習也。事非素習。而國家乃持文法以繩其後。於是俯首聽命於府史胥徒。雖以宋學家之砥礪名檢。漢學家之剖析精微。而束縛馳驟。跬步之間。便生荆棘。吏曰。例如是。則不得不如是。吏曰。例不當如是。則雖有志於興利除弊而不能行也。下逮同光。此風未革。譬乎馮林一之言曰。論者謂今之大弊有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挾例以

牟利。而天下大亂。嗚呼。盡之矣（校邠廬抗議）。是故言公牘於雍乾之際。則理多於文。言公牘於嘉道以後。則例勝於理。

舉督撫州縣束縛於例案之間。而猶能支持補苴。以延國命者。則別有人焉。論文章則不如著作承明。論經濟則不盡茂材異等。然而明習律令。灼知情僞。機牙足以應變。智計足以解紛。其賢者能馭吏而不爲吏所愚。其不肖者則與吏聯爲一氣。而猶能彌縫無跡。爲主人規避處分。其人惟何。曰。幕友是已。幕職之官。自古有之。軍諮祭酒。記室功曹。即其類也。自宋以前。皆由辟舉。姓名達於臺閣。祿秩注於銓部。唐之行軍司馬。其權尤重。至有節度使缺人而推爲留後者。宋時則稱推官判官曰幕賓（劉貢父汝州推官廳記）。元明以後。此職久廢。府州官縣之佐。雖有照磨經歷檢校諸官。所司不過受發上下文移。磨勘六房宗卷而已。明之典史。本典文移出納（明史職官志）。而居此官者。大率闒冗猥下。不自愛惜。人亦以雜流目之。夫大而方鎮。小而州縣。凡百設施。何一不關民生國計。佐雜微員。既不足與語朝章國故。則不得別求勝任之人。而佐雜之名。又非所以待人才也。於是隆其禮貌。優其餼廩。尊之爲賓師。而不敢以丞簿相屈。於是幕友之名起焉。爲幕友者。既居於賓師之位。則愛惜羽毛者。不得不以道自處。事苟有所不可。不得不反覆申論。委曲爭持。去留進退。可以綽然有裕。康熙初。靳輔總督河道。專任幕客陳潢。先後十七年。河以大治。潢治水專力於上游。幷議興西北水利。輔以其言入奏。謂徑治上流。實出陳潢一人之見。遂授潢贊理河務僉事。而潢旋卒。此事業之最著者。世傳田文鏡爲河南巡撫日。有鄔先生者。爲幕中上客。日資以館饌一錠。先生晨入幕府。見銀錠燦然在几案間。則欣然命筆。否則不著一字。凡題本奏本。經其審定。無不曲中上意者。嘗因細故。拂袖以去。他日文鏡言事。譴訶立至。文鏡悔而迎之。世宗嘗批文鏡請安摺。有云。朕安。鄔先生安否。其名動九重如此。此事有無不可知。要之世宗視幕友爲佐治之一途。則確然可據。雍正元年三月。諭吏部曰。各省督撫衙門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辦。勢必延請幕賓相助。其來久矣。但幕賓賢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內外。肆行作弊。黜陟屬員。則淸濁混淆。申理獄訟。則曲直倒置。敗督撫之清節。誤督撫之功名。彼則置身事外。飽囊而去。

殊屬可恨。夫今之幕客。卽古之參謀記室。凡節度觀察等使赴任之時。皆徵辟幕僚。功績果者。卽拜表薦引。彼愛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嗣後督撫所延幕客。須擇歷練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將姓名具題。如效力有年。果稱厥職。行文咨部議敍。授之職任。以示砥礪。該部詳議具奏。尋部議。各省督撫應將幕客姓名造册報部。勤愼無過者。照應得職銜卽用。無職銜特疏舉薦者。從優議敍。如徇私保舉。照徇庇議處。從之（東華錄卷二）。此舉所以獎勵幕賓者甚至。詔旨本令督撫將姓名具題。惜部議改爲造册報部。精意全失。夫造册報部。則一尋常例案而已。宜人才之不屑以此途進也。舉薦幕賓之例。不知何時停止。余猶及見光緒季年故事。惟學政延幕賓襄校。其姓名具摺奏聞。乃防弊而非辟舉。若督撫衙門之幕賓。從不奏聞。亦不咨部。其有勞績者。率因他案列入薦剡。無有正名爲幕僚而奏咨請獎者。其濟於仕進者。既無應得職銜。亦爲保舉所不及。則布衣終老而已。

或言幕友有傳鈔祕本。此殊不然。幕友之所嫻習者。不外刑名錢穀二端。刑名之言。具於律例。部頒律例。律有注而無箋。局本則有律例彙刻便覽。律文之下。句疏節解。彙列眉批。此卽幕友據以治事之本也。特例案隨時頒行。刻本改修不易。故爲幕友者。於通行成案。新定章程。必隨時鈔錄。以備省覽。其門徒傳習者。就鈔本照錄一通。隨時增補。迨律例新本刊行。則鈔本卽爲廢紙。此外則疑難重案。前人判斷精當可爲法式者。或鈔全案。或摘大概。藏之篋笥。如舉子之有鈔本摘本。其鈔全案者。卽坊刻之駁案新編。其摘大概者。卽坊刻之正續刑案匯覽。無所謂祕本也。錢穀專例。其精密不如刑名。而繳繞繁碎則過之。又各省章程不同。款目隨時增減。收分考成所在。分賠攤派。收支抵補。稍一不愼。虧累隨之。故司錢穀之事者。以前後任清算交代妥貼分明爲能事。官書言錢穀之事者。有賦役全書。而列朝法制變更。隨時損益。其書可參考而難依據。故各省或彙刻新章。蘇州江西官書局皆有之。此在今日。坊刻法令大全諸書。汗牛充棟。得之甚易。特當日刊本流傳不廣。非留心時事者或不之知。故爲幕客者。佐治某省。必博考某省專章及部院通行文件。其見聞較廣者。則就邸鈔月摺錄之。亦無所謂祕本也。其經驗有得著書行世者。則刑名無過於汪龍莊之佐治藥言。錢

穀無過於王又槐之錢穀備要。以余所見。如是而已。

爲幕友者。多籍山陰會稽。余見會稽陶氏譜。記先世嘉言懿行。其起家幕友。而品學卓然可傳者。凡數十人。順治間。有名韓曉者。工文辭。以貧故習名法家言。流覽案牘。語人曰。民情風土。所至殊形。今執一成之法。删爲原牘原供。膠附舊本。是罔民也。竟謝去。此人識解高出一籌。觀此又知删改口供之習。淸初已如是。（幕友多紹興人。不詳所始。日知錄引謝肇淛語云。國朝立法。戶部官不許蘇州浙江人爲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爲姦也。今戶部十三司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據此則紹興人官戶部者。掌握重權。外官勢不得不以紹興人爲幕友。精通聲氣。其風蓋盛於明中葉以後。）北省爲幕友者。多籍保定。其先亦紹興人。余嘗謂保定紹興兩府志。於人物宜列幕職一門。吏治民生所關。其重要遠在文苑方技之上。不可忽也。

幕友著聞者。康熙間。則有蠡縣李恕谷。乾隆間則有蕭山汪龍莊。其人皆學問淹貫。負一時重名。恕谷佐治桐鄉。以挈眷不便。縣令郭子堅至爲納妾呂秦娟。築留春樓以居之。其佐富平。期年而去。縣令楊愼修必欲挽留。以血書哀請。約期三月不到。即以死殉（見李恕谷年譜）。邑宰之禮賢如是。自古所未有也。恕谷藉手於此。以試其所學。此不以當幕友論。龍莊佐州縣二十六年。著佐治藥言。示其甥孫蘭啓。今其書流傳海內。仁人之言。利濟百世。乃合儒術名法爲一家。其成就亦不止於幕職。以文字論。恕谷崖岸斬絕。龍莊平易近人。皆非尋常可及。若以錢穀知名如王又槐者。其文字非不簡明精當。而筆無變化。語少性靈。則幕友而已矣。

李笠翁以詞曲知名。考其身世。亦幕友也。所輯有資治新書。又著有愼獄芻言祥刑末議。載資治新書卷首。王西樵序其書云。資治新書。皆經濟實學。彙多近代名公卿治獄之辭。爲之參決其當否。評論其本末。如燭照。如數計。足爲治獄者龜鑑。其說近乎智。愼獄芻言祥刑末議。上至天時之燥濕。下逮輿隸之奸利。無不悉言其隱。聽之如春和之扇物。足爲治獄者箴砭。其說近乎仁。於禮有之。士非明義理。備道德。通經學者。

不可居治獄之官。笠翁誠有見於此乎。按資治新書刻於順治末年。所收文牘別爲文移文告條議判語四部。取材甚廣。文移有吳三桂咨兵部文。自陳開關迎降之功。並請獎敘歎諸將士。他所采輯。亦多傳本所未見。可備史家故實。笠翁論治獄。多獨到語。如云。官長於盜賊之口。只宜抑之使閉。不當導之使開。卽云盜形未獲。眞贓未起。難以定招結案。勢必責令自供。然於此時此際。亦當內存不得已之心。外示無可奈何之色。每問供辭一人。必詳審數四而後落筆。但以又害一民爲憂。勿以又獲一盜爲喜。又云。凡審姦情。最宜持重。切勿因其事涉風流。遂設風流之局以聽之。語近褻媟。亦爲褻媟之詞以訊之。當思平時之舉動。原系觀瞻。而此際之威儀。尤關風教。至於讞牘之間。更宜愼重。切勿用綺語代莊。嬉笑當罵。一涉於此。則非小民犯姦之罪狀。反是官府誨淫之供招矣。世人稱李笠翁。每薾其詼諧放蕩之言。口孽不小。故表而出之。

幕友能神明於例案。不能屏例案而不用。則例案之積弊自若也。光緒庚子之變。各部文卷散失。陳玉蒼侍官御史。奏言積重難返之勢。障川挽海難爲功。亂極思治之時。改絃更張易爲力。自頃京師迭遭兵燹。各衙門文卷册籍。蕩然無存。吏胥之窟穴其中者。亦散之四方。或改他業以去。然則昔之痛心扼腕大聲疾呼求去此積弊而不勝者。勝之此其時矣。若遲之又久。而散者盡歸。改業者盡復。則若輩還定安集之日。卽有滋蔓難圖之憂。擬請明詔。將京中大小各衙門所有重複抵牾不可猝了之例。一時權宜可左可右無所折衷之案。一切罷去。留其定爲典要者。遇事比附。其無可比附者。恭候欽定遵行。自今伊始。案卷盡提歸司堂。司員親手分類記載。綴收綴記。逐日清理。無令遺漏。初到署之司員。學習檢案。檢案能矣。學習擬稿。無一案不出司員之手檢。無一稿不出司員之手裁。堂官以是定其賢否。而加之黜陟。夫吏如虎也。例案。其爪牙也。假虎以爪牙。及其傷殺人。從而治之。常不及之勢也。今省例案而以官主之。亦去吏之爪牙也。奏入。有旨命六部各衙門堂官按照所陳辦法。責成各司員親自辦理例案。不准再行假手書吏。將現行各例删繁就簡。棄案就例。力祛積習。德宗自戊戌以後。恭默無言。是時羣臣言變法者。亦不置可否。惟得陳璧摺。稱許者再。立命施行。閱數日。因吏部奏疏通銓選章程。仍蹈書吏舞文之弊。嚴旨申飭。又降旨以整頓部務爲正本清源之道。非盡去積

吏。掃除案卷。專用司員辦公不可。命將各部署案卷一并銷毀。以示廓清弊竇。其應留者。筭入則例。以歸畫一。即命陳璧赴吏部監視清釐。三十年。吏部奏裁書吏數百人。給予出路。部務均督飭司員經理。擇勤能者酌給津貼。繕寫均用士人。至是而例吏之弊。乃一掃而空矣。

造物生才不易。文章經濟卓然可傳者。代不數人。此篇略舉一二。一朝風尚所趨。氣求聲應。原不止於此數。然人之才性。中品爲多。起家科目者。自其執筆爲文。以至釋褐登朝。策名注選。速者十年。遲者數十年。束縛於制舉之業者。既深且久。欲其捐棄故技。換骨脫胎。自然不易。胡文忠自言幼年精力。半耗於八股及時俗應酬。是以學識太小。本領太低。力不如志。以爲可惜(致周笠西書)。才如文忠。而猶爲此語。蓋學識本領。初無止境。惟吏事久則自知之。非欺人之談也。若夫幕友者。習俗之見。必讀書不成。然後爲之。此中固有人才。而積習往往以奉行故事規避處分相尚。其最所究心者。刑名惟命盜兩端。然於鬬毆殺人之案。必甲先下手而乙格殺之。爲乙罪可以末減也。於城廂盜刼之案。必縣令先期以公事下鄉。而倒填月日。呈報備案。爲可以稍寬吏議也。如此之類。千篇一律。是故吏事積疲。治道日下。處八方無事之日。彌縫苟且。猶可因應於一時。及中外通商。數案迭出。遂情見而勢絀矣。

中外交涉之案。當時謂之洋務。司洋務樞紐者。內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則南北洋通商大臣。而總署於重要之案。往往推之南北洋。李文忠高瞻遠矚。主北洋二十餘年。其於洋務案牘。自有定見。幕僚屬草。秉承擬議而已。南洋則不然。幕僚之職特重。有四大文案之目。謂洋務。軍務。鹽務。吏治也。會稽施理卿先生。在幕府數十年。南洋交涉之事。一手擘畫。不習洋文。而條約章程。研究獨爲透徹。余嘗問洋務之要。先生曰。條約須於無字處著眼。凡條約所未載者。一步不可放鬆。條約有明文者。祇可就本文解釋。一字不可滑過。一字不可遷就。又曰。一國立約。各國利益均沾。故辦一國交涉。目光須注於各國全局。劉忠誠以庚子保護東南。辛丑參預和議。壬寅癸卯會議商約。其文筆議論。推勘入微。六通四闢。大率先生稿也。我經江海。僅見此人。

清代文書之式。上於朝廷者。曰題本。曰奏本。亦曰奏摺。其初言地方公事者用題本。言私事如陳謝升除之類者用奏本。題本用印。奏本不用印。順治初年定例。不論題奏本章。不得過三百字。貼黃不得過百字。故順康間章奏。詞句極簡。其過三百字以上者。必聲明緣係某項重要事理。致逾字數。至雍正二年。始議准凡興利除弊。獎善懲惡。一應條奏緊要本章。務須詳明暢達。其貼黃亦不得遺略含混。均不限定字數（會典事例卷一千四十二）。又以諸臣欲進言者。或多所顧忌。或恐招怨尤。或有牽制之情。或有不便顯言之處。令各人密封進呈（聖訓卷十九）。蓋奏本之用。至是而廣。其行款則題本奏本皆每幅六行。行二十字。惟題本紙幅寬長。視今之大白摺。猶有過之。而奏摺則高廣視題本減五分之二。其字則題本令書吏書之。紙幅雖寬。字跡甚小。以余所見。有習宋字如刻板書者。拙劣不堪入目。奏摺則必擇能書者書之。即翰苑之白摺小楷也。厥肆有小册子曰奏摺譜。言奏本繕寫校對。包封。及避忌之例甚具。偶一不慎。譴責隨之。端方爲湖北巡撫日。以萬壽節遞請卹摺。致干吏議。故發摺時必預計到京之日。有無慶典。預戒摺差。有應避忌者。勿於是日投遞。而章奏中凡涉刑名者。犯罪人名。如與廟號尊諡相同。必易以惡劣字。如聖作琞。仁作仩之類。此非有法令禁止。特習俗相沿。遂成故實耳。貼黃惟題本用之。奏本則有附片。以申說未盡之意。或他事之不必專摺具奏者。一摺所附。不過三片。題本繁重。不便於披覽。故辛丑以後。有改題爲奏者。然未能盡變也。

清初旗員衙門。公文祇用滿洲文字。雍正三年。奉旨。嗣後內務府武備院等處一應具奏之事。俱著兼漢文。各處行文寫稿。亦兼漢文。見內務府則例。蓋自是始滿漢文並用。京外官行文之式。各部院互相行文用咨。行順天府用劄。凡受劄之衙門。其來文皆用咨呈。內廷各館內閣典籍廳中書科與各部院監行文均用移會。軍機處用文片。各部院行五城司坊官大宛二縣用牌文。行各省督撫將軍都統。吏禮二部行衍聖公。禮部行藩屬各國均照咨。來文同。行布按二司監督織造鹽政。禮部行學政。兵部行提督總兵均用劄。來文用咨呈。惟織造鹽政關監督於戶部。則用呈文。六部行道府以下。咨督撫轉飭。其有須徑行者。則用牌文。其來文均用呈文申文。在京內閣及各府寺監各科道各旗行文外省。均由部院轉行。軍機處行文督撫將軍用咨。其來文用

咨呈。各省文職督撫行司道以下。司道行府廳以下。府廳行知縣以下。州縣行雜職。皆用牌。其上行皆用申文。知府行府佐貳。州縣行州縣佐貳。皆用關文。其來文各用牒呈。知府行直隸州知州用移照會。其來文用牒呈。府廳州縣行兩司首領用關文。其來文行府用牒呈。行廳州縣用關文。州縣行儒學用牒。來文用牒呈。直隸州與非所屬之知縣。知縣與府首領州同州判。州同州判與儒學皆平移。其武職上之行下皆用牌。其上行皆用詳文呈文。非所轄者則用照會。其來文用呈或用咨呈。平行皆用咨。提督行府廳州縣。巡撫行副將參將遊擊都司用劄付。行守備千總用牌票。來文皆用申文。武職與文職並行者。均用平關。此皆載於會典者。大約佐雜武職兩途。其公文名目最雜。良以此官不爲當時所重。故程式多沿襲明制。未加釐正。若督撫下行之文用札。布按二司之於督撫用詳。府廳州縣之於督撫司道用稟。則會典之所不載。而形之奏牘。不以爲非。又其後起者也。其一切文書之式。今人之所習知。茲不備論。

明律有公式一門。載照刷文卷磨勘卷宗官文書稽程之類。清律仍之。其稱公式者。謂可爲公共之體格也。明察曰照。尋究曰刷。覆核曰磨。檢點曰勘。將各衙門已行之文卷提取而照察之。看其有無稽遲失錯遺漏規避埋沒違枉之事。謂之照刷。照刷已訖。而不遵照改正者。則有磨勘之法。其辦文書程限。小事五日。中事十日。大事二十日。並於限內完結。若事干外郡關追會審。不拘此例。其有定限而稽遲者罪之。此於督責官吏之法。可謂嚴密。而律例所載。皆爲具文者。事例太繁。處分太重故也。

歷代之所無而近代之所盛行者。電報是也。中國之有電線。始於光緒五年。其先英國大東公司於同治九年。自上海至香港安設海綫。而上海之線。祇准聯於躉船。不得牽引上岸。十二年。丹麥大北公司在上海安設旱線。自黃浦灘至吳淞。滬道猶照會丹國領事屢請撤去。十三年。日兵犯臺灣。軍情阻隔。沈文肅累陳電報之利。有旨飭辦。而迄無成。光緒五年中俄議約。既定而復改。幾至決裂。其時俄電至滬祇一日。而自滬至津。自津至京須七日。遲速懸殊。李文忠於大沽海口礮臺試設電線。以達天津。號令各營。頃刻響應。於是朝臣始知電報之利。六年奏設津滬電線。循運河至鎮江。達上海。於天津設電報學堂。教習生徒。自行經理。八年。

招商接辦。展電線自蘇浙沿海以達閩粵。其後各省陸續推廣。風氣漸開。而十七年。湖南柳州鄉民。尙有毀折電桿之案（二十四年。有旨嗣後明降禮旨。均由電報局電知。各省督撫卽行遵辦。毋候部文。自是電報與公文並重。而各衙署猶以電報爲私文書。去官之日。攜之以行。不入於交代檔册。故左文襄全集。沈文肅政書。後人搜羅編輯。不載電報一門。至吳摯甫先生編李文忠全書。始以電稿與奏議書牘並列。余編張文襄集。奏議僅五十卷。而電稿至六十六卷。則以文襄治事精神。具在於此。不宜删減。然所載僅三之一耳。

# 卷九

## 辭命上

### 春秋列國

辭命之文。發源最古。三代以上。爲百里之國者盈萬。歷世久遠。迄於周初。尙有千八百國。其講信修睦而能維於不敝者。必有共循之轍。不易之道。故周公制禮。掌以行人太祝。經以遠近六辭。此體之工。不待春秋列國而後著也。周官太祝之職。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故太祝官主作六辭。杜子春云。誥當爲告。鄭康成云。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禱。賀慶言福壽之辭。綜諸家之說。則六辭之用。皆施於王朝列國之間。惟誄二者。屬於典禮。猶今日之交際文牘也。辭命告會。猶今日之交涉文牘也。以太祝主之者。古者祝史二官。其職相通。非熟於朝章國故。不能勝此。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會諸侯於召陵。衞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及皐鼬。將長蔡於衞。衞侯使祝佗私於萇弘。萇弘悅。乃長衞侯。今觀祝佗告萇弘之辭。述開國故實。元元本本。默誦晉文公踐土盟書首段。至不遺一字。今日之文學博士。條約專家。恐亦無以過此。可知春秋列國此選甚重。猶是周初遺制。若行人之職。則掌會同賓客之禮。以周知四國政俗得失爲重。而不以辭命見長。其屬有象胥十一人。掌協辭命。傳王言。則今之繙譯官也。春秋之世。有行人而無譯吏。蓋列國交聘之使。南不越楚。西不越秦。四夷交通之道。至是已塞。雖有習外國語者。無所用

之。中國聲教於是不能被於四夷矣。

周初邦國之盟。必以王人主之。周禮。大司寇之職。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又。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既盟則貳之。鄭氏注云。天府者。祖廟之藏。貳。副也。賈疏謂大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以相勘當。據此。則盟辭自與盟之國藏其原文而外。須別錄副本九分。藏於六官及大史內史司會。此卽後世通行各衙門之例。吾嘗檢校總理衙門檔案。而條約章程之屬。有偏尋不得者。求之六部。更無論矣。古時簡策繁重。而治事者不畏其難。後代印寫便利。而治事者乃漫不省察。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春秋列國。雖有祝史主辭命者。而專對之使。折衝之選。大率出於公卿大夫。蓋列國人才蔚起。工文辭者。不限於祝史一途。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祀祭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以爲大夫。此言爲大夫者。必博涉多通。內政外交。兼綜並貫。而後爲能稱其職。然則治內之與治外。蓋未嘗分途也。孔子論交鄰之道。於文辭最爲注重。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獻捷於晉。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又三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論語記孔子之言。於鄭國之爲命具有美辭。蓋慮事不厭精詳。況國交爲利害存亡所繫。尤未可率然下筆。其言多爲辭令。猶今言多擬數稿也。言適野使謀。猶言至郊外清靜處。屏絕他事。從容討論也。既已反覆推求。毫髮無憾。又以工雅之詞潤色之。則言之而文。行之而遠矣。孔子有取於鄭之爲命者以此。使孔子生於今日。其必講求外國之事。批卻導窾。而以中國文辭發揮之。無可疑也。

曲禮。史載筆。士載言。注。言。謂會同盟要之辭。史貴直筆。會同盟要則不然。其有祝史而掌會盟之辭者。亦必斟酌而出之。稱人之美。不嫌其過。掩人之惡。不嫌其隱。此筆與言之分也。

劉知幾史通。美春秋聘問之辭。謂其典而美。博而奥。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蓋列國於此事皆所注重。不獨鄭僑一人而已。

眞西山文章正宗。取周時天子諭告諸侯。列國往來應對。下至兩漢詔册。總名之曰辭命。明楊用修選尺牘清裁。選載數條。王弇州稍爲推廣。西山意主大篇。楊王務持短語。梅鼎祚書紀洞詮。則兼收竝載。卽非著於文辭而僅爲口述者。亦并采之。名曰春秋辭命。今以交鄰爲主。略采數條。以覘梗概。

齊桓葵邱之會。晉文踐土之盟。所以匡天下尊王室也。齊桓之辭。見於孟子書。其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穀梁傳引之。稍異其文。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二書互有詳略。蓋傳聞異辭。踐土之盟。其辭不傳。說苑反質篇引晉文合諸侯盟詞。其略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據左傳定公四年引踐士載書。以王若曰發端。而說苑此文。作晉侯語氣。知非一事。然其言危苦。足以針砭時敝。與葵邱載書。同爲一匡天下之言。視今日之萬國公約。命意相近。自桓文而下。不復有此等文字矣。

右引列國盟辭。皆非全文。其見於左傳而爲當時通用之式者。則爲襄公十一年盟亳載書。錄之於左。

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於亳載書（據傳晉侯鄭伯皆預於是盟今不能知其次序先後）

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盟誓之文。蓋導源於約劑。務信義。戒詐僞。故必明神以要之。插血以莅之。然鄭伯預盟之後。不旋踵而隨楚師伐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惟強者之是從。則盟誓之不足信可知。而自此之後以迄唐之於吐蕃。宋之於女眞。其盟誓一循此體。鄭爲弱國。爲紓患而渝盟。猶可言也。吐蕃。女眞。憑恃兵力。反覆不常。則利之所在。天地鬼神。固不足以怵其心目矣。

春秋會盟之辭。有成言。有要言。成言者。未盟之先。遣介往來於兩使之間。斟酌其辭。兩相然可。而後莅盟。向戌弭兵之會是也。要言者。刑牲插血。誓於神明。約以不渝。要以永久。其有臨時刼制。強以必從者。則謂之要盟。曹沫汶陽之請是也。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萊人以兵刼魯侯。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盟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通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強魯以出師必從。是要盟也。孔子以反地要之。則得失略足相當。齊之返地。非守信也。孔子夷夏之辨。有以折其氣也。此名正言順之效。

春秋之義。人臣無外交。故列國通問之辭。必以國君之名義行之。將命者出疆專對。壇坫周旋。有口語而無文字。其有文字者。亦必以君命致辭。然名義雖繫於國君。起草仍出於衆手。如左傳襄公八年。鄭以從楚告於晉。其將命者爲王子伯駢。其辭爲子駟授意。是其例也。其文如左。

鄭簡公告晉侯書

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

脅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對外措辭。託之民意。已開今日公法之先。其明年。晉師問罪於鄭。同盟載書。其原文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駟改之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措辭渾涵。有伸縮餘地。與今日外交家言相類。可知操心慮患。皆由積漸而來。此文字變遷之一驗也。其言惟有禮與強者是從。提出禮字。與強字並論。遂令晉人奪氣。禮之可以折衝尊俎。於茲益信。

## 戰國

春秋列國。猶託於尊主庇民。至戰國君臣。則惟計身家利害。而民之死亡愁苦。非所恤矣。七國始終之局。不外從橫離合四字。史記於蘇秦張儀列傳。著其權變之說。以見策士之傾危。於楚世家載齊秦愚弄之辭。以見庸主之闇弱。齊秦書辭。卽蘇張游說之餘波也。

### 齊湣王遺楚懷王書

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並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

### 秦昭襄王遺楚懷王書

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於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故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

右二書命意遣詞。無足觀者。顧亭林云。春秋時猶重禮。重信。重聘享。而七國則絕無其事。不待始皇之幷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觀於此書。執筆者之根柢淺薄。以視春秋。眞有霄壤之別。自古固無有不講學問而能爲辭命者。此縱談原伯魯所以貽誚於通人。而張儀公孫衍輩。孟子所以比之於妾婦也。

## 蜀吳

三國以前。漢與匈奴。雖敵體而非聘問之國。婁敬和親之約。孝文修好之書。義在羈縻勿絕而已。惟元帝初年。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使呼韓邪。與單于爲盟約。其辭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漢書匈奴傳下)。自此以後。呼韓邪累世恭順。邊庭無事者數百年。其言毋相詐虞。即左傳爾毋我詐。我毋爾虞之辭也。然盟約大事。而昌猛矯命爲之。此而可擅。孰不可擅。當時議者。謂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羞國家。傷威重。罪至不道。其言絕有理。要之兩漢無外交。所有事者。略遣攻戰兩端而已。有外交則自蜀漢始。

三國志。蜀建興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衞尉。賀權踐祚。震入吳界。移關候書。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靑屬吳。幷。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蜀志陳震傳)。其先鄧芝張溫往來通好。未言伐魏事。至是吳蜀聯歡。始有成約。蓋武侯之志。至是而始得伸也。移書見震傳。盟文見吳志孫權傳。皆斐然可誦。幷錄於此。

陳震移吳關候書

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士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敍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孔子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旂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

蜀吳盟文

天降喪亂。皇綱失敍。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底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奸回。偸取天位。而叡么麽。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罪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衞。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尙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愼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移關候書。入國問禁之辭也。使者入境。卽有違失。豈得以典制相繩。移書云云。正慮檢點不及。自古身分。其辭愈謙。其望愈重。此亦異於今日治外法權之說矣。伐魏勝負未可知。而先中分天下。語近於誕。然盟文言之成理。又引春秋故事以證之。使今日而有此舉。必爲密約。與蜀之事則不然。蓋聲罪致討。將以昭示遠

近。成敗利鈍。固所不計耳。

## 南北朝

古人敬慎辭命之意。至南北朝而盡失。南北兩朝。壤地相接數千里。其間歲時聘問。信使頻繁。宜有遠猷辰告。可以裨補國交者。而事實則大不然。北朝使者。當時稱李諧。盧元明。王昕。魏收四人。有盧李命世王魏中興之目。盧王使事。無所表見。魏收至南朝。聲名甚穢。事具本傳。惟李諧以才辨著稱。南使至北朝者。史盛稱徐陵之美。陵使魏日。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創禮儀。今來我聘。使卿復知寒暑。陵語傳於世者如是。此等言語。直是掉弄機鋒。輕薄已甚。魏孝文遣盧敏玉清石使於梁。戒之曰。凡使人之體。以和爲貴。勿遞相矜誇。見於色貌。失將命之義。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敏至梁。失禮而還。孝文之戒。君人之言也。而惜乎使者之非其人也。

兩主並立有善鄰之義焉。漢文帝遺匈奴書。其發端之詞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其下自稱曰朕。稱匈奴之主曰單于。辭義最爲得體。而南北致書。則直稱彼此。若路人然。兩國記載之書。南人稱北曰索虜。北人稱南曰島夷。則並路人而不如。然此猶稱謂之失禮也。其敍事述指。則竟有公然嫚罵者。堂堂國書。而侮慢不恭如此。亦可醜矣。姑錄一首。以存其實。

### 魏太武帝與宋太祖書

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卽使驅還。自天地啓闢已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換易爲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

獵白鹿馬十二匹。並氈藥等物。彼亦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宋書索虜傳）。

此因宋主有北伐之意。而爲此文也。其先魏之彊吏。移書兗州。欲游獵具區。兗州答之。語意亦與此相類。節錄如下。

宋兗州刺史移魏平南府文

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爲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旗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遨恩。宜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含前。矜崌育觳。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候蒐筭。義非所恡。三代肆覲。其典雖缺。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饍之秋。每存豐厚（宋書索虜傳）。

右爲南北書辭之最無禮者。其彊吏移書則有彼善於此者。如魏事南將軍移宋豫州書云。比者以來。邊民擾動。南入宋界。聚合逆黨。頻爲寇掠。殺害良民。略取資財。大爲民患。此之界局。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煙火相接。來往不絕。情僞繁興。是以南奸北入。北奸南叛。以類推之。日月彌甚。侯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遂至滋蔓。自古列國。封疆有畔。自今以後。魏宋二國。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雞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於仁者之邦也。宋豫州刺史答移云。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肆暴略。豈惟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糧仗。縱爲寇賊。罔顧善鄰之約。不惟疆域之限。來示所云。彼並行之。反以爲言。將違躬厚之義。若欲消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蹄逸鏃。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索虜傳）。此事魏人辭氣和平。宋人答之。強辭奪理。未幾魏師遂連陷

六郡。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此之謂矣。

## 唐季

唐初之視突厥。猶漢之視匈奴也。自天寶以後。隴西沒於吐蕃。帝女嫁於回紇。乃有和蕃之使。甥舅之盟。其國嘗唐天子自稱曰天可汗。稱其國主曰可汗。名義特嚴。未嘗寬假。其盟文則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體制惟均。擇錄如左。

### 唐武宗賜回鶻可汗書

敕。我國家統臨萬寓。列塞在陰山之南。先可汗總率本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餘年。此天所以限隔內外。不可逾越。近聞爲紇扢斯所敗。加以飢荒。國邑爲墟。屍僵道路。今可汗稍收離散。漸近邊城。將議遠圖。今先文誥。故茲命使。宜聽朕言。可汗累代以來。推誠向國。往者中原有難。助翦羣兇。列聖念功。每加優寵。寧國咸安二公主。降嫁龍庭。爰及先朝。復以今公主繼好。又以土無絲纊。歲遺繒絮。恩禮轉深。諸蕃稱羨。久保誠信。兩絕猜嫌。但以國家舊章。蕃漢殊壤。稍逾經制。豈朕所安。去歲嗢沒斯特勒已至近界。邊將憤激。便請祛除，朕念其無主可歸。且令安撫。今可汗旣立。彼又降附。便合率領。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頡于伽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與可汗公主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代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款塞。宣帝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惟賑以米粟。國初太宗皇帝命李思摩建牙於漠南。遺址並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漢界。借以一城。與退渾黨項微小雜種同爲百姓。實亦屈可汗之尊貴。亂中國之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舉援。戢諸部交爭。亦須率思歸之人。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朝覲。親問事宜。倘須接應。必無所吝。冀令彼國。從此輯寧。豈不謂去危就安。轉禍爲福。朕緣公主將可汗丹誠來告。深感於衷。制置之間。須存遠大。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副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馳往喻懷。爰定所居。更申舊約。神明

是質。豈可食言。可汗並保一心。自求多福。

此李德裕奉宜撰擬之辭也。會昌一品集所錄賜書。多與此篇相表裏。如云。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黨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又云。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協良圖。此等語皆詞嚴義正。處置得當。鄭亞序一品集。稱其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蓋籌邊樓中。精思亭上。平日所爲講求者悉矣。

唐與吐蕃盟文

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歷年惟永。彰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之聲教。與吐蕃贊普代爲婚姻。固結隣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忿。棄惠爲讎。封疆騷然。靡有寧歲。皇帝踐祚。愍茲黎元。俾釋俘隸。以歸蕃落。蕃國展禮。同茲叶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車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淸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爲漢界。蕃國守鎭。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鎭守之處。州縣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爲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直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悉爲閑田。盟文有所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並依見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新置並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於宗廟。副在有司。二國之成。其永保之（舊唐書吐蕃傳）。

右景龍四年會盟之文也。漢蕃立約。祇期疆界分明而止。故盟文於定界以外。不及他事。舊唐書記會盟始末甚詳。長慶元年。再與吐蕃盟。文亦見吐蕃傳中。預盟之官十七人。各於盟文後自書名。今前藏拉薩之大招門外。有盟文刻石。一面正書。一面唐古忒文。所謂吐蕃會盟碑也。

唐與蕃國會盟。在百濟有麟德二年盟文。文見舊唐書百濟傳。在南詔有貞元十年盟文。其文凡書四本。一本進獻。一本置點蒼山下神祠石函內。一本納於南詔祖父等廟。一本置府庫中。盟文見蠻書。

唐之疆吏致書外蕃者。其文今多不傳。成都文類有咸通十四年劍南節度使牛叢致南詔國主書。文皆駢語。錄此以備一格。

劍南西川節度使與南詔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劍南西川節度使觀察安撫使守兵部尚書成都尹牛叢。致書於雲南詔國坦綽座下。專人遠到。示翰忽臨。承統押師徒。來及近界。竊以詔國自爲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於六詔之微。非是西夷之長。禹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舜巡方嶽之時。不□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藹有華風。變腥羶蠻貊之邦。爲馨香禮樂之域。豈期後嗣。罔效忠誠。累肆猖狂。頻爲妖孽。自四五年來。侵凌我疆土。圍逼我城隍。蓋以姑務含容。不虞搪突。遂令兇醜。肆害生靈。況乃毗橋債師。瀘江敗績。於何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朝覲。輒舉螳螂之臂。大興豺豕之心。仍搆狂詞。乃云假道。所要於蜀王殿安。下五日即便前去者。且先代帝王之宮也。豈外邦蠻貊以居之。是必天怒鬼誅。殞身辱國。以爾欲其黷貨。示彼誠懇。況天設華夷。國分大小。小當事大。夷不亂華。豈有興動蠻師甲兵。侵陵天子藩屏。必是坦綽數盡之歲。殄滅之秋。不然。何以不恤其民。妄動於衆。一旦天子赫怒。諸侯會兵。長驅渡瀘之師。深入銅柱之境。必不更七擒七縱。即須剪蔓除根。當此之時。後悔無

及。坦綽今既離彼巢穴。犯我封圻。當道已排比戰場。點緹戈甲。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即遂鼓行。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十人。並已囚繫。候於軍前。用以釁鼓。今發遣鄭龍段首遷二人持報書。望詳覽。不具。某白。

西南諸夷。於唐爲臣僕。故節度使致書。其詞如此。棗。字表齡。宰相僧孺之子。其行事見新唐書南詔傳。南詔君臣非能嫻習中土文字者。邊帥書辭。但當明白淺顯。令其一覽可解。書中禹會塗山。舜巡方嶽。孔子詩書。周公禮樂等語。浮文無當。多見其不諳邊事耳。

## 南唐　五代

陳壽三國志。帝魏而黜蜀。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裁正之。陸游作南唐書。其論曰。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陳壽三國志。吳蜀不稱紀。非可法者也。今自烈祖而下。皆爲紀。趙世延序之曰。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麗乃獨拳拳於江南小國。聘使不絕。嘗獻橐駞幷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爲未亡也邪。余謂。有國家者。視其能保民與否而已。南唐有江淮三十餘年。民安其生。人樂其業。五代之爲國。五十二年而易姓者五。淫刑以逞。視其民如草芥。孰得孰失。不待言也。晉漢之於契丹。吾欲言之而恥之。吾書言辭命。則言外國之以禮待中國者。

陸游南唐書。契丹傳。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烈祖從之。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兀欲被殺。弟述律遺元宗書曰。

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以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幷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攜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

官王朗陳褒取間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候便風。卽令引道。

南唐書載公乘鎔奏言。軍機別有密書。謀分裂之事。其書不傳。要之所言皆虛辭。無足深論。孫忌之奉使如周也。周世宗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殺之。從者死者二百人。南唐嘗論曰。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爲國有人焉。嗚呼。烈矣。

五代交鄰之道無可言。而梁唐之間。書問往返。有足觀者。舊五代史李襲吉傳。天復中。武皇欲修好於梁。命襲吉致書以詒梁祖。梁祖覽之。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襲吉以此書得名。其辭意態雄傑。能寫出英雄面目。未易得也。

李襲吉爲晉王致梁主書

一別淸德。十有餘年。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長水闊。難追二國之歡。雁逝魚沉。久絕八行之賜。比者僕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情深。將期棲託。論交馬上。薦美朝端。傾嚮仁賢。未有疏闊。豈謂運由奇特。謗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狂藥致其失歡。陳事止於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蘧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人。合縱連衡。本務家邦之計。拓地守境。委存子孫之基。文王貴奔奏之交。仲尼譚損益之友。僕顧慚虛薄。舊忝眷私。一言許心。萬死不悔。壯懷忠力。猶勝他人。盟於三光。願赴湯火。公又何必終年立敵。懸意相窺。徇一時之襟靈。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衆。明日下其危牆。弊師無遺鏃之憂。鄰壤絕剩林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瀆聽聞。見僕韜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誤致窺覦。且僕自壯歲已前。業經陷敵。以殺戮爲東作。號兼并爲永謀。及其首陟師壇。躬被公袞。天子命我爲羣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斂迹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則還其故將。入蒲坂而不負前言。況五載休兵。三邊校士。鐵騎犀甲。雲屯谷量。馬邑兒童。皆爲銳將。鷲峯宮闕。咸作京坻。問年猶少於仁明。語地幸依於險阻。有何覘覦。便誤英聰。況僕臨戎握兵。粗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晉之民。敗則徵五部之衆。長驅席卷。反首提戈。但慮隳甲中原。爲公後患。四

海䇿謗。肅歸仁明。終不能見僕一夫。得僕一馬。銳師儻失。則難整齊。請防後艱。願存前好。矧復陰山部落。是僕懇親。迴紇師徒。累從外舍。文埇求始畢之衆。元海徵五部之師。寬言虛辭。猶或得志。今僕散積財而募勇識。齎寶貨以誘殘戎。徵其密親。啗以美利。控弦跨馬。事有數乎。但緣荷位天朝。惻心疲瘵。戢戢亭障。未忍赴戎。亦望公深識鄙懷。洞迴英鑒。論交釋憾。慮禍革心。不聽浮談。以傷霸業。夫易惟忌滿。道貴持盈。儻恃勇以喪師。如覆盤而失水。為蛇刻鶴。幸賜迴翔。僕少負褊心。天與直氣。間諜詭論。皆不為之。惟將藥石之譚。願託金蘭之分。儻懲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窮九流之辯。遣迴肝鬲。如俟河清。今者抵簡吐誠。願垂保鑒。僕自眷私睽阻。翰墨往來。或有鄙詞。稍侵英聰。亦承嘉論。每賜罵言。敍歡既能於尋戈。焚謗幸蠲其載筆。窮因尚口。藥貴和心。願祛沉閼之嫌。以復壎篪之好。今者卜於璽分。不欲　人。專遣使乎。直詣鈐閤。古者兵交兩地。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於投分。義士難於屈膝。若非仰戀恩私。安可輕露肝鬲。悽悽丹愫。炳炳血情。臨紙嚮風。千萬難述。



## 辭命下

### 宋遼金

北宋之與遼金。不足言外交也。忍辱含垢。求旦夕之安而已。澶淵之盟。幸而敵人未測虛實。受辭而退。然君相措置。猶有遠謀。至宣和間。收復燕雲故地。不詳郡邑沿革。致失平州一路。又以納降啓釁。敵騎遂長驅南下。日與強敵爲鄰。而不知彼我。不明事勢。固宜其日蹙百里矣。

#### 宋眞宗澶淵誓書

惟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契丹國志）。

右書自沿邊州軍句下。至一切如常。皆自來畫界之通例。惟歲幣三十萬。載於誓書。爲宋之大辱。曹利用

之赴契丹也。眞宗謂之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書不必具言。但口述可也。又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利用語之曰。雖有敕旨。汝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今觀誓書。所許不過三十萬。如萊公所言。而開宗明義。即言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明遵中旨。其末又言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則是契丹既朘削中國之脂膏。又禁中國不得充實沿邊防守。其後兩國邊界以築堡設戍。屢有違言。皆此二語階之厲也。契丹聖宗所回誓書。文與此同。惟發端略有更易。其文云。惟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持示誓書。其下即接以風土之宜云云。至當共殛之句下。則云。某雖不才。敢遵此約。謹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諮述。不宣。推誓文彼此相同之故。必利用往返其間。草定稿本。各無異議。最後乃以兩主名義行之。猶今之正式換文。先互閱底稿也。宋史眞宗紀。景德元年十二月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辛丑。錄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郡。蓋誓書既定。頒示沿邊人民令其具知本末。今日所謂正式宣布也。

慶曆二年。增歲幣絹十萬兩。銀十萬兩。富鄭公爲使。宋國書不言增幣。略有辨駁之辭。契丹復書云。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壘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竝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進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竝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以目前停留容縱。此書申明約束。杜絕糾紛。於南朝頗爲有益。而其言出於契丹之口。此尊俎折衝之效也。（凡歲幣皆入契丹內府。爲人主私蓄。故無敗盟之意。富鄭公使契丹。論用兵利害。亦以此言動之。契丹國志云。宋朝歲幣。山增阜積。四時游獵。流連忘反。蓋宋之困乏以此。遼之敗亡亦以此。）

宋與契丹爲兄弟之國。其國書致契丹國主者。稱兄大宋皇帝致弟大契丹皇帝。致契丹嗣主者。稱伯大宋皇

帝致書姪大契丹皇帝。致契丹皇太后者。稱姪大宋皇帝謹致於嬸大契丹國皇太后。凡賀正旦。生辰。弔慰與。遣正副使必以書。茲錄兩首於下。

宋回契丹通問國書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於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軺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荐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覊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屢武戈之遂息。分軍獲以爲儀。言諭斯勤。欣銘併集。方凝寒律。冀保沖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旣。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歐陽文忠內制集)。

宋回契丹告哀國書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任使軺。遽馳國訃。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鄰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茲纘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曲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白(同上)。右爲通問弔唁之辭。故用駢偶之體。東坡內制集。亦有國書數篇。其文甚簡。蓋此體惟期達意而止。故繁簡不拘。

宋遼國信之事。宋人有專書以記之。曾肇爲蘇頌墓志。言上以契丹通好百年。典章案牘。往往散逸。命公攟拾。次比爲書。賜名華戎魯衛信錄。蘇集有華戎魯衛信錄序。其略曰。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黽勉期月。詮次類例。自通好迄今。明作書之繇。故以敘事冠首。次之以書詔。旣許通好。乃有載書以着信。故次之以誓書。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旣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途有回遠。若非形於繪事。則方嚮莫得而辯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到。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方華臣。交相禮接。故作名銜年表。使者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

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虜待王人。亦有常矩。故以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贄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禮絕存焉。故受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齎操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衆。囊貲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列物。使者至鄙。或貿易貨財。或須案供饋。或與求珍異。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返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事干大體。則有專使。故次之以之使。疆埸之廣。節守者任其責。則接境司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以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代州移徙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壘之繕完。砦鋪塘濼之限斷。載於輿地。示守備也。凡爲此書。本於通好。則彼之種族。不可不知。故次之以契丹世系。國俗。官屬。宗戚。俸祿。夷狄之俗。恃險與馬。故次之以關口道路番軍馬。遼之爲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建都府。置州縣。輅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以州縣。彼裔夷也。幷有奚勃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彙著之。故終以番夷雜錄。而論議奏疏附焉。總二百卷。此書而傳。則考證史事。裨益必鉅。惜當日之無刻本也。

宋時使遼者多失職。以所用非其人也。孫洙論擇使云。朝廷北遣使介。初不擇人。苟欲以戎人幣賜充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潔車服。盤飾騎旅。以誇視於夷落。細禮曲謹。屈膝虜廷。拜跪坐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其毅然欲存國體者。法吏反以爲生事而左遷之。故宂儒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喑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妄語。重爲黠虜所姍笑。甚可怪也。使職至重。而以此等人充之。宜其敗矣。洙以治平中知諫院。其時諸賢在朝。不解何以用人不愼若此。

宋制。契丹西夏使人至京。則都亭及西驛接待。高麗使人至京。則同文館接待。俱有條例約束。謂之條約。其待遇輕重不同。北使條約。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不關報國信司。下行幷官庫供

納。仰館伴使副婉順說與。其不係貿與物色名件。逐一細開。西使條約。西人詣闕賀正旦聖節。祇許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為收買。高麗使條例。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以雜支錢給還價值。係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即問元貨處。關開封府。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蘇子由論遼夏高麗交納之儀。防閑之法。理當無異。請量加裁抑。高麗依西北使例（欒城集乞裁損高麗事件劄子）。是宋時待遇人使。有權可以杖責隨從之人。而其公文謂之條約。非今時所謂條約也。

蘇子由北使契丹歸奏兩事。其一云。初至燕京。其副留守邢希云。令兄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顓押燕。為臣轍言。先臣洵所為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茯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茯苓賦也。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兼以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得盡流傳北界。洩漏機密。取笑夷狄。皆極不便（欒城集）。宋制時政邊機文字。不許出境。而契丹乃以重價購之。禁令之為具文。商販之為奸細。一至於此。邊事尚可問哉。

宋時邊帥不得擅與外蕃通書。范文正安撫陝西。以擅答元昊書。降知耀州。然韓魏公為定州路安撫使。以帥檄移虜中。使約束部下。其為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契丹侵天池。公使裨將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神之廟。得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追入樞府。以樞密院圖籍紛亂。不可考究。乃奏言臣比到院。因北界爭寧化軍地。上令檢北界朔州牒寧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日元牒。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疄界。亦尋慶曆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韓魏公家傳）。據此則彼此文移往返。不惟不禁。且上之樞府。列為機要文字。文正與元昊書。所以為朝臣指摘者。和戰之事。繫國家全局。不應不先事奏聞。此書不載於本集。而年譜言與元昊書。曉諭禍福。意其措詞必

甚得體。特范氏後人諱之。故不載耳。

宋制外人商民入境。有事請於州官。其文用狀。州官答之則用判。蘇文忠知杭州。論高麗進奉事云。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賫金塔祝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臣已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逆料此僧勢不肯已。欲於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此亦如今之敎士。承其國命而來。妄有干請。故以正言折之。其時高麗使臣有請買歷代史及册府元龜者。禮部許之。蘇公謂高麗得書。必歸之於契丹。令其得窺山川形勢。爲患匪細。執奏不可。此雖細事。宋時部省之顢頇。可見一斑。外患日亟。有由來矣。

金國志。天輔六年(宋宣和五年)。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於宋。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爲金人席卷而東。宋朝捐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燕雲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也。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南宋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地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三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爲燕京。以控六郡。號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昔宋朝海上密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旣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故斡離不後自平州入攻。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誤也。

宋金兵事。自宣和七年乙巳。至紹興十一年辛酉。凡十七年。金兵初起。剽悍無敵。宋兵望風而潰。其後師行疲敝。銳氣日銷。紹興十年。爲劉錡敗於順昌。累戰不利。其勢已挫。又其用兵皆以親貴主之。而數年之間。粘罕。斡離不。婁室。窩里嗢。以病死。兀室。撻懶。撒離曷以謀反誅。其狠奔豕突於中原者。僅一兀朮而已。兀朮南侵之先。其部將韓常與判官宮茵論南北兵事。常曰。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彼強。所恃者。南人未知北事耳。旣而兀朮果敗。十一年。洪忠宣在燕山密奏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支。朝廷不知虛實。

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如反掌（以上據金國志）。是年岳武穆自朱仙鎭班師。秦檜殺武穆於獄中。使曹勛至金。許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畫淮爲界。世世子孫。永守誓言。綜論此事前後。畫貫之輕啓邊釁。秦檜之力主和議。皆萬死不足以蔽辜。而當時朝士。亦無有知平州別爲一路。及廟廷骨肉相殘。勢將不支者。嗟乎。謀國而不明地勢。不知敵情。則宋金之事。其前鑒已。

宋史李光傳。光參知政事。秦檜初定和議。將揭牓。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牓。浮議自息。王庶傳。庶爲副密副使。力詆和議。及張通古來。庶乞免簽書和議文字。累疏求去。秦檜力主和議。猶欲令諸人分謗。狡獪極矣。和約須揭牓。又須政府兵府簽押。宋和約之式如此。

## 宋徽宗與金國誓書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於大金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昨以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地。幸威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爲遼國。尙爲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綠礬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贓捉歸本國。依法科罪訖。贓雖不獲。蹤迹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人使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 金太祖回宋誓書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書於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國遣使

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迺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欲俾好。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幷屬縣及所管民戶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以遼國尚爲大金所有（同前云云）。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彙同約誓。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信誓。不以所與爲定。尊復誓披達。不宣。謹白。南宋與金。爲叔姪之國。其國書稱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叔大金國皇帝云云。至寧宗嘉泰間。用兵而敗。又增歲幣。易叔以伯。其辭愈卑。金史交聘表序云。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東。亦不失爲晉元帝。其孰能亡之。金不能在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其雖強之耶。元人修史。於宋金之事。無所偏袒。而議論若是。若金廷秉筆者。則其先固亦宋之遺民。而一登仕籍。如箭在弦。筆鋒所至。不留絲毫餘地。余讀趙秉文滏水集。有金宣宗與宋詳問書。其辭峻厲。詆爲累年譎詐。不貢歲幣。造釁百端。不念伯姪無窮之利。僥倖於不可知之勇。故遣使臣先以文告。仍以大兵壓境云云。是時金兵屢敗於元。已岌岌不可終日。秉文居禁近之地。不能開陳利害。爲脣亡齒寒之謀。而乃奮筆爲此。以圖一逞。何其悖也。金史楊雲翼傳云。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聞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翼言國家之慮。不在於既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思其勝之之利。又嘗思其敗之之害。雲翼非有王猛死不伐晉之心。而其言深切。秉文視此。有媿色矣。

樓鑰北行日錄。其舅氏汪大猷使金賀正。鑰爲書狀官。記述中所見及金廷接待事。節錄數條於此。

至盱眙。探問接伴使副已到泗州。渡淮。傳到名銜。正使曰昭武大將軍行尚書吏部郎中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唐括安德。副使曰朝奉大夫侍御史騎都尉廣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德裕。雍邱縣駕車人自言姓趙。云。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縱觀。我鄉里人善見南家。有人被擄過來。都爲擄了。有被軍子搜得。必致破家。然所甘心也。入東京城。承應人能言舊事。後生者亦云。見父母備說。有嘗其父囑之曰。我已矣。汝輩當見快活時。豈知擔閣三四十年。猶未得見。舊日衣冠之家。陷於此者。皆毀

決禱告。爲戎酉驅役。號閒糧官。不復有俸。仰子弟末作以自給。有張千戶者。言簽軍遇王師皆不甚盡力。往往一戰而散。符離之戰。東京搖動。指日以望南兵之來。何爲遽去。中原思漢之心甚切。入燕京至會同館。步左掖門。入見如儀。受衣帶而退。正月一日入賀。終席不見官者。五日入辭。聽唱好去。六日行。

宋使至金。祇賀正旦。故無交涉事可記。金之所以接待者。已非遼時之比。故樓氏所記。與蘇子由奉契丹館伴接待語。倨之與恭。其事逈殊。淮北遺民。歷四十年而不忘故國。觀於張千戶之言。則張浚符離之役。謂非誤國不可得也。理宗紹定六年。元兵追金主。逼蔡州。金主遣使如宋乞糧。曰。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宋不許。遣孟珙會師於蔡。城破。金主自焚死。分其骨而還（宋史孟珙傳）。憤鬱之氣。至是一吐。而宋祚亦垂盡矣。

## 明清之際

明清之事。不可以外交論也。言兵事則爲敵國。言時勢則爲易代。故明人書中。稱爲遼事。亦稱東事。無稱爲交涉者。然而上起萬曆。下訖弘光。書辭之載於故府。見於逸史者。勝負之數。灼然可尋。綜而論之。亦一代得失之林也。

金息侯曰。滿洲老檔。國號初曰滿洲。天命年已稱後金。見於遺朝鮮國王書。天聰年則稱大金。見於金漢蒙古子弟讀書諭及奉天城門題額。崇德年始稱大清。見於陳杜明書。尊號在太祖時卽稱皇帝。亦仍稱汗。見朝鮮國書。至太宗時猶然。及崇德年。始內外皆用帝號（滿洲老檔祕錄序）。按東華錄。於明萬曆四十四年。改稱天命元年。不書國號。史官記載如是。蓋諱之也。息侯所稱滿洲老檔。有天命以後與明臣書數首。但稱滿洲國。無譯作後金或大金者。近人於內閣大庫檢得天聰四年攻永平時以七大恨誓師文一幅。其文云。金國汗諭官軍人等知悉。我祖宗以來。與大明看邊。忠順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宮之中。文武邊官。欺誑壅蔽。無

懷柔之方略。有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苦害侵陵。千態萬狀。其勢之最大最慘者。計有七件云云。發端稱謂。與金氏之言。可以互證。

萬曆三十六年。於遼東立碑定界。東華錄記此事云。上欲與明通好。會明遼東副將及撫順所備禦同勒誓辭於碑。刑白馬祭天。誓畢。遂建碑於沿邊諸地（卷一）。此歷代會盟歃血告天之禮也。遼東之約。雖名定界。實祇嚴禁侵越一端。與宋金畫界之事異。其辭如下。

兩國各守邊境。敢有竊踰者。無論滿洲漢人。見之殺無赦。若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明若踰盟。其廣寧巡撫總兵遼東道副將開原道副將參官。均受其殃。滿洲踰盟。殃亦及之。

自此以後。邊氏不得私出界外。有越界者。輒殺之。萬曆四十四年。李維翰巡撫廣寧。詰問擅殺漢人之故。其事見於東華錄。云。維翰遣使來曰。吾民出邊。爾宜解還。何遽殺也。太祖曰。石碑誓辭。若越邊之人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其人曰。執爾之殺吾民者。與我抵罪則已。否則自茲多事矣。上不允。其人曰。汝國豈無罪人。執之邊上。殺以示衆。事即已。乃取所俘葉赫十人。至撫順關殺之。此事爲七大恨之一。於此見明之邊吏。舉措乖謬。而使者應對爲爾汝之詞。則歛體也。終明之世。兩國國主。未嘗以文字往還。惟袁崇煥以議和而致書。毛文龍祖大壽輩。以納降而請命。毛祖之事不必論。袁書則繫於邊事者甚大。明史本傳。言崇煥欲議和。先後致書。而其辭不載於傳中。滿洲老檔有太宗致崇煥之書六。崇煥答太宗之書四。詳繹其文。和議發於太宗。而崇煥始終堅持。不爲稍屈。是崇煥非主和之人。史據明人攻訐之詞以爲事實。其誣甚矣。金息侯有滿洲老檔譯本。茲錄袁書一首。以見當時體裁。并雪東莞之冤於地下。

袁崇煥答議和書（天啓七年）

遼東提督都院袁崇煥致書於大王帳下。再辱教書。知大王之漸息干戈。以休養部落。則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大王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大王所抱爲長恨者。不侫事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大王之不良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孽之人。即追八刑。雖述

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大王亦所必知者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京。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大王並忘之也。然大王十年苦戰。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哈達葉赫安在。遼河東西死者。事止十人。仳離者事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事問田禾。是大王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滿之時也。惟我朝難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大王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不佞又願大王再思之也。一念殺機。啓世上無窮刼運。一念生機。保身後多少吉祥。不佞又願大王思之也。若書中所開諸物。以中國財用廣大。亦事斬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亦大王所當酌裁也。方以一介往來。何又稱兵於朝鮮。我文武官屬。遂疑大王言不由衷也。兵未回卽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大王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若信使往來。我皇帝固已知之矣。皇帝明見萬里。仁育八荒。惟大王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慷餉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之臣在。大王勿憂美不上聞也。大王其更有以教我乎。

右書因太宗以七大恨爲言。幷索歲幣。故反覆解之。七大恨者。殺二祖一。明兵援哈達不援滿洲二。助葉赫發兵出邊。違邊界約三。囚滿使以爲要挾。致殺葉赫十人四。使滿洲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移界碑於沿邊三十里外。掠奪人參六。來書倨慢七。歲幣則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疋。布千萬疋。而滿洲以東珠十粒。貂皮千張。人參千斤爲報也。崇煥書來。太宗復以書報之。其略云。滿洲國皇帝於袁巡撫。爾來書欲我忘七恨。爾先世諸君臣。欺凌我國。遂成七恨。致起干戈。所以令爾聞知。使兩國是非致書曉然。以修和好。若我猶憶七恨。則遣官何爲。乃云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夫理直在我。蒙天垂祐。賜與城池官民。今日退還。是不願講和。有意激我之怒也。我國之敬天愛人。久爲遠近所知。且爾國土地人民。歸我之後。悉已奠定安集。若舉以還爾。是違天而棄人也。又云。方以一介往來。何又稱兵於朝鮮。夫我豈無故而征朝鮮乎。有何言不由衷。而爾疑之。爾口言修好。仍發哨卒至我地。收納逃亡。偪處近地。修葺

城僕。是爾之言不由衷也。又云。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語。恐不便奏聞。夫是與非必明爲剖析。然後和好可固。若徒以無取動氣之語匿其意而不言。則難於議和矣。又云。先開諸物所當酌裁。夫我豈貪多而利此哉。設爾國力有不支。則初和之禮。可減其半。以後每年往來之禮。仍如前議。若如此定約修好。永息兵爭。兩國之福也。至爾等於我。實漸加輕慢。我今授以義。酌以禮。書中將皇帝下天一字書。我下爾明皇帝一字書。爾明諸臣。下我一字書。嗣後爾凡有書來。當照此式。若爾國諸臣與我並書。我必不受也。崇煥之書婉而辯。太宗之書直而厲。而書中自稱下明皇帝一字。則猶致敬禮之意。使明之君臣。因此而惕然自省。修內政。愼外交。國事猶可爲也。不幸朝局反覆。黨議紛紜。崇禎二年。太宗再與崇煥書。申修好之議。語意如前。崇煥復書。稱欽命巡邊使何書袁。敬復書於皇帝陛下。措詞甚恭。語氣已餒（以上所引皆見滿洲老檔）。蓋至是而全局敗壞。不可終日矣。明史袁崇煥傳云。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會大淸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今崇煥之書具在。何嘗有引敵脅和之語。明之朝士。顚倒是非若是。廟堂不察。自壞長城。其敗也宜哉。

南都擁立。弘光建元。本可以爲偏安之局。事之不成。則人謀之不臧。抑亦臥榻之旁。不容鼻鼾也。史閣部精忠浩氣。答攝政王多爾袞書。堂堂正正。與文文山謝疊山諸公。後先一揆。此書委棄於閣庫。乾隆間修史。始檢得之。官書附攝政王書之後。久爲世人傳誦。茲節錄兩書於左。

多爾袞致史可法書（順治元年七月）

比聞道途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

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將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

史可法答多爾袞書（弘光元年九月）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儀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循讀再三。般般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偸安江左。竟忘君父之寃。敬為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爾時南中臣庶。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四日。駕臨南都。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震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

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非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飮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憾。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膺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致命遂志。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右二書純爲尺牘文字。與官文書異體。辭命之文。本以典雅爲貴。以尺牘之體行之。自無不可。二書近日采入國文課本。猶憶光緒季年。坊間編教科書。祇選史閣部書一首。學部審定時。命兩書並存。化除種族之見。由今思之。無前書則後書之言爲無根。必有內外之分。非文章公論也。(攝政書相傳出李舒章手。閣部書或以爲侯朝宗撰。或以爲桐城何亮工撰。或以爲桐城王綱撰。傳聞異辭。要之答書詞婉而理正。實勝原書。李蒓客抑閣部而申攝政。乃尊王之論耳。)

言有淸一代外交。當自滿蒙通好始。天命四年十月。察哈爾林丹汗及喀爾喀五部衆貝勒來。林丹汗所齎書曰。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思汗。問水濱三萬人滿洲國主英明皇帝安寧無恙。太祖報書曰。來書自稱四十萬蒙古之主。稱吾爲水濱三萬人之主。奈何恃其衆以驕吾國耶。吾聞明洪武取爾大都時。蒙古以四十萬衆。敗亡殆盡。逃竄得脫者。僅六萬人。且此六萬之衆。屬鄂爾多斯者萬人。屬土默特者萬人。屬阿索特雍謝布者萬人。固各有所主也。其餘三萬衆。亦不皆屬於爾。以不足三萬人之國。乃遠引陳言。自朗四十萬。而輕吾國爲三萬人。天地豈不知之。其下歷言察哈爾之受侮於明。及滿洲之有德於察哈爾。此爲兩國最先通問之辭。十一月。遣額克星格等五人偕喀爾喀來使齎誓辭赴期會之地。刑白馬烏牛。設酒一器。肉一器。血骨及土各一器。告於天地。其文如下。

### 滿洲蒙古盟誓辭

今滿洲八旗執政貝勒。與蒙古國五部落執政貝勒。蒙天地眷佑。俾合謀併力。與明修怨。如其與明釋舊憾。結和好。亦必合謀然後許之。若滿洲渝盟。不偕喀爾喀貝勒台謀。先與明和好。皇天后土。其降之罰。若明欲與喀爾喀貝勒和好。密遣離間。貝勒等不以其言告我滿洲英明皇帝者。皇天后土。亦降之罰。吾二國同踐盟言。天地佑之。其飮是酒。食是肉。二國執政貝勒。尙克永命。子孫百世。及於萬年。二國如一。共享太平（東華錄卷三）。

右滿蒙併力與明修怨之約也。於察哈爾則勵以明初用兵殺戮之慘。於喀爾喀則要以明人離間必先告我。謀定後動。具有深意。若李自成之犯闕。吳三桂之乞師。則非當日所及料也。察哈爾不數年而歸附。喀爾喀則倔强漠北者數十年。喀爾喀未卽蕩平。而俄羅斯當明之末造。兵刀東漸。駸駸及於外興安嶺。俄境窵遠。非可以長驅深入也。則不得不先示懷柔。以取遠交近攻之勢。故康熙二十八年。旣克雅克薩城。遂有尼布楚之約。中俄邊界毗連。兩國人民不能無越境游牧逃亡竊盜之事。邊吏以事行文。不能不立之程式。故康熙間定例。中國行俄羅斯之公文。用理藩院印信。咨行俄羅斯薩那特衙門。（何秋濤曰。薩那特。譯言理事也。）俄羅斯行中

國之公文。用薩那特衙門及托博勒城守尉印信。咨行中國理藩院衙門。及雍正五年。定恰克圖界約。以此節列於約中。又推廣例意。凡近邊地方。偶有偷竊逃亡等事。行文時。中國之圖什業圖汗王。俄羅斯在邊之城守尉。各用疊押鈐印公文爲憑。蓋凡事必達於理藩院。展轉需時。有所不便也。陳康祺郎潛紀聞云。國初與俄羅斯立約往來。不強之修表納貢。彼此關會。不用詔旨。惟理藩院行文於其瑪玉斯衙門。如有司咨牒狀。蓋早恐後日梗化。必致有傷國體也。陳氏之說。頗中體要。乾隆間英使來京覲見。必責以拜跪之禮。英使稱疾而行。五十六年。勅諭英吉利國王。不准於澳門開設洋行之外。別有要求。措詞非不得體。而英廷竟不之省。可知理藩院行文之例。具有深意。外交事勢。古今不同。漢唐詔敕。可以施於外蕃。要非所論於近代也。

## 近代

近代交涉之事。不惟漢唐不可以例之。宋明往事。亦不可以例之。遼金兵力雖強。其立國以君長爲本。故國書則稱兄弟叔姪。歲幣則入人主私藏。於其民無與也。明清之際亦然。宋明之主。苟能發憤圖強。任人得當。猶可以相安無事。近代則不然。彼所注重者。爲通商。爲攘利。爲奪我主權。一言蔽之。爲其人民而非爲其國主。而我所以因應之者。爲體面。爲空文。一言蔽之。爭虛名而不求實際。究之體面不可保。空言不可恃。迨名實俱喪。而國亦隨之矣。

中外通商之局。當事者昧於時勢。因應失當。無可諱言。然亦有立言得體者。咸豐十一年。與布魯士立約。同治三年。布國始遣駐使來華。其使臣李福斯乘兵船至天津。會丹馬商船三。泊大沽口外。布使遽命拘之。曰。丹馬。布魯士國世仇也。先是丁韙良教習同文館。譯萬國公法。呈之總署。王大臣謂中國自有體制。未便參閱外國書。不之省。至是檢公法。知海岸十數里外。凡槍礮之所不及。始爲公海。大沽口外。非公海也。據此以詰布使。布使屈焉。釋所拘商船一。而返所運貨之屬於中國者。於是始知公法之可貴。今臚照會二件於此。中國外交公文之合於公法者。此爲嚆矢。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致布魯士公使照會

爲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知貴大臣現來中國爲全權大臣。業已到京。並定期來本衙門會晤等因。本王大臣查貴大臣係貴國特簡之員。自必材能出衆。辦事妥洽。凡遇國家交涉事件。諒無不按照和約。持平辦理。惟貴大臣坐來兵船。現在中國洋面。將丹國商船扣留。殊深詫異。查外國在中國洋面。扣留別國之船。乃係顯奪中國之權。於中國大有關繫。貴大臣旣係貴國派來。卽應將貴國與中國大有關繫之事先爲辦結。方可定期接待也。爲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爲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所稱扣留丹國商船。係照歐羅巴所定軍法一節。查此次扣留丹國貨船處所。乃係中國管轄之內洋。貴國兵船前來中國。自當入境問禁。不得任意妄爲。中國所轄各洋。例有專條。各國和約內均明此例。貴國和約內載有中國洋面字樣。較各國知之尤切。何得云殊不可解。至歐羅巴所定軍法。則不能強中國以必知。來文所稱專辦此事之責。爲貴國定奪。非貴大臣所能干與等語。查貴大臣旣來中國爲全權大臣。所謂全權者。係於貴國之事。無不可以作主。今貴國首先違約。貴大臣不能干與。本王大臣將來何以與貴大臣辦事。或俟貴國另簡真正有權之員前來。本王大臣方能與之共事。至定期會晤一層。查中國洋面商船失事一節。係在貴大臣甫到天津本王大臣未經接待之先。自應俟此事完結。方可接待商辦一切也。爲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右照會二件。理直氣壯。爲立約通商以後第一出色之文。外部檔册。汗牛充棟。其要者見於籌辦夷務始末四國新檔。自光緒以後。編次無法。如滿屋散錢。猝難理董。卽收文總簿。已數百册。余嘗擬宜排比月日。先朝長編。然後提綱挈要。以爲外交全史。甚願當事者措意於此。失今不圖。異時一有散佚。國故無徵。悔無及矣。

有淸一代。與各國訂立條約章程之屬。見於刻本者。先後凡一百有奇。自畫界開埠。割地賠款。築路開鑛及因尋常訂立者外。凡通商行船諸事。一國獲利。各國均霑。故條約雖多。其爲全局關鍵者。惟咸豐八年中英

續約。光緒二年煙臺條約。二十一年馬關條約。二十二年中日通商行船條約。二十八年中英續議商約而已。五約之中。馬關條約第六款爲害尤鉅。其文云。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祇交所定進口稅。先是英商怡和洋行欲在上海設廠紡紗。南洋大臣堅持不可。咨稟議由滬商備價購其機器。有成議矣。會此約成而中變。日本初議欲入內地用機器製造。李文忠請命於總署。總署謂可通融。而文忠謂其奪內地人民生計。必不可許。反復辯論。卒删內地二字。畫押以後。俄德法三國爲遼東事出而調處。惟英國不預。以割遼無損於英人。而洋商在口岸製造。大有益於英人故也。文忠議約。權衡利害。視內地製造之患。甚於賠款割地。可謂老謀深識。人但以馬關之役集矢於文忠。豈知此老心事者哉。

推論條約章程利害。雖累千萬言。亦不能盡。上文舉洋商在口岸製造一節。姑就此事引申言之。通商口岸四字。向來漢文解釋。口。謂輪船可以出入之處。岸。謂輪船可以停泊之處。日約添城鎮二字。則非口岸而爲城邑所在。皆可曲爲附會。任便二字。漫無限制。不須註册。不受檢查。雖製造違禁物品。亦無不可。然日人原議。以城邑與內地對舉。則二字祇可釋爲商埠。明其不專在近水之處而已。製造一事。原約未及稅釐。光緒二十二年。議訂通商行船條約。我就此節提出商議。而日使林董欲置之不論。謂馬關條約旣准日人機器製造。若尚須徵收釐稅。斷無不提及之理。其意謂收稅卽與機器製造原意相背也。我議約大臣張蔭桓駁云。馬關條約製造貨離廠等稅。應否豁免。一字未提。如果可以免徵。斷無不提明之理。旣不提及。其爲應徵無疑。且中國係自主之國。原可任便公定公平章程。徵收稅項。若慮中國將製造貨稅加重苛徵。使製造之權利化爲烏有。是以不公平相待。中國應征製造貨之離廠稅。不過以之抵所失洋貨之進口稅。於就貨抽稅之間。仍寓恤商惠工之意。條約中旣未讓去。則中國分內所應爲之事。貴國政府當不見怪（以上見光緒條約刊本）。此事堅持數月。日本至欲因此罷議。最後索開津滬廈漢四處日本租界。而允中國任便課稅。惟納稅須與華商相等。於是有公立文憑。其文云。日本政府。允中國政府任便酌量課機器製造貨物稅餉。但其稅餉不得比中國臣民所納加多。或

有殊異。中國政府。亦允一經日本政府咨請。卽在上海天津廈門漢口等處設日本專管租界。馬關條例開蘇杭租界。日本初意謂兩處商務必佳。繼而知其無益。故乘此要挾。添開四處。我亦以免稅貽害太鉅。權衡輕重。事取此而舍彼。然約內課稅一語。看似中國有自主之權。而其下聲明不得比華商加多。則政府而不恤華商則已。否則必不能課以重稅。此條開議時。總稅務司赫德建議抽百分之十。總署以爲所得已多。而日本則不甚措意。及稅率已定。張文襄覺其與華商有害。再四研求。知赫德袒英抑華。奏請仍按值百課五徵稅。於是任便課稅一語。遂成空文。而日本卻獲得四處租界之實益。此日本用意之深。布局之巧。而中國則處處失著者也。今關稅號爲自主。而洋商在華設廠製造。稅率仍與華商相等。華商之不能與洋商爭競。無諛贅言。此條不改。則關稅自主。徒虛語耳。

施理卿先生言。條約須於無字處著眼。此語誠然。外交變故。日出不窮。外人計慮雖周。終有見不到處。迎機而善應之。補救之道在此。制勝之道亦在此。惟拘文牽義。辦某案祇知引某約條文。引某條祇知就某句解釋。乃爲大誤。同光間譯署諸人。不明世界大勢。因應失當。無可諱言。然亦有力辦堅持。外人理細而就範者。後來辦事者。一概抹煞。不考檔案。不問緣由。將前人苦心斡旋之處。輕輕放過。貽誤不淺。外交本屬專門。此篇祇言文牘源流。雅不欲多所評論。縱筆及此。以俟隅反。

道光二十二年。與英吉利訂約於江甯。是爲江甯條約。其第十一款云。英國駐中國之總管大員。與中國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覆用劄行字樣。兩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咸豐八年中法條約第四條云。大法國大憲與中國無論京內京外大憲公文來往。俱用照會。大法國二等官員與省中大憲往來公文用申陳。中國大憲用劄行。兩國平等官員照相並之禮。其商人及無爵者。彼此赴訴。俱用稟呈。英約之總管大臣。法約之法國大憲。卽公使也。英約之屬員。法約之二等官員。卽領事也。自此以後。與各國立約通好。其文略同。至光緒二年。煙臺條約第二端。聲明兩國官員往來文移。尚有未協之處。宜會同商訂。總期與泰西各與國交際情形無異。五年。總署與各使議定中外往來儀式節略。督撫於領事。

以資禮相待。遇有尋常公務。照舊照會道臺。轉申督撫。若事關緊要。彼此無論品級大小。概用照會。文內稱貴領事。不用硃筆圈點。自是督撫與領事公文往返。概以照會行之。然前此雖用劄行。語意亦自謙和。及改用照會。凡事商量辨論。絕無峻厲之辭。當局者小心謹慎。每以橫生枝節爲戒。外人揣知其意。轉多要挾。交涉棘手。此亦一端。惟張文襄督兩廣時。駁法領事索賠教堂損失。其時當越事定議之後。牢騷滿腹。措辭獨爲嚴切。申報刊載此文。法領事嗒然喪氣。其議遂寢。此篇見文襄全集。偶然爲之。非外交常軌。要之交涉文牘。當明白剴切。不亢不卑。斯爲得之。此體人所習知。不須舉例。錄劄文一首於下。

曾國藩劄法國總領事文（同治〇年 節錄）

爲劄復事。據該總領事於七月十七日申陳一件。八月二十一日又具申陳一件。本大臣均已閱悉。具見該總領事深明條約，立言公正。洵爲嘉慰。查金司鐸前在淮安地方借名買屋立契後。又自填天主堂字樣。迹近欺瞞。誠如該總領事所云。此金司鐸之過也。本部堂並不另責其非。所有在淮私買之屋。已滋物議於前。惟該屋是否可以爲教士建堂之用。有無關礙居民情事。抑應如安慶之案。在城外擇買堂基。在城內另租公所。已飭淮安府縣妥速查辦申復。另再劄知。至貴國傳教司鐸。據申皆是安分良善之士。倘有不遵和約或置私產者。該總領事當隨時核辦切禁等語。本大臣聞之嘉悅。固無不釋之疑懷。而教士之置屋建堂。先經本大臣按照條約。一再剴切飭屬曉示百姓。原期地方官查酌相宜。不使教中吃虧。各教士可當體會此意。坦然明言辦理。不必私相授受。轉生事端。此外設立育嬰堂。收養男女幼孩。實爲各國條約所無。育嬰一項。乃中國自辦善舉。與外國人無涉。故條約內無此名目。況教士縱有善心。而經理之人不妥。與乳媪任意糟踏。死傷嬰孩太多。使教士暗損陰德。又累聲名。殊屬不便。務望該總領事力勸教士。嗣後到處只宜傳教。不可設堂育嬰。庶民間知傳教係條約所准。育嬰乃條約所無。既不育嬰。即無挖眼挖心之說。人人共曉。何患謠言不息。何患民教不能相安。本大臣所見如此。當咨請總理衙門與公使商之。並望該總領事查酌妥議。隨時具復。又據來申內。以淮安府案內批示。按本大臣之意。教士買地。須領事官幫辦云云。和約內無此明文。該

總領事力加辯論。查此節恐係因誤會所致。緣傳教士初入內地。未經呈出印照。中國無由悉其來歷。必須有領事申請之文。方憑酌辦。非謂教士買地須領事官從中幫辦也。本大臣批示內。並無此說。或係地方官告示內詞意未及分析。致成誤解。據後一次來申。閱悉丹徒縣告示內載入批示。尤爲明晰。是該總領事於此層已釋然無疑矣。須至劄復者。

民教不能相安。由於地方官不能持平辦理。右劄開誠相示。將是非利害。明白指出。乃辦理教案要訣也。領事之職。不過保護其本國商民。疆吏與之交涉。亦適如領事之職權而止。若國家大事。外部主持於內。駐使周旋於外。非獨領事不能過問。卽疆吏亦不便越俎。然此爲平時言之。若變出非常。權宜處置。如庚子保護東南之約。則督撫一言。繫於全局。而滬漢諸領事。亦復舉足輕重。其時余在鄂督署中。目覩文電往還。所言者皆全局安危事也。是年五月二十六日。李文忠與江鄂魯皖湘諸督撫。有聯銜致各國外部電文一件。請各國按兵停戰。此爲外交有史以來僅見之事。其文如左。

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王之春俞廉三致英美法德俄日各國外部電

北方拳匪。違旨滋事。各國人口物業。致遭損害。京內外數百里華商華民財產。焚毀億萬。至戕殺日本使館隨員。乃各官辦理不善之故。實非朝廷意料所及。致各國兵艦。進占大沽礮臺。大局恐成決裂。現在我皇太后皇上電召鴻章來京。必係與各國妥商辦理。免致失和。惟鴻章抵津。尙須半月。而各國日內進兵不已。設或再有戰事。將來更難轉圜。徒令各匪乘機肆惡。良民多遭慘害。今各省督撫。並未奉有開戰諭旨。可見朝廷並無失和之意。務望婉商各國政府。迅電天津各兵官。力勸各國按兵停戰。俟鴻章到京請旨開議。必當妥爲了結。不啓戰禍。官兵方能專力剿匪。目下長江沿海一帶各督撫。力任保護之責。諸國洋人。均可無庸顧慮。若天津再有戰事。則南方必將牽動。事機危迫。務祈迅飭施行。

右電文爲鄂省主稿。各駐使譯送外部時。語意容有出入。然大旨不背。是時盛杏蓀建議謂欲圖補救。須趁未宜戰之先。江鄂兩督令飭地方官與各領事訂約。上海租界。准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歸督撫保護。兩不

相援。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爲主。劉張兩公均贍其言。不數日遂由孫松太道與駐滬各領事訂約九條。其第一條即盛電原文也。約甫定而宣戰之旨下。江鄂以奉保守疆土之旨在前。不改前議。而各國外部得二十六日之電。但答以派兵爲保使。非失和。蓋洋兵雖進陷京津。而議和之機。已伏於此。凡外交文字。貴佔先著。貴知己知彼。此成例之最著者。

薛叔耘先生出使英法時。凡照會外部之文。每參用洋文句法。先生善屬文。工古文辭。而所爲外交文牘。乃別爲一格。良以華洋文法不同。不如是則繙譯洋文之時。語氣全失。雖漢文優長。亦失其功用也。上海陸子興先生宣統間出使荷蘭。奏請以洋文人名地名注於奏摺之內。以免歧誤。部議允之。國體既改。入長外部。凡節略照會之屬。先譯漢文爲洋文。看其語氣是否符合。漢文不符者。改從洋文句法。比年推廣其意。以漢文起草。譯洋文而改之。洋文定稿。再譯爲漢文。雖展轉周折。而漢洋文相符。語無不達之意。可謂善於運用矣。

文法有中西。文心無二致。造句研鍊。吐辭雅馴者。中西之所同。而辭令之正則也。光緒間。俄皇太子遊歷來華。李鴻銘時在湖廣督署。任繙譯之事。鴻銘不獨嫻英法德諸國語言文字。並通希臘古文。吐屬不凡。周旋中節。俄儲敬禮有加。比歲英爵士李頓來華。調查東三省事。歸報於國際聯合會。爲書數十萬言。人稱其文字之工。譯爲華文。亦復曲折盡致。斐然可誦。故知修辭之學。壇坫所先。析經實於豪芒。辨得失於雅俗。斯義精深。蓋望洋而有無涯之歎也。

# 牘髓

## 卷一　內篇

### 積學第一

國曷乎治。曰。有位者無不學之人。國斯治矣。學也者。賅本末。澈始終。未有不學而可以從政。亦未有從政而可以不學者也。然則爲學之方何如。曰。嘗私淑於陳東塾先生矣。先生之言曰。學也者。讀書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然則學也者。讀書也。曰。凡爲學者。將以致用也。此固有讀書而不能致用者矣。然則致用之方何如。曰。請徵之呂叔簡呻吟語。其言曰。事事有實際。言言有妙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處法。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無時而不學。無地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不止。此之謂學者。

東塾先生言古人讀書之法有二。一曰務精博。一曰觀大路。務精博者。專門著述之學也。觀大路者。經世宰物之學也。昔有問考據之學於閻百詩者。曰。不誤。請益。曰。不漏。此精博之說也。漢王充李固博覽而不守章句。賈逵爲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此但觀大略之說也。讀書但觀大略。謂通貫書之大義。非謂於書義一無所得。黃山谷與王子飛書云。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如天下之絡脈。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其論事澈首澈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其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讀書論事如陳履常始足當貫通之目。居官者學苟未臻於此境。而

能尊賢取友。求學問如履常者而事之。亦可爲一助矣。

漢書食貨志。學以居位曰士。此古義也。於文。推十合一曰士。白虎通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凡數。始於一。終於十。窮究一切事理而返之於約。是之謂士。凡居位任事者。必如是方爲稱職。故曰學優則仕。事理無窮。謂入仕以後便可不學。無是理也。故曰仕優則學。仕宦而不讀書。天稟雖高。無益也。彭龜年曰。是非邪正。未易判別。能明理然後能心虛。能講學然後能理明。天下之事。紛紜淆雜。日至乎前。利害之相形。賢否之相蒙。千變萬化。不可窮詰。隨事而應。雖無不聽之言。事過而思。豈無既往之悔（止堂集聽言宜辨是非邪正疏）。

汪應辰曰。文章之用。不過敍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然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文定集答李仲信書）。李穆堂曰。論理之文以論事出之。則無微不顯。論事之文。以說理出之。則無小非大（穆堂集）。治事必先明理。明理必先讀書。前人論治。千言萬語。其要義不外乎此。

張橫渠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呂大臨橫渠行狀）。橫渠不以吏事名。而其論邊事經略司書一諸篇。修辭簡練。斷事明決。老吏不如也。

天下真能讀書者。十不獲一。今不敢爲過高之說。姑就易知易行者言之。顏之推曰。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顧。吾無間焉（顏氏家訓勉學篇）。

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爲博士耶。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開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耶（三國志呂蒙傳注東塾雜志亦采此條）。顏氏之語。爲未仕者言。孫權之語。爲已仕者言。皆切近易行之法也。未仕者而不肯讀書。則是自暴自棄。無如之何。若

入仕之人。猶并此而不能。則試擇一二種書可以開悟者。得暇觀之。亦自有益。唐李亮大爲涼州都督。太宗賜書曰。公事之閒。宜觀典籍。今賜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敍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宜加尋閱（貞觀政要）。此尤至簡至易之事矣。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酌河海一勺而飲之。不猶愈於病暍者乎。

讀書自有樂境。不必畏難。困知勉行之說。指深造有得者言。若涉獵羣書。但觀大略。此境更無困苦。徐幹治學篇。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也。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疏神達思。讀書之效也。怡情理性。讀書之適也。昔人讀書。本不專主記誦。以記誦爲學者。漢博士之章句。唐宋貢士之明經帖括而已。士大夫讀書。自有其遠者大者。但使成敗熟於胸中。義理浹於肌髓。臨機無滯。處變不搖。亦可以謝關貓之譏。寡嗌膚之恠矣。居官而不廢學。所得必有勝於閉戶研精者。爲其更事既多。符理體會融通。事半而功倍也。石勒令人讀漢書而臥聽之。臥聽猶可。況執卷哉。

畏讀書之難者。輒云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一行作吏二語。見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曰。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叔夜謂一行作吏。不得遊山覽水。非謂不得讀書也。作吏何礙遊山。叔夜不樂仕進。詭辭避世耳。謂作吏便廢讀書。豈唯失叔夜本意。亦令山公笑人。錢竹汀與孫淵如書云。足下在西曹繁劇之地。而撰述甚富。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卽不作吏亦未必不廢也。諒哉言乎。

仕宦而能讀書。較之士子晨昏講習。刻苦之與安閒。奚啻霄壤。古人爲學。兼藏修游息言之。游息而學在其中。此語可味。路閏生跋輞川圖云。大凡流覽名勝。抗懷耍哲者。其品多潔。其識趣多高。其才略多從容。其性情多和平樂易。以之判符牒。理錢穀。我知其與齷齪者異。今之親吏治者。往往從而短之。曰。某結習未忘。書癡也。某華而不實。文吏也。嗚呼。士人一行作吏。舉結習而盡忘之。勢將并本來面目而全更之矣。[illegible]若不華。安得有實（輞川志）。如路氏所言。則登山臨水。飲酒賦詩。皆於治事有益。又非獨講習而已。

仕宦而讀書。非奪治事之力也。乃以省臨事苦思索之勞也。元人胡祇遹論卻病之道。有云。心勞則氣結。所以苦思殫悴。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養其性。以致其壽。發而爲文章功業。不勞而成。今人每以文章事業。勞悴病夭。蓋不養其本而求其末。足以內外交病（紫山大全集）。宋賢如韓富文歐諸公皆躋大年。故文章之與事業。有相成。無相妨。如澄淵然。不搖於風浪。如明鏡然。不疲於遺照。由此而致上壽。享令名。何樂如之。吾願仕宦中人深味此言。勿悠忽於平時。憧擾於臨事。而自促其生也。明鄭曉官兵部職方主事。日披故牘。盡知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撰九邊圖志。人爭傳寫。宦著書者當以爲法。宋晁公武知榮州。校讎羣書。仿七略別錄例。成郡齋讀書志。（吳仁傑熟兩漢書。於書不苟讀。必參覈是正。窮極根柢。其宰羅田。日治文書。夜撰兩漢刊誤。或通宵不著席。此則意在精博。非守令所宜。不可爲法。）

陸象山之子持之。聞韓侂胄將用兵。持之見徐誼於九江。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以血氣盛衰爲銳惰。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維。利害先入於胸。吾恐其爲之難也。誼憮然（宋史儒林陸持之傳）。徐誼事見宋史本傳。其立朝頗有謇諤之風。而到此更無一語。是利害之見熟。而學問之功猶未至也。是故學問無窮期。必也年愈老。學愈進。然後臨大利害而不可奪。

學問當知古知今。知今之學。前人惟致力於掌故。其次惟閱邸報。陳文恭令城鄉學館看邸報。或力有未能。則數人同看。謂此中增許多識見。王籧樵閱邸報。分類鈔集。謂風土人情政治利病官常賢否可以周知。皆謂閱報之有益。今則範圍益廣。世界大勢。時事變遷。科學新理無一不當留意。亦不能專求之於書籍。曾文正云。世間萬事紛紜。無在不當講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見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又云。天下之大事。無在不當考究。考究之法。皆以現代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禮義。歸之以易簡。前此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方柏堂宗誠記曾文正軼事云。文正行軍時。舟車之間。治牘讀書。亦無曠廢。嘗曰。吾日治軍事政事。若

不能兼觀聖賢之書。則心不能明。何以能知人。何以能應事（柏堂師友言行記）。文正所言皆入仕以後語。考究時事。至於吏事草創。可以俟諸百世。其效宏矣。（通鑑二百十一姚崇宋璟爲相。紫薇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姚宋豈不知古今者。其質疑於高齊。乃進一步說法。必如此方可謂之眞知。孔文子不恥下問。所以爲美談也。）

爲學必先立志。志不立則學問無足言者。自來大吏獎進僚屬。每有課吏之舉。而收效甚微。以課吏之意出於上官而應課者志不在此故也。張文襄督湖廣。設學治館。其札文云。天下人材。皆出於學。近來官場風氣。書生馴謹而每闇於事。俗吏敏幹而或謬於理。欲令事理明達。體用兼備。舍學何由。文襄此言。可謂急先務矣。然其效不能如始願所期。曾文正云。官場爲鬭智角力之地。最易走入俗吏一途。俗吏豈必庸人。其大病祇在身家念重。身家念重。則講習之功。不能勝得失之私矣。必於此處勘得透闢。方有實際可言。若夫自恃才高。以所學爲已足而不復更求進益。則其病與俗吏等。學問者。日新不已之事也。立國於今日。取法於人。取證於古。二者不容偏廢。居官者苟事事講求。必有新理新義出於其中。然則發揮學術。方自此始。人亦何憚而不爲學問中人哉。吾爲此語。非泛論理道。特以此爲治牘之本。故推究言之。餘篇仿此。

# 曉事第二

治事之道多端。而辨別是非爲急。自來言治道者。首在知人安民。欲安民。先知人。欲知人。先曉事。曾文正云。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難辨。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爲職。知人可以閱歷磨勉得之。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背馳。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爲小人（復郭筠仙書）。先伯父靜山先生亦言。君子小人。所差祇一念之間。小人一念之公。不失爲君子。君子一念之私。即流於小人。由是言之。爲君子而果於自信。不問事理之安。即此一念之私。雖欲不謂之小人而不得矣。

先民垂教。有一字而可綜括羣言者。曰達。達也者。道之用也。道字。籀文作衟。四通八達。人在其中。故道字即有達義。引申言之。曰達道。曰達德。必其理可以通於天下。乃可謂之道德。德如虞舜。而孟子稱之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達德之謂也。孔子論學論政。皆以達爲指歸。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言讀書而不明事理。雖多無益也。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言明達事理。以之從政。自有餘裕也。

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始於修身齊家。而修身齊家。始於正心誠意。其言明白易曉。惟正心誠意。必先致知格物。後儒辨釋紛紜。其義愈晦。朱注釋格爲至。釋物爲事物。本出古訓。而二字連用。以爲窮至事物之理。則古無此說。竊謂格物者。通達事理之謂也。格字古訓有度量之義。惠定宇九經古義云。文選注倉頡篇。格。度量之也。度量事物。致知之道也。又云。通德類情。謂之格物。格之言度也。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附惟釋格爲至者。至之義當釋爲達。玉篇。至。達也。由此達彼也。達。通也。是格字訓至。轉注爲通。推通達事物之理。故可以度量輕重。通達事理。即曉事之謂也。不曉事則不可以治國。並不可以齊家。即正心誠

齊。亦是壹意孤行。到處窒礙。故誠正修齊平治之功。必自曉事始。(嘉道間。吾邑有鄒汝璦者。善治家政。鄒氏故大族。食指數百人。婚嫁喪葬。幾無虛日。咸取裁於汝璦。處置悉當。遇轇轕事。徐出一言。事輒解。或問其故。曰。是無他。一衷諸理而已。理非印版之理也。情在理先。勢在理後。合情與勢以觀理。理解。事乃解矣。人之生也直。直須以曲出之。易曰。曲成萬物。中庸曰。曲能有成。范文正曲體人情。祇理會得曲字義。人情自協。吾能曲。吾正善用吾直耳。鄒氏譜記其語。謂汝璦雖未出仕。一言一動。莫非官箴。此曉事可以齊家之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格物之解也。事物之有本末終始者。理之常。而不可以概論。有本計而宜緩圖者。有非本計而爲先務者。知所先後者。知本末始終之全局。而權衡先後於其間。光緒十五年。張文襄建議造蘆漢鐵路。請先開鐵鑛。造鐵軌。復勘路基，與路工。以大學本末先後之說爲證。海軍衙門覆奏言。必須購軌先成。方能造端謀始。今未得以鐵造路之益。先苦以路運鐵之勞。未儲撥帑造路之費。先謀集股采鐵之費。勢必窮年累月。勞擾難成。其後大冶開鑛。漢陽煉鐵。工艱費鉅。久而不就。卒借款購軌於外國。如海署所言。文襄晚年議借款造粤漢川漢鐵路購鋼鐵以補漢廠之不足。其持論亦逈異於前。煉鐵。本務也。購軌。末義也。而本末先後之序。不得不變。此本末先後之解也。

曉事豈易言哉。同一事也。一人爲之而功成利見。一人爲之而誤國病民。劉晏領度支鹽鐵。自諸道鹽鐵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過四五日知。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賤之憂。凡所任使。多收後進有幹略者。其部吏雖數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雖寢興密語而無欺紿(唐書劉晏傳)。此行之而效者也。王荆公制置三司條例。令發運使總六路茶鹽礬稅。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其看詳雜議云。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利便多如此(臨川集卷六十二)。許子春酌糴錢米之法。即劉晏權食貨重輕之遺。亦即荆公制置三司

條例所由昉。宋史王安石傳云。安石爲相。多用門下假傅少年。賦歛愈重。天下騷然。此行之而不效者也。劉晏惟灼知天下輕重之數。而精神魄力足以副之。是以人不敢欺。荆公泥周官司市歛貨待買之文。（周禮司市。凡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則吏爲歛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又見許子春行之於江淮荆浙而效。遂欲推其法於天下。而不能如劉晏之明燭千里之外。故有百害而無一利。嗟乎。勇於任事而不曉事。可以爲龜鑑矣。非獨荆公爲然也。賢如朱子。亦不能無此失。張南軒答朱元晦書云。介甫自以其爲鄞縣。嘗貸穀而便於民。謂可行於天下。執一而不通天下之務。今元晦見吾行社倉於一鄉爲目前之便。而乃以介甫之事爲有可取。無乃與介甫一執鄞縣所爲而施於天下者相類乎。凡此皆賢智之蔽。不可不察。

不曉事之害。不在小人而在君子。小人不曉事。猶不能爲大惡。君子而不曉事。則一言出而萬口附和。貽害不可勝言。宋慶曆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爲諫官。力引石介。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無所不爲。主上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通鑑長編）。朱純客云。伊川之在經筵。東坡之在翰林。皆古今第一得人之舉。而當日盈廷互攻。峻言醜詆。不容一日得安其位。又皆出於一時之所謂君子。後世之推爲名臣。反覆是非。陰陽消長。雖有聖人。不能定也。攻東坡者無論矣。攻伊川者。如孔文仲呂陶。猶以爲東坡之黨也。王覿。攻東坡者也。而其上疏帖黄有曰。頤軾自擢用以來。皆累有臺諫官論列。若使二人言行全無私闕。亦安得致人言如此之多。是亦不信伊川者。然猶以爲非講道學者也。元城劉安世。則儒林之魁傑也。而元祐三年五月一爲正言。即疏言考功員外郎歐陽棐造請權門。與程頤畢仲游孫實楊國寶猥交結執政子弟。參預密論。號爲死黨。搢紳之所共疾。清論之所不齒。十餘日後。再疏言。棐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游。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薦紳之間。號爲五鬼。其年八月。又疏言。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五人者獨被惡聲。其醜詆一至於此。伊川不待言。即歐陽叔弼爲文忠之子。文行素著。而元城力攻之。此何說也（越縵堂日記第四十三册）。郭爲仙云。宋以來士大夫好名。誤人家國事。託攘外美名。圖不次峻擢。

泊事任關。變故興。遷就倉皇。周章失措。生心害政。莫甚於斯（養知書屋集）。范文正不主用石守道。議論最爲明適。純客之論。蓋有感於光緒初年朝局。筠仙之論。則爲近世士大夫憎於時勢而發。李文忠在北洋。每有事事掣肘之歎。正爲此也。（曾文正與郭筠仙書云。曾論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長。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愈滅。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又如芝房侍講芻論序云。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紛爭而不知所止。辭氣輕重可以移易世風。其幾微矣。）

李衞公爲平澤潞。杜牧上書數萬言。衞公置不答。宋眞宗以李沆爲宰相。問治道所先。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如梅詢曾致堯輩者。此爲最先。慶曆間。歐陽修知諫院。論更改貢舉事。惡當時舉人文辭鄙惡。理識乖誕。節鈔剽盜。全不曉事。請分場考取。其大要曰。鄙惡乖誕。以漸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勞昏。使童年新進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張江陵當國。凡新進言事者。大半見黜。巡按各行省御史。痛裁抑之。以爲諸少年遇事生風。侵權病政。不可過相假借。此數公者。豈惡夫新進少年而摧折之。使不得展布哉。國家之患。常伏於隱微。而淺見者不之省。徒欲以高談空論。宰制一切。未有不敗事者。諸葛不云乎。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汨沒於嗜欲而矜言志事。激發於意氣而侈談功名。其不能實踐一也。

六朝人裁量人物。每言器局識鑒。而幹略次之。惟其以此相高。故王導謝安雖非有管樂之才。猶能宏濟艱難。坐鎭雅俗。鍾會志大量狹。傅嘏謂其功業難就。嵇康才高識寡。孫登謂難免於今之時。以器局之無異於恆流也。宋胡安定教授湖州。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然後使治經義。必如此則經義方不流爲空談。此察別人才之法也。

人有恆言。王道不外人情。人情所不便者。不得已而爲之。則必思患預防。妥貼布置。呂叔簡云。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人宜愼之。雖正大光明之事。亦須

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功有成。事可久（呻吟語）。明史王徵傳。徵論治嘗歸張宜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時皆服其切中。徵居言職持論侃侃。史載諫疏數篇。正而能通。不愧曉事之目。王道不外人情。正謂此也。近代稱北方之學者。必曰顏李。李剛主之學。其扼要語曰。每日檢點言語得失。隨時體察世故人情（李恕谷年譜）。剛主非教人講今日所謂人情世故也。人情世故。即事理也。（其時南方之學者有潘用微。與黃梨洲相友善。用微論格物全在格通人我。強恕反求。見所著求仁錄。）

曉事尚已。然幾微之間。不可不辨也。漢之孔光胡廣。皆明達政事。練解朝章。及其居台司。典機務。光不能過王莽之姦言。廣不能弭梁冀之流毒。持祿保位。阿諛取容。而人望所歸。其言論之敗壞國事於無形。有什百於常人者。故事理不可不明。義理尤不可不明。格致之功。必繼之以誠正。正爲此也。後漢書盧植傳。植爲廬江太守。深達政宜。務宏大體。及爲尚書。董卓議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論曰。蜂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冗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其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必如盧子幹深達政宜。而率之以大節。然後可以言曉事。不然。則賊德之鄉愿而已矣。

# 立誠第三

往古來今。四方上下。大氣充塞。品彙乘除。無往而非實境。人在天地之間。一呼一吸。亦實境也。人不能離實境而生。而人與人之間。乃欲相尙以詐。相率以僞。豈惟自欺。直是悖理。物腐而蟲生。氣虛而疾至者。爲其有罅隙。而外物乘之而入也。政事亦然。奸邪之萌。邪慝之作。皆由於徒飾虛文。而無精神貫注。是故政治不可以爲僞。去僞莫如誠。子思子累德篇云。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淮南張湛傳注。云。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眞者。不信其僞者。則知信不由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曰。朕知佞者誰耶。對曰。請陛下佯怒以試羣臣。若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君自爲詐。而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如此豈可堪爲教令（貞觀政要）。至哉斯言。南面臨民。古今一理。

易文言。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孔沖遠疏曰。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內則修理文教。外則立其誠實。內外相成。則有功業可居。朱子本義曰。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非修辭立誠。無以居之。孔疏分修辭立誠爲內外二事。朱注以無一言不實釋之。內外一貫。於義較長。誠則可以感人。可以自立於不敗之地。故居業而能若是。雖危無咎。陸宣公曰。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羣情。必先誠其意。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本集答論姜公輔狀）。韓魏公爲諫官三年。集所存稿而序其首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言行錄）。曾文正曰。凡辦事必有艱難波折。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亮（與程尙齋書）。三公事業。皆本於誠。即居業立誠之說也。世人目誠實爲平庸。此大誤也。誠之所至。金石爲開。豚魚可格。豈平庸之人哉。觀人之法。誠者必信。必不苟。苟或不然。必其誠有未至。非誠之罪也。

楊文定名時曰。教令從心坎中流出。言言透入情理。自足悚動觀聽之心（楊文定公集）。程明道知上元縣事。視民如子。民或不持牒徑至庭下。從容理其曲直。無不釋然。立科條。旌別善惡。在縣三年。民無強盜及鬭死者。劉左司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於外者亦深。故伯淳所在臨政。上下響應（宋元學案）。學問如明道。未可幾也。雖然。吾見居官者以誠待民。而民有奉令恐後者矣。有不忍欠租以累其官者矣。有惜其爲民遊咎而籲請昭雪者矣。若而人者。不必范杜龔黃之選也。而一念之誠。足以感人若此。魏鄭公曰。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唐書魏徵傳貞觀政要）。由是言之。誠則安。不誠則危。樞機之發。榮辱之節。其微矣哉。

學問有淺深。文章有優劣。惟立誠之義。則不論何人。隨分可以自盡。耿逸庵（介）敬恕堂集。其詩文造詣。皆不能踰中人。而逸庵官福建直隸。所至爲民除害。勤勤懇懇。人皆爲之感動。自言得力處惟一誠字。謝事歸。講學嵩陽。論忠恕一貫之旨有云。遇著一事之來。便將此一片真實心貫澈於一事之間。遇著一物之來。便將此一片真實心貫澈於一物之內（書院講義）。此數語發揮誠字之義極爲透澈。尹元孚云。居官者且無論才之長短。止此寸心中常存爲國爲民之念視爲天經地義一息不容少懈之事。必然顧名思義。勉求盡分（健餘劄記）。

張清恪云。爲司牧者。果發出一腔不忍人真實心腸。毋盲爾目。毋恕爾情。視彼鳩鵠遺黎酸鼻痛心。如兒如女。決不使民失所。何患救荒不力（正誼堂集飭郡縣救荒檄）。此言誠心愛民。必能誠心治事也。道光間陝西平利貢生丁光斗。研窮理學。朔望宣講時。官紳皆在。光斗曰。凡做官自己心上問得過。便爲之。問不過。切勿爲（清麓文集丁濟陽行實）。嗟呼。官吏日日治事。心上問得過者。有幾人耶。宋牧仲湯文正遺書序曰。文不貴乎能言。而貴乎不能不言。譬猶雲既滃而靈雨不得不降。氣既至而蟄雷不得不鳴。雨降而生物潤。雷出而地材奮。先生撫吳二年。講學有規。化民有教。頒法於鄉。箴儆於官。皆發於中心之所不容已。是其爲文固實有諸其中。而非道不足而強言者所可幾也。世人論湯文正。第知其清嚴。余讀遺書。覺其至誠愷悌。語語自肺

腑間流露。去吳之日。爲文曉諭士民。有曰。撫吳三載。一飲一食。何莫非百姓脂膏。而地方刑名錢穀。簿書鞅掌。晝夜拮据。心雖無窮。力實有限。入朝之後。或至尊顧問。或因事敷陳。或九卿會議。當盡力豎言之。平日告誡爾百姓之言。歷歷具在。自今以後。願爾百姓孝親敬長。教子訓孫。忠信勤儉。公平謙讓。事要忍耐。勿得妄興詞訟。心要慈和。勿得輕起鬬爭。勿賭博。勿淫佚。勿聽邪誕師巫之說。復興淫祠。此惓惓望於爾百姓者。身在京華。此心尤當往來於此地。吳民於文正去任之日。相率攀留。文正此文。語尤肫至。可謂仁人之言矣。（文正與劉叔績書云。講學祇在當下所處之地。所處之時。舍此而談空說悟。終與自己無益。僕生平不敢爲此學。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文正講學在去一僞字。公牘亦然。）

古人誠敬並稱。誠之與敬。非二事也。論語。敬事而信。包咸注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朱子注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漢儒言敬多對人對事而言。詩。夙夜在公。說文。夙早。敬也。持事雖夕不休。夙早二字當連讀。謂早晚皆持敬。宋儒言敬。則愼獨之功居多。有事時必敬。無事時亦敬。然論語言修己以敬。此明是愼獨功夫。敬愼於平時。則臨事自不苟且。後人目誠實爲平庸者。以外貌觀人故也。以外貌觀人。則豈惟誠實爲平庸。人固有貌似老成而胸有城府者矣。修辭立誠。此立字有卓然不拔之意。以誠實立其大本。而辭句之如何斟酌。或留餘地。或防未然。或出之以簡明。或運之以婉約。要自不拘一格。此之謂修辭。不可以非正言莊論而謂其不誠也。眞西山曰。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呂叔簡曰。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前人文字固有忠誠惻款而一經蹉跌措辭失平者。由於氣不定而情不能自制也。存誠主敬以修辭。則心澄而氣定矣。

宋史詹體仁傳。眞德秀早從其游。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乾隆間。汪龍莊撰佐治藥言學治臆說。以盡心爲第一義。盡心者。臨事不苟之謂也。故曰。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事之未來。澄心渺慮以處之。事之既至。殫精竭力以赴之。事之已往。懲前毖後以善之。其心愈苦。其謀愈深。其慮愈周。其智愈密。故曰誠生明。明從誠出。未有不誠而明於安危得失之故者也。惟誠也。故視國事如家事。孜孜矻矻。無一日之安。惟誠也。故忘身爲國。而私計非所恤。惟誠也。故專精壹志。放之則言滿天下而無過。斂之則歉然自視而無名。嗚呼。世之苟且儌倖詭隨覬愒旅進而旅退者。非其才智之不若人也。不誠焉已。

出處進退之際。聞古有見微知著而託詞遜引者矣。未有矯激沽名而以退爲進者也。樂毅報燕王書云。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忠臣之義。去國猶不潔名。況沽名哉。明人王闓修云。淵明之去官。畏見督郵也。逸少之去官。恥爲王述下也。貞白之去官。求宰縣不得也。然皆無礙其爲高也。後人於此。必盡諱之。而別尋一好題目。著尋題目三字於胸中。則上不顧君父。下不顧朋友。昧心蒙面之事。無不爲矣。此仕官最惡套也（四六法海陶弘景解官表評語）。尋題目以爲文。宋明士大夫。每犯此病。自謂心存君國。而不知轉爲君國之憂。立言不誠。其害必至於此。

# 得中第四

先哲論治道。其言之最精粹者。皆不出一中字。堯之允執其中。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箕子之言無偏無頗無反無側。孔子之言時中。其義皆一貫相承。至周末而有子莫其人。調停於楊墨之間。別爲執中之說。孟子斥其賊道。此非中之爲害。乃執中而失中也。孔子惡果敢而窒者。果敢。美德也。果敢而至於窒。則害事矣。顧亭林曰。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不通。則忿戾生而五情瞀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無幾（日知錄一）。公牘文字。度分際。審機宜。酌輕重。分緩急。其理無他。要之得中而已。中之爲義。不可求諸迹象。今取前人學說而中論之。

析理精當。無過宋儒。程朱說中庸之理。皆自身心體驗而來。程子云。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又云。中字最難識。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且如物初寒時。則薄裘爲中。任從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又云。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卻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朱子云。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處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又云。執兩用中。謂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審度其中。程朱說中字之義。隨時隨地而求其是。西人論哲理物理。有時間空間之說。儒家之言中。與之暗合。中道施於事業。則爲與時消息。爲因地制宜。一張一弛。寬猛相濟。時間之說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空間之說也。

說中字須兼三義。一曰正。二曰權。三曰變。正者。大中至正之謂。說文。正。是也。是。从日正。从日正者。猶言如日正中。凡事之正者。必天下之公是。必義理之至當。故曰。君子大居正。又曰。正其本。萬事理。古者五官之長曰正。（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冥玄。土正

曰后士。）教士之官曰正（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州牧所轄之國。其長曰正。（王制。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連。連有伯。）可知臨民教士。皆以正爲之表率。後人於施所習。語及正人君子。輒以爲迂。不知人皆有是非之心。正人君子之是非。即天下之公是公非也。或謂日之中景。因晷道而殊。在中原爲日中。在南北爲偏度。物理事理。不能並論。則應之曰。信如所言。是子莫執中之說也。政教之可以行於天下者。如日月之昭明。肯窮檐僻壤而無不燭也。其南北之異宜。則斟酌損益之所有事也。管子宙合篇。君之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一其愛而無獨與是。言令出無私而好惡不拂人之性也。是故中也者。因地因時。無所往而不在也。惟其是而已矣。程伊川曰。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世蓋有正而未必中者。此論正之效驗。必存於中。乃著於外。尤鞭辟入裏之言。

權非詭譎之謂也。古人言權。有度量輕重之義。於易。巽爲號令。繫辭。巽以行權。焦理堂曰。巽之義爲權。權即承天而時行。寒暑往來。天不執一。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人不執一。巽之九五。其爻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虞翻曰。居中得正。故吉也。論語。可與立。未可與權。朱注。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孟子。權。然後知輕重。焦理堂曰。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常平。轉移之力也。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太史公曰。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義。權其變而亡當於理者也。以上諸說。皆謂權衡事理。歸於平正。九流百家之言。惟用兵貴奇而不貴正。然必可正而後可奇。（王夫之宋論。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言兵者師之。爲亂而已矣。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爲奇策而聽之。進無尺寸之功。退有邱山之禍。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禦彊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爲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論者皆咎陳餘之不用李左車。使餘用左車之策。韓信豈輕入其阱中者哉。是故奇者舉非奇也。用兵者正而已矣。不以猜疑任將帥。不以纖論爲謀略。不以文法責進止。峙芻糧。精甲仗。汰老弱。同甘苦。嚴營陣。攻其所必救。搏其所必爭。誠有餘

也。而後間出奇兵。以收速效。）將帥應變之權。非朝廷先事之算也。

左傳。中權後勁。杜預注曰。中軍制謀。精兵爲殿。後世權謀之說本此中軍制謀。雖不厭奇。亦何至專尚詭道。後世以權謀術數並稱。非也。三國志。諸葛氏集有權制篇。陳壽表上其書。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殿。公誠之心形於文墨。武侯之治蜀國。豈爲權術者哉。公羊傳有反經行權之說。漢人尋繹其義。以反經合道爲權。經常之法。有時而窮。故行權以濟之。其始雖若反經。其終必合乎道。其相反也。非相背也。乃相成也。張養浩云。古人權以濟才。隨宜應變。如丸轉盤而不出於盤。如水委曲赴海而不悖於海（牧民忠告）。然則權也者。變而不失其中者也。唐魯泉（治）云。經權二字。是二是一。聖人之權即是經。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斟酌於輕重緩急之間。自有一番中正處置（柏堂師友言行記）。劉元城云。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無使偏重。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於停事。每事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物理。無不允當。稱停二字。吾輩當今最宜致力（宋元學案引童蒙訓）。宋人言稱停。猶六經之言權。權其輕重。無不允當。此之謂中道。

時勢之推移。人事之代謝。前人成法。適於當時而或不適於後世。其不得不變者。勢也。雖然。變法未易言也。言通變之理者。莫如孔子之贊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變法要於能通。若推之而不能行。裁之而不能化。是變而不通也。變而能通。此中自有妙用。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破觚以爲圜。易白以爲赤。是改也。非變也。凡變化必以漸。自溽暑迄於嚴寒。自高山逮於深谷。其間必有溫涼之節。起伏之形。若盛夏而行冬令。絕壁而臨深潭。居者必病。行者必蹶。變法之理。亦猶是也。淮南子云。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高誘注。水。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此謂最妙。行之無迹。即神而明之之謂也。南史謝方明傳。方明位侍中丹陽尹。轉會稽太守。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方明行事。不唯宅心仁恕。亦事理宜爾。

張太岳云。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中。皆事理當然恰好處。事理無常。當隨時處中。故有昔以爲善而在今爲不善者矣。有在此爲善在彼爲不善者矣（文集）。胡朏明論黃河治法。歷舉前人格言後世不可盡行者。而總爲之說曰。弈者必勝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治河之法。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禹貢錐指）。嗟乎。豈獨治河爲然哉。宋南渡時。曾懷爲丞相。領権酤。議併二十一庫爲七。事失職者不樂。浮議橫生。薛居實主管文字。洞究弊源。隨事更革。不見其迹。闔娛上下。以迄於成。國用增倍（攻媿集薛居實行狀）。熙寧變法。使以此道行之。必無紹述之禍。

丁文誠督四川。凡所設施。僚屬或不測其所以。及效著而利見。乃大歎服。時靜山先生在幕中。嘗聞文誠語云。辦大事者。須有天馬行空之槪。神明變化。無迹可求。此眞英雄事業。凡治官文書者。有天馬行空之槪。養於胸中。自有神明運用之妙。起於筆下矣。

時中爲儒者至精之說。出處語默。存亡進退。合乎此義則吉。反乎此義則凶。易彖傳釋卦辭爻辭。曰時義。曰時用。曰中道。曰中行。皆稱美其德之辭。光緒乙未。湘撫陳右銘入都召對。請讀周易折中。退語翁文恭。講易以中爲主（翁文恭日記）。是時維新變法。端倪甫萌。右銘言變法而陳易義。其識卓矣。戊戌之變。禍由於求治太急。正與時中之義相反。宋哲宗時。章惇入相。陳瓘道謁於明州。惇聞其名。詢以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實右。其偏一也。戊戌之事。偏重而失其中者也。

凡此所言。皆以明時中之義。守正爲經常之道。有貞吉而無悔吝。權變二字。非有定識定力之君子。未可輕言。唐蘇味道以文詞知名。辭理精密。及居相位。不能有所發明。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唐書蘇味道傳）。崔日用材辯絕人。能乘機反覆取富貴。嘗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裁。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唐詩紀事）。味道處事模稜兩端。此非經傳之所謂執其兩端。乃於是非善惡。更無別擇。然猶不敢於爲惡也。充日用之所爲。不至身敗名裂不止。吾述其事。將

以警夫託權變而禍家國者。

文義貴周密。不貴敏速。古人有倚馬成文口授十吏者。此以詞翰見長耳。若夫斟酌機宜。權衡利害。則必精思而後得之。唐劉三復長於章奏。參李德裕幕府。一旦令草謝御書表。謂之曰。立構也。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古今事文類聚）。一謝表耳。猶貴得中。可以隅反。

# 養恥第五

恥之於人大矣。官而無恥則官紀壞。民而無恥則民德亡。故論治之要。必以明恥爲先。明恥之道。率之自上則易。責之於下則難。政教號令者。上之所以率下也。以父子兄弟之心待其人民。則民知自愛。以輿儓奴僕待其人民。則民非自棄於爲善。卽以輿儓奴僕報所以待我者而已矣。

帝王之尊。在古人視之。不過爲民治事。以爲受民於天。與百辟卿士。同爲有祿秩之人而已矣。故周室之班爵祿。以天子爲一位。其於五官之長。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皆不斥言其名也。自秦政混一區宇。尊君抑臣。漢祖承之。踞牀而見長者。嫚罵而辱儒生。於是人懷富貴之思。不復知廉恥之重。賈誼陳政事疏云。今自王侯三公之貴。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此言無恥之害。及養恥之不可緩。其轉移關鍵。亦祇在語言文字間。夫以禮貌之末節。文字之空言。而可以移風易俗。此亦至簡易之事矣。然而後之人主。卒莫之省。則禮貌不可以僞爲。文字不可以虛飾故也。

漢唐以後。惟宋室待士大夫爲能有禮。大臣雖有罪。流徙而不加誅。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徽宗北狩猶以此傳語康王。謂違者不祥（見宋史曹勛傳）。故有宋一代。士大夫類多以名節自厲。元人起自朔方。不知四維之重。元典章載聖旨。其言有絕鄙者。如延祐六年五月聖旨。諸衙門裏勾當裏行的。不早

聚晚散。怠慢呵。打了。勾當裏交出者。此何語也。明之廷杖。則視元人之無禮。又有過之。凡廷臣上章極言得失者。詔下東廠鞫治。輒云。這廝好生無禮。著實打了。究問根由。明人不以廷杖爲辱而以爲榮。此憤激之言。究之受廷杖者雖不自以爲恥。而朝士之演忍唯阿。其奔走於閹豎之門。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乃什伯於唐宋。魏閹義兒布滿朝列。上疏稱廠臣而不名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有孔子作春秋。廠臣作要典之語。此亦四維不張之驗矣。清制鑒於元明。除廷杖而嚴申斥。嘗聞故事。凡傳旨申斥者。行賄於內監。則宮門聽訓。祇大聲傳申斥二字。否則醜詆毒詈。辱及先人。有令人憤不欲生者。至於八旗世僕。奏事自稱奴才。以爲世受豢養。義當如是。漢人漸染既久。下吏之於官長。請安屈膝。視爲固然。有稍持風節者。則中以他事。白簡隨之。遂使天吏之尊。人爵之貴。至下儕於僕圉。宣統初元。憲政編查館奏准滿漢臣工奏事。一體稱臣。其時滿大員額手稱慶。謂今日乃得免於僇辱。然國事至此。已不可爲矣。

官職雖有崇卑。皆爲命吏。下行之文。不必略分言情。而必不可詆訶嫚罵。古人稱文告之美曰訓詞深厚。此言極可味。漢書丙吉傳。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尙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予長休告。若今言給長假也。後漢書卓茂傳。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嘗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史稱孝宣中興。海內興於禮讓。丙卓之文。今雖不傳。其意可推而知也。惟其如是。故上下成爲風俗。東京之治。後世稱美。諸葛武侯與羣下教。自稱曰亮。稱人曰元直。曰州平。曰幼宰。皆不直稱其名。跋扈如曹操。其教令可以使人不敢欺。而不使人不能堪。曹丕之居儲位。與應劉諸人書皆稱其字。孫權之霸江東。其稱臣下曰公瑾子敬。子布伯言。猶有此風。至晉宋而昏庸相繼。諸王下教稱卿而不名者。已爲謙退。無復稱字者已。劉彥和論古今文體。並移檄爲一篇。謂檄移爲用。事兼文武。植義颺辭。務在剛健。則不知伐敵之檄。與告諭吏民之檄。其體迥不相同。劉氏之說。得其一端。非通論也。歷代下行文之體。以宋人爲最善。朱子知南康榜文云。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閔恩。假守玆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今有合行詢訪勸

喻事件。曉諭管下士民父老等。請詳前項事理。逐一進稟。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學錢糧。條立課試。具回報。切待措置施行。黃東發在江西提舉司任。有免一路同官啓劄公文。其略云。當職偶叨誤渥。兼權倉司。才疎貧淺。何修而可逃責。尙惟十一州五十六縣同官悉心見教。別具單劄稟求外。仰本司預期關報所屬照應。凡舊例啓劄。一切蠲免。但各以職事及人才之實否。民生之休戚。親書逕說。毋事文談。此二篇皆謙和婉約。讀之但覺其善氣迎人。無矜誇驕大之意。元明以後。則此調爲絕響矣。

顧亭林言晉以下人主。於其臣多不呼名。其時堂陛之間未甚隔。君臣而有友朋之樂（日知錄二十三）。明人馮從吾。理學名儒也。少墟集存移文數首。其一行祚平縣尊崇名賢云。已故鄉官原任尙寶司少卿孟諱秋。生平高節淸風。允足廉頑立儒。本院素所景仰。今雖已逝。合行表揚。其一行秦安州優禮名賢云。已故教官李諱汝桂。謝跡紛華。潛心性命。本院景仰有日。方欲式廬。聞已物故。深爲世教民風痛悼。名上加一諱字。較之稱某官某名者。尊崇過之。亦敬禮名賢之義也。

戰國策郭隗對燕昭王曰。帝者與師處。霸者與友處。亡國與役處。師友僕役。言其德不言其位。諫行言聽。進退以禮。則以師友相處也。頤指氣使。喜怒不常。則以僕役相處也。有國者而與役處。必亡其國。有位者而與役處。必亡其身。亡其身者。年羹堯勝保之徒是已。彼且不自愛其身。則於國乎何有。然一二人倡之於前。而千萬人附之於後。將胥有位而羣入於人役之途。其患不細。聞文介長戶部日。李蒓客爲郎中。鍵戶讀書。終年不一詣署。文介命諸曹郎分日入謁。尙書坐堂皇。一司官執簿唱名。堂下聲諾。如點隸然。蒓客手書累千言。責其非政體。不當辱朝官而輕量天下士。文介善之。事遂已（越縵堂日記）。蒓客之終年不入署。非也。其言不當辱朝官而輕量天下士。則正論也。

公罪不能無。私罪不可有。斯言也。士大夫砥礪名檢之言也。國家察吏。公罪不可苛求。私罪亦豈可一概窮治。三國志司馬芝傳。芝爲河南尹。抑強扶弱。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下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此非祖

譏門吏。以其事甚細。必窮治之。非政體也。魏收作史。好揭人陰私事以快恩仇。後世譏收書爲穢史。史筆褒貶於其人身後。一涉私心。猶不可以爲法戒。況激揚淸濁。主於磨厲人材。其可以曖昧之辭。絕自新之路乎。明人敖英。撰愼言集訓。其一條曰。近見當路者鐫譏屬吏不職。乃出惡語摘暴其短。渠不能堪。亦出不遜語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敖英正嘉時人）。吾屢讀邸報。凡彈劾之涉私德者。縱不至廢棄終身。而其人末路鮮能振拔。蓋作惡之初。尙畏人知。及登之白簡。耳目昭彰。則蕩然無復廉恥之思。而本性之幾微盡矣。是故遠惡宜嚴。論惡宜恕。非有顧惜於其人也。慮夫盡發其覆而爲害將不可思議也。

三代誓衆之辭。多以不用命有戮。作收束語。軍旅之事。申嚴號令。不得不然。若誥諭人民。即不當作行軍語氣。故尙書誥命之文。與誓辭異。准盤庚告於有衆。有罰及爾身。弗可悔之語。則遷都大事。不容更有異議也。後世榜示之文。不問事理若何。概以如敢故違。定予懲辦作結。此何爲者。令出而法不行。則爲具文。令出而法必行。則爲虐政。甚非所以恤下情。重民命也。治人之道。令其知恥爲上。令其畏法次之。陸淸獻宰嘉定時。爲勸盜文。遣吏至獄中讀之。其略曰。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來。受盡苦楚。然人心無定。只將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頭。從新做箇好人。依舊可以成家立業。一時聞者。痛哭失聲。仁哉此言。可爲牧民之式。

五刑之屬三千。特以此著爲禁令。有犯必懲而已。至於象魏懸書。月吉讀法。固未聞以五刑爲教也。光緒間。湖南甯遠知縣某。行保甲之法。摘錄民間易犯之事。如不孝不弟之類。刊示門牌。比戶張貼。且請推其法於各縣。張文襄批其牘云。州縣官化民治民。自有正道。盡心教化。則自有移風易俗之功。豈一紙門牌。刊示例禁。遂足以化莠爲良。且民之秉彝。天下所同。梟獍不道之行。豈得指爲易犯之事。今乃比戶連門。悉揭以忤逆不孝之條。標以斬絞凌遲之罪。非特無以彰德教而厚風俗。亦殊覺駭人觀聽。吾聞以孝弟力田睦婣任恤爲教。未聞以臚列罪名爲教也。所稟怪謬已極。應毋庸議。文襄爲政。主於坊民正俗。其時有請辦漢口樂戶捐者。亦痛斥之。皆所以養民廉恥也。

西人恆言。名譽為第二生命。此猶淺之乎言名譽也。人固有視名譽重於生命者。以物與人而叱咤隨之。則乞人恥之而不屑受。因其羞惡之心而善導之。則至愚之人。皆可以努力向上。若反是而行。奴隸之。蹂躪之。則弱者惟有一死。強者乃悍然作亂耳。此理徵之婦女而尤明。善導之則女閭中亦有節烈之人。不善導之則齊梁文繡亦有不堪聞問之事。故向例案關婦女。許其遣人抱告。絕不輕易傳追。非獨全顏面於一時。為其一時之含垢忍辱。將終其身軼於防閑之外也。凡事責人以不知守法。有即冤誣。猶可不校。獨至責人以寡廉鮮恥。則力辨抗爭。不直不止。亦可見羞惡之良。不容泯滅矣。而數千年來。中國士大夫議論往往揭人陰私。評人內行以為快。即委巷瑣談。亦復不留餘地。嗟乎。人才之所以敗壞。民德之所以澆漓。豈非培養之無道哉。

余不解泰西文字。然觀譯本。稱人曰某爵。某博士。某先生。稱婦女曰某夫人。某女士。未有直斥其名者。惟稱犯罪之人則否。其措辭曲折委婉。雖有深讎夙怨。亦不顯言而痛絕之。問之習西文者。則原文語氣。視譯本有過而無不及。每歎今人事事效法歐美。獨至文字一道。則學其造句而不學其命意。是買櫝而還珠也。華文儘多長處。惟叫囂淺露刻薄褊急之病。則當以西文之意藥之。古昔先民。文辭渾厚。何嘗作今人一語。其所以變遷至此者。則人心風俗之推移。有以致之。其端發於文章。其害及於政事。若能禮失求野。學廣毋荒。返詩教之溫柔。斂才人之鋒鍔。則沮誦史皇之餘緒。可合於佉盧。輶軒絕域之方言。無慙於爾雅也已。

# 去忍第六

有仁人者。有愼人者。有忍人者。仁人者。不以蚩蚩之氓爲不肖。扶之植之。導之齊之。其或犯於法者。則愀然不樂。以爲我實驅之於陷阱。非彼之不能守法也。愼人者。知事物之萬有不齊。以爲人有賢不肖。而賢與不肖之別。其幾甚微。衡量得失。必使無失其平而後已。忍人者。則以爲天下無一善人。皆可以智取術馭。視智與術之運用若何而已。仁可以安萬民。愼可以治一國。忍可以亡國而殺身。此三者。治亂之別。存亡之機。禍福之門。觀其文字議論。可以知其心術。文心之忍與不忍。治亂存亡之所判也。

國所與立者。民也。民所與立者無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已矣。法律者。天下之至公。公之爲義。鑑空衡平。物有等差。則義有廣狹。父子兄弟之不能視若路人者。天性之當然。故問刑至於殺害尊親屬。其科斷必視常人爲重。蓋必如是而後得情法之平。公之至也。而鄧析著書。開宗明義。獨異於此。鄧析子無厚篇云。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君民之事。今不必論。若父子兄弟之間。則雖甚不肖。至於死生患難。蓋有不忍漠然相視者矣。堯舜之不傳位於子者。必灼知其子之不足以居民上。授之天下。愛之適以害之。是父之厚於其子。莫堯舜若也。彼鄧析者。乃舉此以爲無厚之證。推此言之。則天下可不必有父子兄弟之名。以途人之道治之足矣。鄧析亦人子也。而忍爲此言。此子產所必誅也。

列子力命篇。言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此鄧析罪狀也。曰。文人之言。兩可而無窮者多矣。何獨於鄧析而無恕辭也。曰。此文人之所以不足觀也。是非好惡。根於人之本心。有人焉。欲自樹一說以異於人。不惜顛倒是非。移易好惡。以冀其說之必售。其清夜捫心。豈不知顛倒是非移易好惡之不可。明知之而故違之。雖以此殺身。亦所不恤。是忍人也。文人而忍於出此。不過險薄無行。潦倒窮途。然其說流傳。已足貽害於學子。若政治法律中人而忍於爲此。則流毒不可勝言矣。夫鄧析者。忍人之尤也。

善乎太史公之論商君也。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挾持浮說。何以便謂之天資刻薄。此中有深意焉。章句陋儒。高談帝王。不通事理。此迂疏而非刻薄。唯天資卓絕之人。於古今政治變遷之故。既已涉獵大凡。而又不肯力求深造。所資以辨說者。其歸宿不外迎合時勢弋取浮榮。而自料其言之不足以歆動流俗也。則故作詭詞。侈陳高遠。使聞者望洋興歎。然後降格以求。入其彀中而不之覺。如鬻市然。先示以陳舊者。質非不美也。而非時俗之所尙也。繼示以色澤稍新者。則合時尙矣。而猶未足也。最後示以質窳而體製工巧者。則欣然而喜。雖昂其値不惜也。夫以窳質而得昂價。則受者之無益有損可知也。然而相率爲此者。則大利存焉。苟利於己。則有害於人而不恤。是故挾持浮說者。天資刻薄之徵也。夫爲浮說者。豈必盡如商君之言帝王術。凡透進一層而預留退步者。皆若是焉已矣。嗟乎。以刻薄之資。行慘礉之術。雖詭託帝王之說。君子猶有以窺其隱微。況悍然非仁義而薄湯武。如申不害韓非者哉。（商君書去彊篇。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禮樂詩書孝弟廉善皆立國之本也。並此而去之。謂商君挾帝王術。吾不信也。）

釋老並稱。而並氏以慈悲爲敎。老氏以無爲爲敎。其收效乃有陽舒陰慘之別。慈悲者。不忍人之心也。無爲者。忍人之所不能忍。而求返於自然者也。釋氏之說。可以覺世。老氏之說。其極必至於慘礉少恩。故史記以老莊與申韓同傳。晁公武云。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不知老子之書。將欲翕之。必固張之。欲上人者。必以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身後之。是出於詐。所以一傳而爲韓非。余讀韓非子解老喩老諸篇。其說與道德經相出入。然則謂申韓之言。出於老氏。其說不誣。黃老淸淨之學。漢初用之以致小康。而申韓得其一偏。乃以此積爲戾氣。故立言擇術。不可不愼。（日知錄引宋胡寅語。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然則佛法之下乘。亦酷吏之濫觴也。）

申韓形名之言。刻薄寡恩。然後世不能廢其說者。申子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言皆有可取。且後世之所謂刑名。非申韓形名之學也。道咸間。濟南人王籛樵。著申韓論。其略曰。刑名家言起申韓。楊子

問道篇曰。申韓之學。不仁之至矣。今律言刑而兵農在其中。言名而禮樂在其中。申韓文乎哉。饒樵治刑名之言。乃近代幕友之賢者。其說蓋以律文自唐宋以來。賅吏戶禮兵刑工六政。不止刑名一端。習法律之言者。亦必多讀政治之書。講求一代典章文物。而申韓二子之書。則僅有未之寓目者。然則申韓之言。不足以賅後世之刑名。而後世之言刑名。亦未盡申韓之蘊也。特其綜覈名實。指切事情。理自相通。後世法令滋章。防一弊卽添一法。法網旣密。事事以法繩之。則綜覈之術必窮。夫刑名而至於深刻。法令而至於繁苛。其道不同。其爲忍於用心一也。爲公牘者以仁厚之心處繁苛之會。必神明於法令之中。而精神智慮。常周於法令之外。然後可以取益而防損。若申韓名實之論。祇就繩墨中尋求生活。中智以下之所能。百里瞻言。不當如是。

能吏之與酷吏。所差一念耳。凡能吏未有不長於決斷者。張湯童時。爲磔鼠之辭。便如老吏。周紆善爲辭案條教。爲博州所則。湯球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爲台閣所崇信。（章懷註。辭案。猶今案牘也。處。斷也。）皆能吏也。而史入酷吏傳。范蔚宗論曰。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敢悍精敏。巧附文理。疾邪。直道也。忍苛。虐政也。疾邪而以忍苛出之。不至於嚴酷不止。況巧附文法乎。（史記酷吏列傳。趙禹用廉爲令史。亞夫爲丞相。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大府令史。猶不可以文深者爲之。況法吏本一殘忍之性云云。）

殘忍之性。由於積漸使然。周興來俊臣輩。羅織鍛鍊。視殺人如草芥。其初豈無幾微惻隱之心。惟其一試之而驟得美仕。則以此爲梯榮固寵之資。而放手殺人。無顧忌矣。嘗聞監斬者言。初入刑場。慘然不樂。劊卒獻首於前。掩面而不忍覩。其後視爲尋常。晝監行刑。晚赴筵宴。談日間所見事以爲歡笑。此無他。積漸而失其本性故也。行軍亦然。新募之卒。初赴戰場。驅之殺敵。錯愕反顧。迨臨陣旣多。則膽氣愈豪。殺人愈勇，夫驅勁卒以殺敵。可也。驅勁卒以剿潢池赤子。則玉石不分。而冤濫多矣。故治國不可以輕言用兵。治匪不可以輕言剿辦。光緒初元。四川東鄉縣議派捐輸。每正銀一兩。多加錢五百文。鄉民憤激。赴糧局清算帳目。知縣孫定揚遽稟川督。有形同叛逆。縣城危在旦夕之語。總督吳棠派兵剿辦。已解散矣。而孫定揚言之不已。護

理總督文格。批飭各營。痛加剿洗。舉無數無干之老弱婦孺而屠戮之。歷三四年。京控平反。文武員弁誅責有差。此案發端。不過鄉民聚衆抗捐耳。派兵剿辦。已爲孟浪。因此而痛加剿洗。其殘酷無理。直盜賊之不如。文格孫定揚之徒。左右掾吏。豈無一二曉事者。總緣軍興以後。習於殺戮。以派兵剿辦爲常事。輕率下筆。心粗手滑。遂致成此大錯。此所謂殘忍之性由於積漸也。

光緒季年粵督岑春煊奏報柳州剿匪獲勝。有云鏖戰四晝夜。斃匪三四千人。起出被擄男女六千餘人。剿匪以來。未有如此痛快者。叛匪宜剿。謂剿匪痛快。豈長吏之言。時桂撫柯逢時亦奏言廣西匪多。有云。數十年來。幾於無歲無亂。無亂不剿洗村莊。而亂益加甚。因陳治本之策。此則探源正論。視岑疏不可同日而語。軍功以首級計。亦弊政也。明史王瓊傳。瓊爲兵部尚書。時四方盜起。將士以首功進秩。瓊言此嬴秦弊政。行之邊方。猶可。未有內地而論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殺平民千萬。縱賊貽禍。皆此議所致。自今內地征討。惟以蕩平爲功。不計首級。從之。自嬴秦至此。歷兩千年而此弊始革。瓊以權譎爲時人詆訾。然此議則正論也。

年來兵事不息。民困益深。聚衆抗捐。鋌而走險。往往而有。若概繩以刑亂用重之義。則民無噍類矣。敢告有司。慎勿輕言剿字。

刻薄之害，中於人民。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爲民請命。有司之責也。自來報災者多捏飾。然長吏賢明者。惟嚴核之而不顯斥之。所以養其好善之機也。因報災而獲咎。必至諱災不報。而民之疾苦。無所控訴矣。然此猶害之有形者也。害之中於無形者則言利之人是已。無罪而殺人由於斷獄失實者。所殺祇一二人。最甚者數十百人而極矣。至於言利之人。建一策。立一法。被其害者。徧於一國。延於數世。人民以此傾家蕩產。鬻妻賣子。蓋比比而皆是也。鄭子產作邱賦。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蘇東坡云。利不可與民爭。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謹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此言聚斂之害。必至於絕祀覆宗。滿身赤族。人但知獄吏一字之可以生死人。而不知計吏一言之可以殺千萬人。並其子孫而不保也。推言利者之心。亦何嘗欲置人於死地。特其視民疾苦。漠不相關。雖宛轉呼號。而剝膚敲髓。棘

手如故。則雖不謂之忍人亦不得矣。王荆公青苗均輸之法。貽害天下。其誤由於視人言爲不足恤。而其本由於不近人情。以此知不近人情之人。必不可以理財。今日民窮財盡。有理財之責者。下筆至此。尤宜猛省。

民俗莫善於守助。莫不善於告訐。告訐者。以鬼蜮之心。爲陷阱之術。其言易入。其心可誅。故法令必嚴告訐之罪。自非謀反大逆。鮮有許人告發者。漢武帝用孔僅言。行告緡之法。會商賈各以其物自占。從而賦之。匿不自占。占不悉。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於是告緡偏天下。中家以上皆遇害（漢書食貨志）。宋呂惠卿創手實法。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貲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息錢一。隱匿者許告。有實則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尺椽尺土。檢括無遺。民不聊生。鄧綰極論其害。謂民間養生之具。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且民之生計贏縮不時。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之。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宋史鄧綰傳）。金人有推排法。即南宋經界之說也。每十年檢民戶物力。以定賦役之增減。高汝礪疏云。推排止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由是豪強者扶同而幸免。貧弱者屈抑而無訴。難望物力均矣（金史高汝礪傳）。張萬公亦言適足長告訐之風。增猾吏之弊（張萬公傳）。漢之告緡法。宋之手實法。皆寄耳目於告訐隱匿之人。而官欲坐享其利。譬之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令良善者洞開門戶。以待其吞噬。官從而收虎狼之餘唾焉。以此立法。簡則簡矣。其如良善之無噍類何。金之推排法。意在均徭而不在於足賦。然猶利不勝害。近代關稅施金之法。在事員役。發覺走漏者有獎。稽察爲員司之職。盡職受賞。於義猶自無妨。若夫民間田地房產。買賣過割。慮其漏稅而許人告發。提罰款以獎之。是告緡手實之故智。而蹈漢宋覆轍也。吾嘗語當事者。理民政勿輕言剿殺。理財政勿輕言告發。管晏復生。不易吾言。

漢法贓吏子孫禁錮三世。袁安爲京兆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後漢書袁安傳）。宋史包拯傳。拯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趙抃傳。抃爲御史。彈劾不避權倖。時目爲鐵面御史。其爲政因俗施

設。寬猛不同。要以惠利為本。湯文正為江蘇巡撫。以清剛嚴毅著稱。而徐健庵為公神道碑。言公之文告。坐而言。可起而行。吏民易從。不為峭刻過舉。凡行過公移。數月後屬吏參謁。面詢始末。辨論明析。以求至當。又王山史砥齋集。言公為潼關兵備道。當均地時。下令極嚴。及巡視。但綜其略而已。為政能得大體如此。此數人者。其剛正嫉惡同。其待人忠恕亦同。若文正者。非獨不為峭刻過舉而已。凡吏民易從者。猶必辨論明析。以求至當。然則文正視為易行。而吏民實有不易從者。其必幡然追改可知也。惟其如是。故卓然為一代名臣。

不忍之心。非獨司民刑財賦者宜存養之。凡居官佐治之人。下筆為文。皆宜深識此義。自來朋黨之禍。盜賊之患。由於操之過急。不留餘地者居其半。其事固不能歸咎於執筆之人。而執筆之人。能留心檢點。不為已甚之詞。過刻之論。要必有補救於無形者。史書所載。以失言而敗事者多矣。筆墨賈禍。猶其次也。

呂叔簡云。精明也要十分。但須藏在渾厚裏作用。此名言也。精明太過。則流於刻薄。故必以渾厚濟之。渾厚者。臨事放寬一步之謂也。凡吏事多者。不患其不明。而患其不恕。不恕之故。一由於天分過人。不屑同流合汙。一由於事繁責重。終日手披目覽。更無暇代人著想。夫風裁峻整。崖岸嶄然。何嘗非士大夫本分。然以之律己。則為盛德。以之繩人。則束縛馳驟。必有因此而僨事者矣。任尙代班超為西域都護。超謂之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難養易敗。水至清則無魚。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尙不然其言。後竟以此致敗。明徐溥在內閣十二年。人有過誤。輒為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天下陰受其福。治內之與治邊。其理一也。若夫理繁治劇。汨沒性靈。則當有怡養天和。節宣湮鬱之法。能於退休燕息時。屏除萬慮。或手一卷書。或閒步園庭竹石間。使胸中生意盎然。則谿刻之念。自然消釋。前人治事之餘。往往登山臨水。飲酒賦詩。白樂天蘇子瞻之在杭州。秋月春風。無往非適。子瞻至在冷泉亭決事。此非流連忘反。乃所以養清明之氣也。柳子厚零陵三亭記云。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

事成。王陽明詩云。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陽明豈不了公事者哉。居官而有佳山水。固是樂境。即逃非樂土。亦當養此意於方寸間。則出入戴星。自有鳴琴之適矣。

摘一字一句之失。而謂其忍心害理。此必不然。然功罪定於一言。升沉決於俄頃。庸醫殺人。亦祇在毫釐輕重間。不必毒藥而後戕人生命也。由此言之。豈惟忍字必當戒。即恐戾傲慢執拗自是之言。亦在所必戒。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古人皆之於左道亂政。亦以極其流弊。靡所底止耳。夫惟哲人。出言有則。語必由衷。意無逆億。聽之彰彰。即之翼翼。夫是之謂積德。



# 卷二　外篇

## 述指第一

仰觀寫者。俯察品彙。積氣成象。因動賦形。凡羅列於天地間者。剛柔高卑。短長小大。旣已萬有不齊。假文字以類萬有不齊之情。必因其所固有者。彌其所闕失者。以復其本體之自然。而施之者與受之者。各適如其分量。是之謂通德達情。夫公牘者無他。通德達情而已矣。

論文而及於公牘。別其體裁。舉其要指者。自劉勰始。（王充論衡自紀篇。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荴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吏文與口論筆辯對舉。又以昭察爲吏文之良。未盡其蘊。）文心雕龍別文筆之體。曰檄移。曰章表。曰奏啓。曰議對。其論移檄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論章表必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言必貞明。義則宏偉。論奏必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酌古御今。治繁總要。論議對必樞紐經典。標以顯義。約以正辭。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而總爲之說曰。務先大體鑒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恆存。劉氏論文。華實兼綜。此數端則專以理明辭要爲主。可知文體隨時變遷。而要義千古不易。

自漢魏以迄於今。官文書格式。沿革變遷之迹多矣。而大要不外三類。曰行上。曰行下。曰平行。行上之文。劉氏明允篤誠。辨析疏通。數語盡之矣。下吏之於上官。與臣工之於君上。其爲文之理一也。移檄則下行

之一種。漢時移檄之文。雖象後世牒劄牌票之用。而劉氏所謂移檄者。則指出師誓衆而言。劉氏自是論文。無關治事。夫百工熙績。同寅和衷。南面臨民。居敬行簡。先民精語。要義已賅。本此旨以爲文辭。自舉措而無扞格。然而簿書期會。談名理者不以關懷。牒訴倥偬。賦招隱者從而騰笑。賢者心知其意。而不屑筆之於書。於是經世宰物之具。視爲勦襲之陳言。斷爛之朝報。公牘之體日卑。政治之途日敝。吏道猥下。職此之由。將欲挽末流。求上理。則必公牘與文章鎔爲一爐。政事與學問合爲一體。然後精思貫注。義理周融。此非不佞之私言。固文事之通誼也。

劉氏理明辭要之說善矣。猶未極其至也。立言之道必折衷於孔子。左邱明之說春秋也。曰。微而顯。婉而成章。盡而不汚。又曰。微而顯。婉而辨。春秋涵養至廣。左氏獨舉微顯婉盡四字反復申說者。必親聞孔子筆削之微言。而確有見於憂患著書之本意。自古及今。治日苦少。而亂日常多。士大夫居官。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凡處高明之域。而侈然自得者。不旋踵而覆敗隨之。然則泰而不驕。滿而不溢。其發於聲。徵於言。必有所以自處者矣。微顯婉盡者。上行平行之文之要義也。顯言之而受者無以自容。不如巽言之而可以泯然無迹也。雖然。言之者意有餘。聽之者不足以相感動。是失實也。情深而文明。詞達而理舉。是之謂微而顯。凡事敗於庸闇者。其害淺。誤於意氣者。其害深。投水於石則逆。投石於水則受。夫剛柔之性殊。乃迎距之勢異也。是故平心靜氣者。立言之方也。比物類情者。論事之妙也。至誠惻怛往復而不能已者。仁人君子之所以獲於上而信於朋友也。正言之而不足。則反言之。一言之而不足。則再言之三言之。必是非得失使聽者了然而後已。是之謂婉而辨。杜元凱釋盡而不汙之義。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直言其事者。事之得失利害。本自灼然可見。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辭婉可也。飾爲之說不可也。當官論事。直道而行。其成也。不居其功。其敗也。雖身死而無所悔。是之謂盡而不汙。推此三者。可以處危疑。可以垂不朽。（朱駿聲釋說文諷字。謂諷黝物而無形。故微言婉辭謂之風。）

詩大雅板之二章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嚴粲釋之曰。首章責同寮出話不然。爲

猶不遠。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謂衛之出話為猷。從執一己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惟僚友之間。和同商洽。庶幾合謀並智。可以措民於安耳。和協非苟同之謂。不爭意氣謂之和。不立同異謂之協。自來朋黨之禍。其原由於成見太深。責人太刻。皆不辨不洽之害也。王船山曰。凡爭之興。皆有名可據。有故可循。而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下。殆乎爭矣。則意短而言長。言厲而氣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以不問。而僨興於不自已。故盤庚之誥曰。而胥動以浮言。言勿問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甚畏天下之有此（宋論）。

范蔚宗自述作後漢書之旨。謂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蔚宗所謂輕重。對沈約等四聲之說而發。文句別輕重。而讀者不覺。後漢書所長在此。蔚宗自病其多公家之言。不知此正公家之言之所貴也。詩文之訣。意溯空而易奇。辭徵實而難巧。公牘不貴奇。愈平實。愈有力量。故言高下淺深者。必計其實數。謂壁立千仞下臨無地則誕矣。言洪纖廣狹者。必適如分際。謂大含元氣細入無間則謬矣。蔚宗作史。窮覽舊籍。取資實宏。東京章奏文移。本自黜浮崇實。而士大夫又類以名節自厲。又有清剛之氣。故蔚宗據以成書。遂為一朝良史。陳蘭浦先生嘗語學者。宜多讀後漢書。可以培植文章志節。治牘而多讀後漢書。所成就必有超出於流俗者。

議論當平易近人。識見須放高一著。武侯出師伐魏。臨發上表。以一隅之蜀。而有此非常之舉。在後人必鋪敘用兵方略。前敵布置。後路接濟之事。而武侯唯言志氣宜恢閎。刑賞宜平允。親君子遠小人。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而已。蓋軍旅之事。既已躬任其難。所慮者惟主德之不修。臣職之不舉。若君臣苟安。刑賞失當。近讒慝而遠忠良。即討賊而勝。終無濟於恢復大業。武侯所慮。固不在成敗利鈍間也。（黃巖王志千（驥）嘗為余言出師表。許先帝以馳驅句。許字嘗著眼前此之不求聞達。後此之鞠躬盡瘁。其轉捩即在此一字。）

辭勝於理。不若理勝於辭。通鑑。周高祖即位。詔文武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對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世宗顯德二年詔內外文武臣寮有所見聞。並許上章論諫。但求名實。豈尚虛華。或柰不工文。可直書其

事。明余繼登典故紀聞。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爲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五代承六朝三唐之後。戒章奏勿事辭藻。可謂救時之敝矣。明祖既戒臣民奏疏勿用四六。又令其悉從典雅者。典雅之與質實。其義一貫。句句皆有著落。字字皆有來歷。即典也。不必繁徵博引也。出言有章。措詞得體。即雅也。不必雕章琢句也。漢書司馬遷傳贊曰。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政書本屬於史部。有典雅質實之政書。則他日之史。即可取材於此矣。

窮理致知之學不可目爲迂談。曾文正論古今奏議。推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人爲超前絕後。長沙明於利害。宣公明於義理。文忠明於人情。陳言之道。縱不能兼此三者。亦須有一二端明達深透。庶無格格不吐之態（鳴原堂論文）。言義理最難。言利害則有成見者或不之省。惟明於人情者。指陳事理。婉切動人。東坡上丞相書云。軾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　故不通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己好則好之。己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東坡之明於人情。由於靜觀物理。此與格物致知之說。可以互相發明。朱子摘其易解疑似之言而辯析之。此蜀洛之學所以判若水火也。

公牘修辭之法。可以呂叔簡語括之。曰。文章有八要。簡。切。明。盡。正。大。溫。雅。不簡則失之繁冗。不切則失之浮泛。不明則失之含胡。不盡則失之疏遺。不正則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則失冠冕之體。不溫則暴厲刻削。不雅則鄙陋淺俗（呻吟語）。

學問功夫。由博返約。必兼具衆長。而後能專精一體。曾南豐序強幾聖文集云。其在魏公幕府。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爲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爲將草。必譬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

豎。遠近多稱誦之。及爲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幾聖闕草所以曲當繩墨。不見刻畫者。卽從簡古典則中脫化而出。譬如鎔金爲器。方圓大小。無施不可。由其渣滓去而品質純也。功詣至此。乃臻化境。

# 法後第二

荀卿有言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舍後王而道上古。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欲相類。議早而易行也。生於今日而遠論上古三代。其微言精義可師也。其致治之迹不可泥也。生於今日而上論漢唐宋明。其治亂之迹可鑒也。其爲治之具不可襲也。夫公牘者。亦爲治之具也。漢唐宋明之形迹尙不可拘。而况於上古三代乎。

然則。居今日而論治牘之要。將何道之由。曰。法近代而已矣。曰。國體改矣。政論異矣。猶規規焉尺寸而模倣之。不亦謬乎。曰。非此之謂也。法近代者。法其精神意境而已。漢唐宋明之學術。至近代學者而融會之。闡發之、詞章考據。形聲訓詁。獨闢蹊徑。幾於前無古人。措諸實用。其收效若何姑不論。若以文字言之。則前史所稱名臣良吏。吾未見其能勝於乾嘉諸老也。咸同以後。曾胡左李諸公。飽經患難。尤多甘苦之言。公牘之文。至此而登峯造極。凡文章通例。後人不如前人。惟公牘則異是。故論詩必追漢魏。論文必溯周秦。而論牘則必宗近代。

康熙二十三年。御製五台山各寺碑文。諭大學士等曰。朕所撰碑文。一時結構。爾等可與漢大學士詳加斟酌。近見漢人自負才高。每一文出。不容人點竄。此習俗之可鄙。文之所以不工也。又曰。文章貴於簡當。可施於日用。如章奏之類。亦須詳明簡要。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其奏多排偶蕪詞。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積滿几案。人主豈能盡覽。勢必委之中官。中官復委之門客。此輩何知文義。訛舛必多。奸弊冗生。事權旁落。皆文章冗穢以至此也（西巡盛典）。康熙六十年間。主德淸明。中官斂迹。讀此知防微杜漸。始於文字簡明。

魏文毅裔介云。古來文章之大者。必以奏疏爲重。謂其有關於天下之安危。民生之治亂。而非若詞賦之雕於駢麗。議論之託於空言也。然非有濟世之才。與救世之識。則其所言者必瑣屑苟且。而無關於當世之務。有

其才與識矣。而意見不化。偏私未除。則其所言者或至於憤爭矯飾。而開斯世以黨同伐異之端（養濟堂集許傳巖疏藁序）。奏疏之體。於公牘中最爲謹嚴。文毅此言。能抉其奧。六朝駢麗。兩宋空言。明人意氣。其間豈無救世之識。濟世之才。所以不可爲法者。正爲此耳。

古者師箴。瞍賦。矇誦。瞽獻典。史獻書。蓋記載闕遺。世官所典守者。人君不能偏覩而盡識。故臣下規諫。必稱先則古以詔之。左傳國語所載諷諫之言皆如是。爲其事非人君之所習聞也。後世卷帙確繁。取攜甚便。苟非中主以下。其於往事得失。不應一無所知。其自作聰明者。方且予智自雄。而百司論奏。猶復撫拾陳編。浮言滿紙。宜其如水投石而莫之受也。一日萬幾。雖堯舜不能無叢脞之戒。進言之體。惟當簡明精切。要言不煩。道咸間。京師士大夫議論。謂順康以後奏議。以孫文定三習一弊疏爲第一。曾文正特著其語於讀書錄中。文定此疏。即宋儒誠意正心之說。特語語精切。不似宋人作空泛話耳。文定生平。有得力四語。曰。勢避其所爭。事止於能去。功藏於無名。言删其無用。此疏於無用語可謂删削淨盡。綜論有淸一代奏議。雖純疵不一。而皆有簡練洗伐之功。此勝於前代者也。（陳文恭爲劉濟懋墓志。公自掌臺院。歷大司寇。敷陳章奏。剴切不爲浮辭。多蒙俞允。）

近代章奏。卓然可傳者。不可勝數。惟咨移之文。則無以勝於前人。蓋此等文字。率由書吏起草。幕僚覆核。祇期平穩妥貼。不以議論見長。其有辨析事理。商量辦法者。亦適如題分而止。惟張文襄督兩廣日。咨粵撫論懲辦盜匪事例。逐層辨駁。列舉不可解者十八條。爲咨文之創格。此則督撫同城之不便。郭筠仙疏論其必當變通。謂同爲君子而意見各持者也。檄示之文。則可以稱心而談。往往有名言精理。批判之文。簡貴不如漢。華藻不如唐。而說理透闢則遠過之。以余所見。告諭之文。辭理俱足。以湯文正爲最。批判之文。辭理俱足。以曾文正爲最。湯文爲盛世之音。曾文則憂患之作也。

曾文正論湯潛庵告諭書牘。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學問本極淵博。講學又甚公允。故不可及（乙巳三月日記）。薛庸庵論曾文正奏疏。參用近時奏牘之式。運以古文峻潔之氣。爲六七百年奏疏絕調（出使四國日記

序）。曾文非獨奏疏度越前人也。批牘之文與湯文正之告諭均足不朽千古。其文載兩公本集。而讀者蓋尠。茲剌取其尤精湛者。略論於後。

湯文正撫江蘇。在康熙二十三四年。維時海宇初平。八方無事。而江左民風士習。猶承晚明之敝。文正設施自察吏治盜清訟恤商諸事外。尤以正人心厚風俗爲急。其文曰。化民成俗。莫先於興學育才。本城內外及鄉區村鎭。大約二十家以上者。設社學一處。本鄉子弟。年八歲以上。二十歲以下。除能自備束脩外。如果家貧無資者。該府州縣量爲設處廩餼。本院亦捐俸相助。再行儒學教官。通查該學諸生中。有學問純正。品行端謹者。開送。聘以爲師。當此任者。須能端肅謹愼。爲後生模楷。先講明孝經小學。教之歌詩習禮。問安視膳進退揖讓之節。循循善誘。使知存心敎行之學。然後進以四書五經。以程朱傳註爲主。大抵社學爲敎習學業。專以養蒙爲育德。其行止不端。及出入衙門。囑託公事。不能安貧守道者。雖文詞優長。教官不得開報。其剽[illegible]異端邪說。炫事立異。蠱惑後生者。即革去館穀另選（興復社學告諭）。又曰。聖學明則風俗淳。蒙養正則士習端。訓練勤則藝業精。吳中人士。文章藻麗。爲天下冠。而敦本正俗明倫敬身之道。猶有未盡講明者。夫本始之敎。莫重於孝經。而養蒙育德。莫切於小學。合行定期開講。仰該學教官。即聘耆儒。每月十一日。在明倫堂講孝經小學。長吳二縣各社學敎讀。俱率生徒聽講。月課之日。教讀一體聽候課試（明正學勸課藝告諭）。又曰。人才者。天下理亂之由。學校者。人才邪正之本。今安定之風旣遠。蒲藝之教無聞。學路久迷。人心日壞。浮僞之習益甚。奔競之術益工。士子終日聚談。無一語講求道義。終日誦讀。無一字照管身心。爲正實者。則笑爲道義。吹求其短。不能隨者。則惡爲古板。厭棄其人。不知世道人心。何所底止。本院承乏三吳。立意略浮華而重實行。諸生中有孝友禮讓。踐履篤實者。當致式廬之禮。有研究濂洛關閩之學。躬行心得者。當執經問道。處之師友之間。（原文以下列舉士習之壞凡十一端。令儒學教官嚴加戒諭。玆不錄。中飭學校告諭。）又曰。爲政莫先於正人心。正人心莫先於正學術。除十三經二十一史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外。如宋元明以來大儒註解經學之書及理學經濟文集語錄未經刊版或版籍燬失者。照依原式翻刻。不得聽信狂妄後生。輒爲

增删。致失古人著述意旨。今當修明正學之時。此等書出。遠近購之者衆。其行廣而且久。爾等計利。亦當出此。若曰古書深奧。難以通俗。或請老成純謹之士。選取古今忠孝廉節敦化尚讓實事。善惡感應懍懍可畏者。編爲醒世訓俗之書。既可化導愚蒙。亦足檢點身心。若仍前編刻淫詞小說。壞亂人心。傷敗風俗者。許人據實出首。將書版立行焚燬。其編次者刊刻者發賣者。一併重責。枷號通衢。仍追原工價。勒限另刻古書一部。完日發落（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諭）。以上言教士之法。以正人心正學術爲重。其列舉應刻之書。則經史策部書及子部儒家一類。數已不少。非專以理學書四書五經義課士。其言刻古書須依原式。不得增删。實開漢學家校讎之先聲。而刻淫詞小說者。其編刻發賣之人。一併治罪。亦與今出版法相類。燬其版而罰刊古書一部。尤可爲倡刻古書之法。

湯文正告諭之整飭風俗者。其實事則黜邪崇正。其要義則以天理克人欲而已。舉行鄉約示云。俗尚浮華。人情囂詐。訐訟見於宗族。仇殺起於比閭。泰伯季子之風微。而專諸要離之習勝。欲挽末俗。馴致循良。條約頒頒。未見省改。人心本善。豈盡下愚不移。從容漸磨。自當感動。嚴禁婦女入寺燃身諭云。聞妖僧創爲報母之說。煽惑民間婦女百十成羣。裸體燃臂。謂之點肉身燈。夜以繼日。傷風敗俗。良可哀憫。即曰親恩當報。生養死葬。自有定禮。違禮辱身。是謂不孝。何名報恩。嚴禁賭博諭云。開賭棍徒。但知招頭取利。孰論奸良。以致賭博之場。竟成盜藪。貽禍地方。深可痛恨。至於紳衿讀書明禮。尤當砥礪廉隅。戒絕怠荒。名教自有樂地。何乃亦以鬪馬弔爲事。禁賽會演戲諭云。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鄉黨親族。刊布嘉言懿行。則人頌好善。積累陰功。何苦以終歲勤動所獲。輕擲於一日。深爲民痛。嚴禁停柩不葬諭云。古者葬有定期。在禮。未葬不除服。誠以父母窀穸未安。爲人子者。悲情哀緒。無一日可自釋也。在律。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所以使人子及時舉葬。不忘其親也。吳下風俗澆薄。俗多禁忌。有累世暴露。未封馬鬣者。不知稱家而葬。負土可成。種種繁費。原屬無益。窮通得喪。有命在天。身世浮名。誰能自必。禁過邪淫諭云。吳民好事鬼魅。俗多淫邪。而上方山爲最。邪魅惑人。其來已久。本院下車之始。即行禁止婦女燒香。上年復將上方山五顯神像投畀水

火。改塑關帝神像以鎭壓之。但吳中淫祠。在在不乏。今窟穴雖已蕩除。誠恐市鎭村落。仍有師徒煽惑。深爲民賊。除行蘇州等府。通查境內淫祠。盡將塑像撤毁。酌議改立社學義倉。或取其材料助修學宮賢祠外。合行出示曉諭。嗣後民間婚嫁大事。以及歲時。伏臘。止須祭其祖先。不許備設茶筵。邀請淫邪鬼魅。恣意糜費。店鋪刷印紙馬。盡行毁板滅迹。如有故違。許地鄰保甲人等據實呈報查拿。枷責示衆。其師巫邪術。亦即報官驅逐不許容留。至於地方祠宇。除歷代先賢忠孝及士穀正神。仍舊奉祀不議外。其餘凡係淫祠。概赴有司舉報。以憑委官勘明。酌議更改。

文正撫蘇祇二年。舊染汙俗。一時禁革殆盡。遂導民於正軌。其軼事吳民至今猶能道之。張養浩云。毁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己端而處心正者不敢（牧民忠告）。撤上方山五通祠一事。非文正不能爲。亦不敢爲也。禁止略販子女告諭。列舉奸媒牙保之害。又言爲富不仁之輩。收買人家子女。教習吹彈技藝。通同媒媪。賣爲姬妾。此種澆風。蘇郡淮陽江寗爲甚。愚民誤墮其術。生離遠別。而若輩坐享其利。天理王法。皆所難容。蓋唐以後商家蓄聲伎之俗。至是乃蠲革之。易俗移風。其澤廣矣。

曾文正批牘。多叮嚀誥誡之辭。如批喻吉三稟云。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衆。明以應務。四字兼全。可爲名將。可爲好官。勤恕廉三字。皆可勉強做得。惟明字甚不易學。必凡事精細考究。多看多做。多問多想。然後漸成箇明字。故求明之訣。仍不外從勤字下功夫。批監利縣稟云。作官須以明爲主。不則寬固非。嚴亦非也。批韓進春稟云。新集之勇。未經訓練。頗以爲慮。吾嘗謂當營官統領者。有四箇不字訣。曰。不要錢。不怕死。不偷懶。不擾民。該軍此時。尤以不偷懶。不擾民爲要。批吳廷華稟云。得廉明二字爲之基。則智仁勇諸美德。可積累而漸臻。若不從此下手。則諸德亦茫無把握。批崔秀春等稟云。廉則己身與隨從之人一塵不染。自無蒙蔽偏袒之虞。勤則身到。眼到。暗訪明察。自無黑白倒置之事。批陳之蓮稟云。勤可以得名。廉則不宜有名。批劉松山稟云。打仗貴於自立。不可存借助將伯之心。使弁勇稍生怠忽。謀事貴於謙下。須常存廣詢求助之心。使他軍樂於親附。二者看似相反。實則相成。批阜寧縣稟云。勤廉二字。看似平淺。實則艱

上在此。信友在此。服民亦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卽偶然青盼。亦不耐久。欲求寅僚之敬佩。百姓之愛戴。卽覬取於偶然。亦不可得矣。文正好以勤廉二字教人。以爲此二字乃謹身之符。立身之柢。自來長官之告僚屬。其說理從無如此精切者。

曾文正批牘。每於極平易處發絕大議論。如批黃令元稟云。天下絕大事實。多從不妨二字做出。天下無窮進境。多從不自足三字做出。批天津河防同知稟云。自明以來。治黃非難。治黃而兼治運。且治黃運午貫之處。乃極難矣。批黃沅稟云。文以載道。未有文理不通而能逕知道理者。近來講學之人。務爲高論。未通章句。先鄙文辭。文風日衰。儒術日陋。弊皆坐此。批吳長慶稟云。帶兵本近於不仁之事。能時時以愛民爲心。則仁術存乎其中矣。批黃勳稟云。湘省功名太盛。元氣發洩。漸少誠樸之風。本部堂時切隱憂。可慮者不獨哥老會也。老成心事。躍然紙上。

曾文正批牘。有知言養氣之功。如批劉忠燻稟云。閱此具見血性過人。然語太激切。便涉客氣。古來忠臣孝子。多半是處逆境磨鍊出來。若一片順境。有何難處。若不過抑客氣。一念之差。大不幸則爲李懷光。小不幸則爲勝克帥。可戒也。門人吳希顏稟陳時務。批云。以古兵書考核將才。分派正副文武營官。皆書生之見。讀書之與用兵。判然兩途。古來名將。如前漢之皇甫嵩。朱儁。未聞其著書。近世戚繼光能著書。而戰功又甚平平。孫武之不能自踐其言。則老蘇已譏之矣。主簿吳國佐帶義字營。兵敗。乞撤遣批云。少兵以嘗賊。偽退以誘賊。二者皆士識將心至精至熟之所爲。非新營所可學也。批縣丞王鑫稟云。該丞以久履行間。不得養靜爲慮。則尚有所未達。須知千軍萬馬。金鼓喧聒之中。未始非凝靜致遠精思通神之地，諸葛武侯王文成之氣象。至今宛然在人心目。彼何嘗以勞乏自汨其神哉。此等語皆從知言養氣中得來。置之學案。亦爲粹語。

生辰令節屬吏例有頌禱之辭。謂之賀稟。此體沿自宋人。而每況愈下。受之者所不屑一顧者也。惟曾文正不然。批郭式源賀午節稟云。歷敍舊事。讀之增感。該丞備嘗艱險。百折不回。卒能樹立聲績。久而彌芬。所謂盤錯足以別利器也。批孫昌國賀秋節稟云。做官之道。惟廉字勤字慎字三者。終身可行。走徧天下。總無叢

錯。該將今年獲咎。亦以不慎之故也。痛加懲改。自有長進。嘗聞人言。文正閱賀稟。見文辭工雅者。手加圈點。或問公何勞苦若此。曰。不然。今俗吏不知重讀書人。窮秀才終老牖下。有不得一飽者。我以此倡諸守令。冀其物色文人。開秀才生路耳。其體恤寒畯如此。

批牘之辭。可以言公義。而不可以通情愫。執三尺法以馭羣吏。正言莊論。是非可否。無纖毫輕重於其間。此公義也。然吏事莫病於隔閡。莫不善於陽奉陰違。欲濟公義之窮。惟有手札與公牘並用。

晉書劉弘傳。弘拜鎮南大將軍。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言一紙手書。勝於遣十吏督促也。曾文正論古文。謂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可知此事之難。胡文忠云。州縣疲玩。公文絡驛。大抵絕不關心。付之幕友書吏之手。卽迫於程限。亦且含糊上復耳。惟擇案之緊要者。諭以手札。明撮其要。直抉其隱。示以處置之方。責以稟復之日。公文同而手札專。則有不敢輕視之心。公文嚴而手札親。則有不忍膜視之心。嘗見一老吏言。生平所畏惟此。明相張太岳之鼓動人。卓然爲救時之相者。亦惟此耳。文忠此語。見本集上皖撫書。是時文忠方爲貴州守。未大用也。其後巡撫湖北。治軍皖中。所以察吏任將協恭僚寀者。大率藉公牘以代面談。無不達之情。無不可告人之事。余嘗謂古今人才。負王霸大略。而支揹艱苦者三人。曰。諸葛武侯。張太岳。胡文忠。而武侯手教。太岳尺牘。文忠書札。亦爲古今之冠。其精神所注。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讀此未有不感憤奮發者。然則。書札之用。以視咨移批判。廣狹精粗。寧乎遠矣。

胡文忠書劄懇切動人者。如致鄭譜香云。羅山方伯之師已到。林翼派兵到蒲圻迎戰。或言祇此三千人。不宜先進。然我是主人。盡以難事諉之客兵。非也。且廉恥安在。成敗利鈍。古之賢者。尚不能逆覩。勝當戰。敗亦當戰也。致郭筠仙云。林翼精力。殆將不支。然無法可避。祇合幹去。譬之大海遭風。不行亦未必活命也。致彭雪芹云。近年營中非營官之少。所乏者統將耳。求之而得。命也。求之不得。命也。求之不得。而此心此志。百年不懈。始終以求才爲主。此亦命也。復孫樹人云。天下事。何處更容世故。何處更煩俗例。奮然

果毅。自行其保境安民之志。成功。天也。謀忠。則人也。何畏何恐。何疑何忌。而不一振斯民之困乎。復荆州府唐際盛云。抽釐助餉。知我罪我。皆所不辭。此一片救人之苦心。要可以對炎蚩之氓而無愧。致閻丹初云。埏邊無術。結病已深。與公中約。弟朝死。公夕行。始終不遽前議也。此等文字。其精神魄力。眞可涵蓋一切。張太岳當國與人書云。二十年前。曾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爲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吾耳鼻者。亦歡喜施與。况詆毀而已乎。胡文忠任事之勇。謀國之忠。流露於字裏行間。亦頗類此。

胡文忠論吏事兵事。精言最多。如云。兵不可貪。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可過傷。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先。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又云。近日武營。憑恃火器而不練殺手。兵以火器強。亦以火器弱矣。又云。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又云。財用如精血。古人以四海困窮爲戒。良有深意。蓋財用竭則如精血之枯。身亦不得自活也。又云。俗吏無淸剛之氣。無遠大之志。除卻幕友家丁書差。一籌莫展。寸鐵莫持。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行。是可憂也。託此以人民。民何由治。又云。民亂必由官貪。使早劾饕貨之人。豈不賢於十萬兵哉。又云。軍事以用財養賢爲正藏法眼。世無不用錢之豪傑。亦決無自貪自汙自私自肥之豪傑。以上皆與人書札中語。發前人之所未發。文忠自謂平日辦事。終日手不停披。口不絕音。而精神志趣。專注於片紙之外。又謂智如精衛。愚如杞人。其論大局。謂及是時二百餘年之恩澤未泯。盡人事之當然。爲愚公之移山。爲精衛之銜石。過是欲少味矣。憂深思遠。與曾文正之論湘中元氣發洩。可慮者不獨哥老會。皆逆料未來之事於數十年前。辦大事者。必具此心胸眼界。而後可以持危扶傾。幹濟天下。

言爲心聲。學曾胡治事之言。當先學曾胡治事之法。曾胡之學無他。敬愼果毅而已矣。事之未發。小心謹愼以處之。殫精竭慮以赴之。及其臨事決機。踔厲風發。不拘成例。不泥死書。而細按之無一不脚踏實地。脚踏實地。中人以下之所能也。其臨事決機。而踔厲風發者。則由於見理之明。明由於天才。而亦出於學問。

積於經驗。能遇事留心。不肯輕易放過。積之旣久。必有豁然貫通之一日。張文襄敎僚屬必以勤。曰。勤生明。能勤則自有進境。勤之一字。中人以下之所能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 通俗第三

自六朝有文筆之分。後世論文。遂分駢散二體。宋初柳仲塗始爲古文。楊大年尙聲偶之辭。及歐陽永叔以古文名於當世。而散文之中。又有古文之目。語其實際。則文無駢散今古之殊。惟通俗與否而已。凡指陳事理。施於實用。不事雕飾者。大而萬言書。小而尺牘小簡。皆通俗之文也。恆言以俚俗並稱。俚俗二字。意義逈別。俚。鄙也（史記五帝本紀司馬貞正義）。俗。欲也。人所欲也（劉熙釋名）。田夫村婦。出言鄙俚。謂之俚語。在位之君子。以風化下。其言明白曉暢。人人易知易從。謂之通俗之文。風俗隨時變遷。故文字古今之體不同。然所不同者。造句用字之工拙。格式體制之疏密。與夫語氣之輕重。用心之厚薄。而田夫村婦之口吻無與焉。曾子有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容貌辭氣。息息相關。未有出言鄙倍而不招慢侮者。通俗者。平易近人。非鄙倍之謂也。

漢應劭撰風俗通義。其自序云。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繆。而事核之於義理也。劭爲營陽令。營陽舊有朱虛侯劉章祠。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禁絕之。劭以爲章封朱虛。幷食此縣。宜當血食。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饑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此書全篇見風俗通卷九。應氏著書通俗。而作令移書。典雅乃爾。蓋朱虛侯有功社稷則宜祀。而流俗淫侈則宜禁。許其立祀。所以順民俗也。禁其殺牛迎倡。所以救流俗之失也。此通俗之義也。

三國志諸葛亮傳。陳壽表上諸葛氏集云。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

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陳氏論謨略誥煩之故。其義甚確。韓昌黎云。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昌黎讀之而以爲詰屈聱牙者。自唐人視上古則然。若殷周之民則必讀盤誥而有家喻戶曉者矣。何也。殷周之語言風俗。自異於唐。殷盤周誥。固當時之通俗文字也。晉人怪武侯文彩不豔。而丁寧周至。此自是淸談簡貴一派議論。文彩不豔。而丁寧周至。此境正不易到。前人文字亦惟武侯足以當之。如與羣下教云。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云。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與廖平子書激云。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所戒。明吾用心（以上節錄蜀志董和廖平傳）。二書至誠惻款。淡而彌永。建安七子。雖風骨遒上。而委婉動人。遜此遠矣。

王充論衡曰。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自紀篇）。高士之文。宜無取通俗矣。而王充之言若是。然則文之雅俗。當以可曉與否爲準。其言易曉。其指易睹。雖通俗而無傷於雅道。沈休文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讀誦。邢子才極稱之。云。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顏氏家訓文章篇）。曾文正曰。姚惜抱文不用一古字。自然古雅。此風氣開得極好（柏堂師友言行記）。不用古字。則易識易讀。字不古而文自雅。則造詣自高。箋札之式。當如是。

昔人稱白樂天詩。老嫗都解。而唐書本傳。載樂天與元微之書。論作文之大旨。其略曰。年齒漸長。閱事浙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

至愚騃。微及豚豕。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又曰。僕之詩。人所愛者。不過雜律與長恨歌已下耳。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宜時人之不愛也。樂天自道其詩。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而諷諭閒適之詩。爲最慨意之作。乃不爲時俗所愛。長恨歌則文浮於質矣。而時俗所重在此而不在彼。然則老嫗所以能解白詩者。非因淺近而易解也。爲其情文相生。聲義並茂。而感動於不自知也。史稱樂天文辭富豔。奏議極文章之壼奧。蓋治亂之根荄。微之序白氏長慶集云。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册剖判長於盡。今讀全唐文白氏表狀書辭。其言良允。剖判皆用四六。乃懸擬而非實事。惟錢塘湖石記列刺史要知者四條。其一曰。錢塘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六）。此白氏文之最通俗者。其末有自記云。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通俗之文。如是而已矣。

張文潛（耒）。北宋詩人也。論文有獨到處。答汪信民書云。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辭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於理。理根於心。苟邪氣不入於心。僻學不接於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文字。未有不明白條暢。盍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喻。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答李推官書云。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爲粉澤。而間隙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自中節目。曲者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無一可口。況可使人玩味之乎（柯山集卷四十六）。

宋時程朱弟子。直記師生問答之辭。名曰語錄。後又謂此體始於禪家。非也。語錄之名。不始於禪家。追通言孔思尙語錄。揚玠松談叢。此之謂瑣言。又云。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然則語錄者。拾遺談藪之類也。郡齋讀書志有張忠定公語錄四卷。入傳記類。生辰國信使語錄一卷。富公語錄一卷。入僞史類，名臣言行錄引張忠定語錄二則。其一云。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北宋人語錄之文。其體如是。何嘗如伊川紫陽門人。記其師說。描摹口吻。不易一字乎。是故通俗之文。貴在義理顯明。不在口吻曲肖。謂此心光瞪瞪地。不如言此心光明也。謂此理活潑潑地。不如言道理卽在目前也。公牘而用語錄之體。元明以前。蓋未之聞。程朱公牘文。亦不如是。朱子文移。已采入余所爲牘史中。茲節錄伊川官國子監教授時回禮部取問狀一段於此。文曰。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而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己。取善服義。如恐不及。如此待之。卽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供給飲食。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無人則虛。理自當爾。此文釋學制尊賢之意。不唯無一俗語。且無不典之言。模楷出後漢書李膺傳。服義出春秋文公十四年經注。而運用無迹。此邢子才所謂用事不使人覺者也。

或曰。平行之文。不必用語錄之體。斯固然矣。以此體施於示俗之文可乎。曰。毋庸也。語錄之體。似得言語之眞。而實易失其眞。四庫提要云。二程語錄。各隨學者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觀尹焞以朱光庭所鈔伊川語錄質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之語。則程子在時。已失其眞。故朱子語錄。謂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絮（子部儒家類二）。宋元學案引何基語。亦謂朱子

語錄。既出衆手。不無失眞（北山四先生學案）。所以然者。言語過而不留。隨記而追述之。即不能無私意夾雜。一涉私意。則毫釐之失。差以千里矣。卽自述己意。自以語錄之體爲文。信筆所至。亦必涉於偏宕。海忠介爲南京戶部侍郎。出示禁革積弊。云。如若仍前被害。可自放膽來告。做百姓不可做刁頑不聽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軟弱聽人打聽人殺而不言的百姓。百姓不言自苦。苦何日止。忠介之意。不過導之使言耳。不知民所以受胥吏之害而不敢告者。非畏禁網森嚴。乃畏怨家報復。出示招告。作惡者雖斂迹於一時。後日尋仇陷害●良民受禍益烈。若民之桀黠者。則恃上官文告而牽連誣控者矣。不澄其源而揚其波。未見其能革積弊也。使以文言爲之。則語有含蓄。當不至漫無邊際若是。明史海瑞傳。瑞巡撫應天十府。力摧豪強。撫窮弱。下令飈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陳眉公見聞錄。言海公瑞爲直隸巡撫。意在鋤奸。而刁風四起。有投匿名狀以諷海。云告狀人柳跖爲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勝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今某月日挽出惡徒柳下惠捉某箍禁孤竹水牢。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云云。海見狀頗悔前事。此可爲下筆孟浪之戒。

陳止齋知桂陽軍。爲榜文勸農云●當職以里巷通曉之言。勸諭汝等。一閩浙之士。最是瘠薄。必有鋤耙數番。加以糞漑。方爲良田。此間不待施糞。鋤耙亦稀。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間所收。卻無此數。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爲惰農（止齋文集卷四十四）。原文凡八條。止齋自謂此里巷通曉之言。而其體與語錄迥別。蓋其事其文。切於民用。則民間自然易曉。牓文勸農。如是足矣。

清代官書益用語錄體者。經義則經筵日講。風俗書則聖諭廣訓直解。而其書皆流傳不廣●日講猶有文言●而已不足沾漑多士。則下此可知也。坊刻官海五種。有白話告示數篇。語質而俚。爲此體者。意在曉諭愚民。冀其蠢人可解。究之空文不如實政。實心愛民者。蚤作夜思。心精力果。則可不言而治。若乃筋骨弛懈。精神頹靡。觀其文告。則苦口婆心。究其設施。則捕風捉影。此乃老婦含飴之語。野人負曝之談。何謂民牧哉。宋

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刦禾者斬。閉糶者配。朱晦庵亟稱之。曰。此便見幼安之才。庚子拳匪之亂。東南各省。伏莽思起。張文襄督湖廣。頒四言韻示於境內。其文曰。諭旨欽遵。戢匪安民。造謠鬧教。正法示懲。時駐漢各領事。有來問弭患之策者。辜鴻銘以英語譯述之。皆欣然以去。於是中外帖服。人心遂安。吾師施仲魯先生。知六合縣。有積匪楊二者。獲訊得實。徇于通衢。揭榜文曰。匪徒楊二。站籠游示。三日以後。再行嚴治。越三日。斃之杖下。境內肅然。如此之類。簡明扼要。雖韻語而人人能解。皆通俗之文也。

文字以孳乳而寖多。荀子正名篇云。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新名之作。出於時勢之自然。人事日繁。新義日廣。謂舊名可以該一切未來之事物。此不可通也。曾文正評賈長沙治安策云。奏議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為要。後世讀此文者。疑其稱名甚古。其用字甚雅。若倉卒不能解者。不知在漢時乃人人共稱之名。慣用之字也。以稱名而論。其稱淮南濟北。如今日稱端華肅順也。其稱樊酈絳灌。猶今日稱江塔羅李也。其稱傅相丞尉。猶今日稱司道守令也。以用字而論。其用厝字。猶今日用置字也。其用慮字。猶今日用大致也。其用亶字。猶今日用但字也。由此類推。則當日斷無不共喻者。居今日而講求奏章。亦用今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可矣。文正論文之言如此。然其自為奏議。未見有稱名用字。文義不安者。蓋名詞可以日出不窮。文義則古今一致。故名詞不嫌其新。而文理則惟求其是。無所謂新舊也。世人稱張文襄不喜新名辭。以余所知。亦不盡然。如議廢粵漢鐵路合同。自稱曰代表。收回青島德國學校。定名曰特別學堂。代表。特別。皆新創之名。未嘗立異。惟運動會之名。嫌其不雅。改為游藝會。陸軍學生開會者。名曰決勝會。此與郵傳部不稱交通部。用意相同。以運動交通。均非美名也。

明會典。凡表箋。洪武間。止令作散文。不許循習用四六舊體。務要言詞典雅。不犯應合迴避凶惡字樣。仍用朱筆圈點句讀(卷七十五)。表箋之文。可以圈點句讀。古所未聞。玩仍用朱筆四字。似元時已有此例。元人起自漠北。不諳四六文字。用朱筆斷句。藉便省覽。無怪其然。明祖躬攬萬幾。圈點之法。仍而不改。且附

之於散文。可謂開風氣之先。然其後惟試場考卷。許考生點句。而奏牘公文。無圈點者。則此法固未通行也。淸代外官示衆以四言爲句者。用朱筆加圈。庚子以後。張文襄在湖廣。凡刊布通行告示。或以圈斷句。用朱色套版。沈濤園官江西藩司。令各縣呈文。均須點句。此爲創例。公牘期官民易曉。斷句則文字淸醒。原自無妨。特此法推行旣廣。又多爲格式。遍於上行平行。則治牘者樂於簡便。不復用心講求。凡文章脈絡筋節起伏照應之法。可無所用。必每況而愈下。曾文正論制藝云。制藝家之治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衆業之法。爲之點。爲之圓圍。以賞異之。爲之乙。爲之織圍。以識別之。讀者囿於其中。不復知點圍評乙之外。別有所謂屬文之法也者。雖勤劇一世。猶不能以自拔。故僕嘗謂末世學古之士。一厄於試藝之繁多。再厄於俗本評點之書。此天下之公患也。俗本評點之書。爲天下之公患。此語質之學究。未必首肯。然致力旣深。必有悟文正之言爲不誣者。

公牘句讀之法不必有。加注之法不可無。凡未盡之意。旁見側出之語。不便入於正文者。用小注以足之。最爲省力。宋人疏狀。此例頗多。東坡論給田募役狀。辨試館職策問劄子。中三省起請開湖狀。即其一證。朱晦翁上戊申封事。加注者凡十六處。或正文引書義。而注中引申闡發之。或正文泛言時弊。而注中舉事實以證之。述祖訓以戒之。正文凡一萬餘言。而雙行夾注者幾三千言。其公移之文。加注有多於正文者。淸代奏本。偶用此體。而不多見。惟名臣奏議錄錢穀請蠲定堯陵疏。引集古錄堯母碑跋。其下自注此似憑空附會之辭云云。頗類經生考據。胡文忠札諸將領之文。此例亦有之。如云。南漳地處萬山。大兵進剿。覓路甚難。更恐匪人導引。奸計不可不防。其下注云。從前川楚教匪滋事。官兵深受其害。又正文道途叢雜溪澗甚多二句。其下注云。前漢檀溪即此。俗指爲荆州北門外者非。此因諸將領習聞躍馬檀溪故事。故指出實地。而辨流俗之訛。欲其易於領會。不爲小說所誤。用此法則意義周匝。而文字不緊。亦是一法。

小注之外又有貼黃之法。此例始於唐人。陸宣公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今刻本奏議其末別綴一段。申說未盡之意而低一格。即宋人貼黃所昉也。貼黃者。以正文爲主。而黏簽於其下。別附一說。其例甚

寬。凡正文所不及詳或不便言者。皆具於此。今刻本宋賢諸集。其奏議每篇之後。多附貼黃原文。上尙書省書亦有之。卽淸代奏摺之附片。尺牘之再啓也。又有以貼黃爲注者。如東坡準備賑濟第四狀。其貼黃在正文之閒。略似近代之黏籤。又有正文繁多。不便省覽。以貼黃爲提要者。如東坡上尙書省書。錄進單鍔著書。言吳中水利。撮舉要義十條。亦名貼黃。頗爲醒目。近代公牘。凡附有圖表者。黏紅黃於其上。標舉名稱。揭明大旨。蓋卽貼黃之遺意。

書法爲六藝之一。文字點畫。自篆隸以逮今之楷法。皆有變遷之跡可尋。改篆爲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六書之恉。猶未失也。蕭何。刀筆吏也。而造律著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史之法。漢初草創。其重書學如此。漢書貢禹傳。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史書者。史籀篇也。作字必識史書。乃探源之論。故寫官之職。以字體不誤爲上。筆法工拙次之。玉海。元豐七年。判國子監孫奭言。准詔校定律文。舊本多用俗字。改從正體。作律文音義一卷。明會典。凡表箋字畫。俱用洪武正韻寫進。律文音義。洪武正韻。非能合於六書之指也。然以此爲準。則字之繆誤者已尠。居今日而言字體。縱不能上溯三蒼。遠追史籀。亦當不悖於通行文字。通行之字書。則康熙字典其最著者矣。陸耳山（錫熊）督學福建。示禁生童書俗文別字。其略曰。六書之學。義在同文。點畫偏旁。咸昭定式。康熙字典。義例精詳。窮源正訛。統匯百代。自當恪守。無軼範圍。至於俗閒僞體。謬種流傳。祇可聽諸市廛。豈得登於簡策。士子詳稽字畫。細核部分。辨析豪芒。折衷今古。洞悉乎諧聲會意之原。方不悖主敬正心之訓（寶奎堂集）。字典分部不合六書。然卽此求之。道不遠矣。據此以治聲韻訓詁之學則不可。據此以爲治中掌固。則未爲失也。顏之推曰。吾昔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閒尺牘。幸不違俗也（顏氏家訓）。張文襄爲公牘。頗厭俗字。如次不從冫。盜不從次。絓誤不作罣誤。槍礮不作鎗炮。時爲掾吏說之。期合故訓。余曩在法律館。分纂律例。易鎗字爲槍字。總纂

某君言刑例繪為火器。槍為金刃。罪名出入懸殊。必不可用。其言甚當。折衷今古而行之。其顏氏救學之論乎。

# 酌雅第四

窮河源者。必於昆侖。匯百川者。必於溟渤。經史百家之於公牘。猶昆侖溟渤也。劉彥和曰。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煑海而爲鹽也（文心雕龍宗經篇）。遐覽陳編。近搜遺牘。稟經酌雅。不乏其儔。采彼菁英。昭茲矩矱。

漢人深於經術。上奏之文。闡發經義者最多。六朝人深於禮學。杜君卿通典。引議禮之言。往往可以補注疏之所不及。然其文本爲議禮而作。則博采前人成說。而折衷之。猶是題中應有之義。若告諭吏民。則理明詞達而止。原不必引經據典。而亦有發揮經義者。如朱子漳州示俗文。引孝經庶人章五句。逐句注解。用天之道因地之利二句注云。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句注云。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句注云。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句注云。庶人謂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此皆渾括注疏之意。而以簡明出之。父母不存。亦須如此。則注家之所未言。而朱子補爲之說。雖示俗之文。亦說經而加密者矣。

胡文忠泛舟黃州。讀小宛之五章。而疑傳箋釋義未盡。謂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喻今日之差胥。周圍民居所在而啄食之。哀我塡寡。宜岸宜獄。喻今日之官長。不問黑白。凡到案卽先羈押班房也。詩人自知孤弱無可訴。而以岸獄爲宜。其忠厚悱惻。哀而不怨。亦可傷矣。因致書司道。勗其作函札訓勉府州縣。以時省覽。文忠之意。謂差役宜約束。罪囚宜矜恤也。此之謂善誦詩達政。

曾文正批陳國瑞稟云。閱該鎭好讀孟子養氣之章。須知孟子之養氣。行有不慊則餒。曾子之大勇。自反不縮則惴。縮者。直也。慊者。足也。惴則不壯。餒則不強。蓋必理直而後氣壯。必理足而後自強。又云。貧家

之子。自恃竭力養親而不知敬畏。則孔子比之於犬馬。亂世之臣。自恃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則陷於大戾而不知。國璠驕悍難馴。文正因其好讀孟子之書。即以孟子養氣之言告之。犬馬皆能有養。用論語趙注第一說。而不從朱注。文正之教將士。即文正之講學也。

●察往可以知來。前史所紀興亡治亂之迹。皆後人鑒戒之資也。公牘徵引史事。其例最多。而反復申明。無過於宋黃震乞免再起化人亭狀。其文云。照對行香寺在城外西南隅可一里。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網利邪說謬見入溺人心。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骨肉未寒。即舉而付之烈火。以燔以炙。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耶。某久切痛心。每念革絕。五月六日之夜。風雷驟至。獨盡撤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此亭穢氣彰聞。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乞爲之權申大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欲爲影榜抄作張本。節節不住。行下本司。勒令覓造。急於星火。某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敢以焚人不可之事。百拜爲大使府告。某謹案。古者小殮大殮以至殯葬。皆辟踊。謂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耶。舉其尸而畀之火。天下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作炮烙之刑。皆戮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身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煙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未可知。然宋之殃則凶可知也。司馬子期欲焚麇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必猶有所不忍也。伍員以父之讎。嘗掘荊王之墓而鞭其尸。員之倒行逆施極矣。然雖鞭之。猶未至焚之也。衛人掘褚師定子焚之平莊之上。殆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怪事。田單守即墨之孤邑。當燕將下齊七十城之後。積五年。思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之奮死。則襲用其意。誘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滅燕矣。尉佗在漢。聞漢掘燒其先人冢。故叛。陸賈明其不然。乃服。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東海王越亂晉。胡羯石勒剖越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夷狄之酷而忍爲此也。其餘誰忍爲之。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屍於瘞。焚其衣冠。斂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玄感反。隋亦掘其父楊素

冢。而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楊素焚之。上聞不悅。夫淫刑如隋。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玄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既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蔽其罪也。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復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宋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人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耶。自焚耶。子孫焚之耶。佛者夷狄之法。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鈞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辜。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今後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存念死生。轉移風俗。實非小補（黃氏日抄）。此文列舉前代焚人之事。層層推勘。以見再起此亭之不可。於尋常例案中發絕大議論。可備一格。

乾隆間。秀水錢侍郎載。奏請釐定堯陵。釋史記五帝書葬不書葬之例。謂周以前本記。古帝王都於其所。崩葬於其所者。皆不書葬。何以明之。卽以其不崩於其都者必書葬知之。故堯陵應在平陽。不應在濮州。其說疏通證明。累數千言。可作史記注解讀（文見名臣奏議）。然其下涉及堪輿家言。謂今曹濮間之堯陵。無山川形勢之結構。竊計非帝堯諸臣大聖人之所營建。若平陽堯陵。乃地中有山。從山口大轉大折於高壁大峽中始見陵山。上平如地。後擁五峯。垂下結爲翠阜。陬山靈境。春氣尚在。此則議論紕繆。非學者之言。故盧紹弓痛駁之（文見抱經堂集）。大抵公牘引用史事。。當精切不浮。別具隻眼。如裘文達公日修治河策云。必不得已而思北歸次策。漢明帝永平時。德棣之間。河播爲八。王景因之以成功。歷漢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可慶安瀾。又孫文定嘉淦請開減河疏云。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已受黃河之全。史言其由此入海。並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此二疏引古證今。確然不易。

論事之文。神似史漢者。惟歐陽永叔最爲擅長。如上宰相論河北財產書云。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光氣苗礦。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故捨此唯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方不

及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爲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德博濱滄通利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尚放一百萬石。滄深冀邢洛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收。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取者不過酒稅之入耳。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此一段曲折與衍。地方利病財賦盈絀之故。瞭然可覩。而其文不過一百餘言。東坡奏狀則不然。不規規於文字。而渾灝流轉。動與古會。如中三省起請開湖狀云。今西湖水貫城以入於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原文此句下有小注）。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爲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於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於貓兒橋河口。自貓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於鹽橋河。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曾文正公牘。亦有類此者。如批安平縣稟云。滹沱源出山西繁峙縣泰戲山。經代州。三里河七里河注之。又經崞縣。北橋河板橋河注之。又經定襄縣。牧馬川忻川水注之。入直隸平山縣境。始會冶河。入井陘縣境。始會甘陶河。綿蔓河。此三河同出山西平定州。不遠而合者也。自此以下。仍會靈壽縣之嵩陽河。泥河。雷溝河。又會正定縣之西韓河。柏棠河。林濟河。清水河。旺泉河。及藁城縣之只照河。然後下抵晉州。此二段文似水經注。左文襄平金積堡。疏陳處置回民事宜。而推論其教旨。有云。其教以識至爲宗旨。似儒者所言明心見性。以敬事爲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養中。其教規所謂天道者五。一曰唸。謂歸經。一曰禮。謂報恩。一曰齋。謂絕物。一曰課。謂忘己。一曰朝。謂歸真。所謂人事者五。謂倫常之理。此一段似漢唐注疏家語。

公牘有可作史論讀者。如胡文忠復衛部瀾書云。南以舟師爲要。北以騎兵爲要。史於劉項戰事。於樓煩善騎射。擇軍中可爲騎將及騎將灌嬰各事。均大書之。是劉項之興敗。在有騎無騎矣。致嚴渭春書云。襄陽被圍五年。隔杭州二千里。然襄陽失而宋亡。賈秋壑特以酣歌湖上爲樂耳。胡三省注通鑑。於此事深致怨恨。三省

浙人也。知南宋之大局。在蜀。在襄陽。在淮甸地也。文忠熟於史事。故率然下筆。皆有斷制。致唐義渠蔣之綸書云。讀盡一部念三史。古今兵事。有戰法。無攻法。惟近九年之官軍異是。此則全史在胸。乃能爲此言。劉知幾論作史。須有才學識三長。治牘亦當如是。才以應物。學以樹本。識以燭理。三者闕一。未可語於立言也。

有引用詩句者。如晁景迂論荆公三經新義封事云。三經之學。義理必爲一說。辭章必爲一體。以爲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謂專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正今日之患也。胡文忠批孝感縣稟得雨云。昔年未入士途。不復關心晴雨。近年則憂患乃深。杜老所謂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者。誠爲切至之言。曾文正批吳國佐稟云。名望愈隆。則物情之詰責愈刻。志趣愈亢。則鬼神之伺察愈嚴。近人落第詩云。也應有淚流知己。祇覺無顏對俗人。軍事之一勝一敗。情況亦頗類此。批席寶田稟云。營官於勇之飢寒困苦。漠不關心。激亂之端。往往以此藉口。杜陵所謂安得廉恥將也。

有引說部故事者。如張文襄致楊玉書電云。蘇文忠在瓊日。一黎叟問蘇何故行新法。蘇曰。朝廷因民間貧富不齊。此以齊之耳。叟曰。天生萬民。安能齊同。強欲齊之。如兩瓦相磨。欲令其厚薄相等。然厚者固薄。而薄者已穿。仍不能齊也。此乃瓊州故實。彭猶亦何爲強齊之以牌甲之數乎。原文語盡於此。而楊玉書牌甲之議之不可行。已不煩言而解。此文字含蓄之妙。

引經典而不通於事理者。亦有之矣。鄉幾雜志載宋人陸參宰邑判訟囚狀云。汝不聞虞芮之事乎。著司不受。再就詣知。云不曉曾得。再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當時以爲笑談。乾隆十八年。御史曹秀先奏請舉行蜡祭。其略曰。禮言蜡祭。七曰昆蟲。宋儒陳澔注爲螟蝗之屬。知螟蝗有靈。亦得與祭。欽懇御製祭文一道。頒發郡縣。遇有蝗蝻之地。即敬謹謄黃。虔具酒楮。張幕焚香。告祭於神。驅茲蝗蝻。限以一日二日。遯跡於荒曠之野。宿莽之墟。各逃生命。逾期不用命。官吏鄉保。竭力撲滅。曹氏讀禮記。惟知有陳澔集說。宜其迂繆若此。

先哲名言精理。有顛撲不破者。亦有涵養未申待後人闡發者。如虞書言出納朕命。蒸民之詩言出納王命。舊說皆釋納爲復。謂復命也。宋劉黻上書理宗云。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命令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此以納字作封駁解。於義爲長。又如尚書言敬敷五教在寬。而張太岳答周乾明書云。所謂寬者。殆以人之才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須涵育薰陶。從容引掖。使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寬義。一切務爲姑息弛縱。以致士習驕侈。風俗日壞。間有一二力欲挽之。則又崇飾虛談。自開邪徑。所謂以肉驅蠅。負薪救火也。本朝監規及臥碑所載。凜若冰霜。督學使者俱用憲臣爲之。皆有深意（張文忠集卷二十三）。陸賈對漢高祖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而宋王邁輪對劄子云。安當注意將。所以爲有備無患之圖也。危當注意相。所以重扶顛持危之責也（南宋文鑑）。江陵論教士主於嚴。王邁論備豫注意將。皆與前人之說相反。而理自不易。

沿用成語而易一二字。有突過前人者。有語多流弊者。陳止齋乞病劄子云。內疚初心。外慚公論。曾文正奏結天津教案摺云。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易初心爲神明。易公論爲清議。造語精湛。此勝於前人者也。光緒間。湖北巡撫譚繼洵。興蠶桑之利。其奏摺云。偏僻地方。如絲繭遲難銷售。令州縣墊價收買。解省織綢。俾蠶戶見利勇爲。見義勇爲。儒家法語也。見利勇爲。則斷章取義。流弊百出矣。

光緒初。山西大饑。曾忠襄奏疏有云。山西民氣純良。甲於天下。餓死而不敢爲非。臂創而猶肯剜肉。此就前人語翻進一層。亦佳。模仿前人成句法。須身分相稱。出師表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宋王弘敬表云。臣躬耕南畝。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蠻荊之域。賜以國士之遇。讀諸葛表。覺其肫誠。讀敬弘表。見其淺陋。此身分不相稱也。身分稱矣。則亦宜變化出之。陸宣公均節賦稅狀。東坡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一言秦漢隋三朝用財之濫。一言秦漢隋唐用兵之濫。皆以數語總結。宣公句云。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東坡則云。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幸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東坡之文。即脫胎於宣公。而益

不著迹。賈誼陳政事疏云。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王十朋論用兵事宜劄子云。臣竊以今日之事。有不可緩改者曰用人。有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踝。有不可不深慮者曰荆襄。有不可不急治者曰兵賦。賈疏突兀而起。非顧下文不明。王劄開門見山。大旨已具。此普舉古人者也。

因事立制。因無定名。然必求其明白易曉。宋史選舉志。元祐中。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不得已別爲之名。以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遂復內外舉官法。不名薦舉而名踏逐。豈惟不雅。直是不倫。

代言之文。雖不得自專。亦須略存公道。顏氏家訓曰。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蛇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文章篇）。汪藻浮溪集。賀李綱右丞啓云。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倒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氣呑異類。寇輒請盟。身且九隕以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可謂極推崇之至。及草綱落職制詞。則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具官某。空疏而不學。凶愎而寡謀。志輕天下而自謂無人。權震朝廷而不知有上。罔顧國家之大計。但榮市井之虛名。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寄佞。爲一時羣小之宗。伊舉錯之非常。於聽聞而實駭。宜鐫寵秩。移寘偏州。其醜詆一至於此。藻以草秦檜入相制詞及此篇。賢奸顛倒。爲千古口實。此不善消息之病也。

# 甄微第五

治牘要義略具於前。粹學者可黽勉而至。進而求之。曰胸襟廣大。曰氣象光明。曰氣息深厚。曰得風人之旨。曰有自然節奏。曰有言外味。此則視乎其人。略陳固陋。庶資揚搉。

孔子贊易之辭曰。妙萬物而爲言。萬物之理。至賾也。至微也。而易之爲書。周流上下。發揮旁通。萬物之情。無不畢達。故曰。易也者。聖人經世宰物之書也。萬物之於人。一體也。其爲文章。則人得之以類萬物之情。而使之各得其所者也。發萬物之理於吾文。即以吾文之功歸之於萬物。而於我無與焉。吾不有吾文。人亦不得而名之。其可見者。則飢有食。寒有衣。栖息有所。以至飛潛動植。各適其性。如是而已。陸宣公未竟其用者也。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云。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道則精微。此數句言理財之道極大極精（求闕齋讀書記）。韓魏公。以文名者也。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二句能寫出異宰相本領（韓魏公遺事）。閱古堂詠溝泉云。誰知到此幽閒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見於造次（石林詩話）。有此胸襟氣象。可以言文。可以言事業。

曾文正云。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爲最難而可貴。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俯大江。端坐明窗淨几之下。而可以遠眺。如英雄俠士。褐裘而來。絕無齷齪猥鄙之態。文中有此氣象者。大抵得於天授。不盡關乎學術。自孟子韓子之外。惟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最多。陽明之文。亦有光明俊偉之象。雖辭旨不甚淵雅。而其軒爽洞達。如與曉事人語。表裏燦然。中邊俱澈（鳴原堂論文）。吾嘗以此意求之於公牘文字。凡下筆爽朗。氣象光明者。其成就必遠。其所見必加人一等。是故主司以此衡文。必有佳士。銓部以此察吏。必有眞才。此鶴唳九皋。雞鳴風雨。所以爲納誨之詩。思賢之作也。

柳子厚云。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淸。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氣象得於天授。不可強幾。其可以學力致者。則莫如子厚論文之說矣。剽而不留。弛而不嚴。昧沒而雜。偃蹇而驕。皆公牘之大病。惟子厚此言。可以藥之。

詩三百篇。古人以之明得失。美教化。達於事變。以風其上。此非虛言也。詩之聲容。別其名爲風雅頌。而爲詩之體。則別之爲賦。爲比。爲興。朱子集傳。取鄭箋而引申之。曰。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興起所詠之詞也。名家文字。無論爲詩文。爲公牘。其能感動人心者。必於陳事直言之外。兼比興二義。特讀者不覺耳。漢人言賈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君房罷珠厓對云。孝武皇帝。探平城之事。籍兵秣馬。西連諸國。北卻匈奴。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又云。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變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於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元也。此段文字。如香山新樂府。令人驚心動魄。此賦而兼興者也。東坡言制置條例司之害。其文云。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用兵之害云。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前一段爲比體。後一段爲比而

兼興。曾文正云。東坡之文。其長處在證引史事。初實精當。又善設譬喻。凡難顯之情。他人所不能達者。坡公輒以譬喻明之。善設譬喻。卽比興之旨也。同治十三年詔修圓明園。言路交章諫阻。皆不省。內閣學士李文田在籍。千里入都。上書數千言。首言今有三大害。一民窮已極。二伏莽偏天下。三國家要害盡爲西夷盤踞。中言焚圓明園之巴夏禮等其人尙在。昔既焚之而不懼。安能禁其不復爲。常人之家。或被盜刼。猶必固其門牆。愼其筦鑰。未有更出其財物。以誇富於盜賊之前者。疏入。詔罷園工。三害之說。猶難動聽。至誇富盜賊之前云云。則語意悚切。雖欲不聽而不得矣。此善設譬喻之效也。故明於詩意者。必通於政事。

聲音之道與政通。高下疾徐抑揚輕重者。聲音之自然。人不能外自然而生存。故文章之妙。至於高下疾徐抑揚輕重。無不應弦合節。則可以入人肺腑。讀者感動鼓舞而不自知。其爲之之道奈何。曰。奇耦相生。高下相成。調以響逸。氣以神行。齊梁初唐之駢體。音聲之至美者也。其敝也。累於塗澤。病於隸事。於是四六之文興焉。陸敬輿之秉筆。巨細必陳。李文饒之精思。襟靈獨斷。夫其軍書旁午。籌筆紛綸。匪有寬閒。可容揚搉。然而山東下詔。將士傾心。回紇傳書。名王稽顙。同符異代。許爲藥石之言。託契當年。答以韋弦之佩。豈非正聲相感。通律呂於神明。令德不瑕。中和平之節奏。故知理萬殊而共貫。音十積而成章。鳴韶虞陛。則鳳皇翺翔。張樂洞庭。則魚龍出聽。物猶如此。何況於人。

曾文正論陸宣公文云。駢體文爲大雅所羞稱。以其不能發揮精義。并恐以蕪累而傷氣也。陸公則無一句不對。無一字不諧平仄。無一聯不調馬蹄。而剖析事理。精當不移。吾輩學之。亦須略用對句。稍調平仄。庶筆仗整齊。令人刮目。文正論奏議。不重四六之文。而不薄平仄對仗。猶雜鈔經史百家。而不廢詞賦一類也。

陸宣公奏議。膾炙人口。節錄奉天論赦書事條狀一篇於此。履非常之道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吒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

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治於郊邑。奔逼艱厄。言之痛心。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及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惟在赦令誠言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瑕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安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宣公此文。乃轉危爲安之樞紐。意極警切而語極婉轉。令人百讀不厭。又。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云。竊惴軍情。或生觖望。試詢侯館之吏。兼采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曾文正評此段文字。語語入情。婉婉動聽。此等處最不易及。文正奏疏。則間用對偶而變其格調。如議覆兼攝通商大臣摺云。遂一言而嫌隙遽開。牽一髮而全神俱動。關道以洋人恃其凶橫而不敢誰何。督撫以洋務非其專責而不肯深究。勢必至睚眦小忿。皆取決於總理衙門。且立法之初。皆規久大之計。柔遠之事。必擇專精之人。竊謂此缺似不可裁。辭節制三省成命摺云。博觀史册。通閱世情。鮮才而位高於衆。則轉瞬必致禍災。無德而權重於人。則羣情必生疑忌。查覆何桂清退守情形摺云。疆吏以城守爲大節。不

宜以僚屬之一言爲進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狀。不必以公事之有無爲權衡。於一篇中偶著數聯。亦自音調鏗鏘。琅琅可誦。安鄉薛叔耘先生出使英法時。奏言各省火藥庫。宜建於空曠處。有句云。夫狃取攜之便者。未遑顧及生靈。昧久遠之圖者。鮮不安於玩愒。猝然震發。其患有不及防。無故罹凶。其事尤爲可憫。先生早歲。薰陶於文正幕府。故下筆得其神似。

清代章奏通篇用四六者。惟進[illegible]賀典禮謝恩賞報到任用之。而亦有不盡然者。順治間。魏文毅請褒幽忠疏云。自明政失御。寇焰滔天。龍髯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絃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仗節殉君。橫尸闕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摧蘭蕙於一朝。流芳馨於千載。明人請䘏之疏。例用四六之文。故文毅猶沿其體。亦以易代之際。人所難言。故潤飾其辭。俾讀者味其造語之工。而不覺其用心之苦。李天生以博學鴻儒徵。固辭不獲。及應試授職。疏請歸養。其警句云。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謦指。一旦瞻北辰而已遠。回西景以無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非臣愚之所敢出也。又云。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貪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天生立身。自有本末。此疏上遞。聞者危之。既而竟邀允許。則誠能感動之所致也。（朱長源爲李天生行狀。言秦隴亂。邑大夫議待決於公者。鄰使相問。所至監司守令皆倚如長城。天生以經史詞章之學名海內。而不知其嫺於吏事若此。）若一摺參用數聯。於分肌析理之中。有盪氣迴腸之致。自上條所引外。其例良多。而亦有轉嫌失體者。

林文忠撫江蘇。奏報陰雨連綿田稻歉收情形。中雜駢語。有云。晝則寒氣迷濛。夜則霜威嚴重。一穗所結。多屬空稃。半熟之禾。變成焦黑。又云。晝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疏入。竟以晝見宵聞四語。致遭譴譴。則小民暑雨怨咨之日。非大吏文墨優游之時也。下行之文。通體爲四六者。惟學政觀風課士用之。替撫行文而參用儷體者。則不多見。張濟佑撫江蘇。有禁鬻女爲尼示。文曰。釋門三寶。乃老嫗懺悔之場。淨士孤燈。豈少艾焚修之地。而況無知遭陷。原非甘心。及至有覺性情。誰能堪此。胡文忠撫

湖北札催州縣解款文曰。牙籤各款。已告罄於籌變。風鶴之警。更迫餉於秦晉。陸軍以裹羞和蠟。水師或覔澮爲食。猶復軍無懈志。勇不闕糧。但以餉之不來。彌恨賊之久踞。兩公偶然涉筆。頓絕恆蹊。可謂名士風度矣。

杜元凱春秋左傳集解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韓退之進學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皆謂義理文章之可味也。作公牘而有言外之味。非肴核百家。沈酣六籍。不能有此境界。畢秋帆論陝西水利疏云。秦中地厚水深。山澤之氣不通。每有恆暘之咎。又云。小民心知其利。道謀築室。不濟於成。此運用成語而變化出之。經籍之光。爛然紙上。李因培督學浙江。請正文體疏云。浙西杭嘉湖三府。連接江蘇。風俗相等。其人清柔畏事。好譏論。多機巧。其民之秀者。喜爲文辭。然華而少實。病其喜新好異。不衷於理。至浙東除寧紹二府略同浙西外。餘則漸趨樸實。然山高水駛。其人多尚義。褊急陰愎。病其粗率而撓法。此通省士氣也（名臣奏議）。論兩浙民風士氣。得漢書食貨志神理。又有似是而實非者。如樊樊山官陝西布政使。札秦報館文云。本司最服膺聖訓。曰。無味之人不可交。無味之事不必做。無味之文不足觀也。秦報刊刻公牘批判。要必有異於尋常通稿者。始足令閱者醒目。昨見三十三册秦報內。有批咸甯所上張梁氏一案詳文。此書辦照例擬批。而覓鈔之送之選之刻之。不解諸君子何以深賞此無味之味也。此後倘再染書辦習氣。將無味之例稿。塡入秦報。取人憎厭者。本司惟有一字訣。曰撤。樊山以例稿爲無味。是以非循例之稿爲可味也。有味無味之別。殆不在此。然論牘以味爲貴。具有至理。

# 慮遠第六

有一時之言。有百世之言。循法。奉職。補闕。拾遺。一時之言也。百世之言則異是。興一利則皆思利中有害而預防之。除一弊則當推致弊之由而杜絕之。陳義高而不可行者勿言。名甚美而不能副者勿言。取悅於衆人返之吾心而不安者勿言。曰。必如是而後言。則可言者僅矣。曰。是不然。事之利害相因者。無鉅細一也。言之要於可行。行之要於可久。無輕重一也。視之易。則斯難矣。知其難。則斯易矣。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於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又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

六經之治。貴於未亂。經義備矣。不必論。論一二事可為法戒者。商鞅之議變法也。與甘龍杜摯執論於秦孝公之前。而鞅卒以強辯勝。法非不可變也。而商鞅之說則非也。鞅之言曰。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訾於民。商鞅之術。非能高出一切也。嚴刑峻法以箝秦民之口。而令民於死中求生。其視秦民。直犬馬草芥之不如。如是而謂有高人之行。獨知之慮。吾不信也。（劉向新序。商君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令既具而慮民之不吾從也。則募民徙木而應者予十金。以不測之賞。示必信之法。徙木微勞也。十金厚賞也。微勞而厚賞。是失平也。立法之始而示人以失平。非所以為信也。然則其立信也。乃失信也。善治民者。勞其身而措民於至安之地。鞅不惜其身而貽秦民以至危。國之富兵之強非有深固不拔之基也。強兵富國而以嚴刑峻法濟之。其終必敗。其民他日受國富兵強之禍必烈。是兩失也。劉向說苑。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曰。更法令者。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張江陵之當國也。曰。事無大小。必默告於天地祖宗列聖而後行。不敢以己意為輕重（答陳公文書）。若商鞅者。以其所善為法者也。以己意為輕重者也。獨知之慮。私慮也。非遠慮也。（馬端

隱之父廷鸞著讀史旬編。其論商鞅。謂農戰篇之說以爲豪傑皆學詩書以避農戰。則國削且貧。秦人狃其說。卒至於焚詩書而後快。不知隴上輟耕太息而起者。皆農戰之人也。張文潛商君論亦云。商君之術。秦之所由亡也。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故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於耳目之前。服毒石。餌惡石以激之。方其效也。力倍於平時。數年之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至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商君朝有所爲而夕望其利。斬艾懲創。以肅其怠惰之氣。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欲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至於天下已定。而前日怨毒之氣。大發而不可制。其取怨於下者。豈一日之積哉。）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安萬民。四曰恤貧。六曰安富。鄭注。保息。安之使蕃息也。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安富。平其徭役。不專取。賈疏。徭役均平。又不專取。則富者安。一國之民。貧多富少。國家恤貧之法。財有窮。惟令富者得安其生。出其餘饒。盡地利。務工商。則財貨流通。而貧民食其利。故安富卽所以恤貧。後世懲豪強兼并之害。爲限民名田之法。意欲抑富濟貧。不知富者既貧。貧者無所持以爲生。流而爲盜賊。則貧富同歸於盡。故不專取於富民者。所以爲貧民計。陸宣公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惟請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振窮。曰微損。曰稍優。下筆極有斟酌。朱子南唐救荒牓。勸上戶售米。莫增價例。莫減升斗。而勸下戶不得向上戶需索搶奪。亦恤貧安富並行。明崇禎時。有請按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者。禮部尙書錢士升疏言。郡邑有富家。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飢。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朘削。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淸。漢武不行於卜式。而欲行於聖明之世乎（明史錢龍錫傳）。此皆計慮深長。看似無奇。而所關甚鉅。中智之所忽。而上哲之所謹也。（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

禮記檀弓下。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曰。請庚之。子皋曰。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庚者。償也。邑宰以葬妻故。損及民田。從而償之。宜也。使民由此而事事責償於官。其術必窮。孔穎

達曰。賈道而葬。清儉太過。其事難繼。秦繼宗曰。賈道則沽名。後必難繼。言其行小惠失大體也。說苑。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廉。則後莫復贖矣。出私財以脫民於賤役。仁心也。亦義舉也。而孔子非之。為其不可以經久也。漢昭烈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觳矣。未嘗語赦也(蜀志)。赦。仁澤也。而元方康成論治道不及於此。為其失平允而長亂源也。張文襄巡撫山西。盡裁撫署公費。歸之庫用。有言宜為後任留餘地者。文襄札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豈可厚誣來者。自便私圖。卒裁之。及總督兩廣。惟以公費交善後局另存而不復裁。曰。我素性儉約。無所用之。他人應酬多。自當別論(事見張文襄公牘)。不受公費。廉也。廉由於能儉。他人不能儉。則必取償於公費之外。而害有甚於公費者矣。李恕谷曰。用財有度。為善亦有度。用財無度。則費不可支。為善無度。則竟不能行(恕谷日記)。又曰。施仁政勿高興。水利農桑武備諸政。須酌量時可以為。力可以為。乃出號令。不然。言之不能行之。無以取信於民。卽行而鹵莽滅裂。或興利而反貽害(富平贈言)。嗟乎。為善猶不可以不審。況可以為惡哉。

善善惡惡。為政之常經也。雖然。猶有說。管仲之論鮑叔牙也。曰。鮑叔。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人惡。終身不忘。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彼管仲者。其知之矣。唐安史之亂。王官陷賊者。崔器建議皆抵死。李峴執奏。猶以六等定罪。陸宣公論之曰。衆心既偸。賊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徇匹夫之諒。以興億衆之役。為計若此。何利之有。李楚琳作亂叛附朱泚。及奉天圍解。遣使入貢。德宗不引見。宣公論之曰。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降臣叛將。猜之絕之。不為過也。而事勢苟有不可。不得不屈法以示含容。誠以所屈者小而所全者大也。(宋高宗時。朝臣受偽命者衆。右正言鄧肅請分三等定罪。見宋史鄧肅傳。比較李峴之議為寬。)

陸宣公奏議。思深慮遠。於極難措置之事。批卻導窾。析理極精。而用心極細。如收河中後請罷兵狀。沿邊儲蓄軍糧狀。沿邊守備事宜狀。料敵審勢。酌理度情。驟讀之覺其言之過繁。細按之直無一語妄下。唐李維州之事。李德裕上書言受降之利。牛僧孺歐之云。吐蕃疆土。四面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朝議竟棄維州。其後德裕入相。乃具言形勢險要。與取地之利。棄地之害。牛李之爭。雖由私怨。然使德裕詳陳地勢於受降之初。僧孺豈得騰其口說。左文襄平陝甘回匪。先籌後路。籌餉源。可謂周密矣。及攻金積堡。累疏奏捷。而城堅不拔。中旨責其勞師糜餉。有云。一賊壘耳。何以屢攻不下。文襄覆奏。言壘城周九里。高四丈。厚三丈餘。堡中有堡。為逆賊老巢。其東至靈州堡寨四百五十餘。西至陝口。堡寨關卡一百二十餘。蓋此數百里之地。統稱金積堡。迥非鄉村聚落之比。使其先事詳陳。必無詰責之事。是文襄能料敵審勢。而計慮猶未周也。是故慮遠之與慮周。相資為用。師宣公意以為之。必不至此。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孝宗時。詔以和戎遣使大計詢於庭。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胡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宋自孝宗以後。銳氣盡挫。每戰輒敗。胡忠簡之言。切中當日事勢。及端平間。朝議收復三京。喬行簡疏言。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不可繼。其憂始深。已而果然。則非國仇之不當復。而國勢士氣異也。

近代文章論事思慮深遠者。無如曾文正。咸同之際。蘇人議借洋兵。文正復書云。金陵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勝為笑。勝則後患不測。目前權宜之計。祇宜借守滬城。切勿遽務遠路。謂金陵蘇常。可以倖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既已借兵守滬。則當坦然以至誠相待。不可稍涉猜疑。嗣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請許英人與兵助剿。文正覆奏言。彼以助我而來。我若猜忌太深。則無以導迎善氣。若推誠相與。又恐其包藏禍心，嫌衅一開。全局瓦裂。時又有節制四省之命。并以關任督撫事密詢所見。文正奏言泛論人才以備采擇則可。指明某缺

逕請遽除則不可。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又言。歷觀前史明訓。軍事之進退緩急。戰守屯駐。統帥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遙制。廟堂之黜陟將帥。賞罰百僚。天子與左右大臣主之。閫外之臣。不宜干預。朝廷而遙制兵事。其患猶淺。閫外而干預內政。其害實深。從古統兵重臣。遙執國命。未有能善其後者。李文忠智深慮沈。過於文正。而無其學養。庚子之變。奉召入都。手疏劾庇匪誤國之王大臣。請置重典。謂非此則和局不能開議。此疏與劉張袁三人聯名。事先並無接洽。劉忠誠佩其魄力沈毅。而張文襄則慮其近於挾制。事至危急存亡。固不能拘文牽義。而庚子以後。封疆權重。卒之遙執國命。舟壑潛移。履霜而堅冰至。是豈無自哉。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天下事誤於無知妄作者。十之二三。誤於放言高論者。十之七八。賈生。王佐才也。論匈奴云。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陛下何不試臣以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匈奴控弦百萬。地方南北五千里。東西二千里。而賈生易言之。以爲不過漢一大縣。使其輕發難端。必僨國事。唐元萬頃。善屬文。從李勣征高麗。爲總管記室。勣令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高麗報云。謹聞命矣。遂發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唐書文苑傳)。一言之失。影響於軍國若此。預人家國事。豈易言哉。

一語足以僨事固已。一字之誤。亦有爲害無窮者。尙書予則孥僇汝。鄭康成不釋孥爲奴。而釋爲妻孥之孥。平章九族。許叔重不釋九族爲高曾祖父子孫曾玄。而釋爲緦麻以上兼內外親言。後世之言法律者。不就本義解釋。而惟許鄭之是從。遂有緣坐之法。門房之誅。此一字之誤也。三國志鍾會傳注。會母好書籍。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使會反覆讀之。會爲尙書郎。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會取視。爲定五字。以呈王。曰。不當爾耶。舊唐書馬周傳。周少好學。尤精詩傳。爲中書舍人。敷奏深識事理。動無不中。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損。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鍾會。馬周。皆弱冠登朝。而深識

事理。下筆精當。至一字不能增損。此關天分。亦讀書明理之效。

一字之誤。不可不愼。一字之安與未安。亦不可不講也。余爲牘史引陸象山與廟堂乞築城劄子。先言權令費役曾不毫末。後言諸支當用緡錢三萬。乞撥支錢五千。則所費不止毫末而已。又前篇引魏文毅疏。有寇燄滔天句。烈焰可以燎原。不可以滔天。此於句法皆爲疵累。然本義猶無害也。張江陵與人書。自稱曰孤。曰不穀。如與薊鎭總兵戚南塘書云。孤之此行。甚非得已。上恩深重。不敢抗違。答楚學道金省吾云。不穀素無學術。謬膺重任。思所以佐明主者。惟日取祖宗之法度修明之。竊以爲今之敎士。與士之爲學。皆不如不穀之所以事上致理。其稱孤猶可言在奪情之時。稱不穀則直以南面自居。已可怪矣。與王見峯書。屬爲巳革舉人黃九思昭雪。有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若果寃枉。宜從辨豁。此語尤謬。幸而言路糾彈。不及於此。不然。破家滅門之禍。豈待身後哉。明顯官自稱不穀。蓋當時習用之語。顧文端集中亦有之。（此節舉例以明文字之不可不愼。若平時見有此等文字。治牘者愼勿苟同。恐興大獄也。）

一字不可不愼。固已。猶有進者。文人著書。喜翻舊案。其說不幸而采入官書。登之簡牘。必至無端生事。九江太陽山。有岳武穆夫人墓。下有陳巖叟墓。嘉靖六年。何某修縣志。謂武穆夫人與武穆之母姚太夫人合葬於其東之株嶺。不應在此。自此說出而陳氏遂葬於岳墓之下。兩家構訟。歷一百餘年。乾隆五年。九江知府施廷翰斷爲岳夫人實葬在此。陳氏墓歷年已久。許其不遷。始爲定案。此一事也。咸陽野韭澤。爲漢上林苑十池之一。縣志云。東西長八里。南北闊六里。今東西不及三里。南北一里半里不等。官產處據方志。欲盡括澤旁三十餘村爲官產。紳民力爭而止。此又一事也。余見詞訟之案。類此者甚多。前人著書。豈能無誤。時移勢異。即不誤亦當有所別擇。若謂語有來歷。斷以不疑。謬矣。

字之誤者易知。字之難辨者。亦不可不愼也。舊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玄道爲長史。君廓入朝。玄道附書與其從甥房玄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玄道坐流嶲州。筆畫難辨。其害至此。北齊書趙彥深傳。彥深子仲將。博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

人。卽似相輕易。若與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新唐書席豫傳。豫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答曰。細不謹。況大事耶。余嘗在武昌。有知府徐家幹者。好臨淳化閣帖。公私函牘。以草法書之。受者不知所謂。猝難作答。東坡詩云。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惝怳令人愁。此雖小節。誤事不淺。所當深戒。

語曰。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信哉斯言也。君子作事謀始。謀之不臧。覆敗隨之。是故恐懼所以修身。揚厲所以致治。謹愼所以立言。文章學術。致治立言之基也。不佞爲此書。無新奇可喜之說。上推經史。旁逮名公文牘。要以明斯義而已矣。一言以蔽之曰。敬愼不敗。



# 附錄　治牘須知

初學來問治牘之法。余曰。公牘無定法也。其精要處。余所爲牘史牘髓諸書。已詳言之。若行文格式。如等因奉此之類。則近時坊刻之公文程式。備載無遺。一覽了然。不待辭費。無已。則擇其必應注意而人所忽略者。列舉於後。

凡初入仕途之人。於公事素未學習。執筆辦稿。往往不知所措。此未閱成案故也。大凡一事之起。有近因。有遠因。近因易知。已有成案。檢閱尤易。遠因者。或伏根於數十年前。或牽涉於於本案範圍之外。經若干人之手。繳繞錯互。猝難得其端緒。須息心靜氣。逐一檢閱。其間亦必有提綱挈領之文。閱一二件而全案可以識其涯略者。亦有因一二件之錯誤而輾轉謬訛。全案俱錯者。識其涯略。則端緒易尋。就此下手。事半功倍。若發見全案俱錯而思有以補救之。則推翻成案。力持己見。非老於公事者不辦。初學不求翻案。且就易知易行之事量力爲之。尤須虛心就老吏請益。切勿意氣驕矜。妄發議論。

檢閱成案之時。閱一件訖。且掩卷思索。此事須如何答復。如何應付。若我意以爲必應如是。而檢閱下文。截然相反者。則其中必有原因。問之經辦之人。而得其癥結所在。則舉一反三。必有領悟。若經辦之人已去。或此案無端發生變化。不便深究。則就已見陳述於長官請示辦法。亦可自立於不敗之地。

凡辦一事。須面面顧到。不可但計目前。如講求水利。必須顧及水患。剿辦土匪。必須慮及騷擾良民。籌議捐稅。先須計及民力能否擔負。若率然下筆。以後波瀾迭起。必致束手無策。或謂舉辦一事。自有長官負責。是非得失。於我無預。不知長官一時興到。不及深思熟慮。事所恆有。正賴僚屬隨事補救。不然。事敗而累及辦稿之人。失職之咎。百喙無以自解。幸而無事。則暗中受害者。不止一人一時。於心何安。必不得已而

爲之。則須預留伸縮地步。以後方可補救。若於公牘者。參以活筆。不肯說呆。正爲此也。

公牘須參活筆。指收束結穴處言之。若中間議論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則必須反覆透澈。不可爲模糊影響之談。其事有害無利而又不能不辦者。則將所以不得不辦之故。詳悉言之。取益防損。兼籌並顧。則人亦可以相諒。仍於文末聲明。俟某事平靖某案結束之時。此事即行停辦。則縱有弊害。尚有盡時。不然。永留禍根。貽害無窮矣。

事理必與時勢相因。時勢變化不常。則事理亦不可拘於一隅。不知應變。就目前而論。此事必須如是。此文亦必應如此措詞。方合分際。然時移勢異。又將如何。故下筆不可說呆。尤不可說盡。長官行文下屬。或責以必不可行之事。受者於此。宜先事陳明。祇可云盡力辦理。若阿意曲從。是違心之論也。若長官並未責以程限。而下屬自告奮勇。謂可辦至如何地步。及智盡能索。捉襟肘見。續辦不可。求去不能。是作繭自縛也。近人好爲大言。不計究竟。執筆者切宜留意。毋至竭蹶。毋廢中途。寧留有餘。乃可以補不足。孔子不云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先。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齊家治國。其理相同。聖人之言。不可易也。

一事舉辦業已發端。則隨時檢點。隨事補救。乃當然之理。自來通病。一案辦訖。即置之腦後。不問其究竟若何。即有良法美意。終歸無用。苟如是。則不如不辦之爲愈矣。以文件論。即使此案辦結。亦未可謂之一了百了。何也。案雖辦結。而編檔儲藏。覆檢錄副。其事正多。其重要者。且爲地方文獻。史館資料。豈可漠不關心。等之於煙消雲散耶。

所謂辦公者。非止辦理公牘而已。自收文起草核稿簽判以至繕校封發。皆辦公以內之事。凡文稿之重要者。層層核閱。字字斟酌。即有錯誤。亦不能歸咎一人。惟尋常例案。人所忽視。起草者掉以輕心。核稿者甚至漫不省察。其錯誤即由此而出。不知大事半由小事積漸而成。一字之誤。影響所及。亦有不可思議者。故事無大小。皆須全神貫注。如他處來文。偶有錯誤。苟事理無甚出入。不必過於挑剔。一則文字過誤。人所時

有。我以此施之於人。人亦必以此報之於我。徒生意見。無益實際。一則爲之掩覆。其人不致因此獲譴。論忠厚之道。亦當如此。若前任之事。後任有意爲難。字字挑剔。更失同寅協恭之誼。所當深戒。吾見有舉發前任弊端而興大獄者。落井下石。非君子所當出也。

初學爲公牘者。恆苦有意發而不能發揮。此由不知用筆之法也。用筆之法有正面。有反面。有旁面。從正面說去。則意盡而詞亦盡。從反面旁面著筆。則層出不窮矣。論正理當如是。反而言之。謂不如是則將如何。是反面著筆。就側面言之。謂某事猶且如何。況於此事。是旁面著筆。又有進一步說法。退一步說法。如云縱使事事順手。如願以償。猶不能必此事之有益於國。有益於民。而況成功與否。毫無把握。何可遽作此想。此進一步著筆也。如云凡事至剋期告成之日。往往橫生波折。敗於垂成。今甫見端倪。且多掣肘。事之棘手。乃意中事。若其機緣湊泊。竟底於成。則是天幸而非人力云云。此退一步著筆也。文章家千變萬化。其要訣不外乎此。明此法則曲暢旁通。發揮盡致矣。

初學爲文。有摹擬前人名作之法。就古人詩文題目。爲之設身處地。擬作一篇。初時筆下生疏。去題甚遠。久之而神與境會。恍如置身其間。精神面目。不謀而合。如此爲之。不數月間。進步必速。以此法學爲公牘。取前人成案。爲之辨論。爲之決斷。初時必不切合。久之而事理融合。豁然貫通。則其成就必在常人之上。治事之暇。盍倣爲之。

爲文之體。初學所當講求者。曰謀篇。曰段落。曰字句。治牘之法。與爲文無以異也。不明乎此。則結構渙散。層次不明。字句累贅。雖有崇論宏議。妙理精思。皆爲之減色矣。茲分別解釋之。

一事而寥寥數語可以了之者。無所謂篇章段落也。惟遇大案件發大議論。則此義必不可略。何謂謀篇。則於下筆之先。通盤打算。如何入手。如何分類。如何結束。胸有成竹。然後放筆爲之。所謂全局在胸者是已。大凡頭緒多者。須於入手處先提綱挈領。令閱者一望而知其大概。如賈誼治安策云。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數疏。所謂痛哭流涕者。雖未明言何事。

然已涵蓋一切。此之謂開門見山。何謂段落。則就所言之事。分爲若干節。以一二三四別之。如一爲內治。二爲外交之類。分類顯明。則意義顯豁。其總結處則總敘一段。以與上文相應。此之謂骨節靈通。何謂字句。則造句鍊字之法是已。句法欲其簡。不欲其繁。欲其顯。不欲其晦。簡非艱深隱僻之謂也。語有舉甲而可以例乙丙者。如云英美爲民主之國。其政治如何。教育如何。凡歐美民主之國。大率類是。此舉英美以例其餘也。有舉重可以明輕者。如云某甲公然殺人。則其平日橫行鄉里積惡多端可知。如云年荒食盡至於樹皮草根剝掘無遺。則告貸無門。典質俱盡可知。顯非俚俗之謂也。如言守禦。則云深溝高壘。雖祇四字。而意義無所不包。言鍊法則云子母相權。用一權字。則輕重之等。多寡之數。亦無所不包。此之謂造句。字法則以意義堅卓聲音響亮爲貴。如言數目。則以強字弱字示多寡之數。言服制則以等字差字示親疏之別。言性情則以勇怯明昧等字示性格之異。又如同一語句。而音調有抑揚高下。便覺易於動聽。否則格格不吐。聽者厭倦。功用全失。此等處全在心領神會。難以言傳。爲文牘者。句法能做到簡顯二字。字法能做到一雅字。則於此道思過半矣。

公牘以名正言順爲主。若名不正。言不順。縱使千言萬語。終無是處。如禁止吸食鴉片。因而議及專賣。雖非正辦。然就禁煙著筆。究屬義正詞嚴。又如管理妓女。因而議及妓捐。則娼妓不禁。已非正本清源之道。若就娼妓本身議及捐稅。更失政體。試問如何措辭。易之繫辭。有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凡不禁民爲非而言理財者。皆不能正辭者也。

公牘不獨須正辭。兼須正字。凡字有本體。有俗體。本體者如盜字從㳄不從次。次字從二旁不從冫旁。皆是。俗體者。如國字書作国。廳字書作广之類皆是。又有與本義全無關涉者。如近人公牘。凡發端必用關於字樣。其第一句之第一字。必以查字發端。直不知其何指。凡文內用關字者。因爲其項目甚多。不能列舉。故以關字賅之。若祇有一事。則關字無所取義矣。查字必用之於辦理有案之件。前此有案而覆述之。故曰查。若本無舊案。今甫開端。則所查何事耶。又如彼此之稱。今人喜用該字。招集會議。今人喜用召集字。該者上官對下之詞。施之並行。使爲不敬。召者。以上命下之詞。若開會之召集人。則地位相等。豈有同等之人可以一呼

而集之理。又如呈文中用仰祈伏乞等字。此因前代用拜跪之禮。故匍伏而請。仰首而求。所以示敬。今拜跪之禮已廢。又何必用此等字句耶。

公牘運用典實。以不著痕迹為貴。凡難言之隱。難達之情。能以比喻出之。則不煩言而解。如言才難則稱如星鳳。寥若晨星。言財政則無米為炊。點金乏術。言拘泥則刻舟求劍。膠柱鼓瑟。言苟處則剜肉補瘡。諸如此類。用之得當。則一二語可以包括一切。惟用典宜用人所習知者。不可徵引僻典。自矜博雅。

公牘之體。曰上行。曰平行。曰下行。凡屬於上行者。前此有奏摺。有香呈。有呈。有稟帖。今惟呈文一種而已。屬於平行者。前此有牒。有咨。有照會。有函。今惟公函一種而已。照會則專用之於國際交涉。屬於下行者。前此有札。有批。有示。今改札為令。又別令為訓令指示。而批示之外。又有布告。有公告。法庭則有判決書。此其大較也。

上行之文。不易為也。上官為政。有寬嚴緩急之不同。其發號施令。亦有疏密輕重之殊異。下吏奉法守職。但當論事理如何。不宜窺上官意指。上官而賢。縱下吏侃侃而談。必不見責。若其有意挑剔。遇事吹求。則必別有用心。無論如何遷就。終不得當。下吏遇此。宜察其指意所在。如並非因公起見。則奉身而退。不値於文字間計較是非。如上官平日刮目相待。有知己之感。則遭際適異於人。獻可替否。直道正辭。乃其分也。呈文之體。務在辭約指明。婉而不詭。不可一字虛飾。若規避處分。冒功邀賞。或希圖卸責。或故事鋪張。則一經發覺。譴責隨之。無立足之餘地矣。

人民之於長官。有所陳請。其辭亦呈文也。訟師包攬詞訟。顛倒是非。致當事者受其害而不之悟。此不足責。若辯護之律師。嫻習法令。其職以保障當事人權利為重。則接受案件之初。卽當研究案情。如逆料其敗訴。惟有勸其息事。不可徇其所請。舞文弄法。以致身名俱損。呈辭不易措手。猶細事也。

呈為自下而上。若今日之商業機關。其職員地位相等。不當以呈行之。而積漸成風。儼如官府。有所干請必以呈。第受者不遽用指令爾。此所當矯正者。

平行之文。大抵公牘往來。敍述他人語氣爲多。我據此人之詞而爲之咨商。爲之陳請。原冀於此人有益。然此人原文。對我而言。其間或有指摘他人及文字違礙之處。若全文照錄。一無剪裁。則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不可不知。至於兩處行文。或道里遙隔。文到之時。情形已變。亦非可以一概照轉。遇此等事。當敍其曲折以補之。如云。貴處來文。係某月日所發。而本處接某月日某處來文又與貴處不同。自係貴處未經接洽之故。或云。本處前致貴處之文。係某月日所發。其時情形未變。故措詞如此。乃某月日又接某處來文。則情形頓異。權衡事理。自當以後者爲主。應請貴處照案施行。此因事實變動。辦法不得不然。非前後歧異也。平行之文。用之於同僚。則措詞宜謙和婉轉。不可直情徑行。若一時意氣未平。放筆爲之。則受者以惡聲相報。必成嫌隙矣。

敍來文不妨刪節。彼處有案。我但摘其案由。錄其要語可也。若直錄全文。則彼此均費日力。無謂甚矣。

下行之文。人所輕易視之者也。不知立國以民爲本。上下之情隔。則國之與民。漠不相關。一切弊竇。自此而起。故治公牘者。於下行之文。當以全力注之。凡辦一事。必就人民身上着想。執筆者一字之輕重。民之利害隨之。造福在此。造孽亦在此。

批示之詞。當令婦孺易曉。不嫌其俗。不厭其煩。惟不可嬉笑怒罵。今時流傳之樊樊山公牘。非不淺近入理。而好爲漫罵之詞。是其一失。民之呻吟於積威之下者久矣。何忍玩弄於筆墨之間耶。

告示之文。所以曉諭遠近。榜之通衢。萬人屬目。而雨淋日炙。甫張貼而字迹模糊者。往往而有。故紙必堅厚。字必清楚。不可用草書。不可用淡墨。草書難識。淡墨易黯。非便民之道也。

訓令指令之文。指陳學理。務須明白易曉。下吏所以呈請指示者。爲其有疑義也。若含胡出之。則受者無所適從。僨事之咎。不在下而在上。其事理繁重者。如逐條臚敍。當列入正文。不可作爲附件。以附件率用油印。受者視爲通行例案。不甚措意。易於擱置也。

長官與下吏。雖有統屬之分。其奉職於國家則一。上官行文。當於體制之中。寓謙遜之義。宋時公牘。上官於下僚祇稱其姓。曰某姓某官。無連書姓名者。其稱姓名者惟人民耳。今日政體。凡服務於公家者。同爲公僕。則語氣尤宜謙謹。此節有關治道。勿以細故忽之。

照會之文。用之於國際交涉。別爲一格。其所應注意者。則文字切實而須凌空。稍一不愼。便成大錯。外交禮節。於稱謂最爲講求。如大使公使總領事。身分既殊。待遇亦異。擬稿者稍有疏忽。受者退還質詰。縱不敗事。已損國體矣。

文字一道。須就性之所近而試爲之。不必勉強。往時爲幕友者。必讀書不成。然後讀律。故幕友之籍紹興者。盈千累萬。而知者寥寥可數。以性不相近故也。若自問不宜於仕途。便當及早抽身。不必隨人俯仰。如其性情相近。則經人指點。事半功倍。公牘文字。本極枯燥無味。無味之味。得之者有幾人。勉強而行。不如生知者之得於天授也。